

冰心全集

4



冰 心 全 集

第 四 卷

(1950—1957 年)

卓 如 编



冰心(前排右二)1953年在印度大使馆的招待会上



冰心为采访的儿童们讲故事



中印友好协会访问团在印度



妇女合影

冰心(左二)访问印度时，与印度



1955年，冰心在日本



1955年8月，冰心(二排中)参加中国代表团到日本出席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前为廖承志，第三排左为赵朴初，摄于东京羽田机场。

目 录

1950 年

从破旧的信说起

——在东京大学讲台上 (2)

1951 年

诗人与政治 (6)

为了中日的永久和平

——临别寄东京大学学生 (25)

1953 年

归来以后 (28)

莫斯科的丁香和北京的菊花 (31)

1954 年

与小朋友谈访印之行 (36)

印度之行 (41)

我得了一条红领巾 (66)

我参加了一次动人的会见 (71)

学习宪法草案的体会和感想 (74)

《冰心小说散文选集》自序 (77)

回忆我在印度的日子 (79)

友谊的展览	(86)
伟大的保证，伟大的关怀	(88)
《印度童话集》	〔印度〕穆·拉·安纳德著 (92)

1955 年

我看了《一个女人的新生活》	(150)
《吉檀迦利》	〔印度〕泰戈尔著 (155)
我控诉	
——看了日本电影《混血儿》以后	(206)
印度重游记	(210)
好妈妈	(217)
一人一篇	(223)
访日观感	(227)
广岛——控诉的城市	(233)
值得同情的遭遇	
——印度电影《流浪者》观后	(240)
应该是赶紧动手的时候了	(244)
日本纪行	(247)
《广岛姑娘》	(261)
为和平而斗争的日本妇女	(266)

1956 年

陶奇的暑期日记	(271)
一个母亲的建议	(355)
“一位专家，几万儿童”	(360)

还乡杂记.....	(366)
《喀布尔人》	〔印度〕泰戈尔著 (399)
《弃绝》	〔印度〕泰戈尔著 (409)
《素芭》	〔印度〕泰戈尔著 (418)
《许愿的夜晚》	〔印度〕安利塔·波利坦著 (426)
《我写歌》	〔印度〕安利塔·波利坦著 (428)
《一封信》	〔印度〕安利塔·波利坦著 (430)
给国外华侨小朋友的一封信.....	(432)
一个埃及的引水员.....	(436)
勇敢地向前吧，埃及的弟兄姐妹们.....	(438)
《先知》前记	(442)

1957 年

小桔灯.....	(445)
一个渔村女教师	
——介绍日本小说《二十四颗眼珠》	(449)
1956 年《儿童文学选》序言	(454)
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	(462)
观舞记	
——献给印度舞蹈家卡拉玛姐妹	(465)
别踩了这朵花	(469)
试谈短篇小说	(471)
西郊短简	(472)
从“到此一游”说起	(476)
我们拜访了火星	(480)

《泰戈尔诗选》	〔印度〕泰戈尔著 (483)
我的秘密	(599)
《萨·奈都诗选》	〔印度〕萨洛季妮·奈都著 (605)
国庆寄语海外的母亲们	(617)
莫斯科的上空	(621)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624)
第二颗人造卫星	(626)
“面人郎”访问记	(628)
向埃及人民致敬	(635)

1950 年

从破旧的信说起

——在东京大学讲台上

我从幼年时候起就知道著名的“红门”了。——这“红门”日语叫“赤门”。亲戚或长辈中来过日本和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人们，都是夸耀自己的“红门”出身的，可见东京帝国大学的地位——它已在外国人中有相当高的评价了。

我自己在四年前就到过东京，首先参观的是东大。那郁郁葱葱的林阴道，庄严古雅的校舍，那许多往来的学生，都使我心中不觉涌出兴奋而愉快的感情。

前年夏，应东大中国文学科的聘请讲学，我感到荣幸。今春又再次被邀请来讲学。我不止是最早来的外国女性，而且也是最初在东大讲学的外国妇女，这更使我感到兴奋。

我从事教学有二十多年了。对我来说，最令人愉快、令人兴奋的，莫过于接触男女青年。过去的同事和我这样说：

“我们教师过去没有正确的思想引导学生，那时也不可能。但是今后，我们应当努力引导学生的思想走向正确的方向。”

我记住了这句名言。在过去二十年的经验中，学生们给予我无数的激励，无数的劝勉和无数的批评；他们是那样的热情，那样的严谨，那样的坦率和天真。这给了我勇气，使

我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们希望我不要停止，不要后退。特别在抗战期间，学生们对我的照料和关怀，给我以无限的鼓励和鞭策。记得一九三九年（或一九四〇年）春，在华北的广播中说我故去了，据说日本报纸也登载了这样的消息。在此三四个月之后，我的丈夫吴文藻收到了在华北打游击的一位学生的信。这信不知经过了几个月，通过了几个战区，才辗转送来的，当拿到信时，已破旧不堪了。

这信中写道：

“在战地，有位外国记者送我一本‘幻想评论’，其中记载有谢先生故去的新闻，我们无限悲伤。我还清楚地记得，谢先生喜欢穿蓝布衣服，谢先生的那温柔的笑脸……谢先生一直是主张民主、拥护民主的，现在我们正需要建设最民主的时候，她却突然离开我们去世了，我们怎能不悲痛呢！我们希望与您和您的孩子们一起，为完成谢先生未完成的大业而努力……”

这封信使我感动，使我伤心！我多次地流下了热泪。以后这个学生在华北战场上壮烈地牺牲了，而我仍留在人间。但他对我所怀的印象和深挚之情，却长久留在我的心里。我该如何去努力呢！

我在东大的教室和校园里，看到这儿的学生的脸上的表情和眼睛里的神情，和我在中国所看到的完全一样。同样是朴素的服装，饱满的热情，追求知识的眼神，敏捷天真的动作；同样地激发了我。遗憾的是因我没有学过日语，不能随意畅谈。我对日本一切的理解，实在肤泛浅薄。如果我能和学生们随意畅谈，我相信能有更多的东西贡献于诸位面前。亚洲的和平和民主，是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中日两国国民需

要我们真正的理解与合作。

我们追悔过去沉痛的教训，需要重新展望未来！东大的学生们以我做为“红门”的客人接待，我希望在得到互相理解、共同合作的良机中不断前进！

一九五 年十月三日东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东大学生新闻》1950年10月26日。）

1951 年

诗 人 与 政 治

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上记载着为数众多的诗人,今天,我想从中选出代表着不同时代的五位诗人介绍给大家。

说到诗人,人们总以为他们是什么特殊的人。然而,所谓诗人并非特殊的人,你们大家都可能成为诗人。按西方人的解释,诗人必须是天才,而我们中国人是不喜欢“天才”这个神秘措辞的。在中国,常用“聪明”来代替“天才”这个词。所谓“聪”是指耳朵灵,“明”是指眼睛好。诗人与他人相比,耳朵更灵一些——人所未闻的他能听到;眼睛更好一些——人所未见的他能看见。在座的诸位都是耳聪目明的,若是经过训练,是一定能成为诗人的。

要想成为诗人应具备三个条件。其一是神经敏锐,能清晰地发现事物和明辨道理;其二是观察深刻,能感受到普通人不能感受的事物;其三,应具备精细描绘感受到的事物的能力。有了这三个条件,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也能写出诗来的。

我认为从前我们东方人对诗人抱有错误的理解,以为诗人是超越政治的。然而,事实上政治却支配着诗人的整个环境,不仅我们的生活要涉及政治,而且诗人的作品也不可能

超出政治的范围。因此，今天特以“诗人与政治”这一题目为中心给大家谈一谈，或者说谈谈政治给诗人以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

首先谈谈屈原。屈原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人（公元前三四——二七八年），是中国最早的诗人之一。现在，中国有“诗人之日”这种说法，这是指旧历五月五日的端午节，也就是屈原去世的日子。屈原的诗非常之多，而且很长，又难于理解，这里就不引用了。想了解屈原作品的朋友们可选读《离骚》、《九歌》、《天问》等代表作。屈原是现在的湖南省的人。湖南省在中国的中部（毛泽东也是湖南人），那里的人们充满了热情。还是在屈原年轻有为之时，他就强烈反对楚怀王对秦国妥协，但未能如愿。结果，楚国最终被秦国所吞并。而后，襄王也不起用屈原，他满腔悲愤，含恨投身汨罗江自溺了。从此可以看出，诗人屈原是由于不满当时的政治黑暗而以身殉国的。

下面介绍陶渊明。陶渊明是晋朝人（三六五——四二七年），名潜。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称他是田园诗人，而且嗜好饮酒，他的确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座的朋友中许多人都饮过酒，但酒并不是什么佳品。既然是不可口，为何又非饮不可呢？这是因为酒能麻痹人的神经。在中国有醇酒妇人这样的说法，这指的是丧失了意志的军人、政治家们想借酗酒来忘却痛苦的现实、忘掉自身的存在，想变成与社会无关的孩子。好，下面就介绍陶渊明的《归田园居》（回到田园）：

少无适俗韵
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
一去十三年
羁鸟恋旧林
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
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
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
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
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
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
虚实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少年时期自己性格强烈，虽无才华但也不落世俗，后来不留神落入了尘网，忽地就过了三十年。像羁旅的飞鸟思念森林、池中的游鱼恋慕潭渊一样，使他怀恋起田园的生活，诗中以清丽的笔触赞颂了田园的静谧气氛。最后，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结尾，这是诗人摆脱了官吏生活，重返自然后发出的感慨。陶渊明虽从自然界得到

了恬静，但政治上却不得安宁，于是只好弃官归田，想以饮酒来忘却人世间的的事情。从诗中可以看出陶渊明当初受政治的羁绊，尔后才从中解脱出来得以自由。下面是《饮酒》：

故人赏我趣
挈壶相与至
班荆坐松下
数斟已复醉
父老杂乱言
觴酌失行次
不觉知有我
安知物为贵
悠悠迷所留
酒中有深味

他对政治感到失望，只想让酒来麻痹自己，这是作者逃避政治的写照。

责 子

白发被两鬓
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
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

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
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
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
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
且进杯中物

诗中的意思是说自己虽有五个孩子，却无一聪明，非常遗憾。若这就是天命的话，与其说以饮酒来忘却痛苦倒不如忘掉自身的存在。屈原不甘忍受政治的磨难而投江自溺，陶渊明也不忍政治的羁绊而逃避了之。

接下来再讲讲杜甫。杜甫是唐朝人，出生在现在的湖北一带。那时，湖北是文化中心，撰文作诗在湖北尤为盛行。那也是政治上非常困难的年代，北面遭受着夷狄的进攻，国家极为混乱。杜甫后来乔迁到了四川的成都，说起来四川只比整个日本小一点。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在遭受别国进攻时暂且转移到国内其它地方照样能生存。最近的战争期间，我也去过成都。若是现在去成都，也能看到杜甫的草堂、杜甫的像和墓碑等文物。

杜甫为人敦厚，爱家、爱兄弟也很爱国，即使在国乱之时也没有立刻出走。今天，我给大家选的诗未必就是杜甫最杰出的作品，仅仅是反映杜甫对政治有何感受的诗篇。

春 望

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
浑欲不胜簪

我想，像这样的诗非诗人是写不出来的。看见的花也好，鸟也罢，都反映了诗人自己的心情。唐朝时，男人头上有一个结发用的簪，这最后两行就是说自己不但在国乱之中白了头发，而且就连那白发也日益短少，不久连发簪也插不上了。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
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

高者挂 长林梢
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
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
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
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
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
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想建立一个大家庭，收容广大贫穷学者的愿望。这也是中国人民今天的共同愿望，而这样的境界杜甫早在八世纪时就梦寐以求了。

兵 车 行

车辚辚
马萧萧
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
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
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
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
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
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
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
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
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
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
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

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
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
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
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
天阴雨湿声啾啾

这首诗斥责了从前汉武帝侵略别国，尽管中国的边境血流成了河，而他的野心却无止境，还控诉了战争的悲惨。

蚕 谷 行

天下郡国向万城
无有一城无甲兵
焉得铸甲作农器
一寸荒田牛得耕
牛尽耕蚕亦成
不劳烈士泪滂沱
男谷女丝行复歌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希望把战争中使用的兵器作为农具，男人耕种，女人养蚕这样一种和平时代的出现。

下面是《前出塞》，这首诗共有九首，今天仅选其中一首向大家介绍。所谓“出塞”是指送军队出发上前线的意思。

前 出 塞

挽弓当挽强
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
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
岂在多杀伤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杀人应该有个限度，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境，敌人超越了它就必须抵抗，但又何必乱杀一气呢？诗中描述了中国人民在战争中的心境。

现在介绍女诗人李清照。李清照是宋朝人（一〇八一年——一一四一年）。中国历史上还有其他一些女诗人，但李清照是特别杰出的一位，即使同时代的男诗人也很尊敬她。那时，中国诗的形式渐渐发生着变化，从前的诗仅供阅读，而李清照的作品却能按一定的调子来唱，这样，便称之为词。李清照

是如今山东省人(孔子也出生在山东),她出身在一个极有教养的很和美的家庭,父母都是文人。她的婚姻生活也是幸福的,丈夫是考古学者赵明诚。二人结婚时很贫穷,没有多余的钱购买字画。那时,她丈夫还在学校,每月一日和十五日只回家两次。李清照靠从别人家借书来同丈夫一起阅读,碰上饶有风趣、令人爱不释手的书便彻夜不眠地把它读完。后来,赵明诚及第(按现在日本的说法就是成了职员),有了财产并收集了许多古董书画。以后由于金国进攻,国家非常动乱,都府南移到了杭州,李清照和人们一起也携带一些字画南下避难,许多财产只好留在家中。由于旅途坎坷,行李逐渐减少,丈夫也在途中离开了人世。由于李清照连孩子也没有,年迈时只好在浙江的金华同弟弟一起生活。

现在,我所知道的李清照的词有五十余首,此外,还保存着许多她对词的评论。下面的词,是按中国的口语体写的,颇具特色,非常有名。

声 声 慢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
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
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
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而今有谁堪摘
守著窗儿
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下面的词构出了年迈到金华落户后，在正月十五的佳节作者抚今追昔的意境。北宋的都城汴京是繁华的城镇，正月十五的灯节特别讲究，有很隆重的庆祝仪式，各家庭也很珍视这一传统节日。

永 遇 乐

落日熔金
暮云合璧
人在何处
染柳烟浓
吹梅笛怨

春意知几许
元宵佳节
融和天气
次第岂无风雨
来相召香车宝马
谢他诗朋酒侣

中州盛日
闺门多暇
记得偏重三五
铺翠冠儿
捻金雪柳
簇带争济楚
如今憔悴
风鬟雾鬓
怕见夜间出去
不如向帘儿底下
听人笑语

诗中的意思是说如今自己是这样的衰老，银发被风吹乱，十五的佳节与其外出，倒不如在家中的帘下听人们笑语。这是作者落户安居以后作的词。李清照也是由于政治动荡，一直过着含辛茹苦生活的诗人之一。

最后想给大家介绍的是闻一多先生。闻一多先生是湖北人，一八九八年生，一九四六年遭受暗杀。他的诗全采用中国的口语体写成，既有音节，又吸收一些西方韵律。闻先生

早年在清华学校学习，这学校是用明治三十三年华北事变的赔款由美国人兴办的，相当于一所高等中学，从那里毕业的学生可以去美国升学，因而也就是留美预备学校。闻先生同我丈夫是同学，一九二一年去美国，他在美国期间特别注意外国人怎样看待中国这一问题。大家都看到了，在东京，有很多中国菜馆，但也许还未曾见过中国的洗衣店。由于中国人在国外工作政府全无补助，所以都必须自理生活。这样，在海外的中国人大都开个菜馆或是洗衣店，本钱不大，仅靠自己的手工劳动。在许多外国人眼里，总以为中国人只从事这两种工作。我去美国时，最初听到的就是“你父亲是菜馆老板吧”这样的问话，而闻一多先生首先听到的问话是“你父亲是开洗衣店的吧”。

洗 衣 歌

(一件，两件，三件，)

洗衣要洗干净！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我洗得净悲哀的湿手帕，
我洗得白罪恶的黑汗衣，
贪心的油腻和欲火的灰……
你们家里一切的脏东西，
交给我洗，交给我洗。

铜是那样臭，血是那样腥，
脏了的东西你不能不洗，
洗过了的东西还是得脏，
你忍耐的人们理它不理？
替他们洗！替他们洗！

你说洗衣的买卖太下贱，
肯下贱的只有唐人不成！
你们的牧师他告诉我说：
耶稣的爸爸做木匠出身，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胰子白水耍不出花头来，
洗衣裳原比不上造兵舰。
我也说这有什么大出息——
流一身血汗洗别人的汗？
你们肯干？你们肯干？

年去年来一滴思乡的泪，
半夜三更一盏洗衣的灯……
下贱不下贱你们不要管，
看哪里不干净哪里不平，
问支那人，问支那人。

我洗得净悲哀的湿手帕，
我洗得白罪恶的黑汗衣，

贪心的油腻和欲火的灰，
你们家里一切的脏东西，
交给我——洗，交给我——洗。

(一件，两件，三件，)
洗衣要洗干净！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一个观念

你隽永的神秘，你美丽的谎，
你倔强的质问，你一道金光，
一点儿亲密的意义，一股火，
一缕缥缈的呼声，你是什么？
我不疑，这因缘一点也不假，
我知道海洋不骗他的浪花。
既然是节奏，就不该抱怨歌。
啊，横暴的威灵，你降伏了我，
你降伏了我！你绚缦的长虹——
五千多年的记忆，你不要动，
如今我只问怎样抱得紧你……
你是那样的横蛮，那样美丽！

所谓观念就是英文的 Conception，这首诗寓意于怎样认

识中国，观念中的中国是怎样的神秘而美丽，对她五千年的灿烂历史的记忆也是不会在疑惑和烦恼中消失的。还有，在《发现》中：

发 现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哪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的，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作者发出“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这种对现实的痛吟姿态从诗中清晰可见。

中国近百年来是历史上最令人苦恼的时代。百年以前的中国人常夸耀自己的祖国是最强盛的国家，然而，以后人们开始怀疑自己的国家了，五十年前，在怀疑的同时又产生了失望。五千年灿烂历史之后，中国为何沦落到如此地步。这一切，诗人们作何评价呢？他们认为，那是由于政治上的黑

暗,中国执政的人不把国家和人民的烦恼当成自己的烦恼,可以说只有中国人民在不息地奋斗。

一、唤起民众。

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这是四十年前为中国人民谋求幸福的孙中山先生经过四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摸索出的中国革命成功之必须条件。其一,是说不唤起民众,中国就不会强盛;其二,是说中国不能只着眼于中国人自己,还必须同世界携手、同以平等对待中国的民族联合,为了各国的繁荣必须有平等的精神才行。闻一多先生曾指责从前的中国政府对此毫不关心。闻先生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战争爆发后,又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这所大学是由因战争而南移到云南昆明的原清华、南开和北大三所大学合并而成的。那时,由于学校转移云南,学生们身背着校图书馆的藏书,教授们也同大家一起徒步跋涉,旅程非常艰难。由于闻先生爱好绘画,在途中,他又是作画又是写诗。据说战争胜利前先生还一直留着胡须。这样,寻觅着希望之路的闻一多先生渐渐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他热心地向学生们讲解政治改革的必要。停战以后,正是由于这样的言论而惨遭杀害。闻一多先生在政治面前与从前的诗人那种绝望或是逃避的态度截然不同,他勇敢地置身于政治的旋涡之中,亲身体验现实的矛盾和人世的哀愁。

在中国,曾有这样一首诗:

琴棋书画诗酒花

当时件件不离他

如今万事都更变
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是说从前诗人们醉心于琴棋书画诗酒花，而现在却完全变了，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就是说离不开生活问题，经济问题。由此可见，从前的诗人出世，即脱离俗尘作诗；而今天的诗人入世，即不再以花啊鸟啊作为题材，而是进入这个现实的世界，与人们共同认识世界，共同谋生，所以也就必然为生活而写诗了。

（黄跃庆译）

（本篇系作者 1951 年 6 月 12 日在日本自由学园的讲演，日文最初发表于日本《妇人友》1951 年 8 月号。）

为了中日的永久和平

——临别寄东京大学学生

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仓石教授对我说，东大的同学们想让我写点分别的话来做纪念。当时我正准备旅行，非常忙，因此答应秋学期开始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写。

现在，我站在这海天构成的航线上，眼看着我寄身了五年的陆地渐渐地消失，一种难以遏止的孤寂涌上心头。

我刚刚来到日本的时候，遍地是轰炸的伤痕，人们像迷失了方向似的脸上笼罩着阴暗的表情，身上是破破烂烂的衣服，头上是很不像样的帽子……但是，这五年间日本渐渐地复兴起来了。地上到处矗起新的雄伟的建筑，商店的橱窗里千姿百态的新商品闪着光辉，人们的脸上换上了笑容，身上穿的是整洁的服装……而且，近日里日本就要与其交战国缔结和平条约，这对我来说是比什么都欣喜的事。

但是，我的国家——中国，如果按照国际法，和日本还是处于敌对状态；对日讲和会议上也没给中国一个席位。

中国有句谚语：“打不断的亲，骂不断的邻。”敌对状态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里早就不存在了。“打”和“骂”真的是两国人民的自愿吗？不。中国和日本是所说的唇齿相依的关系，我们的国交什么人也不能隔开。

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出发，从一个教师的立场出发，我最关心的是新发展的中日两国文化和文化人的迅速交流。为什么呢？只有加速彻底的文化交流，两国间真正的永久的和平才有了基础。

依据我这五年寄寓的经验，我深深地感到中日人民之间真正的认识 and 了解还很少。讲和条约的缔结延来延去，两国人民的接触不够。隔了一道战争的堤坝，我们两国人民只能远远地伸出和平的手，微弱的和平的呼声相互也难以听到。

然而，我决不悲观。两国人民的友情像那连结我们两国国土的海洋一样宽广、深厚，而且迟早一定会如海洋的波涛涌起，越过所有的堤坎，这就是远东的两个重要国家全面联合起来的日子。

东大的朋友们，这个责任在日本就落到大家的双肩。如果日本是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对国家前途，青年们能够发表意见，东大朋友们的意见一定会是非常重要的。

朋友们，我不想说“别了”，而说“再见”。我想我一定还会来日本，我希望那时的日本是同学诸君的天地。

在这里我祝愿大家健康、进步，希望大家为中日的永久和平同中国青年并肩奋斗。

(刘福春译)

(本篇日文最初发表于日本《东京大学学生新闻》1951年10月4日第93、94合并号。)

1953 年

归 来 以 后

我回到祖国，回到我最熟识热爱的首都，我眼花缭乱了！几年不见，她已不再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而是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了。这些年来在我梦中涌现过多少次的胜地，尤其是“五四”纪念地的天安门，那黯旧的门楼，荒凉的广场，曾是万千天真纯洁的爱国青年，横遭反动统治阶级血腥迫害的处所，如今是金碧交辉，明光四射，成了中国和世界人民团结一致争取和平的象征，成了春秋节庆佳日，伟大的人民领袖检阅壮大的人民队伍的地方了。此外如雕栏玉砌的故宫，庄严矗立的天坛，玲珑高举的白塔……这些数百年来，万千劳动人民血汗的智慧的创造，终于回到了劳动人民的手里，在人民自己的政府的关怀和爱护之下，也都轮奐一新了！这些格外和谐的色彩，格外鲜明的情调，在北京秋日特有的晴天爽气之中，也格外显得光辉而静穆。成群的乳白的鸽子，在这水波涟漪，楼阁玲珑的上空，回绕飞翔，曳着嘹亮悠扬的哨声，不住地传播着和平的消息！

这一片新兴的朝气，不但笼罩着北京雄伟美丽的建筑，也笼罩着北京忽然加多的熙熙攘攘的劳动人民。他们在这新的美丽的城市里，辛勤地劳动着，快乐地游赏着，热情地学习着。

在这些熙熙攘攘的劳动人民中间，还夹杂着更加多的新中国的儿童。电车上，公园里，街头巷尾，花花簇簇，戴着

红领巾的，背着书包的，还有在父母怀抱中的……一阵阵清朗活泼的笑声，叫出了新中国的希望。

到此就要引起我今后的创作问题了。

这又是一件旷古未有的盛事 我们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在我们自己的政府的正确的领导和鼓舞之下，已在四年前动员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了。我们不再走“闭户著书”、“孤芳自赏”的老路，千万个心灵，千万道目光，聚集到同一的方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像一块大磁石，号召吸引着千万条文艺的钢针，向着它直指，跟着它转动。

我深深地感觉到，我过去的创作，范围是狭仄的，眼光是浅短的，也更没有面向着人民大众。原因是我的立场错了，观点错了，对象的选择也因而错了。但只要我不断地学习，我的文字工具还是可用的。我能以参加这次的全国文代会，得到了学习的机遇，感到十分快乐，十分兴奋。我虽然细小，也还是紧紧挨着这块大磁石的一条钢针。在总的路线中，我选定了自己的工作，就是：愿为创作儿童文学而努力。我素来喜欢小孩子，喜欢描写快乐光明的事物，喜欢使用明朗清新的字句。在从前那种“四海皆秋气，一室春难暖”的环境中，我的创作的欲望，一天一天地萎缩淡薄下去，渐渐地至于消灭。如今在这万象更新的新中国的环境中，举目四望，有的是健康活泼的儿童，有的是快乐光明的新事物，有的是光辉灿烂的远景，我的材料和文思，应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好好研读先进的文学作品，好好联系群众。在我的作品中，我要努力创造正面艺术形象，表现新型人物，让新中国

的儿童看到祖国的新生的，前进的，蓬蓬勃勃的力量，鼓舞他们做一个有教养的，乐观的，英勇刚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

我要永远和我们整齐的文艺队伍在一起，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成长壮大而奋斗！

一九五三年九月

（本篇收入散文集《归来以后》，作家出版社 1958 年 4 月出版。）

莫斯科的丁香和北京的菊花

今年夏天，我在苏联出版的《新闻》双周刊上，看到一篇关于丁香花的文章。园艺爱好者，利·科列斯尼科夫，在莫斯科有一个丁香花园；在他木屋的四围，栽种着形形色色的丁香花树，逾街越巷，清香四流，成了莫斯科的名胜之一。国内外慕名来访的人士，可以毫不费力地、寻香问迹地到达。

艺术家堪察罗夫斯基，和作家阿·托尔斯泰，对于这丁香花园，都十分赞赏。有一位军人写着说：“花卉是我们的欢乐。我对于贡献自己的力量、来增加人类生活中之美的人们，有着最崇高的敬慕。”

三十年前，幼小的苏维埃共和国还在多灾多难之中，但是新生命已在萌芽怒茁。从前线回来的科列斯尼科夫，就在那时开始了他的丁香花园之梦，种下了他的第一棵丁香。

科列斯尼科夫，不是一个植物学者，而是一个汽车工人，他以种花为他业余的最“理想的休息”。他研究了米丘林的接配方法，年年试验新种，年年都有新的出品，他的成就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注意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一九四一年六月，正在他的花园最美丽最绚烂的时光，战争开始了。他参军到了前线。那年的秋天，残酷的德寇机群，便把为人民所喜爱的

“丁香之梦”的花园，炸成灰烬了。

科列斯尼科夫在抗战中负了伤，退伍归来，又开始了丁香的培植。两年之中，他把丁香花园完全恢复了，洁白如雪的新种——“和平之枝”，在曾是废墟的花园中心，亭亭开放了。为着这花园，为着许许多多优异的新种如浅红色的“莫斯科之美”、天蓝色的“卓娅”、白中透蓝的大朵“米丘林”等，在一九五二年，他得到了斯大林奖金。

和科列斯尼科夫通信的不但有苏联全国人民，还有世界各个角落的园艺爱好者和科学家。他们一致祝贺他试验的成功，征求他对于种花的意见。

科列斯尼科夫最近的努力，是培植玫瑰花。他也要在莫斯科和她的近郊，培养出多种多色的玫瑰。他正以他的美丽的创作来装饰着莫斯科、列宁格勒和苏联其他的城市。

一个观赏者在科列斯尼科夫的留题本上写着说：“利·科列斯尼科夫，给我们指出，装饰的园艺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而且一定要成为社会主义城市必要的一部分。”

菊花是中国人民所最喜爱的花朵。我们历代诗人，从屈原数起，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歌咏过傲霜耐冷的菊花。他们赞颂它勇敢坚强的标格，他们歌咏它卓越潇洒的风姿，他们从菊花里面看到了自己人民性格的反映。

北京本是菊花的城市。在北国秋天，群芳凋谢，霜叶未红的时节，五彩缤纷的菊花，把我们的首都点缀得更加绚丽，使我们的劳动人民，在工余游散的时光，不感到寂寞和萧瑟。

在秋天的首都，走到公共场所，走到人家，园中院里，阶畔案头，到处都能看到菊花；但是要集中地看，只有几个地

方。

中山公园里的“唐花坞”，把盆菊摆成花的屏山，一进门来，就不自觉地使人欢喜、赞叹。这争妍斗艳的千百盆之中，有雪白的如“阳春白雪”，浅紫的如“美女穿珠”，金黄的如“桐花凤”，还有深绿的如“绿牡丹”……瓣的形状有勺瓣的如“陶然醉”，丝瓣的如“花田试马”，宽瓣的如“杏花春雨”，还有瓣尖带毛的如“金龙献爪”……，其中我最喜欢的是白托红心的“踏雪寻梅”，黄里红面的“金阙芙蓉”，还有触手沾香的“香白梨”。可惜我游园的那一天，没有约晤公园负责园艺的同志，不能领教到种植培养的一切。

此外，就是新街口刘 园先生的 园。 园前后院共有“仰止庐”等七间菊展室，存花两千余盆，五百多种。这里面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如花上开花的“紫凤冠”，金黄细丝的“金缕衣”，碧绿的“碧玲珑”，黑紫的“永寿墨”，莹白的“云中鹤”……。“仰止庐”外还摆列着许多盆深浅黄色的各种小菊，闪烁璀璨，如繁星万点。“望湖亭”畔栽有卧菊、悬崖菊多种，错杂纵横，极菊花之盛。

契园老人二十年来以艺菊自晦。北京解放了，新生命蓬勃地在开始， 园老人在人民政府的关怀和辅助之下，满怀乐观、更加努力地继续他的劳动。他在试用米丘林的方法，来培植新种，新的出品如深红大朵的“东方红”，雪白带毛的“白毛女”，都是新种里面最夺目最出色的。

北京的种菊家还有谢鸿宾老先生和他的一班老友，公余之暇，也都在做着这种劳动。他们不但自己培植，也和南方各省保持联系，交换品种。

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的今天，各个岗位上不同的劳动，都在奔赴着同一个方向。园艺也已不止是个人的爱好，而是为美化社会主义城市在做着最细致最科学的准备。

莫斯科的今天，就是北京的明天。北京的新的城市建设，已在稳步地进行，眼看在不久的将来，北京城将更加雄伟，更加广阔，更加整齐，更加美丽。在重楼叠阁、宽衢大路之旁，少不得要有草木花卉，来装饰点缀。将来不但有菊花，而且有各种各色的四时花卉，连接不断地在这绿油油的城市花园中盛开怒放，给工余的劳动人民以最爽目怡情的游赏休息，给新中国的儿童以最鲜明生动的美育教材。我相信我们的园艺家，在他们不断地劳动和努力下，会创作出许许多多花卉树木的新种，从北京开始，来点缀我们辽阔广大的国土。

在此我要引用苏联专家乌里扬诺夫同志在 园老人的留题本上的题词，作为结束：

“这花海使我们感到了愉快，我们相信富有创造天才的中国人民，会做出更大的奇迹。”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3年11月12日，后收入散文集《归来以后》。）

1954 年

与小朋友谈访印之行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感到万分的荣幸和快乐，今天能有机会对全国的小朋友们，报告我们这次访问印度的经过。

我们这访印代表团，以丁西林副部长为首，包括其他三位团员，两位工作人员，是代表中国中印友好协会，接受印度印中友好协会的邀请，去参加印度全国印中友好协会的成立大会的。我们在去年，就是一九五三年的十一月廿七日，离开北京，在十二月八日到达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在十二月十一日参加了印中友好协会全国大会的开幕式以后，我们还访问印度国内的十九个城市。我们北至新德里，南至马德拉斯，东至加尔各答，西至孟买，路程共有八千八百多公里。在印度旅行了五个星期之后，我们在今年，就是一九五四年的一月十二日，离开印度，返回祖国。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在印度的五个星期，是完全沉浸在印度人民的热烈的友情之中！每到一个机场，一个车站，远远的就看见旗帜飘扬，万头攒动，我们一下了飞机，下了火车，就被人海包围起来。千百对渴望的目光向着我们射来，千百只热情的手向我们伸来；无数个美丽芬香的花环，重重叠叠的套在我们脖颈上，无数纷纷的花瓣像下雨一般洒在我们

的头上。“中印友好万岁”，“和平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毛泽东万岁”的口号，像怒潮一般，在我们周围震响着。招待我们的印度朋友们，在万分拥挤之中，紧紧的手拉着手，替我们开出来一条路，一直护送我们出了车站，上了汽车。但是在站外的人山人海之中，汽车还是开不出去，连车门都关不上，因为车门外，车窗外，都伸进无数只友谊的手来，要同我们握手。

我们每到一个城市，除了在群众大会上，和广大的印度人民会见以外，我们还参加了地方政府教育界、文艺界、工商界、妇女界以及其他团体的招待会。在新德里，我们拜会了印度总统、副总统，和尼赫鲁总理。我们也应邀参加了尼赫鲁总理的餐会和外交部次长的酒会。有的时候，我们一天要赴六七个集会，我们虽然身体上有时觉得疲劳，但是精神上永远是兴奋的，因为印度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友情，太使人感动了！

在群众大会上，人数最多的有三、四万人，最少也有千人以上。在开会以前的一两个钟头，万千的群众，就坐在广场上等待了。在我们丁西林团长和夏衍副团长的演讲和报告之后，听众们总是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喊起热烈的“中印友好”的口号。在每一个集会上，印度朋友们都给我们套上无数的花环，献上许多的礼品，还给我们表演了许许多多音乐、舞蹈、唱歌、朗诵的节目。在我们参观大大小小的学校的时候，那一学校的校长、老师和学生们，除了请我们演讲之外，还请我们参观校舍，学生们给我们表演体操、舞蹈、唱歌等等。在我们访问农村的时候，这农村里的男女老幼，都

穿上节日的盛装，出来招待迎接，家家户户都用粉笔在台阶上画上祝福欢迎的图案，在门口挂上花花绿绿的欢迎的标语和旗帜。

亲爱的小朋友们，印度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友情和热爱，是说不完的，我可以举许多动人的例子：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农村里访问的时候，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他的眼睛完全瞎了，但他还从人群里摸索着挤向前来，叫他怀里的三四岁的孙子，给我们递过一个橘子，作为献礼。还有一次在一个城市的群众大会上，有一位很瘦弱的大娘，颤抖的挤到台前，流着眼泪送给我们一包用报纸包起的四块小烙饼。在我们坐火车旅行的时候，每经过一个小站，无论在白天，或是深夜，都常有人民从几十里外的地方赶来，争取停车的几分钟的短时间，和我们握手、拥抱，要我们向他们说几句短短的话。他们在车站上有时要等一两个钟头，只为着看我们一眼，挥着旗帜，喊着口号，跟火车走出多远，他们奔跑着给我们递上来一节甘蔗，或者一颗番石榴，这小小的礼物里，充满着友情和热爱。这些情况，常常使我们忍不住的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印度的小朋友们，更是热情的，在许多儿童的欢迎会上，他们穿起白的制服，系着红的领带，用自己的军乐队来迎接我们，给我们表演一节又一节的唱歌和舞蹈。他们把自己捏的泥人，自己叠的纸鸟，都送给我们作为献礼。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总在校门两旁喊着口号，排队相送，和我们握手拥抱，依依不舍。在和我们个别谈话的时候，他们总是问着中国儿童的家庭学校生活的一切状况，也问到少年先锋队的

情形，和入队的条件等等，他们对中国儿童，有着无限的关切。

亲爱的小朋友们，为什么印度人民对于中国人民这样关怀？这样亲切？因为这两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的友谊，是从两千年前就建立起来的。我们两国的人民，最初是交易着人民的生活必需品，我们送给印度的是丝和茶，他们送给我们的棉花和黄麻；在四、五世纪的时候，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两国的文化交流，就更加频繁了。小朋友们所最熟识的西游记的故事，就是根据唐朝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的历史事实，编写出来的。中国和印度隔着喜马拉雅山，就这样的和平相处了几千年，这种和平友好的国际友谊，是长远深厚的。不幸在最后的一百多年中，中印两国同受着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连交通都受了限制。我们两国的人民，没有得到彼此认识了解的自由。四年以前，中国解放了，印度和人民的印度建立了友好关系，两个国家的人民的友谊就更加密切了。我们两国都深切的感到我们需要建设，需要和平，中国的五亿多人民，和印度的三亿六千万人民，携起手来，这股保卫和平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毛主席说：“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数千年来是很好的……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和平，只有少数人要战争，印度、中国、苏联及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为远东和平，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努力。”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要把毛主席的指示，牢牢地记在

心里,毛泽东时代的儿童要亲切的关怀这个伟大的印度民族,和这个民族的很好的人民,毛泽东时代的儿童,也要负起这继续团结的责任。我们要珍爱两国人民之间的有着悠久历史的友谊,而且要把这友谊继续巩固起来,发展起来,为亚洲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努力。

小朋友们,再谈罢,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本文是作者访问印度回国后,1954年3月31日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少年儿童所作的广播辞,题目是原编者所加的。)

印 度 之 行

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们。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来是很好的。……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

——毛泽东

去年十一月底,我参加了赴印访问团,来回七十五天,回来之后,朋友们头一次见面,都过来殷勤握手说:“回来啦,辛苦了。”我总是笑着说:“不辛苦……”底下真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美丽丰富的记忆,强烈火炽的情感,充满了我的心胸……,这次访问,岂止“不辛苦”而已,它给我的是一生难忘的欢乐兴奋的经验与回忆。

总起来说,印度之行,第一件事,使我真切感到的是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的幸福与骄傲。解放以后的中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的飞跃的进步,人民生活和国际声誉的不断上升,使得每一个出国的中国人,在国际友人的眼中,都是这个富足强大的、捍卫和平的国家的象征。尤其是印度人民,他们本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很好的朋友,我们伟大的成就,给他们以莫大的鼓舞。他们要和我们永远继续友

好，他们要和我们一同保卫和平。因此他们万众一心，以无比的热情，一处又一处的在全国的每一角落，旗帜飘扬，香花缭绕的，来接待欢迎我们这些从中国来的友好的使者。这些热烈激烈的情景，除了使我们觉得幸福与光荣之外，还给予我们以无限的感激与鼓励。

第二件事是，印度之行，使我初步地接触了印度的一切。虽然因为旅行日期的短促，访问参观节目的紧凑，一切伟大的建筑、雕刻，精妙的绘画、舞蹈、音乐，以及美丽的山海树林，花木禽鸟，都是浮光掠影地从我们眼前脑中飞过，回忆起来，是一片光彩陆离，不能详细地描写述说了。但仅仅这些迷离却又深刻的印象，已经使我对于这个伟大民族的悠久的优美的文化艺术，有了很深的景仰。对于创造这伟大民族的文化艺术，而且在西方帝国主义的直接残酷压榨之下，二百年来艰苦奋斗，把这优美的文化艺术传统保存和继续下来的印度劳动人民，有了深厚的感情。因着这美丽肥沃的国土，以及在这国土上面生活着、劳动着、奋斗着的三亿六千万热爱和平的很好的印度人民，使我对于这国家的将来有了很大的希望！

我们这个以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为首的六个人组成的访问团，是代表中国中印友好协会，应了印度印中友好协会全国会议的邀请，去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的。（自从一九五一年起，印度各地的印中友好协会，已从二十八处增加到一百零八处。）我们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离开北京，十二月八日到达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在参加了印中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之后，我们按照着印中友好协会全国会议替我们排好

的日程，访问了印度十九个重要的、有印中友协分会的城市。我们的旅程北自新德里，南至马德拉斯，东自加尔各答，西至孟买，行程共计八千八百多公里。在这些地方，我们受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教育，文艺，宗教，工商，农民，妇女等各团体的招待。我们参观了工厂，学校，农村，公园，博物馆，城堡，寺庙……。周游了五个星期之后，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二日，从印度东岸的加尔各答登轮，返回祖国。这五个星期的经历，用日记式的体裁来写，是不可能的了！因着日程和节目的匆迫紧接，我们不但不能详写日记，整理材料，有时连静坐回忆的工夫都没有！我们只觉得每到一处，飞机刚落，火车刚停，就看见机场车站，人山人海，旗帜飘飘。人的巨流包围了上来，握手，拥抱，套花环，献花束，在响彻云霄的“中印友好万岁”、“和平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泽东万岁”的口号之中，我们被簇拥上披花插旗的汽车，开到各种各样的公共场所，我们被推拥上台，被介绍，受欢呼，我们套上无数美丽芬香的花环，我们接受许多大大小小的礼品。我们头上衣服上被洒满了香水，女团员的额上被点着鲜红的吉祥痣。

我们参加的群众大会，一共有十九个。在张灯结彩的广场上，播音器里奏着中国的音乐，喊着友好的口号。我们由招待人员导引着，挤过密密层层地向我们欢呼伸手的人群，坐到台上，下望是几千个、几万个热情微笑的脸。当我们的丁西林团长、夏衍副团长，讲到中印两国两千年来真纯宝贵的友谊，和近年来不断增加的文化和经济的交流，以及中印两国九亿的劳动人民永远并肩携手，保卫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

平的时候，总是受到长久不息的鼓掌和欢呼。当袁水拍同志朗诵他所写的关于印度的诗，黄金祺同志用印地语歌唱《中印友好歌》的时候，群众的热情达到了最高潮，会场上的天空，都被欢呼和拍掌的声音震动了！

我们算了一算，我们在这些集会上，接触的群众，有二十多万人。接受的花环，有三千多串（这是很保守的估计，花束和金属的花环，还不在于内），称起来有四百多公斤重，连接起来，有四公里长……

但是无法计算的，还是印度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热爱，那真是山样高海样深呵！

我们忙得只能利用夜间旅行，在久久的道别、挥手之后，把热情的群众遗留在回望不见的站台上。火车如飞地穿过城市和田野。我们摘下颈上的花环，收起一件一件的礼物，刚要安排睡觉，火车又过一站，又听见车站上春雷般的欢呼，接着就是嘈杂的声音，暴雨般地来叩我们的窗户。开门一看，灯光之下，又是无数仰望的热情的脸，无数芬芳的花环……我们有时跳下车去，有时就站在车门边，向他们招手欢呼。但是他们是在“寒风里等了几个钟头的”，是“从几十里外连夜赶来的”，他们要求我们讲话，“哪怕只说一两个字”，他们只要握一握我们的手，只要看一看我们的脸。母亲们把婴儿从人们头上传递了过来，只要我们亲一亲，抱一抱。他们送上“一点点的小礼物”，给“从毛泽东的国家来的友好和平使者，作个纪念”。于是一根甘蔗，一颗香石榴，一只小铜罐，一个木雕的鹦鹉……纷纷地递到我们手里。时间短的很，车慢慢地又开动了，群众扶着车身，跟着火车跑出多远。我们倚门

挥手，直看到他们和远远车站上的光影一齐模糊起来，然后我们又关门上窗，准备睡觉。刚要朦胧入睡，车身一震，忽然惊觉，窗外又是春雷般的欢呼……这样一站接着一站，特别是在南印度安得拉省中旅行的时候，我们都是和衣而卧，一夜难得睡上整个钟头的觉，但是我们的精神永远是焕发兴奋的。世界上还有比“被爱的人们”更幸福的么？

这五星期之中，每一分钟的记忆，都充满着声音和光彩。详细描写，虽不可能，择尤记录，还是必要，一部二十四史总得从一处说起，我们就从新德里说起吧。

十二月七日夜十时，在大半日的飞航之后，我们坐在加尔各答的一个旅馆里，座旁堆满了欢迎的群众送给我们的花环和花束。困倦迷糊之中，我们感到如梦游花国，哪知道这仅仅是“花”的开始！

十二月八日黄昏，在新德里的上空，我们下望就看见机场上旗帜如林，万头攒动。我们一下了飞机，走入候机室庭院栏杆之内，立刻被卷入沸腾的友情的热海，耳边是波浪般起伏不断的欢呼，无数双热情的手，把大小小小芬香五色的花环向着我们套来，直套到我们的眼睛都被遮住了，只得摘下几个来，由旁边招待的人替我们拿着，但是新的花环又层层地套上了！此外还有一束一束的花朵向我们手中递来，一把一把的花瓣向着我们撒来。我们头上是花瓣，颈上是花环，手里拿着的是花，臂上抱着的也是花，我们简直被压在友情的花山底下了！

十二月十一日晚六时，印中友好协会全国会议举行了开

幕式，礼堂台上相间地插着十几面中印的国旗，台前长台上堆满了我们带去的中印友协送给印中友协总会和分会及其他文艺团体的礼品。台下满满地坐着印中友协分会的代表和来宾。礼堂两侧墙边走道处也站满了密密的人群，情况空前的热烈！丁西林团长的致辞，频频被如雷的掌声所打断，特别是他提到中印友情像“清新，纯洁，甘美的活水”的时候，更引起不绝的欢呼。

全国大会是十三日开幕的。晚五时在遮玛寺后面的乌都公园举行了群众大会。印中友协会长森德拉尔先生主席，用印地语发言，他痛陈印巴之不可分裂，中印之必须团结，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好携手，保卫和平，是印度的存亡关键。说到慷慨激昂处，声泪俱下。台下万余群众在频频拭泪之后，爆发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大会在中印友人合唱的中印友好歌和两国国歌声中，圆满结束。在新月清光下，我们从人海的推拥里走出会场，回头望见遮玛寺在暮色中，庄严矗立，三个高高的圆顶和两座塔楼，在背后晚霞的衬托之下，是一幅绝美的图画。

遮玛寺，也就是“大寺”，是世界上很有名的回教寺院，是红砂石和大理石盖成的。当中的大圆顶高二百零一英尺。两旁的两座塔楼，是红砂石与大理石层层相间的，高一百三十英尺。大门三处，东面的最大，有三十五层宽大的石阶。礼拜之日，教徒如云，平时也不断地有信徒到来祈祷。这寺是一六四四年，沙杰罕皇帝时代所建，用款一亿卢比，工匠五千，历时五年。

谈到沙杰罕（一五九二——一六六六年），他是十七世纪印度莫卧儿王朝“大兴玉石”的皇帝。在他统治的年间，从节浦尔取了红砂石，从费德浦、辛格理取了大理石，从全印度各地和波斯以及喜马拉雅地区，聚敛了各种宝石，来兴建了华丽辉煌的寺院、宫殿和灵庙。德里的红堡也是他在一六三八至一六四八年间所建造的。这座印度的“紫禁城”，是红砂石筑的城墙，墙角有望楼，绕城有护城濠，西墙上有高大的三层的城楼。城内有大殿，便殿，教堂，浴室，凉亭……都是红砂石的台基，大理石的墙壁栏柱，玲珑剔透，巧夺天工。其中最富丽堂皇的是那座完全用大理石盖成的便殿，这是沙杰罕所营建的最精美的殿宇。这殿长九十英尺，宽六十七英尺。有十二英尺宽的大理石水沟从当中穿过，夏日引水进殿，可以纳凉。殿的四壁有不断的大理石穹门支着仰顶，这仰顶上雕满了精金浮饰的繁花密叶，璀璨夺目。中堂周围矗立着三十二根大理石柱。穹门和石柱上，都精致绝伦地镶着用各色宝石嵌成的花卉图案。上下柱带上都嵌着波斯文句说：“假如地上有天堂的话，这里便是，这里便是，这里便是。”

宫廷园院内，路旁都有石沟，流泉从高处穿庭入院，层层下泻，引入池塘。最妙的是流瀑后面的石壁上，往往凿有凹座，可以安放灯盏。想象夕殿照明，点点星光，都隐隔在片片光帘之后，光景该是何等的明媚！

人们谈到印度建筑，谈到沙杰罕，最先提到的还是他给他的皇后曼太志·玛哈尔（一五九二——一六二九年）在德里以南的阿格拉城所盖的那座大理石陵庙。这座世界七大奇

迹之一的建筑物，是建造在赞木纳河的右岸上，一六三一年奠基，一六四八年落成，工匠两万人，用款六千万卢比。

走进这陵庙的红砂石和大理石筑成的门楼，迎面便看见一座琼宫玉宇般的金顶的大理石建筑，倒影在陵园中间的大方池里面，真是亭亭玉立，使人目夺心摇！这座大理石的陵台，一百八十六英尺见方，自台基到圆顶尖共高二百四十三英尺多。在正面大圆门的凹顶和门洞里，都有黑石嵌出的可兰经文。陵台四角有四座三层的大理石的圆形塔楼，高一百六十四英尺，像四个修伟的白盔白甲的卫士，相向肃穆地站立着。进门下了几层石阶，便进入陵堂，一个八面形的玲珑空雕的大理石屏栏，围着两座灵台，中间停着的是曼太志·玛哈尔，偏左的便是沙杰罕。台座上也是满嵌各种宝石的花卉图案，最工细的是由六十四块小宝石合组而成。灵台是石匣形样，上面嵌刻着可兰经句，和九十九位天神的名字。

导游的印度朋友，劝我们在当夜月光之下，再来一游，但是因着日程匆促，我们无法停留了。否则在清光浮泛之中，一定更使人有“梦游月宫”的感觉。就是白天匆匆的观览，已经使我们对于印度劳动人民智慧血汗的作品，有了无限的赞叹与景仰了。

从便道的大树浓荫之中，我们折向大门，导游的朋友们坚邀我们到陵内花园看看，情不可却地我们又转入大门右侧的花园。一进门来，猛然惊喜，原来院里、盆中、架上，在晴朗的阳光下，盛开着几百朵各种各色的玫瑰花！有大红的、紫红的、浅红的、茶红的，还有纯白的、淡绿的……大者如盘，小者如杯，争妍斗艳，清香四溢。印度冬日气候，晴暖

宜人，到处浓叶繁花，总使我们赞赏，而这园里的玫瑰花群，更是花谱上的登峰造极！在我们匆匆道别的时候，花园管理员又在我们襟上插上几朵各色的玫瑰花，香气相随，终日不散。

十二月八日夜，我们初到德里，就在我们驻印大使馆的晚会上，看到了一次印度舞蹈。我在北京曾看见过印度艺术代表团的歌舞演出，但那时对于印度的舞蹈，完全是陌生的，只觉得舞姿灵活，铃声悦耳，还没有领略到印度舞蹈之传神入胜。这次我坐在台前，与舞蹈演员相距不过三五尺，得以细细地欣赏。这个舞蹈团体是从南印度来的，团员数十人，大都是妙龄少女，其中最特出的有特拉凡科尔·可钦邦的三个姊妹。那夜的表演节目，古典舞居多。舞蹈演员头上满戴着珠翠和鲜花，淡扫蛾眉，眉间点着猩红的吉祥痣，颈上挂着花环和璎珞，臂上戴着钏镯，身上穿着短袖短襟的小褂，底下是宽大的裤子，腰前系一条打褶的围裙，光着脚，脚踝上系着宽串的铃铛。走出台来，长眉一扬，妙目一扫，徐徐举手，缓缓转身，轻轻顿足，随着琴鼓的乐音和伴唱者的歌声，眉、目、指尖、腰肢、腿、足，一齐转动，起落疾徐，轻盈曼妙，真使人目眩神移。

谈到印度的古典舞，一定要提到印度教的神话。印度教是印度最古的多神教，主要的有三个大神。婆罗门，是创造者；毗土奴，是保存者；湿婆，是破坏者。其中尤其是湿婆最受崇拜。传说湿婆有五种品性：一、破坏者；二、大自然的生殖力；三、修士；四、大师；五、舞蹈之神。从印度教的信仰来讲，破坏并不招致死灭，它只是一个更变，死和生

不断的巡回，秋天里隐含着春光的消息。因此祭祀湿婆神的舞蹈，是表现着宇宙间不断地改变的创造力量，轻快矫健，充满着活力和欢愉。在印度的庙宇中，最常见的，是种种舞蹈着的人神之像，极其灵活生动，可见印度人民对于他们民族独特的优美的舞蹈传统，有着极深的爱好。他们认为舞蹈是印度文化传统中，最能代表人民的坚强的生活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的一部分。舞蹈是脚步上的音乐，没有声音的语言，它用富于表情的动作来传达人们心中深挚的情感。印度人民又生得好看，眼大眉长，身材矫健。印度的气候，也适合于户外的半裸露的跳舞。因此舞蹈的艺术，在民间极其普遍。据说在印度有一百八十种形式的舞蹈。大概说来，南印度尚轻柔，北印度尚快速。近代的舞蹈家更超出古典范围，用舞蹈来表现民间疾苦与人民的幻想。

我们此后还看到许多舞蹈，在加尔各答的群众大会上，看到了驿卒舞，在巴特那大学看到了农夫舞，在喀塔克全国音乐协会上看到了兵士舞，在孟买群众大会上看到了游猎舞……都是表演着劳动人民辛勤流汗的工作，与对自然及异族统治者的艰苦斗争，刚健强悍，与我们在瓜洛尔女子中学，和维加雅华达妇女大会上看的古典神话舞蹈，又不相同。印度的儿童，也是优秀的舞蹈者，在上述的南印度舞蹈团中，就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单独表演神话舞，竟达半小时之久。我们在旧德里的儿童福利会上，在孟买的新儿童教育会上，和其他许多场合，都看到儿童表演舞蹈，娇小灵活，尤为可爱。

十二月十七日，在瓜洛尔城，我们凭吊了印度爱国女英

雄拉克西弥·巴依之墓。

一八五七年，是印度人民在英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压榨下，整整地过了一百年的时期。天天在血泊中反抗着的印度人民，终于发出了革命的呼声！在反英最前哨的印度“士兵”军营中，传递着起义的信号——莲花。在那年的五月十一日，驻扎在米洛特的三个兵营，首先起义，攻占了德里，这如火如荼的烈焰，立刻蔓延到印度北部和中部，工人农民到处响应。在赞木纳河南的詹西也成了起义的重要中心，年轻美丽的詹西王妃拉克西弥·巴依，做了拥护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人物。

英国统治阶级，在这暴风骤雨般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进逼之下，惶恐万状，他们依靠着政治上的挑拨离间，利用了印度封建统治阶级的势力，在两年中，逐个消灭了各地的革命武装力量。詹西城也被英军围困了，拉克西弥·巴依，擐甲执胄，率领着詹西的妇女，在猛烈的炮火下，奋不顾身地运输子弹，修补城墙……一八五八年四月二日，詹西城终于被攻陷了，城内发生了最悲壮激烈的巷战！人们用自己最后的一滴血，来保卫自己的每一寸土地。王宫的卫士们，纵火焚毁了宫殿，把自己和闯入的英兵，一齐埋葬在炽热的土灰里。拉克西弥·巴依和她的战友们还在一座石堡的小塔上，继续进行抵抗，在伤亡殆尽的时候，她们才缒城下降，冲出追击的重围。到了瓜洛尔，拉克西弥·巴依负伤过重，不能前进了，她要求她的女战友用稻草把她烧死。这位女战士在把稻草点着之后，自己就慷慨地投身于火焰之中。

印度人民把他们的最优秀最勇敢的女儿，葬在她从容就

义的地方。这是一所很幽静的小小的坟园，大树的浓荫，笼盖着一座石墓，旁边有一座英国人替她立的石碑，上面刻着说：“拉克西弥·巴依，原是一个平民的女儿，嫁给了王子。她多行善事，甚得民心。在一八五七年的叛乱中，极为骁勇善战……我们敌军中最勇敢的男儿，乃是一个女子。”印度人民的女英雄的事迹，甚至连敌人也惊震了。

我们在她的坟台上，敬肃地献上花环。一八五七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是以失败结束了，但这些爱国英雄的革命精神，是永远不死的！我听说印度的诗人和剧作家，曾以拉克西弥·巴依的可泣可歌的英勇抗英事迹，写过诗歌，编过剧本，可惜我们在印度旅行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剧本的上演。

瓜洛尔又是一个有音乐历史的城市。这一天晚上我们参加一个音乐会，直到半夜。我对于音乐的欣赏，程度很浅，对于印度的音乐，更是“不得其门而入”，只看见弹者手挥目送，听者点头拍掌，举座若狂。过了夜里十一点钟，我们因为旅倦，想要早退，招待我们的印度朋友坚留我们，说底下的几个节目，是特别为中夜时间演奏的，要我们多听一会。原来印度音乐，有七个音符，都是形容着鸟兽的鸣音，如：萨（孔雀），利（牡牛），嘎（山羊），玛（苍鹭），帕（杜鹃），搭（马），呢（象）——这七个音符，在很早的时候，便传入波斯和阿拉伯，到了十一世纪，又传到欧洲，变成西乐从A到G的七个音阶。在这七个音符之间，又有十五个半音和短于半音的音符，每个音符都代表着特殊的情调，如欢乐、悲伤、激

昂、沉郁等，有宜于清晨演奏的，有宜于中午演奏的，也有宜于黄昏或深夜演奏的。可见印度音乐传统，由来已久，它有着为中国人民所喜爱的独特的优美的历史。印度的乐器，也很精细复杂，弦乐器有二十六种，风乐器有十八种，打击乐器如鼓，就有二百五十种以上，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鼓组成的乐器“塔勃拉”，是印度乐器中的总指挥。在诗歌之中，有时也用它来调律合节。这夜我们所听到的有“塔勃拉”和“当普拉”——印度的四弦琴，和其他各种乐器的合奏和弹唱，闭目听去，渐渐觉得飒飒移人，这算是我们所上的印度音乐很精彩的第一课。此后在我们周游访问之中，还听过许多次的印度音乐，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在中部的那格浦尔省的印度音乐学院，和加尔各答城的最后一次的群众大会上的音乐演奏，那时我们算是懂得一点皮毛，不自主地也和听众一同点头拍手了。

当晚会散，已是明月中天。我们因为破晓还要赶路，便在汽车内闭目休息。走到半路，汽车忽然停了，司机匆匆地走下车去，进入黑暗的树影之中，半天不见。我们正在着急，远远地看见他从黑暗中扶着两个白色的人形，慢慢地向着我们走来。朦胧的月色之下，近前一看，原来是两位披着白布的老人，老大爷折了一只腿，架着双拐，老大娘也是佝偻龙钟，又有白布蒙头，更看不出面目。司机抱歉地向我们介绍说，这两位老人是他的父母，因为老迈残废，走不到群众大会上去看我们，所以在林中破屋里等着我们经过，向我们致敬。说着，这两位老者便颤巍巍地递上两串花环，老大娘伸

出枯干的双臂，一下就把我搂在怀里。这时我们心中，真是有说不出的激动！因为言语不通，我们没有说过半句话，但这紧紧的一抱，已经充分地表达了她的辛劳，她的痛苦，她的热爱，她的希望……万籁无声之中，月光中只有我们沉静的紧握的五六个人，但是在我们周围，似乎汹涌着怒涛般的中印两国九亿人民保卫和平的呼声！

在波保尔城，我又一次类似的经验，这种热烈拥抱的场面，以后是越来越多，这一次的所以使我不忘，因为有一段小小的趣剧在内。

十二月十八日，我们到了波保尔，这是一个三山一湖回合而成的明媚的城市，有些地方很像我们中国的杭州。在赴了几处的招待会和参观游览之后，晚上又参加了欢迎的群众大会。我们遵照印度的风俗，脱鞋上台，席地而坐。快到散会的时候，有一位老大娘，挤到台前，招手叫我下去。我到台边找鞋时，因为人多脚乱，大家的鞋都被踢到台底下去了。于是台边群众纷纷地爬入台下，替我找鞋。十几分钟之后，好容易找到了，我跳下台去，这位老大娘把我拉到台右妇女的坐处，密密层层的女人，立刻把我围住，为首的两位老大娘，泪痕满面的把我拥抱起来。我那时在万分感动之余，还加上惭愧！但是我知道被拥抱的不是我一人，而是新中国的妇女群众……印度妇女对于新中国妇女的羡慕和热爱，真是无法形容的。

十二月十九日的下午，在乌查因城的群众大会上，正在许多个人和团体纷纷地向我们赠礼的时候，一位枯瘦褴褛的老大娘走了上来，台下群众都肃然地注视着她。旁边的印度

朋友附耳告诉我说，她是当地的工人之母，几十年来，她在工人中间工作，爱护他们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她用报纸包着两块粗面的烙饼，递给我们，作为赠礼，我赶快接过，和她拥抱道谢。

十二月二十二日晨，我们从巴特那城，沿着恒河，到那烂陀去。

那天的节目上，本来只有苏乌和比哈尔沙里夫两个村庄的欢迎会，但是沿途都有别的农村的人民，把我们拦住了。他们在大路上横挂着布的或纸的花花绿绿的欢迎标语，路边摆上一张大木桌子，就当讲台，他们不容辞谢地把我们推拥上去，给我们带上花环，洒上香水，对我们念一段欢迎词。有的地方把我们拥进路旁的村舍，多半是村里最漂亮的建筑，也许是村公所，也许是小学校，只容得下百十来人，窗外门内闹哄哄地挤着成千成百的男女老幼，伸着头，仰着笑脸，要我们说两句话，喝一口咖啡。他们又送给我们许多朴质而美丽的小礼物，如红木漆的小手镯，一本小书，一朵向日葵……我们就这样地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好容易走到了我们预定访问的那两个村庄，三五里外就有许多农民，臂上挂着要送给我们的花环，在等候了。车门一开，这些穿着节日服装的男男女女，一拥而上，拉着我们，在尘土飞扬的土道上，走向村里。他们一面挥着纸旗，喊着口号，毛泽东，周恩来……这些名字，对于喜马拉雅山西边千千万万辛苦的农民，并不是陌生的！我们的行列，愈走愈长，在村舍门口站着的妇女老人，都卷进了这热烈的队伍。

最后我们被带进一所房子，门口和台阶上都用粉笔画着宗教的吉祥的图案，这是最隆重的欢迎表示。在荫凉的屋里，我们饮着奶茶，吃着摆满我们面前的甜点和鲜果，望着前前后后围住我们站着坐着的、被阳光晒得红黑的脸，我们真不知道如何才能表达出我们心里的感动！

下午我们参观了那烂陀寺院的废墟。

那烂陀是梵语“施舍无边”的意思，这是一所佛教大学，在公元五世纪至十二世纪之末，从佛教最兴盛的时代起，逐渐扩充增建起来的。我们唐朝的玄奘法师，当他在印度的时候（六二九——六四五年）曾在这里攻研过五年。据他的记录，这所寺院，可容生徒一万人，有道行甚深的大师在这里说法。玄奘自己的印度老师戒贤，那时便是这寺的住持。当时的戒日王和王公富商，都曾对这寺院作过很大的施舍，寺里的僧徒们还受着附近二百个村庄的供养，以后由于佛教的衰落，这座寺院也就慢慢地荒凉颓塌，以至于被流沙淹没了。这废墟是五十年前才被发掘出来的，还不是那烂陀寺院的全部建筑。

我们从东边进去，上上下下走了好几次几十层红砖的台阶。僧院在废墟的东面，一间一间的洞室，面向着广院。室内有石床，石壁凹进处可放经书，院里有井。佛殿和塔都在西边，殿基上还可看出历代累建的痕迹。西南有一座大塔，旁边围绕着几座小塔，上面都有石刻的佛像。这所寺院是砖石的建筑，比十七世纪的大理石建筑，有些不同，比我们后来参观的石窟建筑，材料上又前进一步了。

斜阳下我们在废墟上巡礼，幻想哪一间洞室曾是唐僧住

处；佛堂的哪一个角落，曾是他和住持戒贤讨论佛法的地方；哪里曾是他登台说法，因着他的“辩才无碍”，而得到印度朝野尊敬的地方。玄奘法师是交流中印文化，推进中印友谊的很重要的人物。十六世纪以后，有了一千多年的宝贵历史的中印人民的友谊，也被帝国主义的流沙所淹没隔断。如今这道“清新、纯洁、甘美”的友谊的活水，又在两国人民之间，汹涌奔流。而且我们中间的相互了解与同情，比玄奘和他的印度师友们更深一步，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也比他们更高一等，因为我们不但是为着两国的佛教信徒，而是为着全亚洲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携手奋斗了。

十二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我们在安得拉省。越往南走，天气越暖，树木越青，妇女衣着的颜色也越浓艳，印度人民欢迎我们的情绪也越炽热。这几十小时之中，我们经过数不清的大站小站，每个站上都是红旗的海，鲜花的海，闪耀着汗光和热情的人面的海！二十六日前夜是我们“和衣而卧”的一夜，在许多景象中，有一幅热烈的图画，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也同经过别的小站一样，火车停了，外面有人叩门，开了车门往下看时，十几支熊熊的火把，簇拥着一面红旗，闪闪的火光，照耀着几十个兴奋素朴的脸。举着红旗的是一个瘦小的女人，她带领着这一群衣服褴褛的农民，喊着欢迎的和“毛泽东同志万岁”的口号，眼睛里闪着欢喜，激动，骄傲的泪光。我们拥抱着，我闻得到她破旧的衣巾上的太阳和尘土的香气，她就是印度人民和土地上的一切，我把印度“母亲”，紧紧地抱在我的怀里了！

拉甲孟特莱的市民大会，是在站台上开的，这座安得拉省最古的，也曾受过最严重的水灾的城市，对中国人民是有特别的感情的。在他们欢迎词中说：“为着你们紧迫的日程，我们不能陪同你们巡游我们这座遭受水灾，而正在慢慢恢复的城市，我们只能在车站上欢迎你们。我们衷心地感谢伟大的中国人民给我们的大量的捐助……”。在短短的十几分钟中，我们在花环，礼物，致辞，道别的波浪中通过……

维查耶华达车站的欢迎，是最使人喘不过气来的！我们几乎是脚不沾地的，顶着花环的山，在人海的狂潮里，被推拥着下了月台，上了天桥，出了车站。街道上五光十色的，横幅的欢迎标语：英文的，泰鲁固文，印地文的“伟大的毛泽东万岁”，“中印友好万岁”，“和平万岁”挂满了全城。在这座城里的节目，都是空前地热烈，人数也是空前地众多，但是最突出的，还是我们访问凡努刻尔村的一段，因为在那里，我们接触了印度的“不可接触”的“贱民”。

在印度历史上，除了僧侣；武士；工，商，农；奴隶；这四个阶级之外，还有一种“不可接触”的“贱民”，这种“贱民”只能做些打扫街道，收拾厕所等工作，其他阶级的人，是不屑和“贱民”接触的，连“贱民”的影子，投射在他们身上时，他们都引为不祥，握手拥抱，更是万不可能。我们的印度朋友告诉我们，这个阶级的人数，占全印度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安得拉省，占本省人数百分之三十五。居住在凡努刻尔村的“贱民”，多半是务农的。

在温煦的阳光下，那天的凡努刻尔村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家家门口画着吉祥图案，台阶上站满了披红着绿笑嘻嘻的观

看的妇女和儿童。我们一路接受着花环，一路又把花环投给她们，她们就笑着争着来接。到了村里，匆匆到农园果圃参观了一下，便去赴群众大会。那里一大片草地上，早已坐满了人，在广场的四周，椰子树下，榕树下，山坡上，水池边，也黑压压地站满了人。我们注意到有一群妇女，远远地站在群众的背后，不好意思向前。我们听说她们是“不可接触”的“贱民”的时候，我们便挤到她们前面去，和她们紧紧地握手，热烈地拥抱。她们喜出望外地，迟疑地轻轻地接住我们的手，老大娘们流着泪把头靠在我们的肩上，那种欢喜感激的神情，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我们又请求去参观她们的住处，她们更加高兴地带我们进入路边树下土墙草顶的小屋，里面很阴暗却很干净，土台陶罐，位置井井。可惜我们不通语言，也没有时间多坐，匆匆地道了谢，就又出来。在正午的烈日下，和她们一同看了台上和场上的表演，又听了音乐，我们心里情感的沸腾，和天上的骄阳，成了个正比例。

十二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两天，我们参观了阿旃陀和埃娄拉两处石窟。

阿旃陀石窟在西印度的海德拉巴省，阿兰格巴城北五十五里，阿旃陀村北边的一座山里。这座簸箕式的山崖，高二百五十英尺，山间有一道清泉，曲折下泻，流入平原。三面山崖上共凿有石窟二十九处，其中五处是佛殿，二十四处是神室，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中间连续进行的巨工。这几百年是印度佛教全盛时代，这山峦回抱流水淙淙的“世外桃源”，成了佛门弟子养静修行的地方，而那时印度劳动人民

中的名工巨匠，也在这伟大的工程上，表现了他们最神妙卓越的天才。

这二十九处石窟，好像是一座文化博物院，这里有绘画、有雕像、有建筑，综合了印度艺术的大成。可惜我不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只知道倾倒赞叹，而不知从何欣赏起。在这处石窟里，我最爱的还是壁画，而比较完整的只有六七处，在第一洞里的最为出色。这里的墙壁上，仰顶上，厅柱上，都画有佛陀前生的许多故事，虽然大半剥落模糊，但其气魄之雄大，形象之修伟，轮廓线条之自然工细，人物情态之传神逼真，较之以后的印度绘画，有过之无不及，其他如走兽、飞禽、游鱼、鲜花……亦莫不奕奕如生，这些残缺的巨幅，仿佛是一幕一幕的古剧，展览在我们的面前。剧中人物有王子、修士、舞女、象奴……以及形形色色的男女老幼。每幕戏剧也都有它的绝好的背景，有宫廷、园榭、城市、民居、森林、丛莽……每个故事，每个姿态，都生动地反映了那七百年间印度人民生活的各方面，以及那个时代居屋、器皿、服装、礼俗的形式样款。绘画的气派作风是那樣的活泼，雄健，快乐，大胆，没有一点沉郁的气息。

至于雕刻方面，印度的神像，佛像，“飞天”，以及其他的人像，都是半裸露的，充分地表现出理想的健康的男女体格，所谓之“目如荷瓣，腰如狮子”，真是骨肉均匀，婀娜刚健，尤其是舞蹈的神像和人像，把迅疾和翩婉的舞态，有力地在刀斧下刻划出来，使人瞻仰之下，有“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春光”的感觉。第一洞佛堂里的说法大佛像，因着洞外映射的光线，清晨，正午，黄昏，强弱浓淡的不同，在

“巍巍满月”的巨大面庞上，会呈现出微笑，欢喜，沉思，三种不同的神态，尤为杰出。

石窟殿堂的凿造，是印度建筑独特的色彩，这工程的巨大，布局的谨严，雕饰的精巧，充分地表现出印度劳动人民的高度文化艺术水平，和坚韧的生活力。这里的二十九处石窟，完全是佛教建筑形式。僧室的构造，是门外多有柱廊。门内是一个大厅，平的仰顶，厅内多有整齐排列的大柱，柱上和仰顶上都有雕饰。三面石壁内有洞室，后壁中间洞内有佛堂。佛殿的构造是正面门上有高大的穹窗，门边有守门神像。各窟的构造，又因着时代的不同，而有差异。我不懂建筑，也就分辨不清，但是将整座坚固的崖石，自外而内，用斧用凿，慢慢地将它挖成宽阔高大的殿堂，除了门窗洞龕，还得曲折地留下柱子和佛像等等的位置。这坚韧的耐心和精密的计算，使我们不能不对于印度劳动人民的坚强的活力，和高度的艺术水平，产生无限的佩服和赞叹！

在我瞻仰印度的建筑、雕刻、绘画……的时候，总使我想到几千年来千千万万智慧优秀的印度劳动人民，在本国的封建主义和外国的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的压迫之下，只能流血流汗地为骑在他们头上的人们，建造些宫殿、陵墓、寺庙、城堡……供给这些人们穷奢极欲的享受；到了人民能够快乐自由地为自己服务的时候，更不知会有多少更伟大更光辉的艺术作品涌现出来，比如印度人民优秀的女儿拉克西弥·巴依的高大的纪念碑堂，或是年轻貌美的她的掬甲执戈挺立在石壁上的雕像，那时印度人民的热情的朋友，更将如何的赞叹欢喜呢！

我们带着浓郁的艺术气氛，跨过新年，在今年元旦的早晨，到达孟买。

孟买是西印度最大最整齐的城市，是许多印度的爱国运动开始、和第一个印中友好协会成立的地方，也是文艺作家荟萃的地方。文艺界的欢迎会中，有两次是在作家们的家里举行的，空气格外地温暖亲切。我们听了诗人的朗诵，音乐家的演奏，看了电影演员和戏剧演员的表演，听了作家们对于印度近代文艺的简短的报告。群众大会是元旦之夜在一个医科大学的体育场内举行的，在演讲献礼之后，台上场内同时举行了唱歌、音乐、舞蹈、角力、体操种种表演，灯光如昼，万众欢腾，充满了新年的热闹和兴奋。

孟买印中友协的主席卡朗吉亚先生，在他的欢迎词里说：“……今天，在一九五四年，印中友好成了我们世界中最大的需要了……我们必须从毁坏与灭种的可能中，保卫对于我们具有神圣价值的文化与文明。这是当前印度朝野一致的，最大的公共目标。我们的真诚的友谊，是深深地建立在我们的文化和我们人民的心底的。这是和平的友谊，与国际间签订建立军事基地和侵略战争条约的凶手集团间的所谓‘友谊’，是迥然不同的。为着欢迎这吉利的一九五四年，我们用壮观的节日典礼，来庆祝光荣的印中友谊。我们除了请从中国来的兄弟姐妹们，看一看他们周围欢腾的无边人海，来表达我们对于他们和中国人民的亲情和热爱之外，我们不能再说什么了。”

这是多么恳挚动人的词句啊！

一月七日，我们又回到东印度的加尔各答。

这个东印度最大的，也是文艺中心的城市，我们已经来过两次了。第一次是我们进境的飞机，在这里降落，停留了一夜。第二次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的正式的访问。我们已经受过加尔各答人民的盛情款待，我们参加过文艺界的欢迎会（会中先是文艺作家的赠礼——大半是他们的作品，就用去两三个钟头），参观过印度近代绘画展览会，参加过加尔各答大学的毕业典礼，也参加过几万人的群众大会……这次我们觉得在归途中，就悄悄地经过，不要再惊动我们过分热情的印度朋友了。不料我们一下了火车，除了“盛况如前”的欢迎的茶会、宴会和种种的文艺招待会之外，还在我们“固辞不获”之下，开了一次充满了文艺气氛的、几万人的送别大会！在这会上，又是文艺作家的赠礼，诗人的朗诵，印度国内最有名的歌唱家的歌唱，和音乐家的演奏。这五个星期的逗留，使得我们对于印度的音乐，有了初步的欣赏程度。那天晚上，除了“悠然神往”之外，还兴起了一种低徊的惜别的情绪。

在此我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在这五个星期里，百十来次的集会之中，我所深深体会到的印度广大人民对于韵律节奏的爱好！印度古代的圣书、史迹以及其他的文学科学作品，大多数是靠着口头传诵而保留下来的。这些作品的词句，为着便于记忆，便于“琅琅上口”，也几乎全部是有韵律的。因此，印度的广大人民，对音乐和诗歌朗诵，有着悠久历史的欣赏训练和极深的爱好。但看演奏者和朗诵者兴高采烈地演奏朗诵，台下听众眉飞色舞地欣赏听受，深浓的精神感染，从台

前像波纹一样荡漾开来，直到会场的尽头——这天晚上，孟加拉诗人泰戈尔（一八六一——一九四一年）的诗歌的演唱，尤其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

在印度，尤其是用孟加拉语文的省分，我们时常感觉到这位印度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泰戈尔，是怎样地受着广大人民的爱敬。他的大大小的小的画像，在人家和公共场所的墙壁上悬挂着，他的长长短短的诗歌，在男女老幼的口中传诵着。人民永远记得他怎样参加领导了印度的文艺复兴运动；怎样排除了他周围的纷乱窒塞的、多少含有殖民地奴化的、从英国传来的西方文化，而深入研究印度自己的悠久、优秀的文化。他进到乡村，从农夫、村妇、瓦匠、石工那里，听取了神话、歌谣和民间故事，然后用孟加拉文字写出最素朴、最美丽的文章。他创立音乐学院，开始纪录印度古代的乐谱，这些古印度文化遗产之整理与大众化，对于印度日益蓬勃的民族运动，曾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他八十岁生辰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明的危机》，他严厉地斥责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冒牌的文明，和他们对于东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的压迫和榨取。最后他满怀信心地说：“也许从太阳升起的东方天边，黎明将要来到。”

泰戈尔对中国是极其关怀的，他到过中国，有许多中国朋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他曾发出严厉的质问。假如他今天还在，看到东方天边的中国，已被黎明的光辉所普照的时候，不知他要如何地欢喜呢。

一月十二日的下午，我们在加尔各答的东海岸，向印度的人民，说了“再见！”

我们离开印度，已经三个半月了，而我的眼前还浮现着码头上挥手的群众，耳边还震荡着道别的声音，从我脑中掠过的更是连续不完的、动人的印度的图画。我和家人朋友谈着印度人民，以及他们的一切。我在图书馆或友人的案头架上，总留神寻找关于印度的书籍。我每天看报的时候，总特别注意印度的消息，当我看到印度人民为保卫和平而不断地斗争的时候，总使我有无限的骄傲与喜悦，因为我深信这个东方的伟大民族的很好的人民，会和我们永远团结起来，为远东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到底的！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八日于北京。

（本篇最初连载于《新观察》1954年5月16日第10期，6月1日第11期，6月16日第12期，后收入散文集《归来以后》。）

我得了一条红领巾

一条红领巾

（献给四中大队部第十三中队全体队员）

一条鲜红的领巾，
系上了我的脖颈；
我伸出感谢的双臂，
把廿四颗火热的心抱紧！

你们把我的生命，
 减少了四十年；
使我变成十三岁的孩子，
带着光荣的红领巾，
走在你们的后面。

我们二十五个人，
从今天起
永远一同努力，
 一同前进；
永远一同爱护我们的红领巾！

十一，十五夜，一九五三。北京。

这首诗是为我生病中很可纪念的一件事而写的。

去年十一月间，有三个带着红领巾的男孩子来看我，他们说他们是北京第四中学少年先锋队第十三中队的代表，来请我在这个星期六，去参加他们的“队日”。我素来喜欢小孩子，对于少先队员尤有好感，就很高兴地答应了。

这一天的下午，他们就来接我到第四中学去，先把我让到会客室，介绍我给他们的校长先生们，然后就带我到大楼上的一间布置得十分美观的教室里。二三十个带着红领巾的孩子坐成一个长圆形的圈子，给我预备的是一张大沙发椅子，旁边蒙着美丽的台布的小桌子上，还放着茶具。中队长宣布开会，介绍我给队员们，他们热烈的鼓着掌，我给他们谈了一点日本儿童的情况，谈完了，主席又代表全队向我道谢，我们一起唱了“歌唱祖国”的歌，我以为节目已经完了，不料中队长又宣布说队员们要给我送礼，于是有八九个孩子纷纷站起，带着礼品走到台前，这礼品中有他们全队送的图画，还有他们自己画的领袖像和其他模范英雄人物的像，和他们自己参加各种活动和竞赛所得的奖品，如书籍奖章等等，堆满了一桌子。最后一个队员，走上前来，代表他们全队送给我一条鲜红的领巾，他亲手把这条红领巾系在我的颈上，这时满屋子的孩子们一齐使劲地拍手，我喜欢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忍不住把给我系领巾的孩子，抱在臂里，亲他的脸。

散了会，这一大群红领巾簇拥着送我到门口，拍着手和我道别，仍是那三个孩子送我回家。

我回到家里，心里半天平静不下来，我开始给他们写一

封感谢的信，写来写去，自己总不满意，就又撕了，这种“词不达意”的凝涩的痛苦的经验，在我过去写文章的历史上还是不常有的！

不料第二天我又接到一封他们寄来的感谢我的信，字迹非常工整，他们感谢我参加了他们的集会，又希望我以后多写一些“像母亲的乳汁一样”的作品，来“哺育”他们，使他们“生长，发育得更结实”，底下签署着他们二十四个人的名字。我把这封充满了热情和诗意的信，读了又读，终于把我的感谢和决心，写进三节短短的诗里，给他们寄去。

此后我就参加中印友好协会的访问团，到印度去了两个多月。我回来不久，“我的中队”就和我订了时间来看我，他们亲切地问到印度的一切，特别是印度的和平运动和印度儿童一切的情形。我给他们讲了印度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印度和平运动蓬勃的发展。我给他们看了我们在印度所拍的许多照片，又把我和印度儿童照的相片，以及印度儿童送给我的金属做的花环，送给他们。他们极其高兴地接受了，他们又送给我他们自制的小木船，小飞机，也报告我他们上学期的优良的学习成绩。他们在我家吹口琴、唱歌、跳舞……我们欢快的玩了三个钟头。

每逢星期六的下午，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地来访问我。他们和我更加熟识起来，渐渐解除了十二三岁男孩子的特有的腼腆。从许多谈话里，我知道他们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他们这一中队是一九五二年九月一日成立的，里面包含两个小队，他们的两位辅导员就是本校高中二年级的同学。他们热诚地响应着毛主席对于青年人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

好”的号召。他们十分注重清洁卫生，尤其喜欢运动——今年春天的本校运动会，这一中队全体参加了，还得了三项第一——在学习方面，他们不但自己努力钻研，还在各方面帮助本班学习不好的同学，一般地提高了全班的学习成绩。他们访问科学家，劳动模范，听取他们的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增产劳动经验。他们自己绘画和放映科学的幻灯片。他们在“美化校园”的口号下，在图书馆前面挖石平土，种花浇水，因为成绩的突出，而受到了校方的表扬。在文娱方面，他们组织各种的集会，如音乐唱片欣赏会，诗歌朗诵会，舞蹈会，音乐会，还有话剧，从排练到演出都是他们自己办的。这些集会他们经常邀请队外的同学和校外的女同学们来参加。他们常常利用假日去游览历史古迹，在暑假的时候，他们还在北京西山八大处过夏令营的生活……

这些都是他们告诉我的他们的丰富的生活。我忽然想起在解放以前各中小学校的童子军来了，我就问他们少先队和从前的童子军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他们耐心地告诉我，少先队和童子军是绝不相同的，首先是少先队不受军队化的训练，也不带着绳子、军棍和哨子。他们是儿童自己的组织，凡是九岁到十五岁的男女少年儿童，自愿参加少年先锋队，遵守会章，参加活动，并经少先队部批准，就可成为队员，队员唯一的标志，就是颈上系的一条红领巾。

他们极其郑重的告诉我，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红旗是胜利的旗，是我们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自己的鲜血染成的。系上这条红领巾，就是要时刻提醒自己是一个“先锋队员”，是开辟道路的人，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怕困难地走在前面的

人。说到这里，他们眼里就发出骄傲严肃的光辉！

我常常听见父母和师长们说，家里有了队员，家务的料理和弟妹的教育都有了助手；校里有了队员，学校的生活纪律，就更容易保持良好。因为少先队员对自己的要求，是要成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健壮活泼，勇敢诚实的新的一代。他们的努力和成就，在实际生活上处处表现了出来。他们是孩子群中的光和热，中国全国现在有七百万个少先队员，他们在孩子中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不能不感到骄傲和幸福，因为他们把他们所最珍贵的红领巾送给了我！我知道这红领巾的赠送在少先队中是个“大典”，必须由全体队员通过又经队部批准的。我也知道这是他们对我的鼓励，要我做一个配带红领巾的儿童文学作家！

四、三十、一九五四、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香港《大公报》1954年5月26日。）

我参加了一次动人的会见

大众电影社组织电影小演员们和几个学校的少先队员们见面，同时放映了童话影片《小白兔》，我很荣幸地参加了。

二十几个戴着红领巾的男女孩子，笑嘻嘻地站在门口，拍手迎接小演员们的到临，然后大家携着手簇拥着进入放映室。在几十张小椅子上，小演员们和小观众们错杂的坐了下来，我也坐在他们中间。

电灯灭了，银幕上出现了美丽的画面：深幽的森林，潺潺的流水，微风吹动着雪白的花朵，鸟声婉转着，故事就在这里开始了……

我一路看下去，心里禁不住的惊喜，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童话电影，从布景、音乐以及演员们的动作上，都充满着愉快明朗活泼的气氛。坐在我四围的小观众低声啧啧赞叹，他们的情感完全跟着剧情的发展而起落：当两个小兔重新回到自己的老家，小雌兔捧起画着兔脸的小葫芦，一面爱抚，一面高兴得流泪的时候，观众们都鸦雀无声，也许他们正在拭着同情之泪！当小白兔因为有了猎枪就骄傲自满把别的兔子撵走的时候，他们就低声说：“他别这样就好了！”当小黑兔和猎人逗耍，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台下哄起了笑声。当小

白兔被狐狸的甜言蜜语所诱惑，掂着没有子弹的枪，信步走去，越走离开家门越远的时候，他们就着急地说：“哎呀，别走了！”当狐狸和狼向小白兔的家急急地走来，而老黄兔带着几个小兔子从另一个方向也连忙赶来的时候，他们就拍手顿足仿佛要嚷“加油”似的。最后狼和狐狸都被猎人打死了，小白兔惭愧的认了错，几个兔子高兴得跳着灵活轻盈的舞蹈，花也开了，鸟也叫了，小观众们高兴的拍着手。故事在清朗轻松的音乐气氛中结束了，电灯又亮了。

小演员们和小观众们围着银幕前面一张长方的桌子，一齐坐下。热烈而兴奋的谈话就开始了。

小演员们在发言中，很谦虚地说他们的表演不算成功，自己看着很不满意，因为他们虽然上过舞台，但没有拍过电影。他们又谈拍摄的经过，怎样在真的树林中生活，熟悉大自然的环境；怎样自己饲养小兔子，熟悉年龄不同的兔子的种种动作和表情；最困难的是创作兔子的舞蹈，但是他们的“不习惯”和“胆怯”都在导演的热情和耐心的指导、帮助以及自己的努力研究、细心揣摩之下，逐渐的克服了。他们把一切都归功于导演和大家的互相帮助，最后他们诚恳的欢迎小观众们给他们以不客气的批评，提出宝贵的意见。

其他的小演员们对《小白兔》的小演员们表示佩服称赞，表示要向他们学习克服困难的精神，也提到他们要从这故事中取得友爱团结、不骄傲自满的教训。

小观众们的发言更多了，他们纷纷的表示对这电影的欣赏和满意。他们首先提到的也是把小白兔的教训结合到自己实际的生活中来，他们要以小白兔的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为

鉴戒，而重视集体的利益，发扬社会主义社会新人物的崇高品质。小观众又问到了好几个技术上的问题，小演员们都热情耐心的给他们解答了。最后，两方面小朋友都极其殷勤热烈地约定以后保持联系，互相学习。

我在旁边凝神屏息的听着，不禁感到毛泽东时代是多么伟大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的儿童是多么幸福！这新的一代，和我们的童年比起来，简直有天渊之别。这些小演员们不是当年骄奢恣肆“可望而不可即”的“小明星”，而是许多“红领巾”中间的几个“红领巾”。他们的态度多么谦逊诚恳，他们对于自己的劳动是多么重视，他们求进步的心是多么旺盛。这些小观众们也不是那些有钱有闲阶级的以看电影为消遣的孩子，乃是严肃的尖锐的要把故事中的一切事物，结合到自己眼前生活和将来的理想中去。

看到了小演员们以这种谦虚严肃的态度来表演，小观众们以这种热烈认真的态度来看电影，我更亲切的感到我们儿童文学作家们决不允许落在他们的后面！《小白兔》是中国第一部童话电影，从各方面看去，都是相当成功而值得介绍给小朋友们看的。我还希望中国的儿童剧作家们快快的创作出中国自己的童话电影剧本，因为我们的良好的小演员和热情的广大的小观众，连千千万万的成人，都在迫切的等待着！

一九五四年五月八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大众电影》1954年5月10期。）

学习宪法草案的体会和感想

我很荣幸的参加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所组织的宪法草案（初稿）座谈会，随同着许多有多年革命工作经验的姊妹们，一起学习和讨论我国第一个宪法的初稿，这对我是一次极有意义的政治教育。

在学习和讨论的过程中，我听到了许多宝贵精辟的意见，给了我许多启发。经过反复讨论，我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使我深深的体会到我们这本宪法草案，文字浅显，精炼简明，意义深长！它是真正民主的，保障全体人民的权益的，正如序言中所说的：“这个宪法巩固了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政治上、经济上的新胜利，并且反映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根本要求和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

我的第二个体会是：这本我们自己的宪法，和资产阶级国家的以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制度为目的的宪法，是根本不相同的。我们的宪法承认资本家所有制，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财产，但是它首先是强调集体的权益，强调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

我的第三个体会是：这宪法使我国历来受着不平等的待遇和漠视的人民，得到了充分的特别的保护。比如在第三章第八十六条第二段，和第九十六条，都明确有力的保证了妇女，婚姻，家庭，儿童的权益。在第二章第一节第二十三条，和第三章第九十八条，保证了国外华侨的权益。在序言的第五段，第一章的第三条，第二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的第七十七条，更是特别强调照顾少数民族的需要，注意他们发展的特点。同时，和它保证全体人民的权益一样，当它宣布公民的权利时，乃是处处注意到实现这些权利的物质条件的。

我的第四个体会是：我们的宪法，是具有深刻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在序言的第六段，它宣布了我国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已经建立了伟大的友谊。我们外交政策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外交政策已经获得了胜利，今后将继续获得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公布，是我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这本薄薄的宪法草案，今天能够让我们大家来从容的讨论和学习，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本宪法的一字一句，一点一画，都是长时期英勇奋斗的革命先烈的鲜血写成的。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它，保护着它，冲破监牢锁铐，跨过草地雪山，把它送到我们的手里，我们怎能不惭愧，怎能不感激？我们又怎能不珍贵它，拥护它，而诚挚的誓愿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它所保证的一切的胜利完成而奋斗呢？

作为一个儿童文学工作者，我们的宪法给我以无限的欢

欣和鼓舞。我深深为新中国千百万的儿童庆幸。我们的下一代是多么幸福！但是他们决不甘愿坐卧在树荫底下，悠闲的等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他们是我们国家将来的主人，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后备军，他们要劳动，要更辛勤更顽强的劳动。为着这艰巨而崇高的事业，他们需要健壮的身体，精湛的知识和技术，高尚的品质，他们需要把他们培养得更壮大更结实的精神食粮。

我愿意追随在我们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之后，作为这一支建设后备大军的精神食品的炊事员，作好自己的工作，以此来表示我对于我们自己的第一个宪法的热诚拥护。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7月号。）

《冰心小说散文选集》自序

这本小说散文选集里的十六篇小说和六段散文，是从一九二一年（“五四”时期）到一九四三年（抗战时期）的作品里，编选出来的。

我开始写作，是在五四运动时期，那正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个新的阶段，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无比的黑暗的。因此我所写的头几篇小说，描写了也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方面，但是我只暴露黑暗，并没有找到光明，原因是我没有去找光明的勇气！结果我就退缩逃避到狭仄的家庭圈子里，去描写歌颂那些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实行的“人类之爱”。同时我的对象和我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我没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因此我写出来的东西，就越来越贫乏，越空洞，越勉强；终至于写不下去！

像这些贫乏空洞的东西，还要拿来选辑出版，照我想，是因为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潮流的发展，有它一段一段的过程，这过程像一层一层的台阶，通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门。为要显示这发展过程的全面，即或是占着一层台阶的最

低下最畸角的一块小石头，人们也不肯把它挖出丢掉。这就是这本选集出版的理由罢！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三日，北京。

（《冰心小说散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 年 9 月初版。）

回忆我在印度的日子

由印度回来半年多了，但那些难忘的日子，丰富美丽的记忆，强烈火炽的情感，仍然充满着我的心胸。

我们是以中印友好协会的代表，应印度印中友好协会全国会议的邀请，去访问我们的伟大邻邦的。我们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离开北京，十二月八日到达新德里。在参加了印中友好协会第一次全国会议后，我们还应邀访问了印度十九个重要的城市。我们受到了印度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团体的招待。我们周游了五个星期之后，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二日离印返国。

这五个星期，每一分钟都充满了声音和光彩。每到一处，飞机刚落，火车刚停，就看见机场车站，人山人海，旗帜飘飘。人的巨流包围上来，握手，拥抱，套花环，献花束，在响彻云霄的“中印友好万岁”、“和平万岁”的口号声中，我们被簇拥上披花插旗的汽车，开到各样的公共场所，被介绍、受欢呼。我们脖颈上被套上无数美丽芬香的花环，接受礼品，衣服被洒满了香水，女团员额上被点上吉祥痣。

在这些集会上，我们接触的群众，共有二十多万人；接

受的花环，有三千多串。

但是无法计算的，是印度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热爱，那真是山样高海样深啊！

我们忙得只能利用夜间旅行，在久久的道别、挥手之后，把热情的群众遗留在回望不见的站台上。火车如飞地穿过城市和田野。我们摘下颈上的花环，收起一件一件的礼物，刚要安排睡觉，火车又过一站，又听见车站上春雷般的欢呼，接着就是热情洋溢的声音，暴雨般地来叩我们的窗户。开门一看，灯光之下，又是无数仰望的热情的脸，无数芬芳的花环……我们有时跳下车去，有时就站在车门边，向他们招手欢呼。但是他们是在“寒风里等了几个钟头的”，是“从几十里外连夜赶来的”，他们要求我们讲话，“哪怕只说一两个字”，他们只要握一握我们的手，只要看一看我们的脸。母亲们把婴儿从人们头上传递了过来，只要我们亲一亲、抱一抱。他们送上“一点点的小礼物”，给新中国友好和平的使者，作个纪念。于是一根甘蔗，一颗香石榴，一只小铜罐，一个木雕的鹦鹉……纷纷地递到我们手里。时间短的很，车慢慢的又开动了，群众扶着车身，跟着火车跑出多远。我们倚门挥手，直看到他们和远远车站上的光影一齐模糊起来。然后我们又关门上窗，准备睡觉。刚要朦胧入睡，车身一震，忽然惊觉，窗外又是春雷般的欢呼……这样一站接着一站，一夜难得睡上几个钟头的觉，但是我们的精神永远是焕发的兴奋的。

我记起我们到达拉甲孟特莱市的日子。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火车刚停，外面有人叩门，开开车门，车站上已拥挤着黑压压的人群。人们在站台上开了欢迎我们的大会。这座

安得拉省最古的，也曾受过最严重的水灾的城市，对中国人民是有特别的感情的。在他们欢迎词中说：“为着你们紧凑的日程，我们不能陪同你们巡游我们这座遭受水灾，而正在慢慢恢复的城市，我们只能在车站上欢迎你们。我们衷心地感谢伟大的中国人民给我们的大量的捐助……”在短短的十几分钟中，我们在花环、礼物、致辞、道别的波浪中涌过……

维查耶华达市的欢迎，同样使我们感动。火车一停，我们就被簇拥着，几乎脚不沾地，顶着花环，在人海的狂潮里，出了车站。街道上贴着五光十色的、横幅的、竖幅的欢迎我们的标语。

更使我们难忘的是在维查耶华达市郊访问凡努柯鲁村的情景。

这个村住的是些被人称为“不可接触的”贫民。这天，全村充满了节日气象，家家门口画着吉祥图案，台阶上站满了披红着绿笑嘻嘻的观看的妇女和儿童，我们一路接待着花环，一路又把花环投给他们，她们就笑着争着来接。会场是在一片草地上，早已坐满了人，在广场的四周，椰子树下，榕树下，山坡上，水池边，也黑压压地站满了人。我们注意到有一群妇女，远远地站在群众的背后，不好意思向前。我们便挤到她们前面去，和她们紧紧地握手，热烈地拥抱。她们喜出望外地，迟疑地轻轻地按住我们的手，老大娘们流着泪把头靠在我们的肩上，那种欢喜感激的神情，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

在巴特马城市郊，我们又一次领受了印度农民的感情。

那天节目，本来只有苏乌和比哈尔沙里夫两个村庄的欢

迎会，但是沿途都有别的农村的人民把我们拦住了。他们在大路上横挂着布的或纸的花花绿绿的欢迎标语，路边摆上一张大木桌子，就当讲台。他们不容辞谢的把我们推拥上台去，给我们带上花环，洒上香水，对我们念一段欢迎词。有的地方把我们拥进路旁的村舍，多半是村里最漂亮的建筑，也许是村公所，也许是小学校，只可以容得下百十来人，窗外门内闹哄哄地挤着成千成百的男女老幼，伸着头，仰着笑脸，要我们说两句话，喝一口咖啡。他们又送给我们许多朴质而美丽的小礼物，如红木漆的小手镯，一本小书，一朵向日葵……我们就这样的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好容易走到了我们预定访问的那两个村庄，三五里外就有许多农民，臂上挂着要送给我们的花环在等候了。车门一开，这些穿着节日服装的男男女女一拥而上，拉着我们在尘土飞扬的土道上走向村里。他们一面挥着纸旗，喊着口号，走进我们的行列。我们的行列，愈走愈长。在村舍门口站着的妇女老人，都卷进了这热烈的队伍。

最后我们被带进一所房子，在阴凉的屋里，我们饮着奶茶，吃着摆满在我们面前的甜点和鲜果，望着前前后后围住我们站着坐着的、被阳光晒得红黑的脸，我们真不知道如何才能表达出我们心里的感动！

我又记起，在具有音乐历史的名城瓜洛尔城的夜晚，我们观赏了印度音乐家的精彩演奏后，已是明月中天。在驶回寓所的路上，我们的心神陶醉在美丽的音律中，心中充满了对印度音乐的热爱和敬佩。行至半路，汽车忽然停了，司机匆匆地走下车去，进入黑暗的树影之下，半天不见。我们正

在着急，慢慢地看见司机从黑暗中扶着两个白色的人形，慢慢地向我们走来。近前一看，朦胧的月色下，原来是两个披着白衣的老人。老大爷折了一只脚架着双拐，老大娘也是佝偻龙钟，又是白布蒙头，看不清面目。司机抱歉似地向我们介绍说，这是他的父母，因为老迈残废走不到群众大会上去看我们，所以在林中破屋里等着我们经过，与我们会面。说着，两位老人递上两串花环。老大娘伸出枯干的双臂，一下就把我搂在怀里。这时我的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激动。因为语言不通，我们没有说过半句话，但是紧紧地抱着，已经充分表示了我们的热爱、快乐，万籁无声之中，月色把我们的影子拖得很长。我们久久不忍离别。

在印度，我们领受了数不清的热情握手和拥抱。

在波保尔城的一个夜晚，我们参加了一个欢迎我们的群众大会。我们遵照印度的风俗脱鞋上台，席地而坐。快到散会的时候，一位老大娘挤到台前，招手叫我下去。我跳下台去，老大娘把我拉到台右妇女们的坐处，一群妇女立刻把我围起。为首的两位老大娘首先把我拥抱起来。以后，一个抱完，那个又来。我的心急跳着，充满了感动和热忱。我知道在这里拥抱不只是我，是中印两国妇女热情、友谊的奔流。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孟买的日子。各界曾为我们举行了好几次欢迎会。文艺界的欢迎会中，有两次是在作家的家里举行的，空气格外的温暖亲切。我们听了诗人的朗诵，音乐家的演奏，看了电影演员和戏剧演员的表演，听了作家们对于印度近代文艺的简短的报告。群众大会是元旦之夜在一个医科大学的体育场内举行的，在演讲献礼之后，台上场内同时

举行了唱歌、音乐、舞蹈、角力、体操种种表演。灯光如昼，万众欢腾，充满了新年的热闹和兴奋。

孟买印中友协的主席卡朗吉亚先生，在他的欢迎词里说：“……今天，在一九五四年，印中友好成了我们世界中最大的需要了……我们必须从毁坏与灭种的可能中，保卫对于我们具有神圣价值的文化与文明。这是当前印度朝野一致的，最大的公共目标。我们的真诚友谊，是深深的建立在我们的文化和我们人民的心底的。这是和平的友谊；与国际间签订建立军事基地和侵略战争条约的凶手集团间的所谓‘友谊’，是迥然不同的。为着欢迎这吉运的一九五四年，我们用壮观的节日典礼，来庆祝光荣的印中友谊。我们除了请从中国来的兄弟姐妹们，看一看他们周围欢腾的无边人海，来表达我们对于他们和中国人民的亲情和热爱之外，我们不能再说什么了。”

这是多么恳挚动人的词句啊！

现在，我们离开印度已经半年多了，而我的眼前还浮现着码头上挥手的群众，耳边还震荡着道别的声音，从我脑中掠过的更是连续不完的、动人的印度的图画。我和家人、朋友谈着印度人民，以及他们的一切。我在图书馆或友人的案头架上，总留神寻找关于印度的书籍。我每天看报的时候，总特别注意印度的消息，当我看到印度人民为保卫和平而不断地斗争的时候，特别是最近当我看到中印两国总理友好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实现和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无限的骄傲与喜悦。因为我深信我们这个伟大的邻邦的很好的人民，会和我们永远团结起来，为远东和全

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到底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中国》1954年第17期。）

友 谊 的 展 览

参观了“印度艺术图片及手工艺品展览会”，使我十分高兴！首先是那些巨幅的名胜古迹的图片，有些地方是我们去过的，给了我一种旧友重逢的喜悦，就是那些没到过没有看过的地方，也给了我们一种亲切的感觉，因为那些建筑和雕刻的形式与风格，都是我们所极其熟悉的。

至于那些艺术品和手工艺品，更是美不胜收。那最富有优秀的民族色彩的绘画，雕塑，象牙雕刻，铜器，银器等，是不必说的了，我最喜欢的是那虹彩般一幅一幅的“纱丽”，是印度纺织工人和妇女们所最引以自豪的！记得我们在印度德里参观博物院的时候，陪我们的印度朋友，指着玻璃柜里挂着的一幅彩缎对我们说，殖民主义者因为嫉妒印度丝织品的精美，千方百计地想阻止它的流传，但是这残暴的行为，只能更引起印度人民的愤怒，他们更坚强的把纺织的艺术和技术，保持了下来。自古至今，印度的绸缎纱绫，和我们中国的丝织品一样，同是世界丝织品中色彩最富丽，花样最精美的作品。我们两国的手工艺品，流入西方，造成了西方人几千年来，对于“伟大的东方”神话般的印象。我们到过印度的人，虽然到的地方很少，看到的東西也不多，但是我们

已经觉得这里所展览的，只是印度优秀的艺术品和手工业品的一鳞一爪。

这个展览会的重要性，还不全在乎它能代表多少印度人民优秀的艺术传统，和印度艺术家们的杰出的成就，乃是这展览品中，有许多是印度政府，各党派，各人民团体赠给前访问印度的中印友好协会代表团的礼品，每一件礼品上，都深深的隐藏着两国人民深厚诚挚的友情，这友情有它的两千年来深远的辉煌的历史，更有它的崇高的光明的未来。

这展览会仅仅是个良好的开始！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发展，我们一定还会有许多这一类的展览会出现。我们在这里热诚的等待着这东方两大国家，悠久灿烂的艺术文化，发出互射的光亮！

1954 . 9 . 1

伟大的保证，伟大的关怀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场里，遇见了一位二十多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他和我叙起旧来，说：“你记得那次我们去看你，还是在西郊从前的燕京大学……我们访过你之后，曾在湖边塔下游览了一周。”说到这里，他笑了，“那些建筑，在从前是难得的，现在就不算什么了！”

“现在就不算什么了”，这平平淡淡的一句话，里面不知道有多少苦难与酸辛，多少艰苦顽强的奋斗，更有多少自豪与幸福之感啊！

燕京大学成立，正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在中国出头露面，支持着这些军阀连年混战。在兵荒马乱之中，帝国主义者从容地伸入魔爪，浑水摸鱼，巧取豪夺。他们中间，有的人就披上宗教的外衣，在中国进行着最恶毒阴险的文化侵略。他们在饥馑穷困的中国大地上，圈出几个地方，用他们从中国人民剥削榨取的金钱的绝小部分，来办了几个大学，燕京大学就是这时期成立的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中最“出色”的一个。它有几座中国式美轮美奂的建筑，点缀以湖光塔影，造成了一个避乱的“世外桃源”。这“世外桃源”二十余年来不知迷惑了多少中国的教授与学生，

使他们加深了超政治、超阶级的绝对错误的思想，使他们安于骄奢逸乐的美国式的生活，有的还作了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提起这些事来，真使人痛心，愧汗！美帝国主义者的手腕是阴险恶毒的，但看燕京大学和其他美帝国主义办的一些大学的毕业生，还有许多流落在海外，忍气吞声地为帝国主义者服务而还没有鼓起勇气回到祖国怀抱的事实，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了，燕京大学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成为人民的大学。前年又并入北京大学成为北大的一部分。

不久以前，我曾满怀着兴奋的心情，到北京大学巡礼。进了大门，过了小桥，绕过湖边，向南穿过小山，在浓密的树荫之中，掩映着重重叠叠的新的巨大建筑，那是文史楼，哲学楼，生物楼，化学楼……真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比过去燕京大学三十多年的建筑，多出几乎一半！山巅水涯，穿梭般地来往着欢笑的劳动人民的儿女，里面夹杂着好些位来自兄弟国家的男女青年。回想从前的燕京大学，每年至多只收八百多名学生，因为学膳宿费的昂贵，绝大多数还是官僚、地主和资本家的儿女；如今新中国的公民有了受教育的权利，高等学校学生的学膳宿费，已由国家供给，今年的北京大学，光是新生的数目，就有一千七百多人了。从前燕京大学的学生宿舍，只有四院六楼；现在已有大小宿舍二十八座，食堂十处。这真是天悬地隔的差别呵！

以上所说，不过是北京大学的一隅，这五年来，仅就北

京西北郊区的学校而言，变化更不知有多大！汽车出了西直门，大路两旁，已矗立起一丛丛一簇簇的高大建筑，就我目力所及，看到有中央民族学院，外国语学校，人民大学。穿过北京大学，经过清华大学，转到贯穿东西的笔直大道上，两旁是兴建未完的几个学院：航空学院，地质学院，矿业学院，石油学院等。在这几处广大的工地上，工人往来如织，建筑工程还没有结束，万千的学生已在开始学习。在还未完工的大门上，飘扬着各色的彩旗，还未铲平的大道旁，树立着欢迎新生的标语，如“欢迎我们的新战友”，“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等等使人兴奋的字句。我到了矿业学院的一座大楼的最高层上（这座楼里正在安设电灯，装钉黑板椅桌），凭栏望去，远远四围的整齐排列的校舍都收入眼底：石油学院是深灰色的，钢铁工业学院是白色的，航空学院是浅灰色的，矿业学院是淡红色的；在各座建筑中间广阔的空地上，还长着青绿浓密的庄稼。这时正是课余锻炼时间，在各个学院的广场上，都有一群群穿着各种各色运动衣服的学生，在欢呼游戏。从上面远远地看下去，就仿佛是东一盘西一盘的五彩彩珠，在不住地跳跃转动！

暮色苍茫之中，静穆庄丽的西山，正在慈蔼地望着这些幸福的青年微笑。西山，她是饱历沧桑的。还不过是五年以前，这西山脚下的一两千个青年，还在受着迷惑，受着欺骗，受着迫害，受着饥饿；而五年以来，我们自己的党，自己的政府，已经把西山下这一片大地完全变了个样子！

宪法第九十四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

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

这些学校都是在宪法公布以前就建立了的，而这些学校还不过是北京城郊我所看见所知道的一角。推想到全国各地各种学校的蓬蓬勃勃的建设情况，怎能叫人不充满了信任与欢欣，而为我们亿万的青年人庆幸！

伟大的“保证”，伟大的“关怀”，我们的孩子是幸福的！我们自己也是幸福的，因为我们赶上了这伟大的时代。感谢之余，我们也要保证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为青年人体力和智力的发展，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4年10月9日，后收入散文集《归来以后》。）

《印 度 童 话 集》

〔印度〕穆·拉·安纳德著

前 言

这本印度民间故事集的作者穆·拉·安纳德(M .R .Anand)于一九一五年生于印度西北边境的白沙瓦(Peshawar),他早在一九一九年就参加了青年反帝运动。他在中国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受教育,和英国的前进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安纳德在二十几岁就开始写作,他是印度作家协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他的作品主要的是长篇和短篇小说,描写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的痛苦生活。他是一个反帝、反封建、反战争的作家,印度和平运动的健将。

安纳德还是印度印中友好协会总会的理事,印度和平委员会的副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理事。一九五一年,他曾以印度亲善访华团团员的资格来到我国北京,参加我国国庆节庆祝典礼。一九五三年,他荣获了世界和平理事会一九五二年的国际和平奖金。

当我和一九五三年底参加中国中印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印度的时候,承作者把这本民间故事集送给我,要我把这些故事讲给我国的小朋友们听。

如原序里所说，这本集子里的故事，都是作者在小的时候从他的母亲、姑姑和阿姨那里听来的印度最流行的故事。这些故事，对他的印象很深，他就把它们重写了下来。他认为这些故事，不但儿童可以看，而且大人也可以看，不但印度人可以看，外国人也可以看；因为民间故事，通过国际间的来往，常常有相似的题材。关于这一点，我很同意，因为如本书里《空中楼阁》一篇，在许多国家的童话里，都有相仿的故事；《一个婆罗门、一只老虎和一只豺狗》一篇，和我国的《中山狼》故事，就很相像；《多话的乌龟》一篇，印度和缅甸就有几乎完全相同的故事。

在这十二篇故事里，除了以动物为主人公的故事以外，几乎全是以神仙和王子、公主为主人公的故事，这和印度的宗教和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不过作者在改写的时候，加上他自己的观点，比方在《鹤和鱼》一篇内，我以为作者是在影射殖民者在印度的阴谋统治的。

这本民间故事集的原文，是很美丽的，为便于中国儿童的阅读，我把较长的名字，略加删节；有关于印度的典故，也加上简短的注释；在文字方面，根据中国的口语的形式，也略为上下挪动。在这几点上，我想作者是能够了解的。

谢冰心

一九五四年十月

原 序

这本集子里的这些故事，都是我在童年时代，我的母亲和姑姑给我讲的。我重述这些故事的第一个动机，就是对于那个时间的眷念，那个时间就是当“从前……”开始以后、而故事还没讲完、眼睛已经闭上眼睛的时候。

但是我也想着在我们国家的民间故事里，存留着我们的碎断的传统

的唯一链环。我以为只有追溯母亲讲给儿子听、儿子又讲给儿子听的那些故事形式，我们才能发展我们现代短篇小说的新型。当然，现代的短篇小说，假如它真是一篇民间故事的话，就是一篇高度发展的民间故事。但是像现在的短篇小说形式的复兴，似乎是一个适当的时机，把它和较早的故事关联起来，这形式，出人意外地，似乎是存在我所搜集的一札故事的资料里。无论如何，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在写短篇小说的时候，虽然放进了许多新的心理学，可是我总努力使它的技巧和民间故事近似；所以，在我的短篇小说里受这些故事的影响总是很深的。

因此，这几篇故事，不但小孩子可以看，连那些没有失去童心的大人也可以看。而且，不管这些故事的气氛和效果对于非印度人是多么生疏，可是我在此所提供的不是对西方人完全陌生的东西，而是他们在童年读过的那些熟悉的、著名的故事题材。因为通过了商人、旅客、吉卜赛人、技工和十字军战士，印度和西方的民间故事，也曾有许多国际间的交往，有许多在国外流行的故事，都和这些故事有着同一的来源。

在我把许多年前留在记忆中的故事重述的时候，我曾对照了其他的书本，从不同的文字中取得了最好的故事，所以这本书，和以后要出版的一两本书，也许可以成为有代表性的印度民间故事选集。

穆·拉·安纳德

一九四六年于孟买

世界是怎样开始的

从前，在波斯有一个力气很大的摔跤家。有一天，有一个去过印度的人告诉他说，在印度斯坦有一个摔跤家，力气比他还要大。这个波斯摔跤家觉得灭了他的威风，他立刻决

定去向那个印度人挑战。他就到市上买了十万磅面粉，装在袋里，顶在头上，就出发了。

到了黄昏，他走到印度斯坦边界的一个湖边上。他觉得又饿又渴，就跪在湖边，用嘴去喝水，只一口就把湖水吸个半干。他又倒出些面粉来，用剩下的水拌了一点面糊，拿来充饥。他吃饱后就睡去了。

有一只象每天早晨要到这湖里来喝水。第二天一早，它来喝水的时候，发现湖水全干了。“怎么办呢？”它自言自语地说：“在这周围一千里以内，是没有地方找得到水的……”正当它失望地走开去时，发现那摔交家很舒服地在湖边睡着。它一看见摔交家的肚子很大，就知道这湖水一定是他喝干的。它就非常生气，跑去踩摔交家的头。但是摔交家只转了一下身，说：“别那么轻轻地，你这样轻轻地抚摩不会把我的头疼治好的。你要按我的头的话，还要按得使劲一点。”

那只象看见自己并没有把他踩痛，就气呼呼地退后去站着。它心里想：“我要给这畜生一个教训，我要把他吃下去。”但是摔交家站起身来预备上路了，他把大象拦腰一抱，包在毡毯里，掬在肩膀上，就往印度斯坦走去。

他只跨了几个大步，就走到对手的土房前。他就叫他说：“出来吧，你这个印度的鲁斯敦，出来把我摔倒吧。”

印度摔交家的妻子羞答答地回答：“他不在家，他到树林里拾柴火去啦。”

“好吧，我一会儿再来，请把我给他带来的礼物收下吧。”

说罢，他从土房的墙外，把包着大象的毡包，扔到院子里去。

印度摔交家的妻子叫喊起来了：“哎呀，妈妈，妈妈，您看，您儿子的对手把一只耗子扔到我们房子里来啦。”

印度摔交家的母亲说：“没关系，孩子，你别理他，等一会儿我儿子会教训他，叫他客气一些。你就放一个耗子夹把它夹住，我们把它丢了就完了。”

波斯摔交家把这些话都听在耳朵里，心里想：“好，若是在印度摔交家老婆的眼里，这么大的一只象只看成一只耗子，那么我在这摔交家眼里，该成了什么东西呢？”可是他仍旧鼓起勇气到森林里去找他那对手。才走了几步，他就看见印度摔交家，头上顶着一千辆车重的柴火，走回家去。波斯摔交家心里想：“这人真是值得一斗的对手。”他喊着说：“朋友，让我做你的牺牲品吧，我听见你的大名，特意从波斯来和你见个高低。”

印度摔交家回答说：“欢迎得很，我一定要和你斗一场的。但是让我们到城里的露天剧场去，在观众面前斗吧，比赛摔交，若是没有人喝彩，还有什么意思呢？”

波斯摔交家说：“可是我忙着要赶回去，来吧，现在我们就在这里比过算了。你若是要观众的话，你看那边有个老太太扭着来了，我去请她来吧。”说着他就嚷：“老妈妈！老妈妈！请你站住，看我们摔交吧！”

老太太回答说：“不行，孩子，不行，我女儿把我的骆驼偷走啦，我正跑去追她。若是你们愿意在我手掌上摔交的话，我倒可以一边走着一边给你们裁判。”

这两个摔交家就跳到老太太的右手掌上，在老太太爬山

越岭的时候，摔起交来。

老太太的女儿从老远看见这两个强壮的摔交家，在老太太手掌上拚命地苦斗，起先她很害怕，以为他们是她母亲带来抓她的兵士。等到她看出那不过是两个摔交家的时候，她就把她母亲连这两个摔交家都抓住了，把他们和她赶的一百六十只骆驼，都捆成一包，顶在头上，继续走下去。

有一只骆驼饿了，把头伸出包袱外面来叫着。老太太的女儿就从地上拔起一两棵树，丢在它嘴里当草料来喂。

这块土地上的农夫看到了，就大声喊叫：“有贼，有贼，捉贼呀。”

这女儿不高兴农夫跟她这样捣乱，她把农夫和他的田地，连牛、马、犁耙一起包在毡毯里就跑。不久，她跑到一个镇上，肚子饿了。她把一个饼铺连这整个市镇都包了起来，继续赶路。最后她走到一块地上，那里长着一个大西瓜。她口渴了，就把大西瓜剖开，把里头的瓢吃了。然后她把包袱塞在西瓜皮里，枕在头底下睡着了。

当她睡着的时候，一阵大洪水来了，把这个西瓜皮一直冲到海边上。上半个西瓜皮掉了下来，从西瓜皮里跑出来了老太太、两个摔交家、骆驼、树、农夫、牛、马、犁耙、做饼的和许多别的东西。世界就是这样开始的。

罗达和克利斯纳

从前，在印度草原上，有一个年轻的王子，名字叫克利斯纳；他统治着一个畜牧的部落。他长得漂亮极了，皮肤的

颜色像微明的日光，脸儿像一轮明月。他会吹一支魔笛，人和兽听了都会着迷，好像仙女的歌声会驯服天和海，雷神的震怒会镇压山岭一样。

他国内所有的女孩子，都怀着一种秘密的愿望，想做他的爱人。她们常常和他在一起游戏。她们的卷发上戴着茉莉花环，脖子上挂满了肉桂，她们的手里拿着雪白的莲花，和她们的深情的心一样，发出爱慕的清香。

有一个优雅的少女，名叫罗达，克利斯纳最欢喜她。她对他崇拜得那样深挚，使她的情人一下子就看得出来，好像从一朵花心里，一下子就能闻出香气一样。他和她结了婚，带她去住在一所仙宫里，这宫里的凉台都是水晶铺地，还有许多清澈的水池，夜里反映出闪烁的星光。

有一天，有一个皱纹满面的老太婆来叩克利斯纳的宫门。让她进来了以后，她就说她又饿又穷，无家可归；请求在宫里当侍女。罗达可怜她，给她饭吃，给她衣服穿，叫她做一些杂事。可是罗达不知道这老太婆是一个女巫，她完全由于爱慕克利斯纳的美貌，想把罗达害了，自己做克利斯纳的妻子。

几天过去了。在这些日子里，这老太婆把宫里的一切都摸熟了。她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就想叫克利斯纳亲手把罗达杀死。她砍死了一只山羊，在夜里偷偷地走进罗达的卧室，把山羊的血抹了罗达一脸。等到天亮，她就跑到克利斯纳那里，说他的妻子是一个生吃人兽的妖怪，叫他到罗达的卧室里去看看。克利斯纳看见罗达满脸是血，真以为他是娶了一个怪物，就拔出刀来，把她杀死，埋在繁茂的森林里。

罗达的灵魂，像神庙一样的圣洁。她死后，她的灵魂就变成一座美丽的神庙。她的胳膊和腿变成玉石柱子。她的头变成圆屋顶，她的戴着花环的黑发，就像攀缘在圆屋顶上的蔓须。她的身体变成一池的水晶般清澄的仙露酒，这座神庙就立在水池当中。她的眼睛变成一对鸽子，整天在这荒野里的神庙门廊里，轻柔地叫着。

有一天，克利斯纳到树林里去打猎，和他的同伴失散了，迷了路在荆棘遍地的密林里走来走去。到了晚上，他还在密林里打转，忽然他看见在荒野里有一座美丽的神庙，他很惊奇。他想到那里去休息过夜。他把马拴在树上，喂它吃饱了草，他自己从树上摘些果子来充饥。然后他就走进神庙，在门廊里躺下睡觉。他还没有闭上眼睛，就听见头上有振翼的声音，他抬头看见有两只温柔的鸽子，飞来坐在一起，开始谈话：

“这就是那个杀死妻子的狠心人，”他听见那公鸽子说，“只因为一个坏鬼把他骗了。”

“他就找不到他的妻子了吗？”母鸽子问。“他是太信任人啦。他受了人家的骗，不全是他的错。”

公鸽子回答说：“对啦，不全是他的错，他是被骗了。也许他会找到他的妻子，就是他不知道怎么找法。”

母鸽子满含着慈悯问：“告诉我，他怎样才能找到她呢？”

“好，”公鸽子说：“在半夜里，他的妻子和女伴们会到这仙露池里来洗澡。她披着一幅深红色的‘纱丽’，她的朋友

“纱丽”是印度女人身上披卷的卷布。——译者

们穿的是洋红色的衣服。要是他到池旁边去，把她们的衣服偷走，再和她们开开玩笑，她的妻子就会从他开玩笑的样子里，认出他是她的丈夫来，她就会和他重新结婚。”

公鸽子说的话，克利斯纳每一个字都听见了。他焦躁地躺着，数着时辰，捱到半夜，就走到庙门口去，藏在门后。他果然看见罗达和她的女伴们，跳跳蹦蹦，说说笑笑地来了。她们松开腰带上的扣子，脱下衣服，撩在一边，跳到池子里去。热爱使他起了盗心，他悄悄地走到池边，拿起那些衣服，爬到旁边的菩提树上去。他又拿出那管魔笛来吹，打动了那些快乐的女孩子的心。她们羞答答地抬起头来看他。她们认出他就是她们所爱的克利斯纳。

她们合着手掌，低垂了眼睛，含笑地恳求他说：“亲爱的，请你把挂在树枝上的衣服还给我们吧。”

但是他拿一把一把的小树枝扔她们，又从笛子里吹出推三拉四的调子来逗她们。

“把衣服还给我们吧，亲爱的，我们就把我们的爱送给你。”她们知道他是喜欢捣乱的，就这样恳求他。

他唱着回答：

“我要每一个姑娘和我亲一亲嘴，作为赎金。同时我还要罗达和我成亲。”

她们跳起舞来，舞带叮当地响着，她们的手为着爱的游戏也忘记了疲倦。她们留恋着月夜，每人与她们的主公亲一亲嘴，作为赎金，还等着看罗达和克利斯纳的婚礼。

太阳·月亮·风和天空

在世界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天，太阳、月亮和风都到他们的雷叔叔和电婶婶家里去吃饭。她们的母亲天空，向她们祝了福，并且叮嘱她们尽情地玩，她自己看着家，等候她们回来。

太阳和风是两个又馋又自私的孩子，他们把叔叔和婶婶给他们吃的好菜都吃光了；一点没有想到他们可怜的妈妈，她饿着肚子坐在家里祷告，祝他们幸福，希望他们好好地吃，尽情地玩。只有那个温柔的小月亮，没有把她的母亲忘了。她把摆在她面前的菜，每样留下了一点儿，带回家里去给母亲吃。

当孩子们在晚上回到了家里，母亲就问他们：“好啦，孩子们！你们给我带了什么来啦？”

“老太婆，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大儿子太阳粗暴地说，“你要我给你带什么呀？我是为自己吃、喝、玩、乐而去的，不是去给你带东西的。而且像我们吃的那些好菜，你这个吃惯粗饭的人，是尝不出味道来的。”

“可不是吗，”风那个小坏蛋也附和着说，“你就不懂得怎么吃东西，你嘴里牙齿都没有了，你也吃不动。你想我们会为了你要吃，就把那些东西都装在口袋里带着，把好衣服都弄脏了吗？再说用手帕来包吃的东西吧，也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啊。上等社会里的人都不会这样做。庄稼人哪会知道珠宝的价钱呢？你又哪能知道哪一种规矩是好的，哪一种规矩

是坏的呢？”

温柔的月亮插进来说：“下流东西，别那么没规矩，你们才不懂得规矩呢，对母亲说这样的话！”她又安慰她的母亲说：“妈妈，你尝尝我给你带回来的饭菜吧，我把每样东西都带一点儿来了。”

老太太说：“愿你长命百岁，我的月亮孩子。”她又气呼呼地转过头来对两个儿子说：“老天爷的责罚会临到你们头上。你，我的大儿子，你出去吃饭，从来不想到整天在家给你作奴隶的母亲。你要在天火中焚烧，你的光线是滚烫的，什么东西一接近你就会烤焦。你骄横地出来，人们一看见你就要恨你。还有你，我的小流氓风，你是那么馋又那么自私，你把干空气吹来，东西一碰到你就会干，因此你走到哪里，人们都讨厌你……还有你，我的乖女儿，你总是惦记着妈妈，你会永远顺利，你会又凉爽又安静，又温柔又美丽。人们一看见你心里就非常欢喜，他们会对你唱歌，说你是有福的。”

因此，太阳出得太大的时候，人们就恨他。风刮得太大的时候，人们就讨厌他。只有月亮是人人都欢喜的。

一段恋爱的故事

在恒河流到平原的地方，有一个村子，每十二年举行一次庙会，印度斯坦各地有钱没钱的人都来赴会。在一次集会上，有一个国王带着他的女儿也来了。

这位国王和他女儿的帐篷恰巧搭在一个年轻王子的帐篷的对面。有一天，王子走出帐篷，正要到庙里去进香，一种

奇妙的音乐——唱的是情歌——飘到他耳中来，他听得很惊奇。从那天起，他无论怎样想法排遣，总忘不掉这支歌曲。他悲哀地坐下来祈祷，要把这支歌曲忘掉，但是这支歌曲的弦音，老是萦绕在他的想象里。几天以后，他觉得无论是忘掉这个音乐，或是去追寻它的来处，都已经没有希望了。他忽然看见对面的帐篷里，在一张花园的长椅上，躺着一个孤寂的少女，她生得那么美丽，连冷月见了她的面，也会羞得把它的清辉暗淡下去。

他心里想：“哎呀，她那么美呀，我真想和她讲讲话。”

他真是侥幸，因为同时公主也看见了他，她也在想：“也许他就是我心中想望的对象，为了他，我的眼泪浸透的琴弦，把我心里的音乐弹了出来；为了他，我的爱情变成了颂歌。”

从那次起，他们都等候机会，彼此相望，就像乐器等候歌曲一样。他们彼此望见了，还渴望能够接近一步的相会，可是他们中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没有办法通过。

庙会开过了，公主的父亲命令仆人准备动身。王子望见他情人的帐篷里忙忙碌碌的情形，感到在他俩中间的爱情快要断绝了。他正站着想办法的时候，忽然看见他的情人把轿帘掀开，她坐在轿子里咬着一朵莲花，又把它放在耳朵上，让它落下地去，然后她把帘子拉上。轿子就走了。这是他们末次的相见。

王子的心碎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心里想：“这一定是个暗号，可是我猜不出。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父亲叫什么名字，连她的国名我都不知道。”

他很忧愁，弄得生起病来。回到本国，就病倒在一间昏

暗的房间里，白天晚上都不吃不喝。他的父亲看到了这种光景，就非常难过。他们问他为了什么，他总回答，“没为什么。”他连给他诊断的大夫也不愿意见，老是默默地躺着，保守着他的恋爱的秘密。

这国的宰相的儿子，和王子是最好的朋友，他们曾经在一块儿上过学，整天在一起。宰相的儿子发现王子没有去上朝，他就来打听是什么缘故。他看见王子躺在床上，就问道：

“你怎么啦？”

王子有气无力地回答说：“没怎么。”

宰相的儿子知道王子一定是得了相思病，就安慰他说：“若是你把病源告诉我，我就可以帮助你。”

经过了半天的追问，王子才说了实话：“在恒河旁边的庙会上，有一个国王住在我对面的帐篷里，他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儿。有一天我听见她唱歌，我就爱上了她。从此我每天看见她，可是我总不敢去跟她说话。一个月以后，她跟她的父亲走了。现在，我连她的名字，连她父亲的名字，连她的国家的名字都不知道呢。”

“噢，这简单极了，”宰相的儿子说，“我一定会把你带到她那里去，你起来穿上衣服，吃饭去吧，吃好了饭，我们就出发吧。”

王子问：“你连她的名字，连她父亲的名字，连她的国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能带我去看她呢？”

宰相的儿子回答：“你不用管，你起来穿衣、吃饭，我把你带到她那里去就是了。”

王子立刻爬了起来，打扮、收拾，吃过了饭，就准备出

发。

宰相的儿子问他：“那位公主在临走时，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王子说：“对啦，她手里拿着一朵莲花，先咬了一咬，然后放在耳朵上，以后就丢在地上了。”

宰相的儿子说：“呵，那么她的名字就是莲花公主，来吧，我一定会把你带到她跟前去。”

王子去告诉他的父母，说他要到国外去换换空气。他父母认为他害过病，换换空气一定很有益处，就很高兴，一口答应了。

王子和宰相的儿子骑上马就动身。他们经过每一个国家时，都打听这国家有没有一位名叫莲花的公主。但是没有有一个国家的公主叫这个名字。最后，他们来到海边上的一个国家，遇见一个老太婆，他们就问她：有一位名叫莲花的公主，是不是住在这个国里。

老太婆回答说：“这国国王的女儿，名字就叫莲花。我是她的干娘，我做过她的奶妈，她是吃我的奶长大的。”

宰相的儿子机灵得很，他就请求这位老太婆让他们住在她家里。老太婆看他们都是年轻可爱的贵族，就同意他们和她住在一起。

他们在老太婆家里住了几天，宰相的儿子就把他的朋友爱上了莲花公主的事情，从头到尾对老太婆说了。他请求她去告诉她的干女儿，说她的情人想与她会面。

老太婆看见王子来到这里后，相思得很厉害，弄得很憔悴，很替他难过。她就去传达了宰相的儿子的话。公主听了

非常喜欢，告诉老太婆说，请王子在晚上到花园里的宫殿露台上，和她相会。

宰相的儿子很小心地把王子带到那指定的地方，他自己在外边守望着。王子会见了他的情人，快乐极了。从这晚起，一连一星期，王子每夜都去看她，以后就向她求婚。公主告诉王子说，她要先请求父母的同意。

第二天公主到她父母面前去，说她爱上了住在她奶娘家里的一个王子，并且愿意和他结婚。她父母把王子召到宫里来。一看见王子那副英俊的样子，他们就同意把女儿嫁给他。

婚礼在非常欢乐的气氛中举行了。宰相的儿子参加了婚礼后，又回到那老奶娘的家里去住了，王子呢，就住在他妻子的宫殿里。

最初，王子十分快乐。过了几个月，他想起他的朋友宰相的儿子来了，就感到很烦闷。

公主看见他郁郁不乐的样子，就问：“你怎么啦？”

他说：“我很难过，因为我好久没有看见我的朋友了。”

她说：“那容易得很，你去看他好了。”

王子就去看宰相的儿子，因为久别重逢，他十分高兴，就在那里住了整整一个星期。

一星期以后，王子回来了，公主因为他离家太久，非常生气。王子告诉她说，他非常喜欢这个朋友，分别了几个月，他有许多话要同朋友谈谈，所以没能够早回来。但是公主不愿意听他这种解释。

不久，公主和她的丈夫和好了，他俩又很快乐地过了一个月。但是王子又烦闷起来，又想去看望他的朋友了。

公主说：“好吧，你去看他吧。”她交给王子一些糖果，说，“把这些糖果带去给他，这是我送给他的礼物。”

王子把糖果交给了他的朋友，说是公主特地给他做的。宰相的儿子把糖果放在一边，他说要等一会再吃。王子再三劝他马上就吃，宰相的儿子说：“你瞧，我给你看一件奇事吧。” he 就把糖果掰开，扔一块给院子里的乌鸦吃。那几只乌鸦一吃下那糖果，立刻死了；一只狗偶然走过来闻一闻糖果，也立刻死了；王子看了很惊讶。

王子看到这情形，气极了。他决定永远不回到那谋害他朋友的恶毒公主那里去。

一个月过去了，宰相的儿子想尽方法劝王子回去，但是他坚决不肯。

最后，宰相的儿子说：“若是你还想看一件奇事，你就回到你妻子那里去。当她睡着的时候，把她的珠宝首饰都摘下来，带回来给我。你回来以前，还得用三角叉，把她的脚扎一下。”

王子就回到公主的宫里去，照着他朋友的话做了。公主醒来，发现她的珠宝首饰全部让人偷走了，就大声哭喊。她的父母来了，她报告说她的首饰被偷走了。国王立刻命令兵士搜查全城，一定要把贼捉到。

这时候，宰相的儿子穿上修行者的衣服，把王子扮成他的徒弟，叫 he 到市集上去出卖那些珠宝。他自己却走到河边去坐着。

王子在出卖那些首饰的时候，就让兵士抓住了。他们追问 he 这些珠宝是哪里来的。

王子说：“我不是贼，我的师父是一个长老，这些东西是他交给我出卖的。”

兵士们问：“你的师父在哪儿呢？你领我们去看看他吧。”王子就把他们带到河边去。

兵士们看见宰相的儿子化装成长老，就向他嚷：“这是怎么回事呀？你到底是叫化和尚，还是贼？你这些珠宝是从哪里来的，老老实实招来吧。”

王子的朋友回答：“我是一个和尚，我不是贼，这些珠宝的来历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来了一个女人，她从河里捞出一具尸首，就吃起来。我看见了很生气，拿起一根三角叉来就追，把她的脚扎伤了。她仓皇逃命的时候，就把这些珠宝甩在地上。我就捡了起来，我不知道她就是你们国王的女儿。”

兵士们把珠宝带回去呈给国王，也把叫化和尚的话全盘报告给国王。国王就彻查这件事，他发现他女儿的腿上，果然有三角叉的伤痕。

国王命令说：“把她撵出国境去，她是恶魔托生在我家里的。”兵士们就把公主丢在野兽很多的森林里。

宰相的儿子和王子回到老太婆的家里，换上了原来的衣服，他们就到森林里去找莲花公主。

他们找到了她，宰相的儿子问她：“只因为王子是我的朋友，你就要毒害我吗？”

莲花公主痛哭流涕，忏悔了自己的罪恶。他们就一同回到王子的国里，很快乐地生活下去。

鹤 和 鱼

在印度斯坦北边的一个美丽的山谷里，有一个大湖，这湖的石堤青绿得好象是翡翠砌成的，湖里的浪花也像蓝宝石似的，在太阳下放光。印度斯坦的许多鱼、蟹和别的小动物，都住在这个湖里。

有一次，有一只鹤鸟，她是一个冒险家，常听说这个湖怎样的富饶，怎样的美丽，就从海外飞来。当她发现这个湖是一个找寻食物的好猎场时，就到这湖的国王鳄鱼那里去，请求允许她在湖边居留，用陆地上生长的香料什么的，和这湖里做点小买卖。她咕咕地向国王奉承着，用种种甜言蜜语来巴结他。国王是一个懦弱、浮躁，只知道贪杯、好色的坏家伙，他听见阿谀的话很喜欢，就收下她送的礼物，又给她一张执照，允许她在国境内做生意。

过了不久，国王死了，他的儿子登了王位；后来新国王又死了，他的儿子又继续作王。这个新国王是个暴君，国内爆发了许多叛变，有些贵族在国内几个地方宣布了独立。

鹤鸟一直假装着做生意，其实她是看中了湖里的千万条鱼，总想吃掉他们。湖国的变乱，给了她一个最好的机会。

她帮助一个贵族，攻打其他的贵族，她假装跟她帮助的一方非常友好，其实她是想得到在这国内作战的详细情况。等到这种互相残杀战争使这些贵族的力量都削弱了，鹤鸟就表示她愿意出来调停，使这国家能够和平繁荣。她说若是他们肯拥护她做女皇，至少做到鱼们能够自治为止，那时她就

能够实现这些诺言。

可怜的鱼相信了鹤鸟的话，主要因为她从来干涉他们的宗教信仰。可是他们不晓得这女皇，每天偷偷地吞吃了许多条鱼，还把这国的财富，送回她的老家去，一面却不断地向他们说，她是完全关心他们的福利的。

过了一些时候，鹤鸟越来越贪婪了，有一天她想把所有的鱼都吃掉。她就装出非常愁闷的样子。

她的老百姓都来问她为什么烦恼。

她回答说：“一个十二年头长的旱灾快要来了，这国里将要一滴水也没有，你们一定都会死掉。你们要想逃生，就得让我把你们叼到远处另外一个湖里去！”

鱼们看女皇对他们这样关心，都很感动，他们谢了这位最慈悲的女皇，请她把从将要来临的灾难里救出来。

于是，鹤鸟就把他们一条一条地叼在嘴里，假装把他们送到另外一个湖里去，在半路上却把他们都吞下去了。

她把整个湖里的鱼都吃光了，最后轮到一只螃蟹。她向他提议也把他送走。

螃蟹问道：“你怎样把我带走呢？”

鹤鸟回答说：“当然也像我带那些鱼一样，把你叼在嘴里。”

螃蟹是很小心谨慎的。他知道鹤鸟的嘴，离着她的肚子并不太远。他想：“若是她真的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湖里去，那就好极了。但是，若是她不这样做，那怎么办呢？”

他就对她说：“女皇呀，我想你没有法子把我叼得紧紧的。我们螃蟹都有坚牢的钳子，你若是让我夹住你的脖子，我就

愿意跟你去。”

鹤鸟的思想迟钝了一些，没有看出这里头有什么文章。她就让螃蟹夹住她的脖子，飞去了。

飞去不远，鹤鸟就停住，想把螃蟹叼到嘴里。

螃蟹问：“你做什么呀？”

鹤鸟回答说：“不做什么，你把我的脖子吊累啦，我想松动一下，把你叼在我的嘴里。”

螃蟹说：“不行，不行，你把我从脖子上换到嘴里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把我摔成碎块的。”

鹤鸟说：“你就是摔下去也没有关系，反正你早晚要死的。你若是不摔死，一会儿也得喂我的肚子，你看见那些骨头没有？那些都是你的兄弟姐妹们的尸首呀。”

螃蟹说：“你真聪明，可是我也不像那些鱼那么笨。因为我已经把你的脖子掐住了，你要是把嘴伸过来，我就把你的脖子夹成两段。”

这时候，残忍的鹤鸟知道她中了计，就哭着叫：

“高贵的螃蟹呀，我是和你逗着玩的啊。我说的话你别见怪呀，我是决不会吃你的。”

螃蟹说：“好吧，你把我送回原来的湖里去吧。”

鹤鸟掉转身来飞，把螃蟹送回原来的湖里去。在她正要
把螃蟹放下的时候，忽然觉得喉头一阵刺痛。螃蟹把她的脖子夹断了。她站着临死的时候，听见螃蟹说：“一个坏国王的收场是很突然的。”

石榴女王

从前印度有一个国王，名叫维克拉玛，他住在首都乌查因城，管理国家大事。他有一个宰相，名叫菩谛。国王非常欢喜他，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孤儿，从小在一块儿住，一块儿玩，一块儿上学，一块儿长大，好像亲弟兄一样。他们两人都是很好的统治者。国王非常仁慈，凡是到他门口来乞衣素食的人，没有一个空手回去的。宰相也很英明，凡是到法庭里来请求公平判决的人，没有一个失望地离开的。这位国王有一种狂热的想象力，宰相菩谛就运用他的健全的实事求是的本能，来辅助国王实行他的高尚的理想，才把这国家治理得那样繁荣富强。

就在这个国家里，离开乌查因城不远，有一个又有钱又美丽的公主，叫做石榴女王。她的父母替她在一所美好的花园里盖了一座仙宫，在这仙宫当中，种了一棵石榴树，上面长着三颗大石榴。这三颗石榴从中间裂开，每一颗里都放着一张小床。一张是石榴女王睡的，其他两张是她的两个侍女睡的。每天清早这石榴树的枝子就弯到地面上；石榴裂开来，石榴女王和她的侍女就爬出来，在树荫底下游玩，一直玩到晚上。每天晚上，石榴树的枝子又弯下来，好让公主和她的侍女回到她们的舒服的小卧室里去。

石榴女王的芳名，传播得很广，远近都知道：她实在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她的头发黑得像乌鸦的羽毛，她的眼睛像羞怯的小羊的眼睛，她的牙齿像两排发亮的珍珠，她的

脸儿像石榴一样的红晕。许多王孙公子都想和她结婚，但是她的父母在她花园的周围，安上了一道尖刀的篱笆，有几个国王、王子和贵族曾经设法冲破宫墙，到里面去，都没有成功。

有一天，维克拉玛王在宫里睡觉，梦见父亲把他叫到森林里一座庙旁的发光的塔上去。

父亲告诉他：“在这座塔下埋着一大堆财宝，在你到塔下去以前，必须先去祈求刚拍提财神；然后你在塔顶拴上一根绳索，头朝下，从绳索上爬下去。你快到地面的时候，就把绳子割断。在这光塔的座基旁边有一道尖刀的篱笆，围着一座花园。你若是掉在这篱笆上，立刻就会被扎死；但是刚拍提是慈悲的，他会保佑你一切平安。你一进到花园里，就会得到那些财宝了。”

维克拉玛王醒来，很是惊讶。他就到宰相那里去，把这个梦告诉他。

宰相听了说：“你就照着你父亲所说的去做吧。”

维克拉玛王决定按照他父亲在梦中的指示去做了。

他问：“我怎样才能够不让那尖刀的篱笆把我扎死呢？因为在我达到地面以前，就会掉到篱笆上啊。”

菩谛说：“这很容易，我把绳子绞一下，然后你沿着爬下去，等你下到一半，我一松手，你就会甩到篱笆里面去了。”

他们两个就到光塔上面，维克拉玛抓住了绳子，菩谛就把绳子绞起来。维克拉玛下到一半，宰相一松手，维克拉玛就甩到篱笆里面的花园里去。他就在塔底下挖掘起来。他父亲在梦中对他所说的话，果然不错，这底下堆着金子、银子、

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翡翠、玳瑁和珍珠。维克拉玛把这些珠宝收拾起来，同宰相一块儿离开了那里。国王回到宫里，并没有把这些财宝胡乱花掉，他用来买了粮食，去周济穷人，因为他不爱那些使许多人卖掉肉体 and 灵魂的财富。

过了不久，他的父亲又出现在他梦中，说：

“儿啊，你若是每天虔诚地到庙里去念圣书，你就会很有学问；有学问是最好的，因为你有多少钱财，都可以被贼人盗窃去，但是没有人能够把你的学问抢走。”

维克拉玛从梦中醒来，就把他做的梦告诉了蒂谛。宰相说他父亲给他的指示很好，他应当遵照着去做。

从那时起，维克拉玛就每天到庙里去。他坐在方丈脚前，研究圣书里的一切知识。

这位方丈本来是神佛化身的，有一天他对维克拉玛说：“徒弟啊，我已经把凡人所能接受的一切，都教给你了。现在你应当走了。在你离开以前，你可以请求一件赠品；挑你最喜欢的要吧；譬如财富、权力、长寿、健康、幸福。”

国王说他一时不能决定想要什么，他还得考虑一两天。那位神佛化身的方丈，当然同意国王好好地想一想。

在庙旁恰巧住着一个木匠的儿子，他是十分狡猾的。每天维克拉玛到庙里去学习的时候，他总跟在后面，把神佛教给国王的那些东西都学会了。他听到那师徒两人最近的一番谈话，他就非常好奇。他决定去偷听维克拉玛请求的是什么赠品。

维克拉玛一直走到菩谛那里，去请教他应当要哪一种礼物。他说：“我有财富，我也有权力，至于别的好处呢，我宁

愿和别人均分，也不愿意独享，我要什么才好呢？”

菩提建议说：“你愿意有点神通吗？”

维克拉玛回答说：“对啦，我早就想有一种神通，使我的神魂能够随便出壳，附在别的生物的身体里面。”

宰相说：“好，那你就请求这个吧。”

第二天维克拉玛王就出去请求赠礼了。木匠的儿子，早已躺在庙旁等了好久，也跟了进去。

神佛看见他的徒弟来了，就问：“你决定了么？你要什么？”

“决定了，师父，”维克拉玛恭敬地鞠下躬去。“我想这世界上凡是人心所能想望的东西，我都有了。不过我只缺少一件东西。”

神佛说：“你说出来吧，我就给你。”

维克拉玛说：“师父，请给我一种神通：使我的神魂能够出壳，附在别人身上，在世上随便到哪里都可以，时间长短也随意，当我的神魂离体的时候，我的身体也不会朽腐。”

神佛说：“我答应你的请求，你的愿望可以达到。”他就教给维克拉玛念些咒语，一念了咒语他的神魂就可以投入别人的身体里面。

木匠的儿子侧着耳朵偷听，只学到了使神魂出壳，再投入别人体内的咒语，可是那保持原身不坏的咒语，却听不见。

维克拉玛学到了咒语不久，有一天夜里，他又梦见了他的父亲。

父亲说：“在尖刀篱笆后面的花园里，有一位美丽的公主，住在石榴里面，你去和她结婚吧。”

维克拉玛从梦中醒来，立刻去看菩提，把这话告诉了他。

菩谛劝他说：“你就去和公主结婚吧。”

“我父亲没有说这一回可以用绳子，我怎能跳过刀篱，到花园里去呢？”

“为什么你不用你那新学来的神通呢？”聪明的菩谛提醒他，“你把神魂投进鹦鹉的身体里，就能飞过刀篱，把石榴的柄儿咬掉，把那几颗石榴背回来啦。”

维克拉玛说：“妙极了，我的聪明的菩谛。”他就从地上拾起一只死鹦鹉，把自己的神魂附在鹦鹉身上，飞到花园里去。过了不多一会儿，他就把里面睡着公主和两个侍女的三颗石榴带回来了。

他又念了咒语，把神魂召回到自己身上，就和石榴女王结了婚。女王生得很美，每一个人都被她的美貌所颠倒，菩谛非常高兴，因为国王的冒险成功了。

维克拉玛和他的妻子快乐地同居着，一起管理国事。过了一些时候，他觉得一定要出去探险了。

有一天他对菩谛说：“我必须出去多看看世界。”

菩谛问：“你的年轻的妻子和你的人民怎么办呢？谁来照顾他们呢？”

“我把他们交给你吧，”维克拉玛说，“我一定要出去，我要运用我的神通，把自己变成别的形体。”

菩谛说：“你想做就做吧，你是我的主公，我必须服从你。”

于是，维克拉玛把他的神魂附在一只鹦鹉的身上，就飞走了。

木匠的儿子听见了这件事，他想这倒是一个好机会，来应用他从庙里偷听来的神通。他就跑到维克拉玛的身体旁边，

念了咒语。他的神魂一投在维克拉玛身上，他自己就扑地死了。

大家看见维克拉玛的身体在宫内走动，都以为刚才国王不过是昏倒，现在又醒过来了。只有菩谛，国王的聪明的宰相，立刻就猜到有人偷学了神佛教给维克拉玛的咒语。他就到石榴女王那里去，把他的怀疑告诉她，请她在晚上做些很粗的饭食，摆在国王面前。因为维克拉玛素来只吃最精美的饭菜。来试验这人是不是真的维克拉玛，最可靠的方法是看他肯不肯吃这顿粗饭。

石榴女王就照着菩谛的话做了。这人果然是假的，因为他把女王给他的粗饭吃得一干二净。女王就跑到菩谛那里去，告诉他。

她对菩谛说：“我觉得他一定不是维克拉玛，我们该怎么办呢？”

菩谛说：“我们把他关在监牢里，等到他发现一个国王的生活，没有他预想的那么舒服的时候，他就要离开这躯壳，回到他的原身上去了。”

木匠的儿子就被关在监狱里。他只会念进入人身的咒语，不会念使原身不坏的咒语，因此他的尸首已经腐烂了，他只好呆在国王的身体里。

同时，维克拉玛的神魂，附在鹦鹉身上，飞越山谷，到了一个森林里面，那里有一棵老榕树，树上住着一千只鹦鹉。他同他们交了朋友，和他们住在一起。每天他和他们一同出去找食物；每晚他回到老榕树上歇息。

有一天，来了一个猎人，他整天跑来跑去，没有打着什

么，很累，就在这榕树底下休息。他听见头上面那一群一千零一只的鹦鹉在喧哗。“这是多好的一大口袋的猎品呀，”他心里想。他决定爬到榕树上，去捉那些鹦鹉。这棵树的枝干滑溜得很，他每次爬上去就摔下来。他失望地走开了，但是他还想以后再来。

这些鹦鹉过了些很快乐的日子，有一天早晨，当他们飞翔着找寻食物的时候，下了一阵暴雨，把他们都赶回家来。他们飞到窝前，发现有一千零一只的一群乌鸦，在榕树上躲雨。

维克拉玛对同伴们说：“我们把他们赶走吧，因为他们会把嘴里叼的种子吐到地上。新的树木就会长出来，人家就会从这些树木上，爬到这棵高大的榕树上来捉我们。”

可是那些鹦鹉都笑维克拉玛，说他这是荒唐的想法。

他们说：“我们不可以把这些乌鸦撵走，在雨里他们会淋透了的。”

维克拉玛预料的果然不错。乌鸦嘴里的种子掉到榕树下的地上。过了不久，就长起几棵很高的树来了，从这些树上要攀到榕树的每一个窝，都很容易。

那个失望的猎人第二次路过的时候，他看见榕树底下长了些树，他想到他现在可以捉那些鹦鹉了，就高兴起来。他等到鹦鹉都飞出去的时候，就爬到榕树上，安了一些夹子。当天晚上，那些鹦鹉回来，他们的脚都被夹住了，鹦鹉们就叫喊：“唧！唧！唧！我们怎么办呀！唧！唧！唧！维克拉玛！你对了，我们错了呀！你教我们怎么办吧！唧！唧！唧！”

“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傻子，一定会弄到这个地步的！”维克拉玛回答说。“现在只有一个脱身的方法。等到猎人上树

来捉你们的时候，你们就垂着头装死。他就会把你们扔在地上。等到我们一千零一个都被猎人从夹子上拿了下来，在他爬下树以前，我们就赶紧飞到空中去。”

“妙极了，妙极了，”全体鹦鹉都赞成他的话，他们就照着维克拉玛的指示去做。猎人爬了上来。发现每一只鹦鹉都垂着头，他就一只一只的把他们放开，扔到地上去。最后该轮到维克拉玛了，可是他运气不好，猎人失手把刀子掉到地上，铛螂一声，把地上的那些鹦鹉，都吓得飞了起来。可怜的维拉克玛就单独的被扣下了。

“就是你这小坏蛋，”猎人气冲冲地对维克拉玛喊，“看来你不像是他们一群的，这坏招儿一定是你想出来的。就为了你这个坏主意，我要掐死你，让你得到一个教训。”

维克拉玛回答说：“你让我骗了就是一个大傻瓜，你若是现在把我掐死，你就更傻了。我长得这么漂亮，而且勇敢。你为什么 not 把我讨价一千块金圆出卖呢？”

猎人听见这只鹦鹉会说出这么有道理的话，非常惊讶。可是他想，谁肯出一千块金圆买一只鹦鹉呢？

维克拉玛劝他：“别做傻样吧，你把我带到城里去叫卖，你一定能够得到一千块金圆的。”

猎人被鹦鹉的责备激动起来，什么都不考虑，他就边走边喊：“谁要买，谁要买这只好看的鹦哥呵？谁要买，谁要买这只漂亮的鹦哥呵？”

有些人一看见这鹦鹉就中意，可是一听到讨价一千块金圆，他们就笑着走开了，还说：“即使一个做着梦的傻子，也不肯出这么多钱，来买这只小鹦鹉的。”

猎人叫卖了一整天，又累又气。他就对他的俘虏说：“我跟你说过，不管你多漂亮，也没有人肯出一千块金圆的。现在我饿极了，我要把你掐死，用好的加喱粉来煮了把你吃掉。”

维克拉玛求他说：“[□]欧，你别这么做，你再试一次，你看，我看见一个富商从那边来了。我想他会买我的。”

猎人又喊起来了：“谁要买，谁要买这只好看的鹦哥？谁要买，谁要买这只漂亮的鹦哥？”

商人走过来问：“你要卖多少钱呀？两个卢比 吗？”

猎人回答说：“先生，那可买不到，我要的价是一千块金圆。”

商人叫了起来：“什么！一千块金圆！你疯了，拿这个价钱你能买到十亩地、一所房子和一千头水牛呢。”

“等一下，掌柜的，等一下，” 鹦鹉看见那商人气呼呼地走开，就喊住他，“你拿一千块金圆把我买去吧，你将会看到你并没有吃亏，我是维克拉玛——万王之王——变成的鹦鹉。你若是把我买下来，放在你的店里，我终有法子报答你的。”

商人听见这鹦鹉说话像真人一样，十分惊奇，就看上了他。他给猎人一千块金圆，把维克拉玛带了回去，挂在他的店里。

每一个来到他店里的顾客，都听到维克拉玛说的又聪明又漂亮的话。所以他们总到他店里来买东西，不上别处去了。这商人销售的货物比谁都多，赚的钱比以前增加了一千倍。因此维克拉玛在商人那里，住了好些日子。

恰巧在这城里，有一个很美丽的女舞蹈员，她舞得非常好。这城里人家，每逢有喜庆等宴会，例如结婚或生孩子，总要请她去表演。

在这城里，住着一个穷樵夫，靠着在树林里捡些干枝，到市场里卖钱度日。

有一天，这樵夫在树林里捡干柴。捡得累了，他就在树荫里睡着。他梦见他成了一个富翁，还和那个著名的女舞蹈员结了婚。他送给她一千块金圆聘礼。他做了这个怪梦，自己很莫名其妙，回到城里，就把这个梦告诉一个朋友。

“朋友啊，别让这个渺茫的幻想把你骗了吧，”樵夫的朋友说罢，就打发他走开。

当这樵夫对他的朋友谈梦的时候，正好就站在那个女舞蹈员的屋旁。他说的话她都听见了。“这个人看样子很穷，但是他一定会有一千块金圆，”她想，“不然的话，他不会说得那么起劲，说要娶我，要把这钱给我。我试试看能不能拿到他的钱。”

她立刻命令仆人们出去追他。把他带来了以后，她就装模作样地跪在他的脚边，哭了起来：“哎呀，我的丈夫呀，我的丈夫呀。你上哪儿去来着？我等你等得太久啦。”

“我真不懂得你说的是什么，”樵夫惊奇地说：“我是一个穷樵夫，你是一个阔小姐，我想你是认错了人啦。”

“没有，没有，”她回答，一面还缠住他。“你怎能这样忍心地把我忘了呢？你不记得我们结婚的那一天吗？多么隆重的婚礼呀！你把我接到宫里去，还答应送我一千块金圆作为聘礼呢！当时，你忘了给我钱，你就走了，我从那时起就一

直等着你。”

樵夫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以为他在做梦，可是那女舞蹈员的仆人们都说有这么一回事。

后来，樵夫忍耐不住了，他想从女舞蹈员和她的仆人们的拉扯中挣脱出来，跑回家去。但是他们把他拉得紧紧的，樵夫一对他们抗议，他们就大嚷大闹起来。看热闹的人都走了进来，劝他们到法庭里去解决。

这件官司到了法官那里，法官不能判断，就转到国王那里去。女舞蹈员硬指樵夫是她的丈夫，欠她一千块金圆的聘礼，她还带着证人来证明她有要钱的权利。樵夫就反驳她，说他是一个娶不起老婆的苦工人，他也带了证人来替他作证。

国王也不晓得怎样来判决这件疑案。每一个人都在推测，不知道这件案子怎样了结。

有一天国王听说本城有一个商人，有一只非常聪明的鹦鹉，它也许会解决这个争端。于是维克拉玛立刻被召到法庭上来。

他坐在笼子里说：“樵夫，把这事情告诉我吧。”

樵夫把事实说了，他怎么样到树林里去砍柴，怎么样睡着了，他怎么样梦见和这个漂亮的女舞蹈员结婚，又送她一千块金圆作为聘礼。

“我傻到这个地步，把这荒唐的梦告诉了一个朋友，”他又说，“这个女舞蹈员也许听到了，她认为可以向我敲诈。”

维克拉玛说：“女舞蹈员，现在你把你这一方面的事实告诉我吧。”

女舞蹈员把她的事实说了，维克拉玛把可靠的证人叫来

一问，证明她的话全是假的。可是她还要坚持说樵夫有一千块金圆。维克拉玛就叫人把一只封口的玻璃瓶拿到法庭上来。

他对女舞蹈员说：“把这瓶子打开，你就会找到里面有一千块金圆。”

她回答说：“怎么找得到呢？这里面没有钱啊！”

维克拉玛说：“那就得了，你怎么能希望从这老头儿身上榨出油水来，他实在没有钱给你呀。”

女舞蹈员弄得非常狼狈，惭愧地走出法庭。樵夫就被释放了。

女舞蹈员本来是非常狠毒的，这只鹦鹉当众羞辱了她，她决定要报仇。不久机会到了，有一天她被请到那个商人的家里，在他儿子的婚筵上表演。她舞蹈得非常好，果然不出她的预料，那商人请她随意挑他家里或者店里她最喜爱的东西，不论是一件最华丽的珠宝，或是一块最贵重的衣料。

她说：“我要那只鹦鹉，我看上了它。”

商人眼见他不得不把这件替他招财进宝的好东西送出去，他就大不高兴。他根本没有想到，这女舞蹈员会要求那只好看的小鹦鹉。但是他已经和她这样约定，只好流着眼泪，把维克拉玛交给她。

女舞蹈员一回到家里，连忙向这只当众羞辱她的鹦鹉报复。

“把这鹦鹉拿去煮了，给我做晚饭吃。”她对侍女说。“首先，把它的头割下来，烤了给我尝尝。”

她的侍女很奇怪，为什么女主人会想吃烤鹦鹉头这样一种怪菜，但是她不敢说什么。她回到厨房里，就忙着把维克拉

玛的羽毛拔掉。

维克拉玛聪明得很。他把头垂下来装死。侍女以为他已经死了，就到别的屋子里去拿水。这时候，维克拉玛就赶紧跑到一个洞（从厨房里倒残饭、剩菜、肉骨头等的垃圾洞）里去。

侍女回来发现鹦鹉不见，就叫起来：“糟了！糟了！”她一想到女主人会责骂她，就很害怕。后来她想出一个办法，去烤了一只鸡头来顶替，她知道女主人一定分辨不出的。

果然不错，当侍女把盛着烤鸡头的盘子放在女主人面前时，女舞蹈员就吃了下去，没有疑心到不是一个鹦鹉头。

维克拉玛怕被人发现，只得躲藏在那倒残饭剩菜的洞里。他感到非常不舒服，因为那是一个很脏、不适宜居住的地方。不久，他的新羽毛长出来了，他就飞到森林里的一座庙里去。

这个女舞蹈员是很怕死的，恰巧有一天她到这庙里去祈祷，求神佛应许她肉身升天。

她跪在神像前哭泣着祈求：“神佛呀，只要你答应我的请求，无论你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去做。”

维克拉玛正好坐在神像后面，听出了她的声音，就想：“开玩笑的机会到了！”他稍为改变了嗓音说：

“小姐，你的祈求可以得到允许，若是你肯把全部财产变卖了分给穷人。以后你到庙院里来，我就送你肉身升天。”

女舞蹈员以为真的是神佛和她说话，就去照着神佛的吩咐做了。后来她回来，坐在庙外，告诉人们说神佛应许她肉身升天。人们津津有味地听她讲着，他们相信她真会被神佛送到天上去，就去叫全城的人都来看这奇迹。

她耐心地等待着，到了上天的时辰，听见有鸟飞的声音，维克拉玛出现了，嘲笑着说：

“哎呀，你这女舞蹈员呀！你来了要想上天呀。我恐怕你的罪孽太深重了，举不上去吧！”

她认出了鹦鹉的声音，这时候才明白藏在神像后面说话的就是他。她后悔当初不该虐待他，就撞着墙壁自杀。

来到庙里看奇迹的人群里，就有维克拉玛的宰相菩蒂，他正在到处寻找国王。他看到这只鹦鹉，像人一样对这女舞蹈员说话，知道一定是维克拉玛。菩蒂就跑到一座小山上，好让他容易看见。维克拉玛正在空中飞翔，立刻就认出宰相来。他就飞到菩蒂手上，和宰相一同回到乌查因去。

现在，国王的神魂怎样回到他的原身去，成了问题，因为他的身体被木匠的儿子占据了，木匠的儿子的身体是已经腐朽了的。

但是菩蒂却会临机应变，他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难题。他把假国王放出来，告诉他说真国王来了，要索回他的王位。木匠的儿子当然坚持说他是真国王。

菩蒂说：“他说他是真国王，你也说你是真国王，判别真假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的公羊和他的公羊比赛一下。”

维克拉玛的羊，恰巧一直拴在菩提树下，它的角因为在柔嫩的树干上磨擦，磨得十分坚利。可是木匠儿子的羊，是拴在麻栗树下，那树干是坚硬的，这只羊的角在上面磨得不结实了。

比赛一开始，木匠的儿子看见他的羊的角，既不能进攻，又不能防御，他担心它会打输。他就把羊的头砍下来，把他

自己的神魂附在羊身上，他想这样他会打得更好，一定会打赢。

菩谛早就料到这一着，他预先关照维克拉玛守在一边。他一看见这假国王从国王身体里出来，就向他的主公作了手势。维克拉玛的神魂立刻离开鹦鹉，回到他自己的身体里去。他回到原身以后，立刻拿起矛来，把那身体里有木匠儿子的魂灵的那只羊扎死了。他就同菩谛一起回到宫里，去看石榴女王。她看见国王回来，高兴极了。他们很快乐地生活下去。

空 中 楼 阁

从前，在印度有一个婆罗门，他不做工，整天胡思乱想。有一天他的母亲责备他浪费时间，劝他去进一个行业。恰好那时候他也正在埋怨自己，就听从他母亲的劝诫。问题就是他应当干哪一行呢。做僧官他又没有学问，要当兵他的身体又太弱，并且他是一个婆罗门，不应当做劳力的工作。因此他就决定做一个商人。

母亲问：“你想卖什么呢？”她对他提了许多可以卖的东西：粮食啦，布匹啦，点心啦，但是他把这些意见都甩在一边，他说他要卖些玻璃镯子和釉彩的盆罐什么的。

母亲给他本钱去做这项买卖。他就去批发了一筐玻璃器皿，坐在市集里等待顾客。

太阳照在玻璃器皿上，发出耀眼的彩光，那彩光把他的

幻想高高地引到了天上去。他想：“今天我要得利一成，才肯把这些东西卖出去，我要用这笔钱去买些假珠子，当作真珠子卖出去。我一定会赚到一百个卢比。再用这笔钱去买几只山羊。每六个月山羊就会生小羊羔，这样，我就会有一大群羊了。我把山羊卖了，再买几只母牛。母牛一生小牛，我就把小牛卖了去换水牛。我用卖水牛的利润，再去买母马。母马再生小马，我就有好多匹马了。我卖了这些马，就可以赚到许多金子。我用这些金子在山顶上盖一座宫殿，里面点缀许多亭、台、楼、阁。哈斯提那普拉的国王听见了，就要陪送许多嫁妆把他的女儿喀沙雅嫁给我。我接受了这门亲事，还和她生下一个儿子。等到这孩子大到能在我膝上跳跃的时候，我就坐在宫廷里，把他叫来跟我玩。因为他太淘气，把我惹急了，我就打他骂他。他就大声哭叫，我就叫我的老婆来把他抱走。她正忙着做些家务，我就起来狠狠地踢她一脚，她以后就不敢再耍懒骨头了。”

他想得太起劲了，幻想变成了行动。他狠狠地踢了一脚，把筐里所有的玻璃玩意儿和陶器，都踢碎在他面前的地上了。

一个爱父亲像爱盐的公主

从前，在印度斯坦的北边，有一个国王，他有七个女儿。有一天，他叫她们到宫里，问她们：

“孩子们，你们每个人都告诉我，有多爱我？”

年长的六个公主，一个接着一个地回答：“父亲，我们爱你就像爱那蜜甜的糖一样。”

第七个公主半天没有做声。国王一定要她回答，她就说：“父亲，我爱你像爱盐一样。”

国王听了六个大女儿的回答，本来十分高兴，一听见小女儿的话，就气极了。他在盛怒之下，就命令把她放逐出去，再也不要见她的面。

国王的仆人弄来一顶轿子，把小公主抬到深林里去。当他们把她扔下的时候，可怜的公主自叹命苦，痛哭不止。她一直哭到了晚上，就睡着了。

第二天，她一觉醒来，看见她身旁摆着一盘满满的饭菜，还有满满的一杯清水，就很惊讶，她想在一个荒凉的地方，谁会是她的恩人呢。她饿得很，就把东西都吃了。她祷告神明，请求神明让她看到这位救她性命的恩人。

她等着等着，等了半天，没有人来。她就站起来，去找给她送饭的人。她走了好一段路，一个人也没有见到，她想不找了，忽然看见在森林中间浓荫的后面，有一座玉石砌的宫殿，在太阳下闪光。她费了许多气力，爬过了森林里的深密的蔓草，去叩那宫门。没有人答应，宫门却自己开了，露出一座雪白的房子，盖在一个最美丽的花园里，旁边有一个清澈的小湖。她走进这宫院，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她就悄悄地走遍了所有的华丽的房间，最后她来到一间屋子里，里面躺着一个昏睡着的漂亮王子，浑身都有针扎着。

公主就坐在他身边，开始把他身上的针，一根一根地拔去。她整天整夜地忙着拔针，拔了四天四夜，他身上的针还没有拔完。

几个星期以后，她把王子身上的针都拔光了，只剩下扎

在头上的那一根了。公主知道这最后一根针拔出来，王子一定会清醒过来，她打算出去，在湖里洗个澡，打扮一下。

原来这王子有一个很恶毒的妻子，就是她在王子身上扎满了针。当公主出去洗澡的时候，这个狠毒的女人发现王子身上的针，全被拔走了。她想自己居功，就把最后一根针拔了出来，救活了王子。

公主回来，听见王子问：“谁拔出了我身上的针，把我救活了呢？”公主正要回答，听见帘子后面有人在喊：“是我，还有一个新来的侍女帮着我拔的。”

公主没有办法。她怕被王子的老婆杀死，什么都不敢说。她忍气吞声地做了这宫里的侍女。

王子的健康恢复了，他看见这女孩子在宫里做活，觉得她长得太美丽，不像一个侍女，但是他很怕他的凶恶的老婆，也不敢说什么。

有一天，他要出国去换换空气，就问他的妻子要他带回什么东西，他也问侍女要什么不要。

他妻子说她要珠宝、绸缎，公主却说她想要一只小小的太阳盒子。

王子从来没听说过有太阳盒子这么一件东西，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的，要上哪里去找，怎么找法。但是他答应她一定要给她带来，于是就出发到国外去了。

在旅行中，他时时刻刻把太阳盒子的事放在心上。他到处打听，可是没有一个人听说过有这么一件东西。

他快要回国的时候，还没有找到送给侍女的礼物，他就很烦恼。晚上他躺在床上想着想着就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穿过树林，走到一个隐士的茅庐里。这隐士一连睡了九年觉，又一连十年不睡，他有一只太阳盒子。

第二天王子就骑上马，带了几个侍从，去找他梦里的森林。他一直走去，走到一个地方，他看见一个隐士，和他梦中所见的一模一样。他身上长着许多乱草，王子替他拔掉了。他把隐士收拾干净，就坐下来等他醒转来。

两个星期以后，隐士醒过来了。他看见自己身上的乱草没有了，就知道是坐在他身旁的王子给拔下来的。他祝福了王子，又问他要什么谢礼。

王子合着手掌请求说：“圣贤，我要一只太阳盒子。”

隐士说，“你要的是一件不容易得到的东西，因为你是一个虔诚的人，我就给了你吧。”

隐士说着就到一口很好看的井里去，往下走，他走到一个红色仙人的家里，这仙人就有王子所想要的太阳盒子。隐士站在水里念着咒语，仙人就出现了。

“隐士之王呵，我来听吩咐了。”

隐士回答：“小仙人，我要那只太阳盒子。”仙人就投到水里去，转眼的工夫，捧出一只美丽的小盒子来。

仙人解释说：“这里面有七个小人，还有一枝小魔笛。除了要这盒子的本人，别人都不许打开。本人要打开这盒子的话，也必须在夜里。”

隐士谢了仙人，就把盒子交给王子，也把仙人的话告诉了他。王子很高兴，把这盒子珍重地藏头巾里面，向隐士道别了回去。

他回到家里，把妻子叫了来，就把替她带回来的珠宝、绸

缎给了她。然后又把公主叫来，把太阳盒子给了她。公主谢了王子。她听说这盒子只能在夜里打开，她就拿去藏在她的枕头底下。

到了晚上，她做完了活，就一个人跑到树林里去，坐在空旷的地方，把盒子打开来。一枝笛子和七个小人就从盒子里跳出来。她把魔笛捡起来，放在嘴边吃。七个小人就围着她悄悄地慢慢地按着节拍舞起来。她们又忙着替公主梳头戴花。她们替公主装扮的时候，公主一面吹着笛子就哭起来。小仙人们看见公主难过，就想逗她笑，但是公主还是哭泣。

最后有一个小仙人鼓起勇气来问：“美丽的公主，你为什么哭呀？”

她回答说：“我的父亲又不公平又狠心，只为了我的姐姐们说她们爱他像爱糖一样，而我却说我爱他像爱盐一样，就把我赶到了国外。我还爱上了那个被他老婆扎得满身针刺，而被我救了的王子。”

仙人们安慰她说：“别哭啦，别哭啦，慢慢地一切都会好的。”

公主又吹起魔笛，把小仙人们送进盒子里去。天亮以前，她回到了宫里。

第二天晚上她又带着那只盒子，到树林里的老地方去。一切事情都跟头一天晚上一样，只是有一个樵夫，在回家的路上，经过树林里，被乐声和舞态迷住了。他爬上树去，看见公主在哭诉：“我的父亲又不公平又狠心，只为了我的姐姐们说她们爱他像爱糖一样，我说我爱他像爱盐一样，就把我赶到了国外。我还爱上了那个被他老婆扎得满身针刺，而被我

救了的王子。”

第三天晚上，一切照旧，那樵夫在回家的路上，又看见又听见了那一切。他就很疑惑。

第二天樵夫就到宫里去，把他所看见的事情，告诉了王子。王子很惊讶，他说：“我要和你一同去，亲眼看看。”

这天晚上，在公主离宫以前，王子和樵夫先爬到树上去等候。不久，他看见公主来了，吹起笛子，仙人们就出来歌舞。他看见公主又哭又诉，就像樵夫告诉他的话一样。

王子本来以为她是个侍女，现在才晓得她原来是一个公主，他从树上跳下来，跪在她面前，求她饶恕，又向她求婚。然后他带了公主回宫，命令手下人把他的狠毒的妻子送到远远的岛上去，一方面准备和公主结婚。

公主写信给她的父母和姐姐们，请他们来参加婚礼。

他们都来了，看见她还活在人间，很是惊奇。王子和公主的婚礼在十分欢庆中举行。公主的亲戚们，还和她同住了一些日子。整整一个星期，公主给别人准备放糖也放盐的平常的菜，但是给她父亲做菜的时候，只放些糖。她父亲每天吃甜的菜，吃腻了。一星期后，她才给她的父亲做一盘有咸味的菜，他才体会到盐是可贵的。于是他悔悟了，就分一部分国土给女儿和女婿去管理，作为赎罪。他们都很快乐地生活下去。

狮子和山羊

从前有一群山羊，他们每天到树林里去吃草。有一天，在

晚上回家的时候，他们中间有一只老母羊，走得累了，拖在后面。天渐渐地黑了，她迷了路，跑到附近一个洞里去藏身。她走进去，发现有一只狮子坐在里面，就大吃一惊。她吓得呆了一会儿，她定了一定神，就盘算应该怎么办。她想：“我若是跑了的话，这只狮子一定马上捉住我，若是我能鼓起勇气，沉着地对付他，我也许可以逃过去。”

她就大摇大摆地走到狮子面前，一点没有害怕的样子。狮子对她看了又看，他猜不透为什么一只山羊竟敢这样大胆，一点都不像别的山羊那样，从来不敢走近他。最后他想她一定不是山羊，而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一种怪兽。

狮子大着胆子恭敬地问：“老人家，你是谁呀？”

母山羊回答说：“我是山羊的女王，我是湿婆神信徒，我曾经向他立愿要吃一百只老虎，二十五只象和十只狮子。我已经吃了一百只老虎和二十五只象了，现在我正在寻找十只狮子。”

狮子听了，吓得不得了，他相信山羊真是来吃他的。他推说他要到河边去洗脸，就从洞里溜出去了。

他跑到洞外，碰见了一只豺狗。豺狗看见百兽之王那种惊慌的样子，就问他是什么缘故。

狮子慌慌张张地告诉豺狗，说他碰见了一只怪兽，看去很像山羊，却一点不像山羊那样胆小。

豺狗是很聪明的。他一下子就猜到，把狮子吓到这个地步的，不过是一只可怜的老山羊，就安慰狮子说，这不过是

只老弱的动物，她为了避免自己被你吃掉，玩弄的一条诡计。

豺狗提议说：“你沉住气，跟我一块儿回到洞里去，把这个冒牌的东西当一顿饭吃了吧。”

狮子听了他的话，就和豺狗一块儿回去。

山羊看见狮子回来了，她知道一定是和他同来的豺狗教给他的。她一点不惊慌，迎上前去，做出非常庄严的样子，对豺狗说：

“你就是这样执行我的命令吗？我叫你去捉十只狮子来，给我做一顿吃，你却只带了一只来。为着你这个罪过，我就该剥你的皮！”

狮子听见了，他以为是上了豺狗的当，马上狂怒地扑到豺狗身上，把他吃掉了。

这时候，母山羊就溜出山洞，逃出了狮子的爪牙。

一个残忍的后娘

从前，在印度有一个国王，他有一位美丽的王后。他非常爱她。她生了两个很好的孩子。女孩子五岁，男孩子三岁，他们很快乐地住在一起。

忽然，王后生病死了。国王十分哀痛。他想到孩子们没有了母亲，就哭得更加伤心了。他因为忙着料理国家大事，不能照顾这两个孩子，就找了一个男仆人和一个女仆人，来照看他们。

在王后死后不久，邻国有一个公主死了丈夫，她自愿嫁给这位印度国王。但是印度国王没有意思再娶。他知道新王

后一定会像一般的后娘，虐待他的儿女。邻国的公主向他保证，说她一定会爱他们，像爱亲生的孩子一样，她劝国王和她结婚。

刚开头的时候，一切还好。以后新王后就开始责打起孩子来了，并且对他们的生活漠不关心。有一天她把王子的脸打肿了。国王从朝上回来，看见儿子的脸肿了，就问是谁打的。儿子太怕后娘，不敢说出来，只是啼哭。国王又查问仆人。他们也怕新王后，都不敢开口。国王猜是新王后下的毒手。他就非常生气，说：“因为你说你会好好地待我的孩子，我才和你结婚的。你要是虐待他们，我就把你送回娘家去。”他说完，就上朝去了。

新王后为着孩子，受到了国王的责备，心里就恨透这两个孩子。她决定杀死他们。她拿了一把大刀，把他们叫到面前来。这两个可怜的小孩子，吓得跪在地下，哀求她饶命。残忍的王后什么都不听，恶狠狠地把他们杀死了，把他们的头和手脚都埋了起来，其余的部分就用咖喱粉来煮成饭。

国王回到宫里来吃饭，王后把咖喱饭放在他面前。国王向来和孩子们一块吃饭的，他不见孩子，就问：“孩子到哪儿去了？”王后说：“你吃你的饭吧，他们也许在外面玩呢。”

但是国王不看见孩子，就不肯吃饭，他走出去找孩子，到处看不见他们的影子。国王忧闷极了。他去祈求神佛，不管他的孩子们在什么地方，都请保佑他们回来。果然，他的儿女马上健康快乐地站在他的面前了。

“你们到哪儿去了呢？”国王几乎乐疯了，一边叫着一边把他们抱起来。

“我们在树林里玩来着，”孩子们回答，在王后面前他们不敢说实话。

大家就坐下来吃饭，那咖喱饭就变成了咖喱羊肉。

王后看见死孩子复活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就到埋孩子的地方，去看他们的头和手脚还在不在。她发现那墓里是空空的。

第二天，王后决定把孩子杀死在离王宫很远的森林里。她雇了一个凶手，对他说：“你若能把这两个讨厌的孩子，带到远处去杀死，你要多少钱我都肯赏给你。”这凶手同意把孩子带到没人的地方去，把他们杀死。可是在他磨刀的时候，他看见两个孩子那么天真，那么好看，被他们的哀求所感动，于是就就把他们丢弃在他们母亲的坟边。他回到宫里，骗王后说已经把孩子们杀了，领了王后答应给他的赏钱。

国王从朝廷上回来，到处找不见两个孩子，他问王后孩子们在哪里。王后说不知道，她不能把他们整天拴在身边。一天一天的过去，总是找不到孩子，国王知道他们一定被王后害死了。他就开始恨她。

这时候，小王子和他的姐姐，住在离他母亲坟墓不远的一座小宫殿里，神佛使他们的母亲复活了，来看护他们。当然，他们不晓得那个看管他们的女人，就是自己的母亲。

他们就这样的一块儿过了些快乐日子。后来新王后听说这两个孩子还活着，知道她的计策失败了，就非常生气。她决定再想法把他们害掉。

这一次，她假装自己病得很厉害。她对国王说，大夫说过，只有把住在森林里的两个孩子的心肝，煮成汤来喝，才

能把她救活。国王就吩咐一个刺客，去把这两个孩子杀了，把心肝带回来。

王后拿到了孩子们的心肝，十分高兴。她不是真正想煮了吃，就把心肝扔在园子里。你们猜怎么着？第二天王后起来，发现在她昨天扔下心肝的地方，一夜就长出两棵美丽的小树来。她自言自语地说，等她一洗完澡，就去把那两棵树拔掉。但是那天早上，她把这事完全忘了。第二天早晨她去一看，她很惊奇，发现那两棵小树上开了两朵花。她心里准备把这两朵花掐掉。但是过后她又忘了。每天都是这样。

最后，有一天她叫她的仆人去掐那两朵花。但是他走到树前动手去掐花时，无论怎么样总够不到。仆人回来把这情形告诉王后。王后骂他笨，她就亲自来掐。但是她也够不着这两朵花，她想明天再来掐吧。到了第二天她还是够不着。天天这样，直到有一天早晨，王后往树上看来时，看见那两朵花已经结成两颗熟透了的果子。

王后看见那两颗美丽的熟果子，馋得就想去摘。但是等她动手去摘，就像从前掐花一样，怎么也拿不到手。她又生气又失望，叫人把这棵树砍了。树被砍倒后，第二天又长起来了。王后气疯了。她叫人把果树砍成碎片。但是这也没有用处，第二天，这两棵树又长了出来。

她去告诉国王，说花园里的果树上，长出两颗果子，她想去摘，可是总够不到。她一气叫人把树砍了，可是第二天树又长出来了。国王觉得非常奇怪。他说他要亲自去看看。王后立刻把他带到了那里，国王发现他妻子的话果然是真的。

国王决定自己一个人跑到树下，去摘果子。当天晚上他

就自己跑去摘，奇怪得很，他的手刚刚碰到树上，那两颗果子就掉到他的手里。他把两颗果子拿到卧房里去，放在盘子里，准备明天吃，就去睡觉了。

他还没有躺好，就听见从一颗果子里，有一个娇嫩的声音在叫：“弟弟呀，我们怎么办呀？明天国王就要把果子切开了。王后知道了，又要把我们杀了。神佛已经使我们复活了三次，第四次她就不管了。”

国王静静地听着。他想起来把果子切开，但是他一天的工作太累，就又睡着了。过一会儿他睁开眼睛，想去切那果子，但是他又昏昏地睡去了。这一夜他醒了又睡，睡了又醒，有好多次，最后他振起精神，把瞌睡赶跑了，从床上起来，匆匆忙忙地拿起刀来就切。

一个声音说：“轻轻的，父亲，轻轻的，别把我们切坏了。”

国王慢慢地把果子切开。果壳裂开了，他的两个孩子站在他面前，告诉他怎样被继母杀害，国王紧紧地搂着他们，不住地亲吻他们。国王把房门关好，不让王后听见，又去拿饭给他们吃。

第二天早晨，他叫人做了一只木笼，把坏王后关在里面，放在火上烧。国王等到她的身体全部烧毁，叫人把她的骨头捡出来，装在一只铁盒子里，丢在河里，这样子她的罪恶就洗去了。

以后，国王和他的孩子们过了些快乐的日子。但是他们还需要一个人，才能使他们的快乐更加圆满。他们死去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就每天祈求神佛，使她再活转来，可以有时去看看她的孩子们。神佛说她不能再生成一个女人，不过

她可以变成一只鸟，飞去看看她的孩子。神佛把她变成一只鸟，可是她一定要做一个女人。于是神佛在她头顶上扎一根针，说：“多会儿这根针一拔出来，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女人。”

她立刻飞到国王的花园里去，晚上落在一棵树上，向她孩子睡觉的屋子望着。这时候，有一个更夫从树下经过，她就叫住他说：

“更夫呀！更夫呀！请告诉我，国王和他的孩子们都平安吗？”

更夫回答说：“很平安，很平安，小鸟儿，他们都很好。”

小鸟听见这话，高兴得哭了，眼泪像珍珠似地滚了下来，落在花园里。

早晨，更夫在宫里行走，经过树下，发现满地都是亮闪闪的珍珠。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捡起来拿回家去。

每天晚上，这只小鸟都来打听国王和他孩子们的健康。更夫告诉她他们都好，小鸟把珠泪洒在草地上，第二天早晨，更夫就来捡走。日子长久了，他攒了许多珍珠，常常拿去送人。

有一天，一个叫化子到门口来要饭。更夫因为珍珠多，就抓一把给他。叫化子高兴极了。他想既然国王的更夫能拿珠子来布施，那么国王一定会拿红宝石来布施了。因此他就到王宫前来求布施。

国王叫仆人给了他一把米，打发他走。

“真奇怪，”贪心的叫化子抗议说，“你的更夫都把珠子给我，你就很小气，只给我这点米。”

国王很惊讶。他想更夫给叫化子的那些珍珠，一定是从宫里偷去的。他就穿上叫化子的衣服，走到更夫门口，看看

叫化子的话确实不确实。果然，他一向更夫求乞，更夫就给了他一把珍珠。

国王露出真面目来问：“你的珠子哪里来的？”

更夫回答说：“陛下，有一只美丽的小鸟，每天来打听您和您的孩子们的健康，当我告诉了她你们都很安好，她就流下泪来，她的眼泪变成了珍珠。今夜若是陛下能来的话，就可以亲自看见了。”

因此，国王就和更夫一块儿在树下守夜。他看见那小鸟飞来，落在树枝上，说：

“更夫呀！更夫！国王和他的孩子们好吗？”

更夫回答说：“好，他们都很好。”

这时，小鸟掉下快乐的眼泪，变成了珍珠。

第二天，国王宣告说，若有人能够把那小鸟活捉来，可以得到十个村庄的赏格。更夫自愿去捉这小鸟，不要报酬。他说这小鸟已经给了他许多珠子，他不需要国王的赏格了。

在这天晚上，那小鸟又来打听国王健康的时候，更夫对她说：“国王很好，孩子们也好。不过他们想要一只像你这样的小鸟，去跟他们玩。你愿意去住在宫里，和他们作伴吗？”

“我很愿意，”小鸟高兴得哭了。她就飞下来，落在更夫的手上。

到了早晨，更夫就把这小鸟送到国王和他的孩子那里去。他们都非常高兴。在他们抚摩她的时候，国王发现一根针扎在她的头上。他想这可怜的小东西一定很疼痛，就把针拔了出来。啊哈！他从前的爱妻站在他面前了。国王和他的妻子久别重逢，真是太高兴了。孩子们和母亲在一起也非常快乐。

他们就快乐地住下去。

一个婆罗门、一只老虎和一只豺狗

从前有一个婆罗门，他去朝山进香，路上看见一只铁笼子，里面关着一只老虎。他看见这可怜的畜生关在笼子里，很可怜他。婆罗门又想到一只野兽若是不关起来，是会伤生的。他就继续走他的路。

老虎看见这位善人的慈悲的眼光就喊住他说：“婆罗门呀，慈悲的婆罗门呀，可怜可怜我吧。你把我放了再走吧，我渴死了，想到河边去喝一点水呢。”

“我不敢放你出来，”婆罗门说着又走向笼边来，“我不敢，我不敢放你出来，万一你去喝水以前，把我吃了呢。我不敢，我怕……”

老虎含着眼泪恳求说：“慈悲的圣贤呀，虔诚的师父呀，请你可怜我吧。请你，请你大发慈悲吧。我永远不会忘恩负义地把你吃掉的呀。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婆罗门被老虎的哀求深深地打动了。他打开笼门，把老虎放了出来。他急急忙忙地上路，因为他已经让老虎耽误了不少时间。但是他万万想不到，老虎却扑到他面前，拦住去路，喊着：

“站住，老先生，站住。你又疑心又害怕，唯恐把我放了出来，我就吃掉你。你看，你不该把这个主意教给我啊。现在在我喝水以前，一定先要把你吃了充饥。医生说过，空肚子喝水是不好的。”

“哎呀，你不是答应过吗？若是我放了你出来，你决不伤害我！”婆罗门吓得抖抖索索，他说，“你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吗？”

“答应没答应都是一样，”老虎脸上现出一种不可捉摸的表情。“我饿了，我必得吃你。而且我也不能不听医生的话。空着肚子就去喝水呀。”

可怜的婆罗门站着发抖，一句话都说不上来。老虎不耐烦了，就扑了过来。婆罗门想他必须设法拖延一些时间，多活一会。

他对老虎又温和又坚决地说：“朋友，你听我说，你关在笼子里受着痛苦，因为你答应我，说你出来后不伤害我，我才把你放了。可是现在你又要吃我。让我们去找五个公正的人来评评理，你吃我是不是应该的。”

“好吧，”老虎犹豫了一下同意了，他和婆罗门一块儿走到一棵榕树面前。他长满了胡子似的气根，阴郁地站着，好像一个法官。

婆罗门合掌跪在地下恳求：“呀，聪明正直的老榕树呀，请听我讲来，然后请你裁判吧。”

榕树很庄严地说：“说明你的情况吧。”

婆罗门说：“这只老虎原本是关在笼子里的，他看见我走过，就求我放他出来，他说他渴了，要到附近的河边去喝水。我怕我一开了笼门，他会把我吃掉。他赌咒说决不想伤害我。我就把他放了。现在他却要吃我了。告诉我吧，老夫子，他可以这样做吗？”

榕树说：“人们常常到我的绿枝凉荫下来休息，可是一到

了冬天，他们不需要我的凉荫了，就砍我的枝子，烧我的叶子来取暖。就让老虎吃人吧，因为人是忘恩负义的。”

“聪明的法官，你说得真对。”老虎叫喊了一声，向婆罗门扑去，说：“先生，你的肉真香呀！”

“等一下，等一下，朋友，我们还得请教四位公正的人呢，”婆罗门说。他就看见一只鸽子坐在窝里咕咕叫，他向他招呼说：

“仁慈温柔的鸽子呀，请听我讲来，然后请你裁判吧。”

鸽子柔和地说：“你说吧。”

婆罗门就把情形讲了，说老虎怎样的哀求他把他从笼子里放出来，还答应不伤害他，现在可又要吃他了。

鸽子说：“人们喜欢我们的浅黄的毛色，也喜欢听我们的音乐。可是他们一看见我们，就丢石子打我们，张网子捉我们。人是世界上最卑鄙的东西，动物是真正高贵的。让高贵的来统治吧。”

老虎得意地说：“你听。”

“来吧，我们去听听那只公牛的意见吧，”婆罗门说，他以为这只家畜也许会帮他的。老虎跟在婆罗门后面，因为鸽子赞他高贵，羞得脸都红了。

“神圣的公牛呀，我们神牛的至善的配偶呀，请听我讲来，然后再下你的最公正的裁判吧，”婆罗门走到公牛面前说，“我去朝山进香，路上看见一只老虎关在笼子里。他说他渴了，求我放他出来。我怕他会伤害我。但是他担保只要我放他出

来，我一定安全无事的。我就把笼子打开了。我正要继续赶路，他拦住我说在他去喝水以前，必须先把吃掉。”

公牛说：“先生，你恭维我了，称我为神圣的和至善的，你用得着我，才这样的恭维我。这是你们这种人的手段。当我年轻力壮，替你们农民弟兄工作的时候，他就喂养我，伺候我。现在我年迈力衰，他就把我丢在荒野里，让我自己去挣扎生活。因此我觉得人们是忘恩负义的，动物是可以向他们报复的。”

“先生，我真想吃你的肉呀，我饿了呀，”老虎吼叫着，跳到婆罗门面前。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还得请教两位公正的人呢，”婆罗门在绝望中，还希望有人会认识到他行善的价值。“这里有一条道路，让我问问他的意见吧。”他就把这情形对路讲了。

道路说：“好先生，你怎能希望世界上会有公平的事情呢。你看我吧，我对大家都有用处，无论是穷人、富人，无论是人或禽、兽。可是他们都踩着，只给我烟灰和糠皮吃。”

婆罗门失望了。可是他想那只向他走来的豺狗，也许会支持他。

他喊：“豺叔叔，请听我讲来，再给我主持公道吧！”

豺狗说：“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告诉我吧。”

婆罗门把这件事情源源本本地又细说了一遍。

“唉，我真糊涂，我还没把这事的头尾弄清楚呢。请你再说一遍吧。”

婆罗门就再说了一遍。

豺狗摇摇头说：“真奇怪，你这些话仿佛从我这一个耳朵

进来，又从那一个耳朵出去了。让我看看这件事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吧。你，我的亲爱的婆罗门，我仿佛听说，你是被关在笼子里，老虎从那里经过……”

老虎插嘴说：“不是，不是，你真是个笨人！关在笼子里的是我。”

“当然啦！”豺狗叫着，装做傻子。“对啦，是我在笼子里来着。不是，我没在笼子里。哎呀！哎呀！我的脑子怎么啦？我看，是笼子在老虎里面，婆罗门从旁边走过，不对，不对，也不是这么回事……好啦，我的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走下去问别人吧，我是永远弄不明白的！”

“会的，你会弄明白的！”老虎回答说，豺狗的糊涂劲儿把他气坏了。“我会使你明白的！”

“你看：我就是那只老虎——”

“对，”豺狗说。

“这就是那个婆罗门——”

“对，”豺狗点点头说。

“那就是笼子。我就关在那笼子里，你明白了吗？”

“对——不对——哎呀，我能够把这些弄清楚了才好呢。”

老虎嚷着说：“好了，你是个傻瓜！十足的傻瓜！”

豺狗说：“对啦，也许我是傻瓜，可是我愿意看见你是怎样进到笼子里去的！”

“怎样进去的吗？好，当然是普通的进去法子，你真笨！”说着老虎就跳进笼子里，嚷着，“就是这样子，现在你看明白了吧？”

“完全明白了，”豺狗肯定地说。他迅速地走过去，把笼

门关上，让老虎锁在里面。婆罗门谢了豺狗的帮忙，就又上路去了。

多 话 的 乌 龟

从前有一个国王，非常爱说话。他整天地问他的大臣们许多傻问题。到他没有问题来问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许多他们不爱听的事情，使他们非常厌烦。在他说话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插进一句话去。

国王的宰相是个很聪明的人，他想把国王多毛病治好。但是他不敢公开的劝国王不要多话，怕国王生了气，会把他杀掉，他耐心地等候劝告他的机会。

有一天，机会来了。国王又是唠唠叨叨地说了一整天，嗓子都说哑了，声音都没有了，不能再说了。可是他还想和人谈话，自己又说不了，他就叫他的宰相给他讲一个故事。聪明的宰相很高兴，一口答应了，他就讲了下面一个故事：

“从前在喜马拉雅山里有一个小湖，湖里住着一只多话的乌龟。他的街坊，都讨厌他那种无尽无休的问题，什么‘在哪儿’啦‘为什么’啦；也腻烦他那没完没结的闲话。他们讨厌他到了这样的地步：远远看见他来，就赶紧悄悄地溜走了。

“乌龟感到很寂寞，因为他爱说又找不到人去说。后来有两只飞到玛那萨洛瓦湖去的野鹅，半路停下来，在湖边休息。这只爱说话的乌龟，知道他们是外路人，一定会听他说的，就立刻跑来同他们攀谈。

“‘你们是从哪一个国家来的？你们叫什么名字？你们是干什么的？’他连珠炮似地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地问，也不等着听人家的回答。

“野鹅们觉得很好笑。因为他们呆的时间很短，也没有法子晓得这乌龟是一个多话的讨厌东西。所以他们很热心地回答他的问题，也很高兴听他的胡聊。

“两只野鹅只呆了一个短时间，就要走了。乌龟想到这上就难过，他刚找到两个这么好的朋友，即刻又要和他们分离了。他忽然有了一个主意，赶紧对他们说：‘这湖里的街坊对我很冷淡，我烦闷得很。你们能不能把我带到玛那萨洛瓦湖去呢？’

“野鹅说：‘我们怎么能够带你到玛那萨洛瓦湖去呢？你又不是会飞！’

“乌龟老着脸皮说：‘哈，这可容易，你们俩嘴上叼着一根棍子，我咬住棍子的中段。这样你们就把我提到玛那萨洛瓦湖去了。’

“‘好吧，’野鹅同意了，觉得这个新奇的办法很好玩。

“他们就一头一个的叼了一根棍子，乌龟咬住棍子的中段，他们就在空中慢慢地飞。刚飞过山头不远，一只乌鸦注意到了他们，就对别的小鸟叫着说：‘朋友们，朋友们，快来看这怪样儿啊，’一只鸚鵡和别的鸟一块儿飞来了，也学着说。

“‘这有什么可笑呀？’乌龟脱口说了出来，他急于说话，没有咬住棍子，立刻掉到石头上摔死了。”

故事讲完了，国王就请宰相告诉他这个故事里包含的教训。聪明的宰相就念了几句诗，来阐明故事中的意义：

那只多嘴的乌龟
真的死了；
他话说得太多，
谁也拦不了。
国王，请听吧，
要说聪明话，说得要又得时又少；
国王，说话太罗唆的时候，
道理就讲不清楚了。

国王领会到多话的愚蠢，后来就变成一个说话谨慎的人，
他说起话来，又聪明又很得时。

（译文部分刊于《译文》1954年12月号。《印度童话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1月出版。）

1955 年

我看了《一个女人的新生活》

我看了《一个女人的新生活》，深深的为这部匈牙利影片所感动！这里面的故事，和故事中主人翁知识妇女伊洛娜，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放下了知识分子的包袱，参加到劳动人民的队伍里，把自己改造为有政治觉悟的、爱祖国、爱人民的劳动妇女，这真实亲切的过程，在我们都不是陌生的。

伊洛娜是一个典型的旧社会的热情正直的知识妇女。她爱她的家庭，爱她的丈夫和儿子，她把心身一切无条件的贡献给“家庭”这个狭小的单位。家庭是她劳动的范围，丈夫和儿女的幸福，就是她自己的“幸福”。故事开始，伊洛娜带着两个孩子拉着一车行李，回到被侵略战争所摧毁的破烂不堪的房子里去，看到她那“小天地”的破损的景象，她悲愤的流泪了；但她立刻就动手把它修补整理起来。在破烂堆中她找到了还在俘虏营里的丈夫的试验仪器，她喜出望外的把它珍重的收藏了起来。这时她热爱和关心的对象，也仍是她丈夫的工作和儿子们的生活。她开始还没有想到为生活而劳动，只到她丈夫的工厂里去请求生活补助金，等到补助金暂时无望又看见一个男爵夫人为了生活而卖蛋糕的时候，她才想起卖小面包来维持生计。她的生活是很苦的，但她还是毅

然的拒绝了季鲍尔，一个间谍坏蛋的引诱，不肯为了物质享受，去过那腐化堕落的生活，也不肯听她妹妹玛丽卡的话，去做那卑鄙的没有良心的美金投机的生意。在她生活不能维持，自己觉得山穷水尽，“只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一个可爱的形象，女工卡季，来鼓舞她，引领她，到为建设祖国，而顽强勇敢劳动的工人队伍中去。

她开始和伟大的劳动人民接触了，她的觉悟提高了，眼界放宽了，在这个无线电工厂的食堂里，她并没有轻视厨房里的削马铃薯的工作，而愉快地参加了集体劳动。不久，就获得了工人們的同情与信任，使她对于她的新生活更加热爱，更明确的领会到她不止是一个母亲和妻子，而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在全国工人们积极地建设新兴的祖国的时候，她是应当全心全力地和劳动人民在一起，尽她一分的力量。

她的丈夫卡尔曼从俘虏营回来了。这一段影片表现得很细腻。伊洛娜在这时一面是一个热爱家庭，热爱丈夫的妻子，她高高兴兴的拉着他巡视她亲手修整起来的小家庭，亲手洗刷悬挂起来的他的衣服，和养在澡盆里的她替他预备的一只肥鸭。第二天早起，在她急急忙忙上工之前，还在他床前替他摆上一盘早点，放上写着“早安”的卡片（最细腻的是连匣里的火柴也抽出一根来，准备他点烟之用）。另一方面，表现她是一个积极的公民，热爱祖国的劳动妇女，她把她替卡尔曼收存好的发明仪器，欢欢喜喜的指给他看，鼓励他重新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的建设服务。她自己又在各方面设法，使他的试验工作，能以顺利进行。当卡尔曼在受间谍们的诬告，说他陷害工人，在案情未弄清楚，不能恢复工作

以前，他认为人民不了解他，党和政府也不需要他，因而灰心失望意志消沉。伊洛娜又多方的勉励他，给他讲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卡尔曼反而讥笑她说：“难道你受的教育，就是为了削削马铃薯，给别人拿拿碟子吗？”她虽然“从没感到这工作的低微”，但是在工会的报告会上，听了“知识分子在人民民主国家中的作用”，她请求调动工作了。在工人同志们的启发之下，她猛然觉悟到自己从前所受的教育，只是弹琴绣花之类，而且就是在这些方面也只是一知半解，对于目前国家建设是没有帮助的，她悔恨羞惭，沉痛的表示她愿意到车间学习。她这正确的想法，立刻得到了工人群众的欢迎。自此以后，她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同时在工余心身疲倦的时候，还孜孜不懈的帮助了她丈夫的试验工作。

最后她的考验来了，卡尔曼的发明试验是被间谍分子收买了的，他被迫必须离开祖国。在不了解“为谁服务”的意义，而且爱自己胜过爱祖国的时候，卡尔曼竟然想劝她和他一同离开。但是有了政治觉悟的伊洛娜，不是从前“小天地”中的伊洛娜了，她虽然热爱她的丈夫，但是当他不听她的劝阻，一意孤行的时候，她不像从前那样百依百随的了。她比卡尔曼看得更远大更彻底，她严正的拒绝说“不，卡尔曼，这是我的祖国，我在她身上获得新的生命。孩子怎么办呢？难道我有权利剥夺他们的祖国么？”为了祖国，她俨然拒绝了到外国去生活，为了孩子们有祖国，她不让卡尔曼把他们带到祖国以外的地方去。

卡尔曼走了，她悲伤的默默的拥抱了一会她的孩子，但她赶紧“履行自己的义务”，收拾了卡尔曼的试验图样，交到

工厂里去，因为她认为“图样是属于国家的”。

卡尔曼被正在建设祖国顽强劳动的工人群众的谈话所感动，终于又回到家里来了。正在伊洛娜和工程师在卡尔曼的仪器上重复试验得不到结果的时候，回头看见卡尔曼走进门来，她那惊喜的表情，和热烈的拥抱，已不止是“小天地”中夫妻重圆的情景了，而更是为了这试验的成功有了把握，国家建设多了一个人材，在劳动人民的行列中，多了一个群众。这难道不是新社会里夫妇之间所应有的新的健康高尚的感情吗？

影片的结局，是我们猜想得到的，卡尔曼受了工人群众的启发，得到了他妻子和其他同志们的帮助，他的发明终于成功了。

新中国的成立，还不过五年，这个反映匈牙利的一九四九年知识分子生活的影片对于我们新中国的知识妇女，是格外亲切动人的。我们中国有多少人，也会经过这一段改造的过程：由热爱家庭，进而热爱祖国；由热爱家庭劳动，进而热爱社会劳动，由热爱“小天地”中的丈夫和儿女，进而热爱伟大祖国的伟大工人阶级。

在我们的国家里，也许还有些知识妇女还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着轻视劳动、对国家建设事业漠不关心的生活。也许还有些知识妇女，有着认识模糊，思想落后的丈夫，不肯和妻子在一起全心全力的共同为祖国建设的事业服务。那我就希望伊洛娜这个明朗动人的形象和她逐步走向新生活的真实亲切的事实，会帮助启发许多中国的知识妇女，放下知识分子的包袱和她们的丈夫们互勉互助，改造自己，充实

自己，不断的提高前进，献身于祖国建设事业，为新中国的
提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到底！

（本篇最初发表于《大众电影》1955年1月第94期。）

《吉檀迦利》

〔印度〕泰戈尔著

译者前记

这本《吉檀迦利》是印度大诗人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就是印度语“献诗”的意思。

泰戈尔（一八六一——一九四一年）是印度人民最崇拜最喜爱的诗人。他参加领导了印度的文艺复兴运动，他排除了他周围的纷乱窒塞的，多少含有殖民地奴化的，从英国传来的西方文化，而深入研究印度自己的悠久优秀的文化。他进到乡村，从农夫，村妇，瓦匠，石工那里，听取神话，歌谣和民间故事，然后用孟加拉文字写出最素朴最美丽的散文和诗歌。

这本献诗集里的一百零三首诗，是他在五十岁那年（一九一一年）从他的三本诗集——《奈维德雅》（奉献），《克雅》（渡河）和《吉檀迦利》（献诗）——里面，以及从一八八年起散见于印度各报章杂志上的诗歌，自己选择成英文的。

从这一百零三首诗中，我们可以深深的体会出这位伟大的印度诗人是怎样的热爱自己的有着悠久优秀文化的国家，热爱这国家里爱和平爱民主的劳动人民，热爱这国家的雄伟美丽的山川。从这些首诗的字里行间，我们看见了提灯顶罐，巾帔飘扬的印度妇女；田间路上流汗辛苦的印度工人和农民；园中渡口弹琴吹笛的印度音乐家；海边岸上和波涛一同跳跃喧笑的印度孩子，以及热带地方的郁雷急雨，丛树繁花……我们似乎听得到那繁密的雨点，闻得到那浓郁的花香。

在我到过印度之后，我更深深地觉得泰戈尔是属于印度人民的，印度人民的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他如鱼得水地生活在热爱韵律和诗歌的人民中间，他用人民自己生动素朴的语言，精炼成最清新最流丽的诗歌，来唱出印度广大人民的悲哀与快乐，失意与希望，怀疑与信仰。因此他的诗在印度是“家弦户诵”，他永远生活在广大人民的口中。

这本诗集，是从英文的译本转译的，既不能摹拟出孟加拉原文的富有音乐性的，有韵律的民歌形式，也没有能够传达出英译文的热烈美妙的诗情，在此我要感谢在百忙中替我根据孟加拉文原作校阅的石素真女士，没有她，我是没有胆量来翻译的。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三日

你已经使我永生，这样做是你的欢乐。这脆薄的杯儿，你

不断地把它倒空，又不断地以新生命来充满。

这小小的苇笛，你携带着它逾山越谷，从笛管里吹出永新的音乐。

在你双手的不朽的按抚下，我的小小的心，消融在无边快乐之中，发出不可言说的词调。

你的无穷的赐予只倾入我小小的手里。时代过去了，你还在倾注，而我的手里还有余量待充满。

2

当你命令我歌唱的时候，我的心似乎要因着骄傲而炸裂；我仰望着你的脸，眼泪涌上我的眶里。

我生命中一切的凝涩与矛盾融化成一片甜柔的谐音——我的赞颂像一只欢乐的鸟，振翼飞越海洋。

我知道你喜欢我的歌唱。我知道只因为我是一个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

我用我的歌曲的远伸的翅梢，触到了你的双脚，那是我从来不敢想望触到的。

在歌唱中陶醉，我忘了自己，你本是我的主人，我却称你为朋友。

3

我不知道你怎样地唱，我的主人！我总在惊奇地静听。你的音乐的光辉照亮了世界。你的音乐的气息透彻诸天。

你的音乐的圣泉冲过一切阻碍的岩石，向前奔涌。

我的心渴望和你合唱，而挣扎不出一声声音。我想说话，但是言语不成歌曲，我叫不出来。呵，你使我的心变成了你的音乐的漫天大网中的俘虏，我的主人！

4

我生命的生命，我要保持我的躯体永远纯洁，因为我知道你的生命的摩抚，接触着我的四肢。

我要永远从我的思想中摒除虚伪，因为我知道你就是那在我心中燃起理智之火的真理。

我要从我心中驱走一切的丑恶，使我的爱开花，因为我知道你在我的心宫深处安设了座位。

我要努力在我的行为上表现你，因为我知道是你的威力，给我力量来行动。

5

请容我懈怠一会儿，来坐在你的身旁。我手边的工作等一下子再去完成。

不在你的面前，我的心就不知道什么是安逸和休息，我的工作变成了无边的劳役海中的无尽的劳役。

今天，炎暑来到我的窗前，轻嘘微语；群蜂在花树的宫廷中尽情弹唱。

这正是应该静坐的时光，和你相对，在这静寂和无边的

闲暇里唱出生命的献歌。

6

摘下这朵花来，拿了去吧，不要迟延！我怕它会萎谢了，掉在尘土里。

它也许不配上你的花冠，但请你采折它，以你手采折的痛苦来给它光宠。我怕在我警觉之先，日光已逝，供献的时间过了。

虽然它颜色不深，香气很淡，请仍用这花来礼拜。趁着还有时间，就采折吧。

7

我的歌曲把她的装饰卸掉。她没有了衣饰的骄奢。装饰会成为我们合一之玷；它们会横阻在我们之间，它们丁当的声音会淹没了你的细语。

我的诗人的虚荣心，在你的容光中羞死。呵，诗圣，我已经拜倒在你的脚前。只让我的生命简单正直像一枝苇笛，让你来吹出音乐。

8

那穿起王子的衣袍和挂起珠宝项链的孩子，在游戏中他失去了一切的快乐；他的衣服绊着他的步履。

为怕衣饰的破裂和污损，他不敢走进世界，甚至于不敢挪动。

母亲，这是毫无好处的，假如你的华美的约束，使人和大地健康的尘土隔断，把人进入日常生活的盛大集会的权力剥夺去了。

9

呵，傻子，想把自己背在肩上！呵，乞人，来到你自己门口求乞！

把你的负担卸在那双能担当一切的手中吧，永远不要惋惜地回顾。

你的欲望的气息，会立刻把它接触到的灯火吹灭。它是不圣洁的——不要从它不洁的手中接受礼物。只领受神圣的爱所付予的东西。

10

这是你的脚凳，你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

我想向你鞠躬，我的敬礼不能达到你歇足地方的深处——那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

你穿着破敝的衣服，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骄傲永远不能走近这个地方。

你和那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们当中没有朋友的人作伴，我的心永远找不到那个地方。

11

把礼赞和数珠撇在一边吧！你在门窗紧闭、幽暗孤寂的殿角里，向谁礼拜呢？睁开眼你看，上帝不在你的面前！

他是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太阳下，阴雨里，他和他们同在，衣袍上蒙着尘土。脱掉你的圣袍，甚至像他一样地下到泥土里去吧！

超脱吗？从哪里找超脱呢？我们的主已经高高兴兴地把创造的锁链带起；他和我们大家永远连系在一起。

从静坐里走出来吧，丢开供养的香花！你的衣服污损了又何妨呢？去迎接他，在劳动里，流汗里，和他站在一起吧。

12

我旅行的时间很长，旅途也是很长的。

天刚破晓，我就驱车起行，穿遍广漠的世界，在许多星球之上，留下辙痕。

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

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我的眼睛向空阔处四望，最后才合上眼说：“你原来在这里！”

这句问话和呼唤“呵，在哪儿呢？”融化在千股的泪泉里，和你保证的回答“我在这里！”的洪流，一同泛滥了全世界。

13

我要唱的歌，直到今天还没有唱出。

每天我总在乐器上调理弦索。

时间还没有到来，歌词也未曾填好，只有愿望的痛苦在我心中。

花蕊还未开放，只有风从旁叹息走过。

我没有看见过他的脸，也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我只听见他轻蹑的足音，从我房前路上走过。

悠长的一天消磨在为他在地上铺设座位；但是灯火还未点上，我不能请他进来。

我生活在和他相会的希望中，但这相会的日子还没有来到。

14

我的欲望很多，我的哭泣也很可怜，但你永远用坚决的拒绝来拯救我，这刚强的慈悲已经紧密地交织在我的生命里。

你使我一天一天地更配领受你自动的、简单伟大的赐予——这天空和光明，这躯体和生命与心灵——把我从极欲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

有时候我懈怠地捱延，有时候我急忙警觉寻找我的路向；但是你却忍心地躲藏起来。

你不断地拒绝我，从软弱动摇的欲望的危险中拯救了我，

使我一天一天地更配受你完全的接纳。

15

我来为你唱歌。在你的厅堂中，我坐在屋角。

在你的世界中我无事可做；我无用的生命只能放出无目的的歌声。

在你黑暗的殿中，夜半敲起默祷的钟声的时候，命令我吧，我的主人，来站在你面前歌唱。

当金琴在晨光中调好的时候，宠赐我吧，命令我来到你的面前。

16

我接到这世界节日的请柬，我的生命受了祝福。我的眼睛看见了美丽的景象，我的耳朵也听见了醉人的音乐。

在这宴会中，我的任务是奏乐，我也尽力演奏了。

现在，我问：那时间终于来到了吗？我可以进去瞻仰你的容颜，并献上我静默的献礼吗？

17

我只在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这是我延误的原因，我对这延误负咎。

他们要用法律和规章来紧紧地约束我，但是我总是躲着

他们，因为我只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

人们责备我，说我不理会人；我也知道他们的责备是有道理的。

市集已过，忙人的工作都已完毕。叫我不应的人都已含怒回去。我只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

18

云霾堆积，黑暗渐深。呵，爱，你为什么让我独在门外等候？

在中午工作最忙的时候，我和大家在一起；但在这黑暗寂寞的日子里，我只企望着你。

若是你不容我见面，若是你完全把我抛弃，我真不知将如何度过这悠长的雨天。

我不住地凝望遥远的阴空，我的心和不宁的风一同彷徨悲叹。

19

若是你不说话，我就含忍着，以你的沉默来填满我的心。我要沉静地等候，像黑夜在星光中无眠，忍耐地低首。

清晨一定会来，黑暗也要消隐，你的声音将划破天空，从金泉中下注。

那时你的话语，要在我的每一鸟巢中生翼发声；你的音乐，要在我丛林繁花中盛开怒放。

20

莲花开放的那天，唉，我不自觉地心魂飘荡。我的花篮空着，花儿我也没有去理睬。

不时地有一段幽愁来袭击我。我从梦中惊起，觉得南风里有一阵奇香的芳踪。

这迷茫的温馨，使我想望得心痛，我觉得这仿佛是夏天渴望的气息，寻求圆满。

我那时不晓得它离我是那么近，而且是我的，这完美的温馨，还是在我自己心灵的深处开放。

21

我必须撑出我的船去。时光都在岸边捱延消磨了——不堪的我呵！

春天把花开过就告别了。如今落红遍地，我却等待而又流连。

潮声渐喧，河岸的荫滩上黄叶飘落。

你凝望着的是何等的空虚！你不觉得有一阵惊喜和对岸遥远的歌声从天空中一同飘来吗？

22

在七月霪雨的浓阴中，你用秘密的脚步行走，夜一般地

轻悄，躲过一切守望的人。

今天，清晨闭上眼，不理连连呼喊的狂啸的东风，一张厚厚的纱幕遮住永远清醒的碧空。

林野住了歌声，家家闭户。在这冷寂的街上，你是孤独的行人。呵，我唯一的朋友，我最爱的人，我的家门是开着的——不要梦一般地走过吧。

23

在这暴风雨的夜晚你还在外面作爱的旅行吗，我的朋友？
天空像失望者在哀号。

我今夜无眠。我不断地开门向黑暗中了望，我的朋友！

我什么也看不见。我不知道你要走哪一条路！

是从墨黑的河岸上，是从远远的愁惨的树林边，是穿过昏暗迂回的曲径，你摸索着来到我这里吗，我的朋友？

24

假如一天已经过去了，鸟儿也不歌唱，假如风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吧，如同你在黄昏时节用睡眠的衾被裹上大地，又轻柔地将睡莲的花瓣合上。

旅客的行程未达，粮袋已空，衣裳破裂污损，而又筋疲力尽，你解除了他的羞涩与困穷，使他的生命像花朵一样在仁慈的夜幕下苏醒。

25

在这困倦的夜里，让我帖服地把自己交给睡眠，把信赖托付给你。

让我不去勉强我的萎靡的精神，来准备一个对你敷衍的礼拜。

是你拉上夜幕盖上白日的倦眼，使这眼神在醒来后的清新喜悦中更新起来。

26

他来坐在我的身边，而我没有醒起。多么可恨的睡眠，唉，不幸的我呵！

他在静夜中来到；手里拿着琴，我的梦魂和他的音乐起了共鸣。

唉，为什么每夜就这样地虚度了？呵，他的气息接触了我的睡眠，为什么我总看不见他的面？

27

灯火，灯火在哪里呢？用熊熊的渴望之火把它点上吧！

灯在这里，却没有一丝火焰——这是你的命运吗？我的心呵！你还不如死了好！

悲哀在你门上敲着，她传话说你的主醒着呢，他叫你在

夜的黑暗中奔赴爱的约会。

云雾遮满天空，雨也不停地下。我不知道我心里有什么在动荡——我不懂得它的意义。

一霎的电光，在我的视线上抛下一道更深的黑暗。我的心摸索着路径，寻找那呼唤着我的夜的音乐。

灯火，灯火在哪里呢？用熊熊的渴望之火把它点上吧！雷声在响，狂风怒吼着穿过天空。夜像黑岩一般的黑。不要让时间在黑暗中度过吧。用你的生命把爱的灯点上吧。

28

罗网是坚韧的，但是要撕破它的时候我又心痛。

我只要自由，为希望自由我却觉得羞愧。

我确知那无价之宝是在你那里，而且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我却舍不得清除我满屋的俗物。

我身上披的是尘灰与死亡之衣；我恨它，却又热爱地把它抱紧。

我的债负很多，我的失败很大，我的耻辱秘密而又深重；但当我来求福的时候，我又战栗，唯恐我的祈求得了允诺。

29

被我用我的名字囚禁起来的那个人，在监牢中哭泣。我每天不停地筑着围墙；当这道围墙高起接天的时候，我的真我便被高墙的黑影遮断不见了。

我以这道高墙自豪，我用沙土把它抹严，唯恐在这名字上还留着一丝罅隙：我煞费了苦心，我也看不见了真我。

30

我独自去赴幽会。是谁在暗寂中跟着我呢？

我走开躲他，但是我逃不掉。

他昂首阔步，使地上尘土飞扬；我说出的每一个字里，都掺杂着他的喊叫。

他就是我的小我，我的主，他恬不知耻；但和他一同到你门前，我却感到羞愧。

31

“囚人，告诉我，谁把你捆起来的？”

“是我的主人，”囚人说，“我以为我的财富与权力胜过世界上一切的人，我把我的国王的钱财聚敛在自己的宝库里。我昏困不过，睡在我主的床上，一觉醒来，我发现我在自己的宝库里做了囚人。”

“囚人，告诉我，是谁铸的这条坚牢的锁链？”

“是我，”囚人说，“是我自己用心铸造的。我以为我的无敌的权力会征服世界，使我有无碍的自由。我日夜用烈火重锤打造了这条铁链。等到工作完成，铁链坚牢完善，我发现这铁链把我捆住了。”

32

尘世上那些爱我的人，用尽方法拉住我。你的爱就不是那样，你的爱比他们的伟大得多，你让我自由。

他们从不敢离开我，恐怕我把他们忘掉。但是你，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你还没有露面。

若是我不在祈祷中呼唤你，若是我不把你放在心上，你爱我的爱情仍在等待着我的爱。

33

白天的时候，他们来到我的房子里说：“我们只占用最小的一间房子。”

他们说：“我们要帮助你礼拜你的上帝，而且只谦恭地领受我们应得的一份恩典。”他们就在屋角安静谦柔地坐下。

但是在黑夜里，我发现他们强暴地冲进我的圣堂，贪婪地攫取了神坛上的祭品。

34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称你为我的一切。

只要我一诚不灭，我就感觉到你在我的四围。任何事情我都来请教你，任何时候都把我的爱献上给你。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永不把你藏匿起来。

只要把我和你的意旨锁在一起，脚镣还留着一小段，你的意旨就在我的生命中实现——这脚镣就是你的爱。

35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雪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

36

这是我对你的祈求，我的主——请你铲除，铲除我心里贫乏的根源。

赐给我力量，使我能轻闲地承受欢乐与忧伤。

赐给我力量，使我的爱在服务中得到果实。

赐给我力量，使我永远不抛弃穷人，也永不向淫威屈膝。

赐给我力量，使我的心灵超越于日常琐事之上。

再赐给我力量，使我满怀爱意地叫我的力量服从你意志的指挥。

37

我以为我的精力已竭，旅程已终——前路已绝，储粮已尽，退隐在静默鸿蒙中的时间已经到来。

但是我发现你的意志在我的身上不知有终点。旧的语言刚在舌尖上死去，新的音乐又从心上进来；旧辙方迷，新的田野又在面前奇妙地展开。

38

我需要你，只需要你——让我的心不停地重述这句话。日夜引诱我的种种欲念，都是透顶的诈伪与空虚。

就像黑夜隐藏在祈求光明的朦胧里，在我潜意识的深处也响出呼声——我需要你，只需要你。

正如风暴用全力来冲击平静，却寻求终止于平静，我的反抗冲击着你的爱，而它的呼声也还是——我需要你，只需要你。

39

在我的心坚硬焦躁的时候，请洒我以慈霖。

当生命失去恩宠的时候，请赐我以欢歌。

当烦躁的工作在四围喧闹，使我和外界隔绝的时候，我的宁静的主，请带着你的和平与安息来临。

当我乞丐似的心，蹲闭在屋角的时候，我的国王，请你以王者的威仪破户而入。

当欲念以诱惑与尘埃来迷蒙我的心眼的时候，呵，圣者，你是清醒的，请你和你的雷电一同降临。

40

在我干枯的心上，好多天没有受到雨水的滋润了，我的神。天边是可怕的赤裸——没有一片轻云的遮盖，没有一丝远雨的凉意。

如果你愿意，请降下你的死黑的盛怒的风雨，以闪电震慑诸天吧。

但是请你召回，我的主，召回这弥漫沉默的炎热吧，它沉重、尖锐而又残忍，用可怕的绝望焚烧人心。

让慈云低垂下降，像父亲发怒的时候母亲的含泪的眼光。

41

我的情人，你站在大家背后，藏在何处的阴影中呢？在尘土飞扬的道上，他们把你推开走过，没有理睬你。在乏倦的时间，我摆开礼品来等候你，过路的人把我的香花一朵一朵地拿去，我的花篮几乎空了。

清晨、中午都过去了。暮色中，我倦眼朦胧。回家的人们瞟着我微笑，使我满心羞惭。我像女丐一般地坐着，拉起裙儿盖上脸，当他们问我要什么的时候，我垂目没有答应。

呵，真的，我怎能告诉他们说我是在等候你，而且你也应许说你一定会来。我又怎能抱愧地说我的妆奁就是贫穷。呵，我在我心的微隐处紧抱着这一段骄荣。

我坐在草地上凝望天空，梦想着你来临时那忽然炫耀的豪华——万彩交辉，车辇上金旗飞扬。在道旁众目睽睽之下，你从车座下降，把我从尘埃中扶起坐在你的旁边，这褴褛的女丐，含羞带喜，像蔓藤在暑风中颤摇。

但是时间流过了，还听不见你的车辇的轮声。许多仪仗队伍都在光彩喧阗中走过了。你只要静默地站在他们背后呢？我只能哭泣着等待，把我的心折磨在空虚的伫望之中吗？

42

在清晓的密语中，我们约定了同去泛舟。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这无目的、无终止的遨游。

在无边的海洋上，在你静听的微笑中，我的歌唱抑扬成调，像海波一般地自由，不受字句的束缚。

时间还没有到吗？你还有工作要做吗？看吧，暮色已经笼罩海岸，苍茫里海鸟已群飞归巢。

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开链索，这只船会像落日的余光，消融在黑夜之中呢？

43

那天我没有准备好来等候你，我的国王，你就像一个素

不相识的平凡的人，自动地进到我的心里，在我生命的许多流逝的时光中，盖上了永生的印记。

今天我偶然照见了你的签印，我发现它们和我遗忘了的日常哀乐的回忆，杂乱地散掷在尘埃里。

你不曾鄙夷地避开我童年时代在尘土中的游戏，我在游戏室里所听见的足音，和在群星中的回响是相同的。

44

阴晴无定，夏至雨来的时节，在路旁等候了望，是我的快乐。

从不可知的天空带信来的使者们，向我致意又向前赶路。我衷心欢畅，吹过的风带着清香。

从早到晚我在门前坐地，我知道我一看见你，那快乐的时光便要突然来到。

这时我自歌自笑。这时空气里也充满着应许的芬芳。

45

你没有听见他静悄的脚步声吗？他正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年代，每日每夜，他总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在许多不同的心情里，我唱过许多歌曲，但在这些歌调里，我总在宣告说：“他正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四月芬芳的晴天里，他从林径中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七月阴暗的雨夜中，他坐着隆隆的云辇，前来，前来，一直不停地前来。

愁闷相继之中，是他的脚步踏在我的心上，是他的双脚的黄金般的接触，使我的快乐发出光辉。

46

我不知道从久远的什么时候，你就一直走近来迎接我。

你的太阳和星辰永不能把你藏起使我看不见你。

在许多清晨和傍晚，我曾听见你的足音，你的使者曾秘密地到我心里来召唤。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的生活完全激动了，一种狂欢的感觉穿过了我的心。

这就像结束工作的时间已到，我感觉到在空气中有你光降的微馨。

47

夜已将近，等他又落了空。我怕在清晨我正在倦睡，他忽然来到我的门前。呵，朋友们，给他开着门吧——不要拦阻他。

若是他的脚步声没有把我惊醒，请不要叫醒我。我不愿意小鸟嘈杂的合唱，和庆祝晨光的狂欢的风声，把我从睡梦

中吵醒。即使我的主突然来到我的门前，也让我无扰的睡着。

呵，我的睡眠，宝贵的睡眠，只等着他的摩触来消散。呵，我的合着的眼，只在他微笑的光中才开睫，当他像从洞黑的睡眠里浮现的梦一般地站立在我面前。

让他作为最初的光明和形象，来呈现在我的眼前。让他的眼光成为我觉醒的灵魂最初的欢跃。

让我自我的返回成为向他立地的皈依。

48

清晨的静海，漾起鸟语的微波；路旁的繁花，争妍斗艳；在我们匆忙赶路无心理睬的时候，云隙中散射出灿烂的金光。

我们不唱欢歌，也不嬉游；我们也不到村集上去交易；我们一语不发，也不微笑；我们不在路上流连。时间流逝，我们也加速了脚步。

太阳升到中天，鸽子在凉荫中叫唤。枯叶在正午的炎风中飞舞。牧童在榕树下做他的倦梦。我在水边卧下，在草地上展布我困乏的四肢。

我的同伴们嘲笑我；他们抬头疾走；他们不回顾也不休息；他们消失在远远的碧霭之中。他们穿过许多山林，经过生疏遥远的地方。长途上的英雄队伍呵，光荣是属于你们的！讥笑和责备要促我起立，但我却没有反应。我甘心没落在乐受的耻辱的深处——在模糊的快乐阴影之中。

阳光织成的绿荫的幽静，慢慢地笼罩着我的心。我忘记了旅行的目的，我无抵抗地把我的心灵交给阴影与歌曲的迷

宫。

最后，我从沉睡中睁开眼，我看见你站在我身旁，我的睡眠沐浴在你的微笑之中。我从前是如何地惧怕，怕这道路的遥远困难，到你面前的努力是多么艰苦呵！

49

你从宝座上下来，站在我草舍门前。

我正在屋角独唱，歌声被你听到了。你下来站在我草舍门前。

在你的广厅里有许多名家，一天到晚都有歌曲在唱。但是这初学的简单的音乐，却得到了你的赏识。一支忧郁的小调，和世界的伟大音乐融合了。你还带了花朵作为奖赏，下了宝座，停留在我的草舍门前。

50

我在村路上沿门乞求的时候，你的金辇像一个华丽的梦从远处出现，我在猜想这万王之王是谁！

我的希望高升，我觉得我苦难的日子将要告终，我站着等候你自动地施与，等候那撒掷在尘埃里的财宝。

车辇在我站立的地方停住了。你看到我，微笑着下车。我觉得我的运气到底来了。忽然你伸出右手来说：“你有什么给我呢？”

呵，这开的是什么样的帝王的玩笑，向一个乞丐伸手求

乞！我糊涂了，犹疑地站着，然后从我的口袋里慢慢地拿出一粒最小的玉米献上给你。

但是我一惊不小。当我在晚上把口袋倒在地上的时候，在我乞讨来的粗劣东西之中，我发现了一粒金子。我痛哭了，恨我没有慷慨地将我所有都献给你。

51

夜深了。我们一天的工作都已做完。我们以为投宿的客人都已来到，村里家家都已闭户了。只有几个人说，国王是要来的。我们笑了说：“不会的，这是不可能的事！”

仿佛门上有敲叩的声音，我们说那不过是风。我们熄灯就寝。只有几个人说：“这是使者！”我们笑了说：“不是，这一定是风！”

在死沉沉的夜里传来一个声音。朦胧中我们以为是远远的雷响。墙摇地动，我们在睡眠里受了惊忧。只有几个人说：“这是车轮的声音。”我们昏困地嘟哝着说：“不是，这一定是雷响！”

鼓声响起的时候天还没亮。有声音喊着说：“醒来吧！别耽误了！”我们拿手按住心口，吓得发抖。只有几个人说：“看哪，这是国王的旗子！”我们爬起来站着叫：“没有时间再耽误了！”

国王已经来了——但是灯火在哪里呢？花环在哪里呢？给他预备的宝座在哪里呢？呵，丢脸，呵，太丢脸了！客厅在哪里，陈设又在哪里呢？有几个人说：“叫也无用了！用空手

来迎接他吧，带他到你的空房里去吧！”

开起门来，吹起法螺吧！在深夜中国王降临到我黑暗凄凉的风子里了。空中雷声怒吼。黑暗和闪电一同颤抖。拿出你的破席铺在院子里吧。我们的国王在可怖之夜与暴风雨一同突然来到了。

52

我想我应当向你请求——可是我又不敢——你那挂在颈上的玫瑰花环。这样我等到早上，想在你离开的时候，从你床上找到些碎片。我像乞丐一样破晓就来寻找，只为着一两片散落的花瓣。

呵，我呵，我找到了什么呢？你留下了什么爱的表记呢？那不是花朵，不是香料，也不是一瓶香水。那是你的一把巨剑，火焰般放光，雷霆般沉重。清晨的微光从窗外射到床上。晨鸟嘁嘁喳喳着问：“女人，你得了什么呢？”不，这不是花朵，不是香料，也不是一瓶香水——这是你的可畏的宝剑。

我坐着猜想，你这是什么礼物呢。我没有地方去藏放它。我不好意思佩带它，我是这样的柔弱，当我抱它在怀里的时候，它就把我压痛了。但是我要把这光宠铭记在心，你的礼物，这痛苦的负担。

从今起在这世界上我将没有畏惧，在我的一切奋斗中你将得到胜利。你留下死亡和我作伴，我将以我的生命给他加冕。我带着你的宝剑来斩断我的羈勒，在世界上我将没有畏惧。

从今起我要抛弃一切琐碎的装饰。我心灵的主，我不再在一隅等待哭泣，也不再畏怯娇羞。你已把你的宝剑给我佩带。我不再要玩偶的装饰品了！

53

你的手镯真是美丽，镶着星辰，精巧地嵌着五光十色的珠宝。但是依我看来你的宝剑是更美的，那弯弯的闪光像毗湿奴的神鸟展开的羽翼，完美地平悬在落日怒发的红光里。

它颤抖着，像生命受死亡的最后一击时，在痛苦的昏迷中的最后反应；它炫耀着，像将尽的世情的纯焰，最后猛烈的一闪。

你的手镯真是美丽，镶着星辰般的珠宝；但是你的宝剑，呵，雷霆的主，是铸得绝顶美丽，看到想到都是可畏的。

54

我不向你求什么；我不向你耳中陈述我的名字。当你离开的时候我静默地站着。我独立在树影横斜的井旁，女人们已顶着褐色的瓦罐盛满了水回家了。她们叫我说：“和我们一块走吧，都快到中午了。”但我仍在慵倦地流连，沉入恍惚的默想之中。

你走来时我没有听到你的足音。你含愁的眼望着我；你低语的时候声音是倦乏的——“呵，我是一个干渴的旅客。”我从幻梦中惊起，把我罐里的水倒在你掬着的手掌里。树叶

在头上萧萧地响着；杜鹃在幽暗处歌唱，曲径里传来胶树的花香。

当你问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羞得悄立无言。真的，我替你作了什么，值得你的忆念？但是我幸能给你饮水止渴的这段回忆，将温馨地贴抱在我的心上。天已不早，鸟儿唱着倦歌。楝树叶子在头上沙沙作响，我坐着反复地想了又想。

55

乏倦压在你的心上，你眼中尚有睡意。

你没有得到消息说荆棘丛中花朵正在盛开吗？醒来吧，呵，醒来，不要让光阴虚度了！

在石径的尽头，在幽静无人的田野里，我的朋友在独坐着。不要欺骗他吧。醒来，呵，醒来吧！

即使正午的骄阳使天空喘息摇颤——即使灼热的沙地展开它干渴的巾衣——

在你心的深处难道没有快乐吗？你的每一个足音，不会使道路的琴弦迸出痛苦的柔音吗？

56

只因你的快乐是这样地充满了我的心，只因你曾这样地俯就我。呵，你这诸天之主，假如没有我，你还爱谁呢？

你使我做了你这一切财富的共享者。在我心里你的欢乐不住地遨游。在我生命中你的意志永远实现。

因此，你这万王之王曾把自己修饰了来赢取我的心。因此你的爱也消融在你情人的爱里。在那里，你又以我俩完全合一的形象显现。

57

光明，我的光明，充满世界的光明，吻着眼目的光明，甜沁心腑的光明！

呵，我的宝贝，光明在我生命的一角跳舞；我的宝贝，光明在勾拨我爱的心弦；天开了，大风狂奔，笑声响彻大地。

蝴蝶在光明海上展开翅帆。百合与茉莉在光波的浪花上翻涌。

我的宝贝，光明在每朵云彩上散映成金，它洒下无量的珠宝。

我的宝贝，快乐在树叶间伸展，欢喜无边。天河的堤岸淹没了，欢乐的洪水在四散奔流。

58

让一切欢乐的歌调都融和在我最后的歌中——那使大地草海欢呼摇动的快乐，那使生和死两个孪生兄弟，在广大的世界上跳舞的快乐，那含泪默坐在盛开的痛苦的红莲上的快乐，那不知所谓，把一切所有抛掷于尘埃中的快乐。

59

是的，我知道，这只是你的爱，呵，我心爱的人——这在树叶上跳舞的金光，这些驶过天空的闲云，这使我头额清爽的吹过的凉风。

清晨的光辉涌进我的眼睛——这是你传给我心的消息。你的面孔下俯，你的眼睛下望着我的眼睛，我的心接触到了你的双足。

60

孩子们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聚会。头上是静止的无垠的天空，不宁的海波奔腾喧闹。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孩子们欢呼跳跃地聚会着。

他们用沙子盖起房屋，用空贝壳来游戏。他们把枯叶编成小船，微笑着把它们飘浮在深远的海上。孩子在世界的海滨做着游戏。

他们不会凫水，他们也不会撒网。采珠的人潜水寻珠，商人们奔波航行，孩子们收集了石子却又把它们丢弃了。他们不搜求宝藏，他们也不会撒网。

大海涌起了喧笑，海岸闪烁着苍白的微笑。致人死命的波涛，像一个母亲在摇着婴儿的摇篮一样，对孩子们唱着无意义的歌谣。大海在同孩子们游戏，海岸闪烁着苍白的微笑。

孩子们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聚会。风暴在无路的天空中

飘游，船舶在无轨的海上破碎，死亡在猖狂，孩子们却在游戏。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孩子们盛大地聚会着。

61

这掠过婴儿眼上的睡眠——有谁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吗？是的，有谣传说它住在林荫中，萤火朦胧照着的仙村里，那里挂着两颗甜柔迷人的花蕊。它从那里来吻着婴儿的眼睛。

在婴儿睡梦中唇上闪现的微笑——有谁知道它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吗？是的，有谣传说一线新月的微光，触到了消散的秋云的边缘，微笑就在被朝雾洗净的晨梦中，第一次生出来了——这就是那婴儿睡梦中唇上闪现的微笑。

在婴儿的四肢上，花朵般喷发的甜柔清新的生气，有谁知道它是在哪里藏了这么久吗？是的，当母亲还是一个少女，它就在温柔安静的爱的神秘中，充塞在她的心里了——这就是那婴儿四肢上喷发的甜柔新鲜的生气。

62

当我送你彩色玩具的时候，我的孩子，我了解为什么云中水上会幻弄出这许多颜色，为什么花朵都用颜色染起——当我送你彩色玩具的时候，我的孩子。

当我唱歌使你跳舞的时候，我彻底地知道为什么树叶上响出音乐，为什么波浪把它们的合唱送进静听的大地的心头——当我唱歌使你跳舞的时候。

当我把糖果递到你贪婪的手中的时候，我懂得为什么花心里有蜜，为什么水果里隐藏着甜汁——当我把糖果递到你贪婪的手中的时候。

63

你使不相识的朋友认识了我。你在别人家里给我准备了座位。你缩短了距离，你把生人变成弟兄。

在我必须离开故居的时候，我心里不安，我忘了是旧人迁入新居，而且你也住在那里。

通过生和死，今生和来世，无论你带领我到哪里，都是你，仍是你，我的无穷生命中的唯一伴侣，永远用欢乐的系链，把我的心和陌生的人联系在一起。

人一认识了你，世上就没有陌生的人，也没有了紧闭的门户。呵，请允许我的祈求，使我在与众生游戏之中，永不失去和你单独接触的福祉。

64

在荒凉的河岸上，深草丛中，我问她：“姑娘，你用披纱遮着灯，要到哪里去呢？我的房子黑暗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吧！”她抬起乌黑的眼睛，从暮色中看了我一会。“我到河边来，”她说，“要在太阳西下的时候，把我的灯飘浮到水上去。”我独立在深草中，看着她那灯的微弱的火光，无用地在潮水上飘流。

在薄暮的寂静中，我问她：“你的灯火都已点上了——那么你拿着这灯到哪里去呢？我的房子黑暗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吧。”她抬起乌黑的眼睛望着我的脸，站着沉吟了一会。最后她说：“我来是要把我的灯献给上天。”我站着看她的灯光在天空中无用地燃点着。

在无月的夜半朦胧之中，我问她：“姑娘，你为什么把灯抱在心前呢？我的房子黑暗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吧。”她站住沉思了一会，在黑暗中注视着我的脸。她说：“我是带着我的灯来参加灯节的。”我站着看着她的灯，无用地消失在众光之中。

65

我的上帝，从我满溢的生命之杯中，你要饮什么样的圣酒呢？

通过我的眼睛，来观看你自己的造物，站在我的耳门上，来静听你自己的永恒的谐音，我的诗人，这是你的快乐吗？

你的世界在我的心灵里织上字句，你的快乐又给他们加上音乐。你把自己在梦中交给了我，又通过我来感觉你自己的完满的甜柔。

66

那在神光离合之中，潜藏在我生命深处的她，那在晨光

中永远不肯揭开面纱的她，我的上帝，我要用最后的一首歌把她包裹起来，作为我给你的最后的献礼。

无数求爱的话，都已说过，但还没有赢得她的心；劝诱向她伸出渴望的臂，也是枉然。

我把她深藏在心里，到处漫游，我生命的荣枯围绕她起落。

她统治着我的思想、行动和睡梦，她却自己独居索处。

许多的人叩我的门来访问她，都失望地回去。

在这世界上从没有人和她面对过面，她在孤守着静待你的赏识。

67

你是天空，你也是窝巢。

呵，美丽的你，在窝巢里，就是你的爱，用颜色、声音和香气来围拥住灵魂。

在那里，清晨来了，右手提着金筐，带着美的花环，静静地替大地加冕。

在那里，黄昏来了，越过无人畜牧的荒林，穿过车马绝迹的小径，在她的金瓶里带着安靖的西方海上和平的凉飙。

但是在那里，纯白的光辉统治着伸展着的、为灵魂翱翔的、无际的天空。在那里无昼无夜，无形无色，而且永远、永远无有言说。

68

你的阳光射到我的地上，整天地伸臂站在我门前，把我的眼泪、叹息和歌曲变成的云彩，带回放在你的足边。

你喜爱地将这云带缠围在你的星胸之上，绕成无数的形式和褶皱，还染上变幻无穷的色彩。

它是那样地轻柔，那样地飘扬、温软，含泪而黯淡，因此你就爱惜它。呵，你这庄严无瑕者。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以它可怜的阴影遮掩你的可畏的白光。

69

就是这股生命的泉水，日夜流穿我的血管，也流穿过世界，又应节地跳舞。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从大地的尘土里快乐地伸放出无数片的芳草，迸发出繁花密叶的波纹。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在潮汐里摇动着生和死的大海的摇篮。

我觉得我的四肢因受着生命世界的爱抚而光荣。我的骄傲，是因为时代的脉搏此刻在我血液中跳动。

70

这欢欣的音律不能使你欢欣吗？不能使你回旋激荡，消

失碎裂在这可怖的快乐旋转之中吗？

万物急遽地前奔，它们不停留也不回顾，任何力量都不能挽住它们，它们急遽地前奔。

季候应和着这急速不宁的音乐，跳舞着来了又去——颜色、声音、香味在这充溢的快乐里，汇注成奔流无尽的瀑泉，时时刻刻地在散溅、退落而死亡。

71

我应当自己发扬光大，四周放射，投映彩影于你的光辉之中——这便是你的幻境。

你在你自身里立起隔栏，用无数不同的音调来呼唤你的分身。你这分身已在我体内形成。

高亢的歌声响彻诸天，在多彩的眼泪与微笑、震惊与希望中回应着；波起复落，梦破又圆。在我里面是你自身的破灭。

你卷起的那重帘幕，是用昼和夜的画笔，绘出了无数的花样。幕后的你的座位，是用奇妙神秘的曲线织成，抛弃了一切无聊的笔直的线条。

你我组成的伟丽的行列，布满了天空。因着你我的歌声，太空都在震颤，一切时代都在你我捉迷藏中度过了。

72

就是他，那最深奥的，用他深隐的摩触使我清醒。

就是他把神符放在我的眼上，又快乐地在我心弦上弹弄出种种哀乐的调子。

就是他用金、银、青、绿的灵幻的色丝，织起幻境的披纱。他的脚趾从衣褶中外露。在他的摩触之下，我忘却了自己。

日来年往，就是他永远以种种名字，种种姿态，种种的深悲和极乐，来打动我的心。

73

在断念摒欲之中，我不需要拯救。在万千欢愉的约束里，我感到了自由的拥抱。

你不断地在我的瓦罐里满满地斟上不同颜色、不同芬芳的新酒。

我的世界，将以你的火焰点上他的万盏不同的明灯，安放在你庙宇的坛前。

不，我永不会关上我感觉的门户。视、听、触的快乐会含带着你的快乐。

是的，我的一切幻想会燃烧成快乐的光明，我的一切愿望将结成爱的果实。

74

白日已过，暗影笼罩大地。是我到河边汲水的时候了。晚空凭着水的凄音流露着切望。呵，它呼唤我出到暮色

中来，荒径上断绝人行，风起了，波浪在河里翻腾。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回家去。我不知道我会遇见什么人。浅滩的小舟上有个不相识的人正在弹着琵琶。

75

你赐给我们世人的礼物，满足了我们一切的需要，可是他们又毫未减少地返回到你那里。

河水有它每天的工作，匆忙地穿过田野和村庄；但它的不绝的水流，又曲折地回来洗你的双脚。

花朵以芬芳熏香了空气；但它最终的任务，是把自己献上给你。

对你奉献不会使世界穷困。

人们从诗人的字句里，选取自己心爱的意义；但是诗句的最终意义是指向你。

76

过了一天又是一天，呵，我生命的主，我能够和你对面站立吗？呵，全世界的主，我能合掌和你对面站立吗？

在广阔的天空下，严静之中，我能够带着虔恭的心，和你对面站立吗？

在你的劳碌的世界里，喧腾着劳作和奋斗，在营营扰扰的人群中，我能和你对面站立吗？

当我已做完了今生的工作，呵，万王之王，我能够独自

悄立在你的面前吗？

77

我知道你是我的上帝，却远立在一边——我不知道你是属于我的，就走近你。我知道你是我的父亲，就在你脚前俯伏——我没有像和朋友握手那样地紧握你的手。

我没有在你降临的地方，站立等候，把你抱在胸前，当你作同道，把你占有。

你是我兄弟的兄弟，但是我不理他们，不把我赚得的和他们平分，我以为这样做，才能和你分享我的一切。

在快乐和痛苦里，我都没有站在人类的一边，我以为这样做才能和你站在一起。

我畏缩着不肯舍生，因此我没有跳入生命的伟大的海洋里。

78

当鸿蒙初辟，繁星第一次射出灿烂的光辉，众神在天上集会，唱着，“呵，完美的图画，完全的快乐！”

有一位神忽然叫起来了——“光链里仿佛断了一环，一颗星星走失了。”

他们金琴的弦子猛然折断了，他们的歌声停止了，惊惶地叫着——“对了。那颗走失的星星是最美的，她是诸天的光荣！”

从那天起，他们不住地寻找她，众口相传地说，因为她丢了，世界失去了一种快乐。

只在严静的夜里，众星微笑着互相低语说——“寻找是无用的，无缺的完美正笼盖着一切！”

79

假如我今生无缘遇到你，就让我永远感到恨不相逢——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或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痛苦。

当我的日子在世界的闹市中度过，我的双手满捧着每日的赢利的时候，让我永远觉得我是一无所获——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或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当我坐在路边，疲乏喘息，当我在尘土中铺设卧具，让我永远记着前面还有悠悠的长路——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或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当我的屋子装饰好了，箫笛吹起，欢笑声喧的时候，让我永远觉得我还没有请你光临——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或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80

我像一片秋天的残云，无主地在空中飘荡。呵，我的永远光耀的太阳！你的摩触还没有蒸化我的水气，使我与你的光明合一。因此我计算着和你分离的悠长的年月。

假如这是你的愿望，假如这是你的游戏，就请把我这流

逝的空虚染上颜色，镀上金辉，让它在狂风中飘浮，舒卷成种种的奇观。

而且假如你愿意在夜晚结束这场游戏，我就在黑暗中，或在灿白晨光的微笑中，在净化的清凉中，溶化消失。

81

在许多闲散的日子，我悼惜着虚度了的光阴。但是光阴并没有虚度，我的主。你掌握了我生命里寸寸的光阴。

你潜藏在万物的心里，培育着种子发芽，蓓蕾绽红，花落结实。

我困乏了，在闲榻上睡眠，想象一切工作都已停歇。早晨醒来，我发现我的园里，却开遍了异蕊奇花。

82

你手里的光明是无限的，我的主。你的分秒是无法计算的。

夜去明来，时代像花开花落。你晓得怎样来等待。

你的世纪，一个接着一个，来完成一朵小小的野花。

我们的光阴不能浪费，因为没有时间，我们必须争取机缘。我们太穷苦了，决不可迟到。

因此，在我把时间让给每一个急性的、向我索要时间的人时，我的时间就虚度了，最后你的神坛上就没有一点祭品。

一天过去，我赶忙前来，怕你的门已经关闭；但是我发

现时间还有余裕。

83

圣母呵，我要把我悲哀的眼泪穿成珠链，挂在你的颈上。

星星把光叫做成足镯，来装扮你的双足，但是我的珠链要挂在你的胸前。

名利自你而来，也全凭你予取，但这悲哀却完全是我自己的。当我把它当作祭品献给你的时候，你就以你的恩慈来酬谢我。

84

离愁弥漫世界，在无际的天空中生出无数的情境。

就是这离愁整夜地悄望星辰，在七月阴雨之中，萧萧的树籁变成抒情的诗歌。

就是这笼压弥漫的痛苦，加深而成为爱欲，而成为人间的苦乐；就是它永远通过诗人的心灵，融化、流涌而成为诗歌。

85

当战士们从他们主公的明堂里刚走出来，他们的武力藏在哪里呢？他们的甲冑和干戈藏在哪里呢？

他们显得无助、可怜，当他们从他们主公的明堂走出的

那一天，如雨的箭矢向着他们飞射。

当战士们整队走回他们主公的明堂里的时候，他们的武力藏在哪儿呢？

他们放下了刀剑和弓矢；和平在他们的额上放光。当他们整队走回他们主公的明堂的那一天，他们把他们生命的果实留在后面了。

86

死亡，你的仆人来到我的门前。他渡过不可知的海洋临到我家，来传达你的召令。

夜色沉黑，我心中畏惧——但是我要端起灯来，开起门来，鞠躬欢迎他。因为站在我门前的是你的使者。

我要含泪地合掌礼拜他。我要把我心中的财产，放在他脚前，来礼拜他。

他的使命完成了就要回去，在我的晨光中留下了阴影；在我萧条的家里，只剩下孤独的我，作为最后献礼的祭品。

87

在无望的希望中，我在房里的每一个角落找她；我找不到她。

我的房子很小，一旦丢了东西就永远找不回来。

但是你的房子是无边无际的，我的主，为着找她，我来到了你的面前。

我站在你薄暮金色的天穹下，向你抬起渴望的眼。

我来到了永恒的边涯，在这里万物不灭——无论是希望，是幸福，或是从泪眼中望见的人面。

呵，我把空虚的生命浸到这海洋里吧，跳进这最深的完满里吧。让我在宇宙的完整里，感觉一次那失去的温馨的接触吧。

88

破庙里的神呵！七弦琴的断弦不再弹唱赞美你的诗歌，晚钟也不再宣告礼拜你的时间。你周围的空气是寂静的。

流荡的春风来到你荒凉的居所。它带来了香花的消息——就是那素来供养你的香花，现在却无人来呈献了。

你往昔的礼拜者，漂泊流浪，永远在企望那还未得到的恩典。黄昏来到，灯光明灭于尘影之中，他困乏地带着饥饿的心回到这破庙里来。

对你来说，许多佳节都在静默中来到，破庙的神呵。许多礼拜之夜，也在无火无灯中度过了。

精巧的艺术家，造了许多新的神像，当他们的末日来到了，便被抛入遗忘的圣河里。

只有破庙的神遗留在无人礼拜的、不死的冷淡之中。

89

我不再高谈阔论了——这是我主的意旨。从那时起我轻

声细语。我心里的话要用歌曲低唱出来。

人们急急忙忙到国王的市场上去，买卖的人都在那里。但在工作正忙的正午，我就早早地离开。

那就让花朵在我的园中开放，虽然花时未到；让蜜蜂在中午奏起它们慵懒的嗡鸣的乐曲。

我曾把充分的时间用在理欲交战里，但如今是我暇日游侶的雅兴把我的心拉到他那里去；我也不知道，这忽然的召唤会引到什么无用的结局。

90

当死神来叩你的门时，你将以什么贡献他呢？

呵，我要在我客人面前，摆上我的满斟的生命之杯——我决不让他空手回去。

我一切的秋日 and 夏夜的丰美的收获，我匆促的生命中的一切获得和收藏，在我临终，死神来叩我的门的时候，我都要摆在他的面前。

91

呵，你这生命最后的完成，死亡，我的死亡，来对我低语吧！

我天天在守望着你；为你，我忍受着生命中的苦乐。

我的一切存在，一切所有，一切希望和一切的爱，总在深深的秘密中向你奔流。你的眼睛向我最后一盼，我的生命

就永远是你的。

花环已为新郎编好。婚礼行过，新娘就要离家，在静夜里和她的主人独对了。

92

我知道这日子将要来到，当我眼中的人世渐渐消失，生命默默地向我道别，把最后的帘幕拉过我的眼前。

但是星辰将在夜中守望，晨曦仍旧升起，时间像海波的汹涌，激荡着欢乐与哀伤。

当我想到我的时间的终点，时间的隔栏便破裂了。在死的光明中，我看见了你的世界和世界里弃置的珍宝。最低的座位是极其珍奇的，最小的生物也是世间少有的。

我追求而未得到和我已经得到的东西——让它们过去吧。只让我真正地据有那些我所轻视和忽略的东西。

93

我已经请了假。兄弟们，祝我一路平安吧！我向你们大家鞠了躬就启程了。

我把门上的钥匙交还——我把房子的所有权都放弃了。我只请求听你们最后的几句好话。

我们做过很久的邻居，但是我接受的多，给与的少。现在天已破晓，我黑暗屋角的灯光已灭，召命已来，我就准备启行了。

94

在我动身的时光，祝我一路福星吧，我的朋友们！天空里晨光辉煌，我的前途是美丽的。

不要问我带些什么到那边去。我只带着空空的手和企望的心。

我要戴上我婚礼的花冠。我穿的不是红褐色的行装，虽然间关险阻，我心里也没有惧怕。

旅途尽处，晚星将生，从王宫的门口将弹出黄昏的凄乐。

95

当我刚跨过此生的门槛的时候，我并没有发觉。

是什么力量使我在这无边的神秘中开放，像一朵嫩蕊，中夜在森林里开花！

早起我看到光明，我立时觉得在这世界里我不是一个生人，那不可思议、不可名状的，已以我自己母亲的形象，把我抱在怀里。

就是这样，在死亡里，这同一的不可知者又要以我熟识的面目出现。因为我爱今生，我知道我也会一样地爱死亡。

当母亲从婴儿口中拿开右乳的时候，他就啼哭，但他立刻又从左乳得到了安慰。

96

当我走的时候，让这个作我的别话吧，就是说我所看过的是卓绝无比的。

我曾尝过在光明海上开放的莲花里的隐蜜，因此我受了祝福——让这个做我的别话吧。

在这形象万千的游戏室里，我已经游玩过，在这里我已经瞥见了那无形象的他。

我浑身上下因着那无从接触的他的摩抚而喜颤；假如死亡在这里来临，就让它来好了——让这个作我的别话吧。

97

当我同你做游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问过你是谁。我不懂得羞怯和惧怕，我的生活是热闹的。

清晨你就来把我唤醒，像我自己的伙伴一样，带着我跑过林野。

那些日子，我从来不想了解你对我唱的歌曲的意义。我只随声附和，我的心应节跳舞。

现在，游戏的时光已过，这突然来到我眼前的情景是什么呢？世界低下眼来看着你的双脚，和它的肃静的众星一同敬畏地站着。

98

我要以胜利品——我的失败的花环来装饰你。逃避使不受征服，是我永远做不到的。

我准知道我的骄傲会碰壁，我的生命将因极端的痛苦而炸裂，我的空虚的心将像一枝空苇呜咽出哀声，顽石也融成眼泪。

我准知道莲花的百瓣不会永远闭合，深藏的花蜜定将显露。

从碧空将有一只眼睛向我凝视，在默默地召唤我。我将空无所有，绝对地空无所有，我将从你脚下领受绝对的死亡。

99

当我放下舵盘，我知道你来接收的时候到了。当做的事立刻要做了。挣扎是无用的。

那就把手拿开，静默地承认失败吧，我的心呵，要想到能在你的岗位上默坐，还算是幸运的。

我的几盏灯都被一阵阵的微风吹灭了，为想把它们重新点起，我屡屡地把其他的事情都忘却了。

这次我要聪明一点，把我的席子铺在地上，在暗中等候；什么时候你高兴，我的主，悄悄地走来坐下吧。

100

我跳进形象海洋的深处，希望能得到那无形象的完美的珍珠。

我不再以我的旧船去走遍海港，我乐于弄潮的日子早已过去了。

现在我渴望死于不死之中。

我要拿起我的生命的弦琴，进入无底深渊旁边，那座涌出无调的乐音的广厅。

我要调拨我的琴弦，和永恒的乐音合拍，当它呜咽出最后的声音时，就把我静默的琴儿放在静默的脚边。

101

我这一生永远以诗歌来寻求你。它们领我从这门走到那门，我和它们一同摸索、寻求着，接触着我的世界。

我所学过的功课，都是诗歌教给我的；它们把捷径指示给我，它们把我心里地平线上的许多星辰，带到我的眼前。

它们整天地带领我走向苦痛和快乐的神秘之国，最后，在我旅程终点的黄昏，它们要把我带到哪一座宫殿的门首呢？

102

我在人前夸说我认得你。在我的作品中，他们看到了你

的画像。他们走来问我：“他是谁？”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真的，我说不出来。”他们斥责我，轻蔑地走开了。你却坐在那里微笑。

我把你的事迹编成不朽的诗歌。秘密从我心中涌出。他们走来对我说：“把所有意思都告诉我们吧。”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我说：“呵，谁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晒笑了，鄙夷之极地走开。你却坐在那里微笑。

103

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我的上帝，让我一切的感知都舒展在你的脚下，接触这个世界。

像七月的湿云，带着未落的雨点沉沉下垂，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的全副心灵在你的门前俯伏。

让我所有的诗歌，聚集起不同的调子，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成为一股洪流，倾注入静寂的大海。

像一群思乡的鹤鸟，日夜飞向它们的山巢，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全部的生命，启程回到它永久的家乡。

（《吉檀迦利》，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 年 4 月出版。）

我 控 诉

——看了日本电影《混血儿》以后

《混血儿》这部电影是根据日本女作家高崎节子的小说改编的，揭露了由于将近十年来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的严重罪行，所造成的今天日本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

作者在这部影片里，没有加意的渲染故事情节和用更多的笔墨刻划人物，作者通过了日常的一些细小生活片断，使观众看到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和美帝国主义的占领军，带给美国青年和日本人民生活、思想和心灵上的堕落，是多么可怕啊。这里，我只引用今年四月初在印度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里，日本儿童文学女作家丹野节子《关于日本今日儿童的生活与文化的报告》里的一段话，来说明电影作者所要向观众表达的主题。

今日日本儿童的生活，是被卷于狂乱的风暴之中……风暴之一，就是太深的可怕的“美国主义”影响着日本儿童。走到街上，他们听到下流的爵士音乐和喧闹的流行歌曲；在广告牌上，他们看见五花十色的好勇斗狠的美国西部的格斗的图画。街上有赛

马、赛自行车以及其他一切，使日本活像一个殖民地。在国内七百余处外国的海、陆、空军基地的周围，许多年轻的女孩子和外国兵士调情。这些都给学校学生们以反教育和下流的环境。随着这种社会趋势，儿童文学的内容也是充满了叙写冒险，斗争，明星轶事，滑稽故事的文章——这些都太流行了。广播和电影更是以这些文章的内容作为节目和主题，使这坏影响加深扩大，降低了儿童的知识和智力。这些节目和主题都是与“看轻生活”，“漠视基本人权”，“崇拜暴力”等等有关。……

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

战后，我曾在日本住过一个时期，当我看到《混血儿》这部电影片子时，我在日本所亲眼看到的美帝国军队的暴行和罪恶，美帝国军队道德的败坏和日本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又在我眼前一幅一幅的迅速涌现出来了。这些惨状，曾使我在国外度过了许多失眠的夜晚！我痛恨兽性的美帝国殖民主义。

现在我愿就和《混血儿》这部电影有关的向我们广大的观众提出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我曾经看到在东京的银座、新宿，在横滨，在横须贺，以及许多其他美军麇集的地方，夜晚便站满了三五成群的妓女，在街头路灯下，佯欢强笑，面无人色！至于大街上的舞场酒店，以及小街僻巷里面还有数不尽的舞女和私娼。据一位日本经济学教授告诉我，在战后日本经济的极端凋敝之下，成千成万的农村和城市妇女被迫流落街头沦为娼妓。在福冈地方，只有两千个美国驻军，却有三千个日本娼妓。还有一位日本女社会工作者告诉我，只东京一处，每天死亡的娼妓，至少在十人左右，就由她们的

同伴，忍泪吞声地把她们掩埋了。

美军纵欲的魔爪，还不断地伸到良家妇女身上，诱拐绑架，日有所闻。其结果，日本的混血儿的数目不断地增加。将近十年之中，日本的混血儿数目总在四十万左右。这些天真无辜的孩子，从呱呱落地的那天起，便失去了温暖的母爱，便被剥夺了基本人权，便成为人们讥笑鄙视的对象。在我们日本住宅的短短一条小巷里，就住着三四个“吉普女郎”，每夜都有美军的汽车停在门口，阻碍了这小巷的交通。这巷口有一个神社，是附近儿童的游戏场所。有时我带着自己的孩子，从神社走过，在神社墙角游玩的几个蓝睛黄发的混血儿，虽然只有四五岁光景，却似乎已经习惯于屈辱的地位，当他们羞惧地站起，低头退到路旁的时候，常常使我眼里涌上了悲愤的泪水！我恨不得过去把他们紧紧抱住，对他们说：“抬起头来吧，孩子，你是无罪的，让我们来一起打倒那万恶的美帝国殖民主义吧！”

让我们再看看美帝国殖民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他们本国的广大人民带来多大的灾害。

只就美国青年兵士来说，我在日本常常看见新从美国来到日本的进驻军队，他们都很年轻，有的不过十七八岁，肩上挂着照相机，嘴里嚼着口香糖，带着兴奋好奇的眼光，在街上三五成群的游荡。他们都是受了美国军部的征兵广告“免费旅行东方”的诱骗而来的，及至套到这陷人的魔圈之中，他们就跟着一一起腐朽堕落死亡下去。我看到好几个美国随军牧师的报告：在进驻军部队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兵士，患着严重的花柳病，其他方面的道德堕落，更是不可计算的。一

位美国母亲曾沉痛地对我说：“我的男孩子已经快到了服兵役的年龄，为他的前途，我真是日夜担心！在侵略军队里服务的结果，想起就使我战栗。你想，一个在和爱温暖的家庭里出来的，很好很壮健的孩子，一送到侵略军队里去，其结果，不是在远远的海外做了炮灰，就是回来以后变成一个暴戾、放恣、丧失了理性的人。最好的也是对于世界悲观失望，一天一天地颓废消沉下去。我们应当在一起想个办法，来消灭这种现象……。”

是的，为着日本的儿童，为着美国和世界上千千万万的青年，世界上的母亲们，和爱好自由、民主、和平的广大人民，应当联合起来，向美帝国殖民主义提出最严正的控诉！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青年报》1955年5月24日。）

印度重游记

四月二日黎明以前，一架巨型的，机壁上挂着“印中友好万岁”的标语的客机，正在稳稳地向着德里前进。

我压抑着兴奋的心情，细数着机窗外青空里点滴滴的摇动的春星，忽然地平线边一行行整齐的灯光，旋转到我们的眼底，“德里在望了！”我们都忍不住欢呼了起来。

飞机斜着翅膀，缓缓地降低，好容易“脚踏实地”，又缓缓地转几个大弯，停住了。机门开处，上来了许多人，头一个是披着白巾笑容满面的我们的老朋友森德拉尔先生……我们簇拥到了梯口，下望灯光如昼，迎面两大横幅“亚洲国家会议万岁”、“欢迎团结与和平的使者们”的标语，向着我们走来。标语下面向着我们欢呼招手的是无数熟识的脸，我们刚走尽梯子，便被许多双“越众向前”的手臂围抱住了，我们忙乱地在人潮推拥之中，挂上重重叠叠的花环，在一闪一闪的摄影镁光之下，是热烈嘈杂的互相问讯……。

在亚洲国家会议开幕的前夕，我们尽量地利用光阴，拜访了许多新旧朋友，也接受了许多朋友的访问。十四个月之中，我觉得不但青年朋友们显得更高大更成熟，老年朋友们也是更精神更乐观。我们的谈话里洋溢着热烈团结的气氛。

“潘池希拉”成了寒暄、问好、祝福的代用语。是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印语——“潘池希拉”，包括了一切！我们相见的时候彼此合起掌来，笑着说“潘池希拉”，就已说出了中印两国九亿多人民的全部愿望，说出了亚洲十四亿人民的全部愿望。

亚洲国家会议是在四月六日晚开幕的。宪法俱乐部的草地上，坐满了密密层层来宾。中国代表团进入会场的时候，花雨纷飞，欢声雷动，“印中友好万岁”，“印中人民是弟兄”的口号，在夹道欢迎的群众间，怒涛般地起伏着。我们在应接不暇的点头招手之中，好容易坐了下来，抬头望去，主席台上，在写着“亚洲国家会议万岁”，画着和平鸽的美丽辉煌的图案前面，坐满了穿着不同的五彩绚烂的东方服装的代表团长们。主席拉希米瓦拉·尼赫鲁夫人致了开幕词，又逐一介绍了十五个与会的亚洲国家代表团的团长，对每个代表团，会中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尤其在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走到台前的时候，真是万众欢腾！郭沫若的致词中，刚说到：“我代表中国六万万人民向印度和亚洲人民致敬……”底下的话，就被如雷的掌声吞没了。亚洲人民是如何地爱慕和崇敬中国人民啊！他们亲切地知道六万万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是一股强大的捍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力量。

会议日程是从四月七日开始的。

在金彩交辉的广大的会议厅里，各国代表的座位是按着英文字母次序排列的，中国代表坐在锡兰代表之后，日本代表之前。回头望去，一排排一行行的几百个肤色不同的脸上，

都闪耀着热烈兴奋的眼光。亚洲国家会议的意义太重大了 这是自有历史以来，具有悠久优美的文化的爱好和平的亚洲人民，第一次团结在一起决定自己的前途。正如大会秘书印度辛格博士在政治报告中所说的：“今天，觉醒了的亚洲，再次充满了再度燃烧的活力。我们已经决定从现在起，我们将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决不容许任何人背着我们，来决定我们的命运。”

多少年来，广大的热爱劳动热爱和平的亚洲人民，在自己的辽阔富饶的土地上，受尽了殖民主义者的残酷的剥削和奴役，过着极端贫困和落后的生活。十四亿人民的心目中，还涌现着痛苦的记忆：一艘艘殖民者的军舰、商船，从海外开来，侵略者们像一群饿兽似地，咆哮跳跃着涌上了亚洲的土地，他们用枪刀炮火强迫这土地的主人们替他们开辟道路，建造楼屋，开石油矿，种橡胶园，亚洲人民在自己的码头上流着血汗替殖民主义者送走自己的宝藏；亚洲人民在自己开辟建造出来的、繁花似锦、芳草如茵的公园墙外，作了隔栏窥望的人。

这种非人的惨痛的生活，至终要结束了，亚洲人民觉醒了，站起来了。现在，有的亚洲国家已经得到了独立自主，有的也正在争取独立自主的路上走，这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命运，使得十四亿亚洲人民觉悟到只有紧紧地团结起来，才能有力地反对帝国殖民主义，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拉希米瓦拉·尼赫鲁夫人说：“我们亚洲人比任何人都需要和平。我们大多数是刚刚开始重建我们的国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了维护和平的道路。”

但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是不甘心退却的,是不甘心让亚洲人民重建自己的家园的,他们在世界各地攫取军事基地,侵占我们的领土台湾,制造大规模毁灭性的原子武器,企图发动新的侵略战争。

叙利亚的代表说得好:“我们要提醒大家说,新的帝国主义又在我们四围出现了。这所谓‘新’,也只是在形式方面……他们知道殖民地都要得到自由了,他们从前门被赶了出来,却想从后门溜进去。他们发明的新方法就是种种的军事同盟和条约。”

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说:“……对于美国好战分子的战争威胁,我们中国人民是绝对不能退让的。我们要解放台湾,是为了祖国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亚洲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

日本代表团团长松本治一郎说:“日本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亲身遭受了原子弹的实际灾难,而且在比基尼岛的氢弹试验中又遭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们必须阻止并粉碎仅仅为了西方国家利益而结成的军事联盟。我们必须取消亚洲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包括使用核子武器在内。”

各国代表们关于反对殖民主义的沉痛激昂的发言,真是太多了。拉希米瓦拉·尼赫鲁夫人的总结性的一句话就是:“一切形式的殖民制度——公开或隐蔽的——必须滚蛋。”

短短五天的会期,匆匆就过去了。闭幕的这一天,来向主席团献花的几十个德里市的儿童,从十日早晨七时半就到了会场,一直等到十一时半。他们整整齐齐地坐在后面座位

上，低语微笑，毫无倦容。这些孩子们也知道这些来自亚洲各国的和平战士们，正为着大家，为着他们的幸福前途而作最大的努力，讨论的时间长一些，团结和平的基础更巩固一些，他们的幸福也会更大一些。

闭幕式在十一时半开始了，在这高大的厅堂里，真是“坐无隙地”！新闻记者席上更是挤满了屏息专注的记者，他们争先要把亚洲和全世界的人民所切望等待的消息传播出去。和平战士们登上主席台了，戴着白帽的、披着红衣的，一个一个走到台前，朗读出主席团提出的决议案，在极度兴奋热烈的气氛中，与会者以如雷的不断的掌声，一致通过了十六项关于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等问题的决议和宗教界的呼吁书。在通过关于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和台湾应还归中国，美军必须撤出台湾等决议的时候，都是全场起立，掌声雷动。最后有几十位德里市的妇女和儿童，向主席团献花致敬。久待的德里的儿童们，这时笑容满面，在母亲们教师们的推拥之下，抱着鲜花和泥制的玩具，鱼贯地走上台去。当他们被举到桌上和主席团拥抱的时候，全场成了一片欢呼的海洋！

主席宣告了会议闭幕，全体再度热烈鼓掌，离座后代表们又纷纷互相祝贺，互相拥抱，大家高兴得流下了热泪。许多参加过其他国际会议的代表们，都欢欣赞叹地说，像亚洲国家会议这样，在短短的五天之中，通过了这许多明确有力的决议，精神的融洽，成就的巨大，是从来所未有的。

大会结束发，个人和团体间的接触，又频繁了起来。我

们这些到过印度的人们，索性连旅行参观的机会也牺牲了。在旅馆，在人家，在茶会里、酒会里、汽车上、机场上，清晨，夜半，我们同印度和其他国家来的旧友如日本、锡兰……三五个人以至十几个人欢聚在一起，谈着过去，谈着将来，我们都觉得和平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在扩大，和平的浪潮在汹涌澎湃，遍及四海！我们乐观，我们高兴，但是我们也互相叮咛提醒说，战争贩子是不甘于失败的，我们越成功，他们就越愤怒越疯狂，我们必须加倍警惕，加倍努力。

谈到社交接触，中国代表团和印度及其他的代表团之间，以及和印度人民之间，大小总在七十七次以上——个别的往来还不在于内——最大的场面是市政委员会广场和甘地广场前举行的两次群众大会。入场和上台时，中国代表团都受到极度热烈的欢迎。我们挂着重叠的花环，受着浓密的圣水，望着四围攒动的热情的脸，我们更加体会到中印友好的巨大力量，正在增长的和平的力量。

我们都分别地受到印度文艺界、妇女界、学术界和科学界等的招待，全体代表并受到印度国会议员团体的招待。在这些招待会上，我们会到了许多到过中国的人士，以及将要来中国访问的人士，我们的谈话，分外地亲切而热烈。我们都感到中印两国总理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联合宣言，使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又跃进了一大步。同时也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像约旦代表在发言中所提到的：“我们认为一个强盛独立的印度，和充分发展的自由的中国，是我们自由与安全的脊骨，也是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幸福的保障。”我们两国人民

要永远和亚洲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为保卫和平贡献出我们一切的力量！

四月二十二日夜，我们又在星光下起飞。摩抚着颈上的
花环，下望着机场上挥手的群众，我们没有“黯然魂消”，心
头却充满了喜悦。人民间的友好与团结，使得世界越来越缩
小了，我们的“再见”是很容易的，让我们在保卫和平的工
作上更加努力吧。

再见了，美丽的印度！再见了，和平的印度人民！

中印友好万岁！

“潘池希拉”万岁！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

（本篇曾收入散文集《归来以后》。）

好 妈 妈

今天一早，小弟和小妹就把我吵醒了，小弟说小妹拿了他的袜子，小妹说小弟穿了她的衣服，两个人站在床上，乱拉乱扯的，把衣服都甩在地下了。我急得直喊：“妈妈，您快来吧，他们又吵呢，星期日早上也不让人多睡一会儿！”

爸爸从外屋进来了，轻轻地说：“别吵了，妈妈做着饭呢，你们总不让妈妈安静一会儿。”爸爸一面说一面就帮他们穿衣服，又把他们带了出去。

我又往被窝里一缩，使劲闭上眼，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了。我想起我今天下午还要过队日呢，不知道妈妈把我的那件衣服洗好了没有？我的功课还拉下了许多，今天上午一定做不完。星期日总是我最忙的日子！

我越想越睡不着，赶紧穿衣服起来，把被窝往后一推，忙忙地出去梳头洗脸，从桌上拿起早饭就吃，一边问妈妈：“昨天我脱下来的那件制服，您给我洗了没有？我今天下午过队日要穿。”

妈妈正在收拾屋子，听我这末一问就愣了一下，说：“你那件衣服不是刚换的么？怎么又弄脏了？”

我急了，说：“换倒是刚换了的，可是袖子上让同学给弄

上了些墨水，昨天晚上我脱下来，忘了告诉您了。反正我今天不能穿它去，多难看呀！”

妈妈叹口气说：“好吧，等我完了事，赶着给你洗，可是不一定干得了——你怎么又过队日了？我今天下午有事，还指着你给我看小弟小妹呢。”

我瞪着眼摇着头说：“不行，过队日不能不去！每星期日您总是有事，可是我也有我的事呀。您做事就是没有计划，老师说了，我们应该懂得怎样分配时间，凡是按着计划安排好，就不会忙了，我劝您以后也得订一下计划！”

爸爸走过来说：“你叫妈妈怎么订计划呀？你的衣服刚穿上就弄脏了，早也不告诉妈妈，今天过队日也不早告诉妈妈！”

我没有答话，丢下饭碗就到里屋去了，我必须得抓紧时间作点功课，下午就没有工夫了。

进屋一看，小弟和小妹正在翻我的书包呢，他们把我的书本呀，铅笔盒儿什么的，都拉出来了。我连忙把他们推开，把书本整理一下，发现我那本算术不见了，我急得又喊：“妈妈您看他们多讨厌，尽动我的东西，把我的那本算术也弄没啦！”妈妈走进来说：“你那本算术是你自己放在桌上的，我给收在抽屉里了。你自个的书总不归着好，书包也不挂起来，还老说小弟小妹动你的东西！”

这时候小弟和小妹已经溜到外屋，爸爸把他们带到外面玩去了。

我气呼呼地从抽屉里翻出那本算术来，想坐下来作几道习题，可是桌上堆得满满的，什么茶杯啦，热水瓶啦，书啦，一点地方都没有！

乱，乱，真是乱死了！妈妈整天抓起这个，扔下那个，也不知道忙些什么，家里总是乱七八糟的！我就是佩服隔壁的李大娘，她家里总是整整齐齐的，李永珍身上的衣服也总是干干净净的，他们家的孩子比我们家还多呢，人家李大娘怎么一点也不乱呢。

我想：我到李家作功课去吧，她们那里总是清静的，孩子们也不闹，李大爷喜欢我们，总和我们大说大笑的，永珍也会帮助我。我一边想着，一边就拿起书本往李家跑。

我一走进李家门，看见他们屋里早已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永珍的姐姐永瑛是个中学生，今天也在家，正在抹桌子，永珍带着她的小弟小妹正在书桌上画画呢。李大爷和李大娘在里屋换着衣服，仿佛要出门去。李大娘看见我就笑着说：“早呀，小琴真是个好学生，星期日还用功。你妈妈做什么呢？”我说：“我妈妈忙着收拾屋子呢，您这么早就出门呀？”李大娘说：“可不是，永珍她们说今天早场的电影好，你李大爷一早去买了票，说陪我去看。我说星期日家里人多事多，我就不去吧，可是他们一定要让我去。”李大爷笑着说：“人多就应该事少。本来星期日都应该休息嘛，我们工人星期日不上班，学生们星期日也不上课，只有你们家庭妇女，一年到头都没有休息。”李大爷回头又对永瑛笑着说：“你平常还总写信回家说‘亲爱的妈妈，那双新鞋子做好了没有？星期日我要带走，我的鞋子又破了。’要不然就说：‘亲爱的妈妈，我想吃饺子，这个星期日您给我预备点饺子吧。’好像在星期日我们都休息的时候，你们亲爱的妈妈就得加班似的，对不对？”

永瑛笑着说：“不对，我已经有一年多没让妈妈给我做鞋

子了，我自己会做了！”永珍也笑着说：“不对，现在每天我们总是帮妈妈做事了！”李小弟和李小妹也跟着笑嚷嚷地说：“不对，不对，我们都乖了，都不闹了，都不要跟妈妈出门了。”李大爷说：“这就对了，你们不但在学校里要做好学生、好队员，在家里也要做个好孩子，这样才……”李大娘赶紧接着说：“她们现在可真都会帮忙啦，你也不必尽着说了。”永瑛和永珍都笑了说：“好了，亲爱的妈妈，你们快走吧，回头把电影也误了！”李大娘站起来说：“那我们就走啦，今天中午就吃炸酱面吧，肉和酱都在柜里呢。”永瑛笑说：“知道了，我们一定误不了，您中午回来准有面吃。”李大爷笑着就跟在李大娘后面出去了，李小弟和李小妹追出门外，笑着喊：“妈妈，再见！”

他们刚走出去，永瑛就问永珍：“昨晚上换下的那一堆脏衣服，妈都藏在哪儿去啦！趁早上没事拿给我洗了吧。”永珍说：“妈洗啦，你每星期才回来一天半天的，叫你休息休息，或者做上一点功课，那些衣服她明天有空洗，不让你洗呢。”永瑛说：“我的功课都做完了，替妈妈劳动，本是在我的计划里面的，一点也不耽误我的事。我一边洗衣服一边和你们谈话，也就是休息了。”永珍就进屋去，抱出一堆衣服来，水瑛就坐在屋角那边去洗。

这时候，永珍拉我在书桌边坐下，问我要温习什么。我说我要做算术习题，问她要不要和我一块儿做。永珍说：“我的算术习题都做完了，不过我可以帮助你。”说着她又从炉子上拿下烧着的烙铁来，一面熨着她自己下午过队日穿的衣服，一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低着头做算术习题，心里却翻腾得厉害，耳朵里只听见永瑛洗衣服嚤嚤的声音，和永珍熨衣服嗤嗤的声音，这时屋里安静极了。我心里想：“我平常总是拿大娘和妈妈比，觉得李大娘比妈妈能干得多，今天才知道永瑛和永珍还替她们的妈妈做了这么多的事。现在永珍的妈妈出去看电影去了，而我的妈妈还在给我赶着洗衣服呢！”

我越想越坐不住，站起来就要走。永瑛叫住我说：“今天下午在你们家里开家属委员会，你又不在家，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就请陈大娘告诉我一声吧。”

我说：“我妈妈只说下午有事，并没有告诉我是家属委员会在家里开会，她本来叫我替她看着小弟和小妹，这样您就替我们看着吧。”

永瑛说：“陈大娘刚选上家属委员会的副主席，你不知道吗？她可积极啦！这些日子为着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啦，爱国卫生运动啦，一天到晚地忙，我妈妈说我们都得帮她点忙，别让她累坏了。”

我拿起书就往家跑，妈妈正要替我洗那件衣服呢，我连忙把衣服拿过来说：“您不用洗了，这件衣服我还可以穿。还有，您下午开会忙，我已经托了李永瑛替我看小弟小妹了，您放心吧！”说着我就跑进里屋去，急急忙忙地把床上的被窝都好好地叠起来，把桌子上的东西都归着好了，正要出来拿扫帚扫地，抬头看见妈妈正站在门口看着我呢，她满脸是惊讶高兴的笑容，说：“小琴，你今天怎么这样勤快呀？”

我反而不好意思了，我红着脸低着头说：“从今起我要天天帮您做事了，好——妈——妈。”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55年7月1日第13期、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作家出版社1960年4月初版。）

一 人 一 篇

对于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似乎不必再强调为少年儿童写作的重要了。问题是我们要怎样下手，我们要怎样的来推动“为少年儿童写作”的运动。

我们常常很抱愧很谦虚的说：“我们文学的发展，直到今天，还大大的落后于我们国家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这些都是我们一般文学发展的实情，而在儿童之学的发展方面，我们尤其是惊人的落后！

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事业的工作上，我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广大的工农阶级比较起来，真是望尘莫及！

我们国家对于儿童文化生活的照顾和关怀日益增多。少年宫、少年之家、儿童科学站、儿童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儿童文化馆、儿童书店、少年儿童出版社……雨后春笋似的，在国内各个角落里成立起来了。但在这许多“美轮美奂”的建筑物里，坐满了又饥又渴的一亿二千万的少年儿童，他们焦灼的伸出手向作家要求精神食粮。

这种情形不能再容忍了。儿童们已经嚷破了喉咙，他们有的已经涌出这些建筑物外面来“饮鸩止渴”了！

听听社会上对于我们的批评和指责吧：“大多数的中国作家们并不重视儿童，因而也就不重视儿童文学”，“为什么某些作家会感到为我国的少年儿童写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是一件没有出息的事情”？

对于这些话，我们能作什么解释？能有什么答辩？这都是事实。我们只有正视这些问题，并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用我们的创作证实我们这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队伍，是怎样的一个“名副其实”的队伍。

许多作家朋友们谈起为儿童写作的困难，总是强调说：“我们没有生活呀！”“我们不熟悉儿童的语言呀！”“儿童文学要很好的作家才写得出呀！”当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总猜不透他们是“谦抑”还是“骄傲”，是“虚心”还是“心虚”。

我这话也许说的太重一点，但是，以上的这些“不为儿童写作”的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

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哪里找不到儿童？我们根本到处都是游泛于儿童的海洋之中。我们自己家里没有孩子，街坊家里还有孩子；街坊家里没有孩子，路上还有孩子。我们若是走到托儿所，小学校，少年之家去，那里的孩子还数得清么？

实际的情形是：我们并不热爱他们，并不想去和他们接触。

所以，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要去“体验”这个“生活”？

至于说“不熟悉儿童的语言”，那也是“似是而非”，甚

至于“强词夺理”的说法。我们并没有先学说小孩话，才做父母的，也没有先学说小孩话，才做老师的，也没有先学说小孩话，才同儿童谈话的。由此可见，创作上的语言问题也不是无法解决的困难。

而且——这并不是笑话——我们都是儿童“出身”的，我们都是先“熟悉”了，“惯用”了儿童的语言，才“熟悉”大人的语言的。

至于说“儿童文学，要很好的作家才写得出”，这恐怕是太客气了！谁又真是“很好的作家”？只要你提起笔来的时候，想象坐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或是几个红红的脸，短短的头，睁着圆圆的渴望的眼睛，嘴边挂着兴奋的微笑的孩子，那么，你笔下写出来的，不论是小说，诗歌，剧本，散文……就有可能成为很好的儿童文学。

假如在你想象的幻境中，还觉得有一只肥胖的小臂，搂住你的脖子，蓬松的短发，拂到你的脸上，你闻得见那又嫩软又粗糙的皮肤上的太阳的香气，那你笔下流涌出来的，就有可能成为很好很好的儿童文学！

我们大家都来试试看吧。

我们应向工人阶级学习，来个“劳动竞赛”。

在我们这些人里，不论是写小说的，写诗歌的，写剧本的，写散文的，写评论的……从事创作的或从事翻译的……我们都在一九五六年以前，每人写出一篇，作为新中国的作家们，向新中国一亿两千万少年儿童的“新年献礼”。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一日以前，再写出一篇，作为我们给儿童们的

“儿童节献礼”。假如我们的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每人都写出一篇，那么，我想这千百篇长长短短的儿童文学作品，也可以使我们的“望眼欲穿”的小读者们眉开眼笑了。

这个要求并不是很高的。一首儿歌、一段旅行游记、一则民间故事、一篇翻译的外国童话、一段寓言，或是一篇小说、一个短剧、一个历史人物传记，……总而言之，不管采取的是什么形式，选择的是什么题材，只要是认真“为儿童写的”，那无疑的，对于整个儿童文学的发展和繁荣都是有贡献的。

我们广大的专业和业余作家的笔杆挥动起来的时候，一定会有千千万万的父母们，老师们，辅导员们……闻风而起，兴奋踊跃的来加入我们这光荣而愉快的劳动的。

我似乎已经听到我们一亿两千万小读者的雷动的欢声了！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5年11月8日第11期。）

访 日 观 感

今年八月里，我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到日本去出席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并慰问日本的原子弹受害者。在日本逗留的十八天之中，我会见了许多旧识的日本朋友，接触了更多的日本人民。寒暄以后，他们总是要我说说我这次访日的观感。对于旧地重游的日本，我真是感想太多了！

我深深地感觉到今天日本人民生活处境的痛苦。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在美国军队的占领下，丧失了独立，国土成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国民的基本人权也遭了蹂躏。正如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志贺义雄同志所说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回忆到解放前的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同志和朋友是能够完全理解日本国民的痛苦的。”

可是，我也深深地感觉到，在日本有着愈来愈多的人，已明确地、坚决地选定了自己的道路——和平和独立的道路。他们要求改变半被占领的状态，他们反对把日本变为外国的军事基地并驱使日本人民充当未来侵略战争炮灰的阴谋，他们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和重整军备。他们迫切要求和世界各国恢复正常的关系，特别是他们的紧邻——中国和苏联。他们迫切要求解除“禁运”，他们要利用他们精巧的工业出品，

和世界各国尤其是和他们的邻邦——拥有六万万人口的中国进行互利的贸易，来改善他们国家的经济状况。他们要和世界上的和平力量巩固地结合起来，为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日本而努力。

谈到现在日本人民的生活，不必看长篇大论的新闻杂志，就是我们在闲叙家常，或是匆促的行旅中，一两句话，一两件小事，我们就能够完全了解日本人民的痛苦！

我们所经过的机场，如羽田、福冈、伊丹、岩国等机场，同时也都是美国空军基地。候机室里，都有美国军人出出进进，机场上有美国兵士在忙碌地操作。我特别注意到在伊丹机场外，汽车走出多远，街上两旁还是挂着英文招牌的专为美军开设的酒馆、舞厅、商店，还有几家当铺！同时，离此不远，也就有“反对扩大美空军基地”和“美国佬滚回去”的大、小、横、直的标语。

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说：“你知道不？在我们粮食不能自给的时候，我们农民的田地，却一块一块地被削小下去。说起你都不会相信，八百多处美军基地布满了日本国土，你看见这两天报纸上报道的东京砂川町人民反对扩大立川美空军基地的斗争吧？人民不会屈服的，那是他们的生死关头呵！”

在一个晚餐会上，只是几个很熟的朋友在座谈。谈到我自己日常生活的时候，我的一位日本同学忽然问我说：“你纳税不？”她把我问糊涂了。她苦笑着说：“你多么幸运，你几乎不懂得纳税是怎么回事！在我们这里，甚么都有税，税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吃过饭，我们谢过主人，主人却递给我们每人一个信封。回来打开一看，原来刚才是《妇人画报》主持的座谈会，我们的谈话都有人笔记下来，准备发表的。这信封里的一万元日币，是送给我们的酬谢。单据上写的——假如我记得不错的話——是一万一千七百六十元，那一千七百六十元就付了“税”。

在汽车上，向两旁眺望的时候，一位招待我们的日本朋友问我说：“你觉得我们日本妇女的服装比从前讲究了不？”我笑着点头说是。她惨淡地笑了一笑，说：“这不是因为生活改善了，这是与‘卖春’问题有关呀！”当我惊讶地注视她的时候，她说：“我一点都没有夸大，农村的穷困，工商业的倒闭，逼得成千上万的日本妇女，走上‘卖春’的道路。据说仅是东京一个城市，就有几十万个娼妓，这是多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

一位曾在我东京家里帮忙的日本保姆，在夜里十一点到旅馆来看我。她极其亲切地问起我的孩子们学习的情况，她还叹了一口气说：“您的负担也不轻吧，大学和高等学校里要花许多钱呵。”我笑着说：“告诉你也高兴高兴，我一辈子也没有这么轻松过！我的孩子们在大学和高中学习，我只替她们交每月的饭费。那些家庭贫苦一些，交不起饭费的大学生，国家还是要补助的……”她沉默了一会，说：“我的那个大孩子该上高等学校了，私立学校的学费太贵了，他去报名的时候，学校方面根本就劝他不必来考；可是公立学校也得花许多钱。

他对我哭，他说：‘妈妈，我对不起你！自从父亲死了，你就为我们辛苦了这许多年，如今为我读书，你又得黑夜白日加倍地操作。我想我不读书吧，我将来的就业又成问题。’我们的生活……”她说不下去了。我抚着她的肩膀，也不知道说甚么好。过了一会，她默默地擦了眼泪，带起我送她的一只和平鸽的别针，留下了一张她和两个孩子的相片，对我深深地鞠躬道别。我送她出去，望着她瘦小的背影，消失在深沉的黑夜之中……

这种使人难过的小故事，是写不完的。让我们谈谈广大的日本人民，从苦痛的经验里，觉悟奋发，充满着信心前进的精神吧！

从东京大学回到旅馆去的车上，那位陪我的日本青年，满面笑容地问我：“谢先生，您觉得我们青年改变了不？进步了不？”我说：“别的还没有看出来，不过今天会场里女同学发问的比从前多多了，她们不是争着举手么？”他笑了，说：“正是这样！告诉您，在日本的和平运动里，青年和妇女，是两支强大的生力军。没有他们，这运动是不会这样广泛而深入的。从前我们常常陷于苦闷，悲观，女同学们也是羞怯、胆小。现在我们不那样了！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军奋斗，我们是世界上保卫和平的大队伍中的一小队。‘团结就是力量’，你们常常唱那一支歌，是不是？”晚霞照在他的脸上，我永远忘不了那异常可爱的、充满了力量的笑容！这笑容，几十年来，我在中国不断地看到，就是在日本，也不是第一次看见！

在地下室的食堂里，我们等着上楼开会。几位青年把我们包围了起来。一位男学生指着一位女学生说：“她不好意思自己对您说，她是一个很好的歌手。我们正在提倡一种歌声运动，我们到农村，到工厂，到学校里去，我们和大家在一起唱歌。有的是原有的歌曲，有的是我们新编的，我们把自己的痛苦、快乐和希望，一齐高唱了出来……希望您有机会听我们的歌唱。”

我在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的东京大会上，听到了这“歌声”了！那是一千多人的大合唱。他们唱的是《青年进行曲》、《幸福生活之歌》，和其他别的歌曲。这些歌曲雄壮、活泼，和我从前在日本常听见的“缠绵悱恻”的调子，大不相同。日本广大人民振奋起来了！

在广岛车站上，我们正向送行的人们纷纷道别，忽然人群的波浪两边分开，三四个年轻的姑娘，挤上前来，紧紧地拉住我们的手。这些带病负伤，一向羞在人前“抛头露面”的原子弹受害者，当天早晨，坐在我们对面，还在低头啜泣，如今居然赶到这“人海”中来，使我大受感动！

火车开动了，她们才从车窗外放松了我们的手，向我们挥动沾满了热泪的手巾，一面喊着说：“我们一定会记住的，我们要勇敢地活下去，要永远为和平而坚持斗争下去的呀！”

我们也一定会记住，而且会永远记住在艰苦的环境里为独立、和平和民主而斗争的日本人民。

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为和平和独立而斗争的日本人民是一定会胜利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5年9月27日，后收入散文集《归来以后》。)

广岛——控诉的城市

八月十九日下午，我们从岩国坐小汽车到了广岛。

我们在一星期以前，已经在长崎看到了教堂、医院、学校……的颓垣断壁，看到了在几撮、几片的建筑物周围的，宽广荒凉的，清理过的瓦砾场。我们在长崎、大阪、东京的大会内外，都曾会见了原子灾害的受难者。十年过去了，日本人民不断地辛勤劳动，仍然没有能够掩盖起这一大片废墟！十年过去了，万千受伤者的血和泪仍在不断地涓涓地流！这人间地狱的惨状，已经引起我们对于原子狂人们的无比愤怒。对于我们即将到达的广岛市，我是以万分沉重的心情来迎接的。

进入广岛市了，路旁是矮小稀疏的树木，炎风卷起了干灼的尘土，在黄尘扑面之中，汽车开到新广岛饭店的门前，门前站满了举旗欢迎的群众。我们接过花束，和欢迎者握手之后，立刻就到广岛死难者的慰灵碑前去，这慰灵碑好像马鞍的样子，——据说是日本古代形式——下面一块方石，底下存放着二十四万以上死难者的名字。石上刻着说：“安息吧，不要重犯以前的错误了。”我们敬肃地献上花圈，默立了一会。望着石上的刻词，不禁流下了悲愤的眼泪。是原子狂人的罪恶，造成了这一场空前的惨剧，我们应当说：“安息吧，我们决不让世界上再有第二个广岛了！”

从碑下退出，我们就到广岛红十字医院，慰问受原子灾害的病人。

十年过去了，除了十年前八月六日晨八时十五分，第一颗大规模杀人武器原子弹爆炸之下，立即炸死的二十四万人之外，当时还有重伤者五万一千多人，轻伤者十万五千多人。十年之中，伤者因无力治疗，无法治疗，陆续死去的还不知有多少。现在住院的不过是极少数的伤者，以及十年之后在这被炸的城市的健康居民中忽然发现的一种败血症患者。患败血症者每日增加，使得十年前幸免于伤亡的人们，心里恐慌得很，有的人便回避身体检查，他们唯恐查出病来，不但自己忧虑，家人悲伤，而最切身的生活问题、工作问题，立时就没有办法了！

作为一个慰问者，我是准备沉着稳定的心情，去接触呻吟痛苦的病人的，而当我站在他们床前，同他们握手谈话的时候，往往止不住自己的热泪！最使我难过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工人，在被炸的时候，她背着一个孩子，这天真无知的孩子，被烧死在她身上，除了孩子替她所覆盖的地方之外，她的背上，肩上，臂上，腿上，布满了斑斑的伤痕！因为要养活幸存的三个孩子，她挣扎工作了八九年，最近因为实在不能再支撑下去，才在群众的支援下，入了医院。她把头埋在枕里，痛哭失声，只伸出手来，和我紧紧地把握。我说：“你放心疗养，勇敢地支持下去，活下去吧！因着你们的痛苦，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眼睛已经明亮了，他们已经坚决地站了起来，一定要从世界上消灭这万恶的原子武器。你们不是孤苦无告的，有中国六亿人民，和全世界亿万爱好和平的

人民，和你们永远在一起，关心你们，鼓励你们，安慰你们，十年来黑暗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安心疗养吧！”因着情感的激动，我这几句话不是连续着说下去的，我们的手也把握得更紧了——是的，为和平而斗争的中日两国人民，是永远并肩携手勇敢前进的，我们紧握的手是永不分开的！

我们还慰问了其他的几个病人，有的是年轻的大姑娘，为着不显出病容，脸上还略施脂粉；有的是十几岁的孩子，苍白的脸上，露出了感激的微笑；这些都是在十年之后才发现自己有病的人，他们对于自己的前途有着深重的忧虑，但是因为“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在广岛的召开，使他们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上千的和平代表从日本各地、世界各国涌到这曾是“火海”的城市里来，慰问了他们，关怀着他们，同他们说这禁止原子武器的运动正受着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这运动正在一天一天地扩大……这一切都使年轻的病人们，得到了无限的安慰和勇气。

出了病室，院长带我们到医院楼顶的凉台上，他指点给我们看，说台下医院大门内的院子里，十年前被炸后的头几天曾经挤满了上千盈万的受伤的人，因为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们也牺牲过半，治疗的工作不能迅速进行，因此从这院子里每天要抬出成千成百具的尸首。他还带我们走到楼上一角的大屋子，是受震损坏后不曾修理的，钢铁的窗架都弯曲着，而这所医院还不过是九所医院中受害最轻的一所，其他如本市的八十六所大小学校和图书馆，被炸后只剩下十九所还有使用的可能，原子狂人毁伤文化的罪恶，真是使人切齿的。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在医院楼下参加的原子受难者的座谈会。门字形的桌边，坐满了双目失明的、断臂的、脸上身上创痕斑斑的老老少少。他们愤怒地控诉着原子弹给予他们的说不尽的痛苦，它摧毁了他们的家庭，杀害了他们的亲人，造成了他们的残废，十年之中他们过着悠长的悲惨非人的生活……每个人述说自己切身痛苦的时候，或是始而冷静，终而呜咽；或是酸泪盈眸，时断时续；或是开始说了几句，就掩面泣不成声。西下的骄阳，穿过高大的窗户，投射在这厅堂里，投射在这些畏避阳光的受害者的身上，使我们感觉到一种沸腾的愤激情绪。但是他们终于镇定下来了，代表们的发言，像海外吹来的清凉和平的风，使他们得到了希望和安慰。他们相信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人民要求和平，要求禁止原子武器，这正义的愿望是一定而且必须达到的。十年来第一次从他们充满了创痕的脸上出现了微笑，深陷的眼眶里，也似乎发出了希望的光辉。提到中国人民寄给他们的五万元的救济费，他们重新又涌出感激的热泪。对中国人民伟大的宽大胸怀，受难者和日本人民都再三向我们表示敬佩与感谢。

当天晚上，广岛人民在我们所住的新广岛旅馆的礼堂里为我们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台上挂着“欢迎中国和平使节团”，和“加强中日间的交流”，“感谢爱的援助”，“以和平与友谊把广岛与北京连系起来”等等的标语。因为照顾到我们旅行的辛苦，会上只有发言、献礼和献花，时间虽然很短，而我们从台上下望，看到几百群众的热情感激的眼光，和平与友谊已经把北京和广岛连系起来了。

第二天——八月二十日上午，我们又分组出发慰问。车

中外望，在烧毁的四百万坪的土地上，经过了劳动人民的十年努力，虽然已经营建起若干高大的楼屋，长宽的桥梁，但是在远远的四围山色之中，广岛市仍有点像“绿洲中的沙漠”，尤其是爆炸中心地带，没有葱茏的树木，几条大街，延伸在宽广焦黄的大地上，使人有荒凉的感觉。

我们几个人访问了明成园盲童收养所，这所里有三位保姆，是原子弹轰炸下的受伤者，现在仍有两位在所里服务，一位在学西裁，她们都来和我们谈话。十年以前，她们正是二八年华，对于自己的前途，曾寄存着一般少女的理想和幻想。她们憧憬着和平幸福的生活，美满的婚姻，天使般的儿女。如今她们坐在我的对面，低着头，摩抚着双臂上紫红扭曲的伤痕，在不断的幽咽之中，述说着十年前天外飞来的灾祸：镜中看到自己脸上的创瘢，使她们从痛苦昏迷中醒来时节，起了说不出的惊骇，她们悲愤，她们羞愧，那时的直觉是恨不得立刻死去，但是为着一家人的生活，又只得挣扎着支持下来。这重大的打击，使她们觉得一切美梦都粉碎了，丑陋病弱的身体，断送了一生的幸福，顽强的学习和艰苦的工作，也成为不可能。她们拖着创痛的身躯，沉郁的心情，度过了这三千六百五十昼夜……

我紧紧地握着她们的手，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些女孩子的心情，我说：“你们为什么为脸上臂上的瘢痕感到羞愧呢？这巨大的不幸，是原子狂人所造成的，你们把写在你们身上的血淋淋的罪行，呈露在全世界正义的爱好和平的人民眼前，使世界人民看到铁一般的罪恶事实，激起他们的义愤，使他们团结起来向原子狂人作英勇的斗争，效果是极大的。你们没

有看见在每个大会上，你们的控诉使几千个代表受了多大的激动？我只觉得你们是勇敢的走在争取和平的队伍前面的尖兵。我们的队伍是强大的，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和平一定会胜利的，勇敢地活下去吧！”

下午两点五十分，我们乘火车离开广岛，在车站上纷纷道别之顷，忽然送行的人群两边分开了，跑来几个年轻的姑娘们，就是今天早晨同我谈话的，她们紧紧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车上。车慢慢开动了，她们说：“谢先生，我们一定会勇敢地活下去斗争下去的！”她们仍然忍不住哭了，但是她们泪痕满面的脸上射出勇敢、坚定的光芒。

在火车上我展开了一张纸，是一位日本朋友递给我的、一首英译的、没有署名的日本诗人写的诗，题目是《我们找到了力量》：

你在清晨溜进了进来，
来破坏，来屠杀，
来把我们烧成焦炭，
来伤残，来杀害！
一刹那间——
几千年的劳动的汗、希望 and 梦想，
变成了尸山血海
和无尽无休的痛苦。

这几年来，
你恶魔一般地站立着，
不住地夸张、恐吓，

在人类的血肉上，
传布你有毒的猖狂。

我们单独地
屈伏了
吓倒了。

但是，现在
我们是数不清的亿万的人，
而在你火焰的后面
只有忙着点数金钱的几个……

团结起来，
我们有力量去摧毁这个恶魔，
把它的爪变成仁爱的手
来为人类服务！

今天，在这里
让我们宣誓：
我们要做那从未做过的，
去安慰生存者，残废者
和死者的焦枯的记忆，
要把它宣布为非法的
“原子弹，这个恶魔！”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5年9月27日，后收入散文集《归来以后》。）

值得同情的遭遇

——印度影片《流浪者》观后

《流浪者》的制作人、导演兼主角演员拉兹·卡普尔说：“几世纪来，印度的社会制度一直遭受着种姓制度的灾害，过去一代代的人民，只因为他们生于种姓低的家庭，以致被宣告不适于从事较上流的职业。此外，在英国人统治时期，英国统治者更把这些部落宣布为‘犯罪的部落’，并认为出生在这些部落的男女孩子，都是当然的潜在的罪犯。”卡普尔根据作家克·阿巴斯的作品拍摄了影片《流浪者》，反驳这种错误的见解，他说：“影片带来的是伟大的社会的普遍真理的声音——‘决定一个人的性格习惯的不是血统，而是环境’。”

看了《流浪者》以后，我深深地承认这部影片是能紧紧抓住人们的思想的，而且就技术方面来说，也可以算是印度电影中一部最复杂最完善的作品。

一个被所谓“上流社会”家庭所遗弃的男孩子的命运，博得了观众无限的激动与同情。和他的二十几年痛苦流离的生活发生着关系的，除了他的顽固、残忍、伪善的法官父亲拉

贡纳特，和被他的法官父亲根据“贼的儿子一定是贼”的谬论，判成罪人，逼成强盗的扎卡，以及他的纯洁、热情、富有正义感的女友丽达之外，就是他的善良、懦弱、值得我们同情的母亲，里列。

她是这部影片里最值得同情的牺牲者，虽然她并不是主角。

从故事情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这在礼教压迫下的旧社会的贤妻良母怎样地被欺压，被折磨，以至于被杀害；可是她直到万分痛苦的临终，还没有怀恨她的顽固、残忍的丈夫，她还希望得到他的原谅。到她丈夫走到她床前，向她道歉，请她原谅的时候，她就惊喜过望地“安心”死去！看，这吃人的礼教，把一个应当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反抗的精神的女性，管束成这样驯懦的一个“贤妻”！我们看到这里，能不引起心头的愤激么？能不同意她的儿子拉兹愤怒地说：“就是他折磨了我母亲一生，让我们母子遭了多少苦难，我不用他原谅我，他应该来求我们原谅他。”和“我一定要给你报仇！”的这些话么？

里列，这个善良的妻子，是一直热爱她的丈夫，倚靠她的丈夫，而且是十分惧怕她的丈夫的。她从强盗那里被释放了回来，她不敢向她丈夫诉说一切，只含糊地、几乎近于讨好地说：“有你的爱情保护着，谁也不敢害我！”当她自己对她丈夫所说的“好人的儿子是好人，贼的儿子就一定是贼”的这句荒谬的话，起了疑问的时候，也不敢放胆地和她的丈夫讨论下去。这一切，是她悲剧命运的起点。

当她丈夫听信了人们的流言蜚语，为着保护他自己的名

誉和地位，极端自私而忍心地把她在临产的痛苦中、在暴风雨之夜、抛掷到街上去的时候，她也只有软弱的哀求和哭泣。

此后，她在极其穷困屈辱的环境里，还千辛万苦地把她“相依为命”的孩子拉兹，打扮得像个“小姑娘”，要他读书，要他像他爸爸“长大做个法官”，在她的思想意识里，她是同意她丈夫的说法的。

但是里列决不是一个毫无刚性的女人，她有极其强烈的正义感。当她被强盗掳去的时候，她毫不恐惧地骂他们：“你们真不知羞耻！”当扎卡被警察追捕、躲进她家里的时候，她充满了愤怒地喊：“你马上给我出去，我家里不能藏你这样的人！”“你败坏了我的名誉又害了我的儿子，你出去，你马上给我出去！”这时候，她是多么勇敢啊！

作为一个善良的母亲，她是得到了她儿子的尊敬与热爱的，为着她的病，孤苦无告的小拉兹被逼走上了偷窃的道路，但是十几年来，他总是不敢告诉他母亲这“供养”的来源。当拉兹梦见强暴的扎卡持刀威胁他继续杀人放火的时候，他挣扎醒来，喊着跑向母亲的房间，搂住他的母亲呜咽着说：“妈，我再也不去偷了……让人们见了你都说你的儿子是个好人！”“妈，你相信吗？妈，我对不起你，我在你面前多么难过呀！我一定学好！我去做工！”后来当连做工的路子也被堵塞、拉兹极其颓丧地感到“我一个人有什么办法”的时候，他的热情忠实的女友丽达对他说：“你并不是一个人，拉兹，有你母亲和我帮助你。”

虽然里列在见了她丈夫一面之后，就“安心”地死去，而观众的感情却是不能平静的。写剧者通过狱中的拉兹，痛哭

流涕地说：“我哭，我哭我的父亲所做的这一些事情，我哭我的母亲因为他一生受了多少苦难！”

她一生所忍受的这些苦难，就是那个社会，所加在她身上心上的重重枷锁啊！

《流浪者》这部影片，除了动人的主题，成功的扮演，曲折的故事情节，细致的人物心理描写，以及优美的音乐、歌唱与舞蹈之外，它还有一种特色，就是：它是多种多样的印度影片的总和，它是神话片，歌舞片，音乐片，惊险片，爱情故事片，喜剧片错杂相间，而用一个激动人心的社会问题来贯穿起来的。中国的广大人民会以热情的欣赏来迎接这部有着浓厚民族色彩的印度影片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5年10月22日。）

应该是赶紧动手的时候了

自从今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之后，作家们像从梦中惊醒似的，大家的注意力一时都转向一个文学领域内的“冷门”，大家才发现这“冷门”的后面，拥挤着又饥又渴，焦急喧哗的一亿两千万的新中国儿童！这些“将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或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执行者”们，应当得到我们最先的关怀和重视的，这几年来却一直被“冷淡”，被“轻视”着！这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

现在，一般的情况是大大的好转了，各文艺刊物，各出版社，都大张旗鼓的呼吁为儿童写作，订出版儿童书籍的计划，许多作家也都准备“为儿童写作”了，儿童文学创作的队伍是加强了，作为少年儿童文学作家的我，不能不感到万分的感激和欣慰。

我们作家朋友里面，有许许多多都有着很高的思想水平，很好的艺术技巧，他们甚至于感到自己的孩子们没有书可看，但是当我们向他们请求“为儿童写作”的时候，他们似乎总觉得很困难。觉得儿童的玩艺不太好搞。其实，虽然少年儿

童文学有它的特殊性，而从一个有经验的作家来说，要熟练地、成功地掌握它是不会十分困难的。

少年儿童文学的领域是十分广阔的，方面很不少，无论是写小说，写诗，写剧本，写散文……的作家，都可以为儿童写作，在工厂，在农村，在部队，在边疆……体验生活的作家们也可以为儿童写作；因为儿童所要求的不只是“从家庭到学校，学校到家庭”的哑铃式的作品，他们对于勘察地质，开辟边疆，兴修水利，种植森林，修建铁道，巩固国防……都感到强烈的兴趣。

所以，在“形式是自由的，材料是丰富的，技巧是现成的”条件之下，作家们所需要的只是一颗热爱儿童的心！只要我们是想象着我们是对一群儿童说话，我们自然就会写出适合于儿童阅读的文字来。

我总觉得，“劝进”的话都被大家说尽了，现在我们也不必彼此说服，而是大家应该赶紧动手的时候了！

还有一件事，是我自己切身的痛苦的经验。我们每次出国去，人家总要请我们谈谈“新中国的成就”，因为世界上各角落的人民，都在羡慕着我们的成就。因为我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他们和我谈话的时候，总要我报告新中国儿童文学的成就，他们还迫切的要翻译新中国儿童文学的作品，但我们的成就是微小的，我们的队伍是薄弱的，我们的“代表作”，说来说去还只是一九五四年儿童文艺评奖大会上得奖的那几篇。至于人家问到我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不必多说了，这痛苦和惭愧，让我自己去承担，去忏悔吧！

最后，我只重复一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我们

应该赶紧动手的时候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读书月报》1955年10月24日第4期。）

日 本 纪 行

太平洋上的水平靖得很，碧绿得很，从机窗中下望，竟然看得见水面的泡沫和涟漪。

离开日本三四年了，在祖国和平兴奋的日子里，我常常惦念着在艰苦的环境里为和平、自由而斗争的日本人民。这次因为参加了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能够重到日本，去赴世界性的大会，并慰问遭受原子弹灾害的日本人民，我的快乐兴奋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好容易在海面上看到了青青的陆地。过不多时，羽田飞机场就转入眼底，高桥上站满了欢迎的群众，举着大大小小的各色的欢迎的旗帜，内中有几十面五星红旗，那是热爱祖国的华侨们，正和日本朋友们在一起，热烈地在等待着我们了。

我们穿过两旁鼓掌欢呼的拥挤的群众，进入机场的大厅，一路瞥见了许多熟识的兴奋的脸，虽然只是匆匆的握手和拥抱，我们也还插进一两句极亲切的“寒暄”。

好容易站定了，我们两臂间都抱着花束的“山”，从花隙里望着在致欢迎词的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日本筹备会

的代表。他满面笑容地说：中国代表团终于到达了，这是人民的胜利，这个胜利对于这次大会，可说是一个最大的礼物。

刘宁一同志致了答词。接着，我们便被簇拥着上了汽车，在暮色苍茫中，开往东京……

此后的十八日中，我们就沉浸在日本人民的热烈的友情里，他们陪伴着我们，旅行、开会、参观、访问、游览……我们的路程是从东京经福冈到长崎，参加了长崎大会；从长崎到云仙温泉，经岛原、大牟田、福冈，到了大阪，又参加关西大会；再从大阪，经横滨到镰仓，参加了镰仓大会。最后回到东京参加东京大会。会后从东京出发，赴大阪、岩国到广岛访问；从广岛路过大阪重新回到东京，中间还游览了箱根等处。

在我们频繁的过往之中，无论是机场、车站、码头，总是挤满了热情的群众，献花、献礼，要我们谈话、喝茶，就是半个钟头时间的逗留，也要开一个短短的欢迎会，他们臂挽着臂环围着我们，唱着《不准再投原子弹》和《东京——北京》之歌。从岛原出发，短短几小时的水程，我们和码头上的送别者还互相抛出无数彩色的纸带，牵挽不释。在大牟田码头上，欢迎者的小汽船开出很远来迎接我们。在大牟田和福冈，我们的汽车前面，都有广播的汽车前导，路上行人和路旁商店的店员们，都向我们欢呼致意，就是很小的、停留极暂的车站，如同久留米、小田原，也有欢迎、献花、唱歌、从车窗外拉住我们的手、跟着火车跑出好远的群众。

这一切都说明了，在艰苦中为和平而斗争的日本人民，是

如何地珍视中国人民的友谊，尤其是在禁止原子弹和氢弹运动这道保卫和平的阵线上，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支持和援助，使他们得到极大的安慰和鼓舞。他们知道和他们隔海居住的、六万万热情勇敢、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是保卫和平的一支强大力量。

长崎的“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是我们参加的第一个大会。那是一个炎热的夜晚，灯光下望去，台下坐满了兴奋而静默的群众，前排右角坐着几位伤痕满面的男女，那是原子弹受害者的代表。在主席、市长和各国代表们讲了话以后，他们也站到台前讲话，在悲愤沉痛的声调里，控诉了他们自己身受的惨痛深刻的经历。这时，台下群众从惨然的回忆中，激昂起来了，积了十年的怨愤，今天听到了控诉谴责的声音，这种心情，是悲伤而愤怒的。各国代表们热情恳挚的发言，更给了他们以新的勇气 and 希望，使他们更体会到他们不是孤独无援的受苦受难的“平民”，乃是世界保卫和平的强大队伍中的一支分队。因着自己深刻惨痛的体验，他们将永远勇敢地高举着和平的旗帜。唱着《不准再投原子弹》的歌，成为保卫和平的强大队伍中的尖兵。

襟山带海的美丽的长崎市，和我国的上海隔水相望。长崎的朋友亲切地告诉我们说，长崎居民提到上海的时候都非常熟悉。十年前的三月九日上午十一时零二分，在炎暑的晴空，两架美国的 B—29 型轰炸机从东北方飞入，投下了第二颗在日本爆炸的原子弹，这座三百八十年来称为美丽的古都

长崎，顿时成了火海！

十年来日本劳动人民在废墟上不住的清除、整理、建造，也还未曾消除这深重的伤痕。我们从早晨出发，慰问了原子弹受害者以后，曾到复兴的市区上巡礼：我们登上国际文化会馆（即“原爆资料馆”）的高楼，四周眺望，受炸的中心区现在已建成国际和平公园，阳光下远远看见“和平纪念像”，他双目微闭，右臂指天，表示指斥万恶的原子弹，左臂平伸，作推进和平的姿势。这座白色涂装的青铜男子裸体像，有九点八公尺高，是雕塑家北村西望的创作。

公园里矮小的树木，稀疏的青草，和天边浓绿的山色，形成一个荒凉的对照。

资料馆里陈列的原子弹毁坏杀伤的种种相片和表格，周览之后，使我们切齿痛恨原子狂人的不可饶恕的罪恶！在这大规模屠杀的原子武器爆炸之下，长崎市民死者有七万五千多人，伤者也有七万四千多人，其中大部分是老幼妇孺。这种极端野蛮的破坏国际法的作战方法，是对全人类的挑战，我们决不能容忍这种肆无忌惮的残暴行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携起手来，挺起胸来，坚决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这陈列馆里摆满了被毁坏了的宝贵的文物，缺头的佛像、无身的基督像、断碣、残碑……至于被炸毁的学校、医院建筑，在相片上所显示的是高耸的断壁、扭曲的钢筋、焦秃的树木、遍地的瓦砾，在这一切之下，就是无数死伤的人！

十年前的血泪并没有流尽，在这里到处还可以看见血和泪的涓涓的流迹！因为我们在长崎慰问的是我们初次接触到

的原子弹受害者，我们的印象也特别的深。二十六岁的渡边千惠子，十年前她正是“二八芳龄”的少女，被炸受伤后，她半身瘫痪了，三千六百五十昼夜里，她在一角床榻上，幽咽地度过了青春。她的母亲跪坐在她旁边，当我们和病人道别的时候，她母亲过来紧紧拉住我们的手，痛哭失声！她的两个儿子是在原子弹轰炸下牺牲的，十年来她忍泪吞声守着这不能行动的痛苦的爱女，过着悠长的黑暗的年月。代表们对她们慰问鼓舞的言词，冲散了密集她心头的乌云，她知道在她周围有亿万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同情她们，关切她们，而且决不让这曾使她们受尽苦难的原子弹，再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爆炸！

我们在长崎大学附属医院，还慰问了过去是开肉店的森秀雄先生。他至今仍患着皮下出血。他有一妻三子，十年来没有得到救济，因着自己的治病和一家的生活，已是典当俱空。如今因为医院里把他作为病例，才能得到治疗，谈到这里，他苍白的脸上，露出了惨淡的笑容。应该说，我们所接触到的，还算是幸运的受害者，在这十年里，不知有多少受害者，在流离穷困之中，无告地默默死去，这一笔巨大的血债，一定要原子狂人来偿还的！

大阪的关西大会是我们参加的第二个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在这会上，我们又见到了从长崎和广岛来的几十位原子弹受害者的代表。在各国的代表们发言之前，他们鱼贯地走上台来，双目失明的、行动不灵的、脸上臂上布满了瘢痕的，大部分都是妇女，有的还怀抱着吃奶的婴儿。她们

向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们，提出了激愤沉痛的对于使用原子武器的狂人们的控诉；对于世界人民的关切和同情，更表达了衷心的安慰和感谢，因着她们身受的深刻的痛苦，他们坚决要求“不准再投原子弹”！

这些泣不成声的愤怒的控诉，使坐在台上的代表们，感觉到真真切切的生理上的痛苦！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我们必须把压抑了十年的惨无天日的真情实况，揭露在世界人民的面前，再次唤起人们的正义感，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原子武器，迫使那些与和平为敌的好战分子们永远停止那一套卑鄙无耻的威胁和恫吓！

在日本各地的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中，我们还看到日本固有的优美的艺术的表现。我们在关西大会的第二部节目里，看到了日本的古典艺术，如同七世纪的舞乐“昆仑八仙”，是由奈良的舞蹈家表演的，据说这是从中国传来的昆仑山上的鹤舞。舞者戴着绿色带喙的面具，穿着红色绣着鲤鱼和鱼网的舞衣。伴舞的乐器是古色古香的笛和鼓，舞态和乐音都极其缓慢而悠扬。还有十四世纪的“狂言”趣剧“蛸”和描写离人思归的上方舞。日本著名的箏曲是由菊田正明合奏团演奏的，台上摆着十几个长箏，丁当拉杂，十分悦耳。底下还有“舞踊”和“人形净琉璃”（傀儡剧），我因为有别的约会，没有看到，真是憾事。

日本的朋友们告诉我，战后的日本歌舞，受了外来的色情、斗狠和低级趣味的影响，日本高尚的民族形式的歌舞，变得“曲高和寡”了。为要驱除这淫靡的流风，和发扬日本固

有的优美的艺术文化，与禁止原子弹、氢弹同时，来提倡复兴日本的歌舞，提高日本民族的自尊心，是完全及时和必要的。

镰仓的大会，更予人以难忘的印象。大会是在海滨开的，这是镰仓每年举行的“海之和平祭”的第三天，市上旗幡招展，海滨上游人密集如蚁。我们踏着细软的沙滩，在万人簇拥之中，走上台去，四围的旗帜林中，站满了密密层层穿着游泳衣的男男女女。在代表们讲话之顷，天际黑云四合，雨点纷纷洒来，海波声中，台下的群众，并没有散开，反而更拥紧在台前，海滩上准备着遮阳的大伞，一个一个地被举到台上来，由十几个壮健的穿着游泳衣、颈缠红巾的青年扶着，立在代表们的旁边。大会开过，雨点渐稀，代表们移坐到台前，看台下成千上万的群众，转着圈儿，跳着民族形式的集体舞。这些男女青年们露着半裸的身躯，和着广播的舞乐，欢笑地拍手转身，缓缓前进，那一种神情，和东京、横滨……舞厅的气氛有天渊之别！

海滨大会以后，我们在文化馆室内，还看到农村歌舞的一段段短小精彩的节目，舞者穿的完全是朴素而又鲜明的日本农村装束，内容有的是讽刺偷懒的庄稼汉，有的是庆祝丰收，活泼、生动，充满了在土地上的劳动人民健康勇敢的精神。这种农村歌舞的提倡，据说也是新近才有的。

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的闭幕式，是在东京大会上举行的。在还没有装饰完毕的高大的东京体育会馆里，坐满了黑压压的到会的群众。大门前和甬道里，也站满了人。主

席台搭在场中靠后的一边，我们座位的背后也有听众。因此，在各国的代表站起被介绍的时候，需要转着圈子，向前后左右鞠躬，才能对一切鼓掌的会众致谢。绛红的晚霞，从楼上一排排的大窗户里，正射到台上。从耀眼的霞光中望去，只看见一层层波浪似的兴奋的人面。台前一排举着旗子的，是原子弹受害者的代表。

与会各国的代表，都讲了话，他们的同情、鼓励和支持的话语，博得了不断的起伏的掌声。从人们兴奋欢慰的脸上，看到日本人民已经深深地知道，他们不是一支要求禁止原子武器的奋斗的孤军，他们乃是声势浩大的保卫世界和平的队伍中之一队。他们找到了力量，他们得到鼓舞和安慰。

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在掌声中站到台前，这时从全场各角落躬身低头走来了许多人，把台前地上都坐满了。在闪闪不断的摄影镁光之下，他宣读了中国六个人民团体给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日本筹备会的一封联名慰问信，信上说：“……我们——中国六个人民团体特代表全中国人民，委托参加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向贵会致送人民币五万元，作为中国人民对日本原子弹被害者的援助和慰问。并请代为转达中国人民对于正在为禁止原子弹、氢弹而奋斗的日本人民的敬意。”

台下静悄得没有一点声息，过了一会，像隆隆的雷响一样，涌起了一阵紧过一阵的鼓掌和欢呼。掌声震动中，我看见坐在前排的原子弹受害者，纷纷拿出手绢来拭着眼泪，我的眼睛不由得也润湿起来了！

闭幕式行过，下面的节目，是艺术之部。代表们被请下

台来，挪到对面楼座上去，主席台变成了舞台，一幕一幕的歌、舞，便在上面开始表演了。

这时我们才看出，原来坐在主席台后面楼上的，是一千多个男女青年歌手，他们穿着整齐的上白下黑的服装，在指挥的棍儿指点之下，一排排地站起来了。他们领导着三万多会众，兴奋，雄壮，活泼地唱出了日本广大人民的抗议和希望。《不准再投原子弹》，《青年进行曲》，《幸福生活之歌》等，都是新词新曲，和我从前在日本所听过的“哀感凄凉”的调子，迥乎不同，使人听了兴奋而喜悦！

节目里还有极其动人的部分，如同石井漠舞蹈团儿童部的舞蹈，几十个蝴蝶般轻巧的儿童，好像被一阵凉风吹到了台上！他们表演的是日本的民谣，几十对小臂舞得那样整齐，几十双小腿跳得那样快速，博得了满场的掌声。此外还有“人间释迦”的舞蹈，象征和平一定能得到最后的胜利的，也是由石井漠舞蹈团来表演的，灯光，布景和舞蹈，都十分优美。剧中的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合掌默坐，各种各色的群魔相继而来，火魔是红色的，水魔是绿色的……他们咆哮汹涌地，不断地向着释迦扑去，释迦缓缓地举起手来，他们就都疲软无力地纷纷倒退，卧伏在地，舞蹈的动作，极其柔软轻忽，尽到了“芭蕾舞”的能事。

会毕已经很晚，我们抱着花束，好容易挤出欢呼的人群，到得门外，夜色中广场上还站着数不清的群众！我们被推拥着上了大汽车，可是汽车开不出去！从一排排的车窗外伸进几十只几百只手来，我们把握不暇，只得从花束里抽出一朵一朵的花来，抛了出去，最后连绿叶也抛尽了，汽车才蠕

蠕移动，好容易出了广场。

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的活动，从此圆满地结束了，可是中国代表团的的活动还没有结束，在许多座谈、访问之后，八月十九日，我们又到了广岛。

从大阪到岩国的旅途中，机窗中下望，尽是蔚蓝的海水，和一座接着一座的碧绿的岛屿，就是最小的岛上，也还密密地种着整齐的庄稼。勤劳勇敢的日本农民，开垦利用了自己的每一寸土壤，而野心无穷的美帝国主义，还在不断地扩大他们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日本全国人民群起的愤怒抗议，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同情的！

有了长崎的悲惨的闻见经历，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从岩国坐汽车进入广岛。

我们的预想是不错的，我们从“绿洲”进入了“沙漠”！

几条宽阔的大街，两行高大的楼房，伸展在苍黄无际的土地上。干燥的热风，吹着矮树的小叶，路旁长着稀疏的青草……这一切，都好像是到了一座沙漠上新建的城市，然而沙漠上新建的城市没有这些斑斑的创痕！

在离爆炸中心二百五十米的地方，立着一座小石台，上面有一个马鞍形的“慰灵碑”，这“慰灵碑”下“安息”着二十四万以上的，在第一颗万恶的原子弹爆炸下牺牲者的灵魂！

这些灵魂如何能得到“安息”？！十年前的一个清晨，晴空万里，海上河边吹起微微的凉风，孩子们在街上院中追逐着嬉戏；母亲们背着婴儿在准备着早餐；一切无辜的平民，正在做着他们每天早起的工作，突然间……一声霹雳，一阵狂

风,把这座城市四十万人的幸福……四十万老弱妇孺的一切,震碎,吹飞!

我这一支笔描写不出,描写不尽,也不忍描写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晨八时十五分以后,广岛市被炸的惨状!我看了广岛,才感受到“怒发冲冠”的真正感觉!几千几百年来,世界上聪明勤奋的科学家们,废寝忘食地研究发明了为人类增进幸福的原子能,而帝国主义侵略者们,却攫夺了这宝贵的成果,用它来制成大规模屠杀的武器。在屠杀了日本的几十万老弱妇孺之后,直到今天,这些侵略者们,还以他们血淋淋的双手,高举着这万恶的原子武器,来向全世界威胁恫吓。叫这二十四万余围绕飘泊在断垣颓壁之旁的冤愤的灵魂,如何得到“安息”?!

然而,正义是至终会抬头的,人心是不死的,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十年后的八月六日,五千多个代表从日本和全世界的每一角落,来到广岛,这个“控诉的城市”。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国籍、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社会阶层……来和广岛的人民紧紧地拉起手来,向着与和平为敌的好战分子们,伸出如林的巨臂,发出愤激的、宏亮的“不准再投原子弹”的呼声!

安息吧!冤苦的灵魂!我们是一支无比强大的保卫和平的队伍,正如你们的诗人所说的:

.....

我们是数不清的亿万的人,
而在你火焰的后面

只有忙着点数金钱的几个……

我们一定要团结奋斗到底，我们一定要眼看到大规模屠杀的原子武器，永远被禁止，被毁灭！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和平一定，一定会胜利的，安息吧！冤苦的灵魂！

我不忍描写我在广岛“原爆资料馆”所看见的四百万坪土地上人间地狱的惨状，但是我不能不重述几十个广岛的原子受难者悲痛的控诉。在广岛红十字医院的座谈会上，他们涌流着不断的眼泪，向我们倾诉着十年来积压的冤愤和痛苦。这惨无天日的大规模屠杀的罪行，十年来一直被隐瞒遮盖着，数以万计的原子弹受害者十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救济。原子狂人们不但减少和虚报了在原子弹爆炸下广岛的伤亡数字，最使人切齿的，是他们在广岛的比治山上，还设立了一个ABCC，就是“原爆伤害调查委员会”，这委员会是一个原子放射能效果的试验室，他们不管治疗，只检查记录受害者病态发展的情况，报告给研究如何改进原子弹功能的刽子手们，帮助他们来制造“更”大规模的屠杀武器。受害者说到这里，真是“目眦皆裂”！怪不得当各国代表们在各地慰问原子弹受难者的时候，问到“救济”，问到ABCC，受难者是那样地目瞪口呆！这种拿人当作猫狗鼠兔，来作杀人武器的试验的“人”，还有一丝一毫的人性么？！

我们沉默地愤怒地倾听了他们一个一个的，关于自身经历的，沉痛的控诉，这一段一段悲惨的事实，像梦魇一样，重叠地压在我们的心头，压得我们不能呼吸！我们流着热汗的双手，一直紧紧地互握着！我们心里一直不住地在怒喊：“世

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起来吧，我们坚决不许世界上再有第二个广岛了！”

当天的晚上，广岛人民的广岛公会堂，为我们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台上挂满了热烈欢迎的标语，台下坐满了热烈欢迎的人……对于中国人民团体寄给他们的五万元的“爱的援助”，他们再三地表示深深的感谢。为着照顾我们旅行的辛苦，节目中只有简短的发言和敬礼，最后，当那几个和服短发，黑睛红颊的小姑娘们，笑嘻嘻地鱼贯上台，向我们献花的时候，看她们那种喜乐活泼的神情，使我们像受清泉冲洗一般，从沉郁和疲困中飘浮了上来。这是广岛的充满了希望的下一代，也是我们强大的保卫和平队伍的后备军啊！我们热情地把她们抱在怀里，久久不释！

此后我们在日本和群众接触的场面，最隆重的就是羽田机场送行的一幕了。夜色深深，雨脚如绳，可是机场上仍挤满了欢送的群众。我们臂挽着臂，站成一圈，高唱《不准再投原子弹》之歌，在纷纷握手拥抱之后，由打伞挟旗的日本朋友们簇拥着上了飞机……

我们放下花束，从洒满雨点的机窗中挥手外望，在丝丝的雨光之中，高桥上和机场里，站立着许许多多举伞挥旗的群众，直到飞机转动，还不肯离开！

刚才送我上机的那一位日本姑娘，紧紧地搂着我的手臂，低声说：“感谢今天的雨，把我们脸上的泪痕盖住了！”但是

我知道她脸上的热泪，不只是恋别的泪，而且也是兴奋的泪，感谢的泪，她们从心底知道六万万中国人民将和广大的日本人民永远一同高唱着《不准再投原子弹》之歌，携手挺胸，向着保卫和平的大道，齐步前进。

当我离开日本美丽的国土，别过在艰苦的环境里，为和平与独立而斗争的日本人民，我自己心里，又何尝没有一阵阵的黯黯的离愁？但是我的心情，到底是兴奋而喜乐的。十年来日本已有着愈来愈多的人，觉悟奋发，坚决地选定了争取独立与和平的道路，这支队伍正在不断地一天一天扩大，而且因着他们是最先的原子弹、氢弹受害者，在创巨痛深的经验里，他们将成为世界保卫和平强大队伍中的尖兵！

在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无坚不摧的力量下，原子武器是一定要被禁止被销毁的，和平一定会胜利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世界知识》1955年第19、20期。）

《广 岛 姑 娘》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早晨八时十五分，三架美帝国主义的 B—29 型飞机，侵入日本广岛市万里无云的上空，投下了第一颗大规模屠杀无辜平民的原子弹，杀害了二十四万余的老弱妇孺！一个工人的小女孩澄子，就在这场灾祸中丧失了父母和弟弟，她自己也身负创伤。可是披着“科学家”外衣的美国刽子手，还企图进一步摧残她，将她作原子放射能的试验品，但是她逃脱了。她带着伤残的身体和痛恨的心情，参加了日本人民争取和平的队伍，百折不挠地，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和重新武装日本而奋勇斗争。她就是苏联作家金罗曼笔下的《广岛姑娘》。

这部小说，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者要把日本变成侵略基地，重新在世界上发动原子战争的恶毒阴谋。它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控诉了美帝国主义者在日本国土上所犯的种种杀害、压迫的罪恶，详细的叙述描写了不愿作奴隶的日本人民的艰苦的斗争，有力地唤起了全世界人民对“为了祖国，为了和平，继续战斗下去”的日本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从这部小说里，可以看出本书的作者，对于战后日本人

民的生活和遭遇，是极其熟悉而且有着极深厚的同情的。从故事的开始，他引导着读者一步一步地，走入日本人民“为了祖国，为了和平”的火热斗争中去。

书中的主要人物是“原子弹伤害者”的澄子，和她的青年战友，如：八重子、稻子、勘治、隆吉、津元……这些民主青年同盟的分子，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秘密地写作，画图，印刷，正如他们所说的：“我们的炸弹是用纸做的，就是用来印刷今天在日本各地出版的成百成千份小报的那些纸。这些纸弹把所有诚实人的心都点燃了起来。”“他们写作，因为他们要日本人民、要所有的人们能在一个不再有战争、不再有噼里啪啦（按：即原子弹，下同）的世界上过一种更好的生活。”

他们艰苦奋斗的路途上，是充满了荆棘的。向着他们迎头压来的，不但有美帝国主义的宪兵，日本的警察，还有地主，长老，法西斯流氓的“洁心兄弟会”、以及为虎作伥的二世（按：即美籍日本人，如工厂的监工田中杰克，美军医疗处的漆垣，最阴险无耻的反谍队的田山弗莱迪）。但是他们在日本共产党和民主青年同盟的领导下，咬起牙齿，冲过难关，终于在栗山的和平防线上，团结了工人，农民，渔民，学生，医生，道士，家庭妇女……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扩大美军军事基地，保卫和平的队伍。在美军和日本警察的“弹压”之下，他们流血了，牺牲了，“可是和平防线的守卫者们坚守住了他们的阵地”，“增援部队继续从全国各地涌向和平防线来……金钱、药物以及其他的供应品……都从日本各地送到，表示慰问和支持的电报和信件源源不断地、像雪片一样地飞

来。”最后，和平防线胜利了。美军司令部慑于人民的力量决定不再扩充基地的范围了。但是狠毒的美帝国主义者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利用钻到日本青年队伍的内部的美籍日本人弗莱迪阴谋将爱国分子一网打尽。澄子姑娘发觉了他们的阴谋，在十分惊险的情况下，和这个无耻的二世，勇敢地机智地斗争着逃脱出来，和她的勇敢的战友们，一同转入地下工作。整个故事充满着勇敢乐观的情绪。

参加了日本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回来以后，我阅读这本《广岛姑娘》，觉得有无限的亲切！书中许多人物的形象，都鲜明生动的呈现在我的眼前：年轻的澄子，从痛苦的经验，和艰难的斗争里，锻炼成了一个勇敢机智的战士。她说：“小隆和小勘怎么能够相信那些美国佬可以使我招供！……把我弄成一个孤儿和一个……一个残废的是谁？在我哼一声以前我宁愿让他们把我撕成粉碎。”这是多么坚定的立场！她的那些同伴，如八重子、稻子、松子、勘治、隆吉……也都是生气勃勃的人，他们勇敢、乐观，对美帝国主义的痛恨，对自己被压迫的人民的热爱，使他们紧紧的团结在一起，百折不挠的为日本的独立自由而斗争。此外像澄子的舅舅，是一个老实怕事的老农人，他开始企图把澄子关起，不让她出去参加青年人的和平运动，最后因为美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到他的土地上来，他也就拄着一根拐杖，背上挂着一顶广边笠帽拖着沉重的脚步，加入了保卫和平防线的行列。

还有是地主老婆的表弟高见，是个“原子弹伤害者”，但是他开始没有痛恨美帝国主义者，只一般的绝望，颓废，他对澄子说：“谁投下的倒没有关系，美国人或者葡萄牙人……

负责任的是人类。”“我们两个人都是注定要死的，我们必须在能活的时候好好活”。八重子就严厉地纠正这种错误的观点，她对澄子说：“只能归罪给美国人；他们制造了噉咭咚，他们把它投在日本。可是全世界的人民却正在为了阻止广岛事件的重演而斗争着。并且他们是能够做到的。世界是不会被毁灭的。”最后高见终于“好好想过”而且“作了选择”，他意识到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的死亡，是因为没有得到治疗，国家的钱都花到准备新战争上面去了。他垂下了眼睛，告诉澄子说：“……煽起这种战争狂的人正是美国佬……我要和那些希望制止一切战争的人们一起，站到和平防线的行列里去……”

鞠子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妇女，她热情，富有正义感，但是警惕性不足，她不相信美帝国主义医士会给澄子注射有毒的磷质；她还过分的信任了美帝国主义走狗防谍队的弗莱迪，以至于使许多青年几乎在围抄中被逮捕。在这一点上，她比青年工人津元就差远了！

在这本书里，我们还可以极其真切的看到广岛比治山上臭名远扬的“原子弹伤亡调查委员会”所做的惨无天日的罪恶行为。还有美帝国主义者强迫日本人民，为他们的侵略朝鲜的军队“捐血”，而所付的代价，几乎是等于零！作者通过澄子的观察：一把绿绸伞，两杯血；一个红皮的钱袋，三杯半血；一瓶威士忌酒，十杯血；一管新型的派克 51 自来水笔，十六杯血！这怎能不使澄子气愤得冷汗淋漓，使年青的隆吉发出反抗的吼声：“不许把任何一点儿血给他们！别给侵略者一滴血！”

通过这本书，我们还能了解许多日本人民的生活，他们在被炸的地上，收集骨灰，祷告；捡好运豆；他们的悼念亡人部，晚上在神社里敲鼓吹笛，转圈舞蹈……以及他们的饮食起居，农作技术等等，这些对于我们了解日本人民都是有益的。

最重要的还是，通过这本书，我们深深的知道了日本人民正在美帝国主义的残酷的压迫与榨取之下，作着不屈不挠的“为祖国，为和平”的艰苦斗争，这斗争是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一部分，值得我们六万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与支持的。我们一定要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在艰苦的环境中为独立自由而斗争的日本人民，紧紧的团结在一起，为禁止使用万恶的原子武器氢武器，和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到底！

（本篇最初发表于《读书月报》1955年11月24日第5期。）

为和平而斗争的日本妇女

八月中，我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到日本出席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

从八月九日我们到达日本东京的羽田飞机场起，到八月二十六夜离开羽田飞机场为止，我们所到的机场、车站、码头都有妇女团体的代表欢迎招待，她们兴奋地挥着旗帜，唱着“不准再投原子弹”和“东京——北京”的歌。在长崎、大阪、东京的大会上，都有妇女的代表们发言，她们以沉痛激昂的声调，说出日本妇女反对原子弹氢弹的不挠的决心，和争取和平的坚强意志。最可敬佩的是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其中最大多数是妇女——双目失明的、行动困难的、脸上臂上创痕斑斑的，她们举着旗子坐在会场的最前排。在各国代表发言之后，她们鱼贯走上台来，泣不成声地控诉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惨无人道的罪恶。在痛苦悲愤的悠长的十年岁月之后，她们发出了悲壮激烈的呼声，她们把发动原子战争者的恶迹和罪状，把十年中的痛苦实况，披露给来自世界各国的和平的战士们。因为她们知道，她们不是孤单的牺牲者，她们的痛苦，已经使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眼睛更明亮了，“不准再投原子弹”，成了亿万群众的正义强大的

呼声。

在大会里我们还看见许多年轻活泼的姑娘们，她们操着纯熟的英、法、俄语，为各国的代表做着翻译，陪着代表们游览旅行。她们都是高等学校或是大学里的学生，有的经过了同学校和家庭的斗争，才能来做——用她们自己的话——“为和平而努力”的工作。

日本的朋友们曾兴奋地和我谈起，说日本妇女运动和以前妇女运动不同的是：和平运动是由基层劳动妇女所发起而推动的。一九五三年十月，日本的渔夫们，因受比基尼岛氢弹试验所造成的伤亡，引起了无数母亲和妻子的无比愤怒。日本广大渔民被迫不能去海上捕鱼，更影响到无数家庭的生活。东京的杉并区和比较保守的山形县鹤冈市的妇女都挺身出来了。她们成了妇女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最积极的分子。

广泛的农村妇女，也行动起来了。在农村里有“女教师与母亲会”，在这会里女教师和母亲们讨论着反对原子武器，日中、日苏友好，宣传和平教育，以及其他的妇女切身问题。她们的刊物是“母之光”。她们发起了“歌声运动”，编了许多歌唱和平的歌曲，广泛地歌唱。

自今年起母亲大会在日本各地积极开会，以妇女团体联合会为中心，像波浪似的，全面扩展。“女教师与母亲会”的会员，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她们义卖东西如手巾扇子之类，来资助赴洛桑世界母亲大会的日本代表的旅费。在日本参加母亲大会是受压迫受限制的，如在山口县就有母亲因参加了母亲大会，她的儿女们就得不到入学准许。但是日本妇女们终于排除了重重障碍，使六月六日至八日的东京母亲大会开

成了，到会者两千多人，开会的第三天，日本文部省也派员致贺。就是山口县的第二次母亲大会，到会者也有两千三百多人，市长和县知事都来参加，“每日新闻”还以巨大篇幅登载。

她们还告诉我许多日本妇女在和平运动中的动人的故事，来说明日本妇女怎样从不断的斗争中，取得了自己的权益。在长野县松本市有女建筑短工一百四十五名——这种短工，每日只支工资二百四十元，称为“自劳”——因为参加了母亲大会，资方就要扣她们的工资，当地的“母亲大会”代表就同她们到市土木科和职业安定所要求工资照发，当她们最后拿到工资回到会场上来的时候，大家鼓掌热烈地欢迎她们，庆贺她们的胜利。母亲的胜利，使封建家庭里丈夫和儿子们对妻子和母亲的看法有了改变。日本的妇女们，正在逐步敲开封建的枷锁，和男子们在一起，向着和平的大道迈进。

在农村里妇女开会是有困难的，她们借不到地方。有一次一位妇女被邀到埼玉县做报告，开会地方是在一间小小的自行车店内，妇女们把自行车推到门外，四十八个人围坐下来，热烈地讨论了许多切身问题，如生活问题、物价问题、卖淫问题等等，情绪是极其高涨的。

在日本防卫厅长官宣布学校里要实行军事训练的时候，母亲们也群起反对，她们坚决不要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亚洲的战场上去。

我个人深深觉得，在我离开日本的几年中，日本妇女运动，已走上争取和平的道路。日本妇女是日本人民中遭受战争痛苦最深的一部分。广岛、长崎和比基尼岛的惨剧，在日

本妇女的心里是创钜痛深的，她们绝不愿她们的丈夫儿女再作战争的牺牲品，再作原子武器下的牺牲品，她们也绝不愿世界上再有第二个广岛、第二个长崎。

作为第一个原子武器试验地的日本妇女觉醒了，她们坚决反对这万恶的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这正义的呼声，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得到了热烈的回响。

（本篇最初发表于《新中国妇女》1955年第11期。）

1956 年

陶奇的暑期日记

1953年7月14日 晴

昨天早晨，在发过成绩报告之后，张老师把我留下了。

她笑着问我：“陶奇，你对于你自己的学习成绩满意不？”

我本来自己觉得还满意。我的算术、历史、地理、美术、体育，都是五分，语文、自然和音乐，都是四分；就没有三分的。但是我一想，我还有三种科目是四分的，到底还不算顶好，就说：“我不满意，我下学期还要努力，决心消灭‘四分’。”

张老师问说：“你知道我对你的学习成绩满意不？”

我抬头看看她的脸，说：“我不知道……”

张老师说：“我不大满意！特别是你的作文，你没有尽到最大的努力。”她说话的时候，一直是笑着，可是我的脸“轰”的一下就红了，头也抬不起来。

张老师把我拉到她的身边，看着我，很严肃又很温和地说：“陶奇，你是能写的，但是你不好好地写。你的条件比谁都好，你家里有那么多的书。我知道你看的书很多，你姐姐说你《吕梁山英雄传》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都看完了。”

我低着头说：“我看书尽是瞎看。我就是看故事，快快地

看完就完了。许多字我都不认得，有的时候连人名和故事都记不清。”

张老师笑了起来，说：“你这个形容词倒是用得恰当，‘瞎看’，看完了和不看一样！看书一定要细细地、慢慢地看。你这种‘瞎看’的习惯，一定要改。不过你有一件长处，你很会说故事，同学们不是都爱听你说故事吗？”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说和写就不一样，说就容易，写就写不出来。”

张老师说：“那怎么会呢？话怎么说，就怎么写。”

我说：“我有许多字不会写。还有，我的形容词太少了！有的时候，我的话很多，就是形容不出来，我就索性不写。”

张老师笑了说：“所以我说你看书要慢慢地看，看每一个字是怎么写的；要细细地看，看人家形容一件东西的时候，是怎么形容的。你说你不会形容，可是我知道你很会学人，我看见过你学郑校长。”

我的脸又红起来了。那是在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偷偷学给大家看的，张老师怎么会看见了昵？！

我笑着没有话说。

张老师追问我：“你学得像极了，你是怎么形容她的呢？”

我没有法子，就说：“郑校长不是长得很矮吗，所以她说的时候，总是踮起脚尖，端起肩膀，用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扶一扶眼镜，然后就咳嗽一声，抬高嗓子，说：‘孩——子——们！’”说到这里，我看见张老师不笑了，就赶紧停住，说：“我知道我不应该……”

张老师笑了一笑，说：“我还看见你学过李春生。”

我也笑了，说：“李春生刚来的时候，总是不擤鼻涕，因为鼻子不通，说话总是呜嚶呜囊地……”

张老师说：“你是班里的‘卫生干事’，你应该好好地劝他，不应该学他，嘲笑他。你还喜欢给同学起外号，比方说你管范祖谋叫‘四眼狗’，因为他戴眼镜……”

我心里难过极了！张老师对于我淘气的事情，知道的真多真清楚呀！我赶紧说：“就为这一件事，范祖谋和我大吵了一顿，从那时候起，我就没有再给同学起过外号了。本来我说‘四眼狗’也没有什么坏意思，我爷爷给我讲过太平天国的故事，说太平天国有一位勇敢的将军，名叫陈玉成，他的外号就叫‘四眼狗’……”我说不下去，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张老师又笑了，说：“我们都知道你淘气，可是我们中国古语说‘淘气的小子是好的，淘气的姑娘是巧的。’从前所谓淘气的孩子，都是心思很活泼的。比方说你会学人，会给人起外号，都是你眼睛尖锐的地方。你会看出每一个人形象的特点，把他突出的地方夸大了。不过我愿意你把你的尖锐的观察力，放在帮助你描写的一方面，不用它作寻找人家身体上，或是别方面的缺点的工具。”

我用手背擦了擦眼睛，点了点头。

张老师又笑说：“你还会编歌，听说你们跳猴皮筋时候唱的歌，差不多都是你编的。”

我摇了摇头，说：“那是我们大伙编的——编歌很容易，说顺了口就行。从小我爷爷就教给我背古诗，都是很顺口的，像‘床前明月光’……”

张老师就笑问：“这首诗是谁做的？”

我说：“是唐朝的李白。”

张老师笑说：“对！好！你爷爷旧文学的根底很深，所以我说你的条件好得很，你爸爸不也是一个作家？你看你姐姐，她就会写文章，她不是一向都是班里的黑板报编辑吗？”

我说：“我爸爸前几天又到鞍山体验生活去了。”

张老师说：“话说回来吧，拿你这么的有利条件，你对你作文方面，想怎样来‘消灭四分’？”

我想了一想说：“我从下学期起，一定好好地做作文……不，我趁着暑假里没有什么事，就开始练习做几篇。”

张老师说：“你在暑假里好好地写日记好不好？每天写它一千字左右，就是很好的练习。”

我吐了一下舌头，笑说：“一千字左右！那太多了，我哪有那么多话说！”

张老师笑说：“你忘了你写过一千多字的文章！像《西郊公园的一天》、《我的母亲》和《我们的队日》这几篇作文，你都写了一千二三百字。”

我说：“西郊公园太好玩了，动物又多，猴子啦，大象啦，写起来就没个完！还有我的母亲，我对她熟极了，我就有许多话说。我们过队日的时候，节目也多，也有意思。别的题目，我就写不出来，每次我只能写二三百字！”

张老师笑了起来说：“写日记就不同了，都是你身边熟悉的事情，也好玩得很。”

我说：“暑期生活，左不过是作暑期作业，找同学玩，吃饭，睡觉……多么单调！”

张老师说：“你试试看。你不要尽写每天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吃饭，睡觉，像排课程表似的，就没有意思了。你要写每天突出的一件事：你看见了什么人，玩了什么地方，看了什么书，作了什么事，听了什么故事，详细地，生动地，把它叙述描写了下来。就是这一天什么可记的事都没有，你还可以抄下你所看过的书里面的，你最喜欢的一段，或是什么人说的一段话，什么人来信里写的一段话……反正一天都不让它空着，长短倒无所谓。我相信你一定会写长的……”她一面说着，就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厚厚的本子来递给我。我接过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牛皮纸面，红格稿纸订成的本子。张老师说：“这稿纸每页是五百字，这里有一百页光景。这是我从前自己订的日记本，现在送给你吧。你看，这么厚厚的一本！等你暑假过完了，这本子也写满了，那时候你该多么高兴！”

我双手把这厚厚的本子抱在胸前，连心带脸都热起来了！我说：“张老师，谢谢您！我一定坚决完成任务！”

张老师笑了，拍着我的肩膀说：“这不过是我对你的建议，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负担！你只好好地注意每天在你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只要把它写得自然、生动就行。不会写的字问姐姐，不会用的形容词请教你爷爷——先试几天看看，觉得有意思呢，就接着写下去。我们就这样定规好不好？”

我又谢了张老师，紧紧地抱着那本子，飞快地跑了回来。爷爷、奶奶和姐姐都在家。我喘吁吁地把成绩报告和本子都给爷爷他们看了，又把张老师对我说的话，大概说了一遍。爷

爷很高兴，说：“张老师一定觉得你还能写，你要好好地写下去。”奶奶就忙着替我擦汗，又递给我一杯凉开水，一面说：“你看你热得这样！还不好好地走路，总是跑！”姐姐一面细细地看我的成绩报告，一面笑对爷爷说：“小奇也许会写得好，就是她有一个毛病，‘虎头蛇尾’。”

我看了她一眼——姐姐总是挑人的短处！不过她对我的批评常常是对的，这句形容词也值得记下来，“虎头蛇尾”！那么大的一个脑袋，那么细小的一条尾巴，多难看，多可笑！

以上是昨天的事。今天我没做什么，就是在家休息。

我真高兴，我已经写了六页半，三千多字了。照这样写下去，这个本子就不够用了！这是个很好的开端，我一定不要“虎头蛇尾”，我要多多地写，不间断，坚——持——下——去！

胳膊都酸了，明天再写。

7月15日 晴

今天一早我爬起来，就往上屋跑，再晚一会儿妈妈就上班去了！

堂屋饭桌上摆着妈妈用过的碗筷。我一面叫妈妈，一面跑进里屋去。妈妈低声摇手说：“你别嚷，对面屋里你爷爷和奶奶还没醒呢。”我看见妈妈穿一条浅灰色的裤子，上面是一件浅黄底印小绿花的短袖衬衫，脚下是一双擦得雪白的帆布凉鞋，显得又好看又凉快。我说：“妈妈，你从前总是穿灰布制服，现在也打扮起来了。”妈妈一边梳着头发，一边说：

“病人喜欢明朗的颜色，总穿灰色制服，会给病人一种阴郁的感觉。现在我要去了，上班以前，我们还要学习外文。你在家好好休息，好好温习功课，今晚若没有别的事，我七点钟就回来的。”妈妈说着拿起公事包就向外走，我赶紧跟上拉着妈妈的手，送她到门口。

早饭后我订了生活计划：早起，作广播体操，帮姐姐收拾屋子，帮爷爷浇花、泼街。早饭后帮奶奶洗碗，以后做“暑假作业”。午饭后睡午觉。下午是自由活动。晚上记日记。此外每星期二上午八点到十点，帮曾雪姣补习语文。这工作是我自动要作的，我一定要有恒心，坚持下去！

八点半了，妈妈还不回来，我要洗澡睡觉了。

7月16日晴

今天王瑞芬来了，叫我找王瑞萱玩去，我真是不想去！

王瑞芬和姐姐同班，她们是最好的朋友，她家去年才从天津搬来，就住在我们胡同西头的一个红漆大门里。她的妹妹王瑞萱和我同班。王瑞萱刚来的时候，天天坐着三轮车上学。李春生最爱逗她，天天带着几个淘气的男同学，远远地看见她来了，就排队站在门边，把手一伸，把腰一躬，齐声说：“小姐！请您下车。”放学的时候，也是大伙抢先走出门外，站在车边，鞠躬说：“小姐，请您上车。”把王瑞萱气哭了好几次。林宜就劝告了李春生，说帮助同学应该说服，不应该讥笑，又把这情况反映给张老师。有一次张老师在我们家里和王瑞芬谈起，王瑞芬很难过地说：“就是我母亲的主意嘛！她对于我们从前那种腐化的生活习惯，总是舍不得放弃！

我对我母亲说别让我妹妹坐车上学，我母亲还生气呢，她说‘你妹妹的事，你就不用管了，你小的时候，还是坐汽车上学呢！’就是我自己骑车上学，我母亲也不愿意，说是怕我撞着碰着。架不住我一定要骑，她也没有法子。其实我妹妹也不愿意坐车，也不要人送，怕同学们笑话。就是我母亲不放心她一个人走路……”我在旁边听着，就说：“我每天上学就从你们门口经过，以后由我来带她好不好？”王瑞芬高兴得拉住我的手说，“那太好了！瑞萱在各方面都需要向你学习，你多带带她吧。”张老师也说很好，姐姐提醒我要坚持到她习惯了走路为止，我也答应了。

从那时起，我天天和她一块上学，一块回家。下雨下雪的日子，我们都穿胶鞋打伞，也不坐车。起先她母亲很不放心，后来也高兴了。有一天她对我说：“瑞萱走路上学倒走胖了，现在饭量也大多了。”

瑞萱也有她可爱的地方。她很有礼貌，同学们借给她东西，她总说“谢谢”；若是踩了人脚一下，她也总说“对不起”。学习也很努力，衣服穿得也整齐清洁。张老师若是夸她一句，她就兴奋得红着脸笑。她的缺点就是不爱劳动。她最怕“扫除”，人家在课室扫地，她拿着扫帚站在门口，用手绢捂着鼻子。同学都不赞成她这种不爱劳动的态度；尤其是李春生，每次看见她这样子，他就向她鞠躬，说：“小姐，您上一边歇着去吧，小心尘土迷了您的眼睛。”

她在学校里不大说话，也不和人打架；可是在家里脾气就大啦。衣服没有熨平不穿，鞋没有擦亮不穿，每天都得保姆给她把手绢掖在袋里，把书包给她背上，拉着她的手送到

门口。那保姆还嘱咐我说：“陶小姐，你好好地照应妹妹呀！”

我真不喜欢人家叫我“陶小姐”!!!而且王瑞萱也不是我“妹妹”，她比我还大十个月！

但是慢慢地她就好了，晚上放学回来，常到我们家里来做功课——她本来有一位家庭教师，后来这位教师到一个机关就业去了——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做什么劳动，她都参加，还觉得很有趣。有一天我们家里包饺子，她问奶奶要了一张饺子皮，也学着包。她越包越高兴，那天她吃饺子吃得比谁都多！

我可不喜欢到她家里去！她家里很闹。她母亲现在不打牌了，就每天开留声机，吵得我们看书也看不下去。我们做功课的时候，她还常常叫人送些糖果饼干来给我们吃，像开“茶话会”似的。我回家就吃不下饭，姐姐就不让我去了。姐姐自己也很少去，总是王瑞芬到我们家来。姐姐很喜欢王瑞芬，说她是一个好团员。我仿佛听见姐姐对妈妈说过，王瑞芬的父亲是天津的大资本家，去年“五反”的时候，王瑞芬的表现非常之好。

写得不少了，今天又写了两页半！

7月17日 晴

今天我们接到了两封信。

第一封是爸爸的，他写得真好，现在我把它抄在下面：

……在去鞍山之前，我从沈阳曾坐火车穿过内蒙古草原，在郑家屯与辽阳之间，看到了一幅奇丽的景色！这是一个万里无云

的天，太阳正落到地平线上，一片蒙蒙的金光，笼罩住这无边无际的深绿色的草原。一个穿着红上衣的牧马的小姑娘，站在水池边，用鞭子轻轻地打着水玩。夕阳照在水面上，把这小池变成一面橙黄色的镜子。一群棕色的马，自由自在地在吃草，夕阳照在马背上，又成了深紫色的。这些颜色涂抹在一起，就是一幅极其和谐极其美丽的图画！

火车穿过鞍山市，烟囱密得像树林一样。从这树林般的烟囱里，吐出漫天的白茫茫的烟，把太阳都衬成淡黄色的。鞍山车站却很冷静，站房不大，柏油路上没有几个行人，工人们都上班去了。

我很兴奋，明天起便开始投入这伟大的建设，以后也许不常写信，你们放心吧……

第二封是志愿军周少元叔叔写给姐姐的：

亲爱的陶真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了。我今天特意代表我们单位写信感谢你对我们的鼓励和关怀。由于你们的鼓励，使我们的工作与学习大有提高。我时刻在想，你们在百忙的学习中为什么匀出了宝贵的时间给我们写信呢？你们写信的目的是为什么呢？为了我们在共同的反侵略战线上取得胜利，为了实现我们的美好理想——共产主义社会。

陶真同志，请你转告高一乙第四团小组：王瑞芬、高玉敏……等同志，她们的来信都收到了，我们单位上也有人分别回信了。祝贺全组同志身体健康，学习顺利！

你的朋友周少元 7月2日

7月18日 晴

今天早晨，姐姐告诉我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

在七月二号，从日本来的第一只换侨的轮船——兴安丸上，有妈妈的表妹陈姨带着她的女儿，和五百多华侨一起到了天津。她们在回广东以前，要到北京来玩。妈妈曾写信请她们来我们家里住。昨天晚上，妈妈从医院里把陈姨的回信带来了，信里说：

……我们定规坐二十号晚七点钟的直达车到你们那里去。我虽然是第一次到北京，但是我知道你们的住址。你们很忙，不必来接吧。

十年不见，我多么想你！小真一定是个大姑娘了，小奇也不小了吧？我们的小秋，不但急切地盼望看见伟大的新中国的首都，更急切地盼望看见两个可爱的姐姐……

奶奶听着姐姐念到这里，就笑说：“听见没有？‘两个可爱的姐姐’，小奇，你可得做出姐姐的样子！”姐姐说：“小奇会的，她最爱当姐姐了。”回头又笑对我说：“你可得到处树立榜样，你可能是她回国以后的第一个小朋友，又是她所接触的第一个少先队员……”我赶紧说：“那是自然的！”姐姐真是心细呀，她的思想总是跑在我的前头！

奶奶说准备把陈姨她们安置在西厢房住。我把我的床让给小秋，姐姐把她的床让给陈姨，都铺上干净的床单和席子，换上干净的枕套和毛巾被。我们俩就在外屋搭上两张帆布床，把我们的铺盖挪了过来。收拾完大家都是汗淋淋的！奶奶一边扇扇子，一边说：“今天是‘初伏’，怪不得这样热！”姐姐

说：“现在就这样吧，到那一天我们再把这屋子打扮一下，买点花什么的。”

晚饭吃的是汤面。饭后大家都坐在院子里乘凉。弯弯的新月，挂在天边，疏疏落落的星辰，在深蓝色的天空中闪烁。奶奶说：“今年的‘爱国卫生运动’真是做得好，一个蚊子都没有。要是从前呀，坐在院子里，光打蚊子都来不及。”

奶奶说话，总爱提到从前。我可永远想到将来。明天的事总比昨天的事更有意思。后天就有客人来住了，我最喜欢有客人来家里住！小秋妹妹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八九岁的小女孩总应该是好玩的。

7月19日 晴

今天是妈妈在家的日子。奶奶不让我上妈妈屋去，她说：“你妈妈昨天夜里多晚才回来，星期天你还不让她多歇一会儿！”她要带我上大菜市，说今天要吃点好的。

奶奶从前总不爱上大菜市，她不能多走路，坐三轮车嫌贵，坐电车又怕挤。解放以后，她不怕坐电车了，因为人家不但不推她不挤她，还扶她上下车，让座位给她坐，把她乐得什么似的。她总说：“真是毛主席教管得好，人心都变了，要是从前呀……”底下又是没完没了地，作起比较来了。

她虽然不怕坐电车了，但是她一个人去大菜市还是麻烦。她爱买许多零碎的东西，什么黄花呀，木耳呀，干笋呀，蘑菇呀，满满的装了一篮；她一个人提不动，因此我还是她必要的助手。

我也喜欢去大菜市，那里面什么都有，什么都多。许许

多多白衣白帽的售货员，站在摊架中间，忙忙碌碌地秤这个，包那个。摊上的鸡蛋堆得整整齐齐的像一座座的小山。水果和蔬菜摊上更是好看，红的、紫的、绿的、黄的；各种颜色杂在一起，好像一幅水彩画。猪肉、牛肉什么的，就是一大片一大片地挂着，还有兔子、火鸡什么的。鱼摊上可腥气啦，可是那一条条，黄黄花花的鳝鱼，挤在大木盆里，粘滑滑的穿来穿去地扭缠在一起，多好玩呀！

我正蹲在木盆旁边看鳝鱼，身旁忽然出现了一双穿着丝袜和镂空白高跟皮鞋的脚，我还闻到一阵阵的香水气味；抬头一看，原来是几个女外宾，在指指点点地说笑。一个灰白头发的，翘着大拇指对售货员说：“苍蝇，一个没有，很好！很好！”这时奶奶从后面推我一把说：“走吧，今天人挤，你看起来就没完啦！”

我们跟着人流，挤出门来，穿过阳光照得热烘烘的大街。上了电车，车上还是挤。一位解放军叔叔站起来，让奶奶坐下，我紧靠她站着，菜篮放在我们的脚边。奶奶一面替我擦脸上的汗，一面说：“今天来晚了，没买着猪肝，现在买肉买肝的人可多了，从前就不同啦！”

到家我把菜篮往厨房里一放，就往妈妈屋里跑。妈妈躺在床上翻卡片呢，我一头就滚在妈妈怀里。妈妈笑着摸我的脸说：“乖孩子，先去擦擦脸洗洗手再来罢，你脸上都是粘的！”

我洗完回来，妈妈已经把卡片理起。我问妈妈这是什么，妈妈说：“这是英文生字，星期天没事拿出来温习温习。”我帮妈妈把卡片装在匣里，一面说：“明天陈姨她们就到了，您去接的时候，也带我去吧？”姐姐说：“时间太晚了，你不能

去，你是照旧洗澡睡觉。不过我们回来的时候，若是你还没有睡着，可以起来招呼一下……”

我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妈妈说话是“说一不二”的！

午饭后孙家英的母亲孙大娘来了。她是我们胡同的妇女代表，来找妈妈谈街道托儿站的事，我听着没什么意思，就自己回屋去睡午觉。

明天客人就来了！今晚我们都睡得早。

7月20日 晴

今天一早，我们就准备接待客人。

姐姐把屋里桌子的抽屉都腾空了，准备给陈姨她们放东西，又在桌上放了几本画报和小说。我本来想把我的那只小黄玻璃母鸡和四只小鸟，也摆在桌上；可是后来一想，这玻璃玩意儿很脆，万一让小秋摔破了，怪可惜的。我犹豫了一下，又收起来了。

姐姐说她有事要上学校去，顺便也去买花，就匆匆地推着车子走了。

姐姐刚走了一会，张老师就来找她。听说姐姐出去了。张老师就要走，奶奶和我一定拉她到屋里歇一会儿。

张老师笑着问我：“你这两天都作些什么？”我说：“除了作暑期作业，就帮奶奶、姐姐作点家事，自己也洗点小衣服，学着缝钮扣，补袜子……”奶奶笑说：“你听她的！仿佛她什么都会，其实呀，她作什么事都慌慌张张地，洗衣服又费水又费胰子！她补了一双袜子，已经丢了我两根针了！”我脸红了起来。我最怕奶奶和张老师谈话，她老人家总是给人泄底！

张老师笑说：“陶奇倒是喜欢劳动，她在学校里‘卫生干事’的工作做得不错，又干净又细心……”奶奶仿佛很高兴，嘴里却说：“老师说的好，在学校里有老师看着嘛，在家里就比姐姐差多啦。”我怕奶奶再说下去，就赶紧问：“张老师，您暑假里不到哪儿去吗？”张老师说：“这月底我大概到北戴河‘教师之家’去休息十天……”奶奶接过来问：“什么是‘教师之家’呀？我怎么没听说过？”张老师说：“这是一件新事情。政府为着照顾教师们的健康，在青岛、北戴河和颐和园都给我们预备了休息站，每个教师都可以去休息十天半个月的。”奶奶叹息说：“人民政府多好，什么都想到了。本来是嘛，小学教师多烦呵，整天和这一群猴子打交道！”张老师看着我笑了，说：“休息也许是需要，秋天上课的时候，精神可以更好一点。要说‘烦’那是没有的。我就喜欢这一群猴子！”

过了十一点钟，姐姐还不回来，张老师就走了。我送她到门外。张老师站住问我：“是你帮曾雪姣温习语文不是？她有时候会写错字，你要注意帮助她分别字义和字形，也要她练习作句子。她平时就非常努力，你作事也很负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温习得好。”我表示我一定要好好地帮助曾雪姣。我本来也想告诉张老师，我这几天的日记都写得很多，但是张老师没有问，我也就不提，万一……

我真爱张老师！我们一班同学都爱她，这一年上她的课，我们都感到快乐。她从来不发脾气，连对最淘气的，不守纪律的李春生也不发脾气。不过在上张老师的课的时候，李春

生也没有捣乱过。因为张老师讲得太好太有意思了，我们都使劲地听，李春生也顾不得扔纸条、叠飞机了！可惜下半年张老师就不教我们了。听六年级的同学说，六年级主任郭老师也好极了。可是我想张老师是最好的了！

我们都吃过午饭，姐姐才回来，还带了一把花。奶奶说她暑假里比上学时候还忙，也不知忙些什么，一点休息都没有。姐姐笑着没有言语，把花插在瓶里，装上水，放在客人屋里，又出来用凉开水泡了一碗饭。我赶紧帮她温了一碗菜，坐在旁边看着她吃。她真是积极呀，总是把团的工作放在前面，怪不得妈妈常说应当向姐姐学习！

我洗完澡，记完日记，妈妈和客人还没有回来！

7月21日 晴

昨天晚上，十点多钟，妈妈带着客人回来了。

姐姐提着两个大提箱进来，对我说：“妈妈叫你过去看看陈姨和妹妹呢。”我赶紧起来跑到上屋去。

陈姨很年轻，胖胖的，卷着头发，穿着白短袖衬衣和灰色长裤。小秋是短头发，白白瘦瘦的脸，穿一身粉红衣服。陈姨看见我就笑说：“我们把你吵醒了吧？”一面又推小秋说：“小秋，这是二姐。”小秋看着我笑了笑，我也笑了笑。妈妈又叫我先去睡觉，我只好出来。我躺在床上等着，只听见上屋她们在慢慢地吃，慢慢地谈……不知怎样我就睡着了。一觉醒来，看见里屋灯光很暗，听见妈妈和陈姨还在轻轻地说话，仿佛陈姨在哭，又擤鼻涕，妈妈在轻轻地劝她，我只听出一句：“化悲痛为力量。”我听着听着，又睡着了。

今天清早起来，妈妈已经走了。陈姨还在睡，姐姐正在里屋和小秋轻轻地说话，看见我就说：“你带小秋洗脸去吧。”小秋笑嘻嘻地就过来拉着我的手，我们一同到上屋去。

陈姨起来后，我们一同吃过早饭，姐姐提议今天上午去逛街，看看书铺，给小秋买几本连环画什么的。陈姨也赞成。我正帮忙给小秋换衣服换鞋子，忽然想起，不好了，今天是我帮助曾雪姣补习的日子，怎好脱课呢。我同小秋说我不能去了，她就撅起嘴来说：“不，我要你去，你去跟同学说一声不就行了吗？”她真是好玩，一会儿的工夫，就和我那么亲！我好不容易把她说服了，拿起书包出门，小秋还送我到门口，一连招手说：“再见！”

曾雪姣是新加坡的华侨，她的父母没有回来。她住在孙家英家里，因为孙家英的父亲（一位模范火车司机），是她的舅舅。曾雪姣的腿有毛病，不能多走路，所以我到她那里去给她补习。孙家英的家就住在我们胡同的东头，是一个大院。和她同院住的还有李春生，他们那里可热闹啦。

我一进门，李春生和他的三四个弟弟妹妹，就把我围起来了，他们七嘴八舌地问我为什么不来玩，我说我们家来了客人啦，一面说一面往西厢房曾雪姣住的屋里走。曾雪姣已经把桌子整理好，书本铅笔也都放好了。她和孙家英正在看一本连环画呢，看见我来了，才把书合上。我问：“你看什么呢？”曾雪姣说：“是李春生租来看的孙悟空和猪八戒的故事……”这时在门口站着的李春生也进来了，孙家英就说：“她们要温习功课了，我们都出去吧。”说着她自己出去了。

我记着张老师的话，在替她详细讲了几课书之后，就让她默写几个形状相像的字，如同：“阅、间、问、闻。”我又告诉她怎样分辨这几个字形，又让她把这个字分别地写了几遍。我偶然抬起头来，看见李春生双手搭着凉篷，盖在眉上，扒在玻璃窗上往里看呢。他把鼻子都压扁了！我们看钟已经十点过十分了，就把书收拾起出来了。

我们搬个小凳子，坐在院里树下。李春生站在当中，连说带表演，就给我们讲起美猴王来了。他缩着肩膀，拳着胳膊，耷拉着手，眼睛一眨一眨地左右乱张，嘴也一瘪一瘪地左右乱动；忽然一跳就跳起多高，随手拿起地下的一根破伞柄，把眼一瞪，鼻子一皱，嘴里大喝一声：“泼魔休走，吃老孙一棒！”他旋风似的转了一个身，使劲一甩，“金箍棒”滑了手，正甩在曾雪姣屋子的窗户上，玻璃哗啦一声就碎了。我们本来正笑得东倒西歪，一下子就都愣住了。李大娘从南屋，孙大娘从北屋，同时都出来了。李春生站在院子当中，还勉强地搓着手笑呢，我赶紧到曾雪姣屋里，拿出书包，低着头穿过院子，就回家来了。

姐姐她们还没有回来。我对爷爷奶奶说了李春生的事，我说：“李春生是太淘气了，孙家英说李春生常把李大娘急得掉眼泪。”奶奶说：“李大娘掉眼泪，还是因为李大爷刚死不久的缘故。她孩子多，一天洗洗弄弄做不完，还得做活计养家，天气又热，李春生再一淘气，怪不得她要急的。”爷爷说：“李春生的爸爸在的时候还好一点，他摆个小摊，家里还能维持，李春生也不敢淘气。”我说：“他表演的孙猴子可真像，哪天在广场或者草地上，请他来好好表演一回倒不错。”

下午在家和小秋玩，晚饭后早睡。

7月22日 晴

今天一早，爷爷带陈姨、姐姐、我和小秋一块去逛中山公园。

我们在天安门前下了车。小秋高兴得拉着我说：“我们中国的皇宫怎么这么大，墙怎么这么高呀！又是红的金的，太好看了！日本的皇宫就是灰色的，也没有这么高大的门楼！”姐姐说：“现在我们皇宫变成博物院了。这门楼就是每年五一节和国庆节，毛主席检阅我们游行队伍的地方。那天才热闹呢，数不清的旗子，过不尽的人……”我说：“可不是吗！最好看的是我们少先队的队伍了。我们小学的少先队员们还不能参加游行，可是我们有的就参加了天安门对面广场上少先队的观礼队伍。等到游行的队伍刚刚过完，我们就一下子拥到桥边来，抬头拍手使劲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我们招手，我们高兴得跳起多高，把花都甩丢了，喉咙也喊哑了！”爷爷笑说：“毛主席看着你们也高兴呀，都是他一手栽培起来的子孙嘛！”

我们进了公园。公园里真热闹呀！四五位阿姨带着一大群穿着雪白的围裙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在做游戏。树荫底下，还有小朋友们在看书。石桌上有工人叔叔们在下棋。长椅上有七八个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围着两位解放军叔叔在谈话。我们边走边看，走到耀眼的玉石牌楼，往西一拐，到了一所房子前面，上面写着“唐花坞”。小秋拉着爷爷问：“什么叫做‘唐花坞’呀？”爷爷笑说：“小秋真是个聪明的孩子，有不懂

的就问。我们中国在一千多年以前，唐朝的时候，就懂得用暖室来藏花了。‘坞’就是花房的意思……”爷爷还没有讲完，小秋又往前跑了，陈姨和姐姐就跟了去。爷爷说他要在台阶上坐下歇一歇，我就站在一边。

我说：“爷爷，您说怎样才算一个聪明的孩子呀？”爷爷笑了，说：“‘聪’是耳朵听得真，‘明’是眼睛看得清楚……”说到这里，爷爷站了起来，指着前面问：“前面那些花和树都是什么颜色呀？”我说：“松树、柳树和草都是绿的。花也有红的，也有黄的。水的颜色我说不上来了。”爷爷说：“绿和绿又不同，你看松树的绿色多暗呀，这种绿叫做‘苍’；草的绿色浅多了，和那边卷着的美人蕉叶子差不多，这种绿叫做‘碧’；柳树的绿色，又比草深些，比松树浅些，这种绿叫做‘翠’……”我笑说：“爷爷，您从哪儿学来的这么多的字眼儿呀？”爷爷也笑说：“我是书上学来的。关于颜色，会画画，会绣花的人，都知道得很多。就像你奶奶，她年轻的时候常绣花。她针线匣里的花线，就有几十种颜色，她都叫得上名字来。她从前绣的鸳鸯莲枕套，颜色配得才漂亮呢！”我想起一件事，就说：“怪不得去年我们那一小队，给志愿军叔叔寄慰问袋的时候，奶奶说她可以给我们绣花。林宜提议请奶奶绣个和平鸽，范祖谋给画出来了。奶奶在白线里还参点灰线和蓝线，绣出来显得更白了；配上红的眼睛，真是好看。”爷爷点头说：“无论哪种手艺都是学问——还有，‘学问’这两个字，就是包含‘学习’和‘发问’。肯学习的人，一定不怕发问。”我笑说：“爷爷，连我们的张老师都夸您的学问好。”爷爷很高兴地说：“你们的张老师是一位很好很可

爱的老师。”我笑说：“您就是一位很可爱、很有学问的老爷爷！”爷爷笑问：“你呢？”我说：“我是一个很淘气、很笨、很不可爱的小姑娘！”爷爷笑说：“不对！你是很淘气，却很可爱；一点不笨，却也不爱发问的一个小姑娘！”我不好意思地过去使劲抱着爷爷的胳膊，轻轻地说：“我以后一定多发问，您可得都告诉我呀！”

出园回家的路上，我们五个人慢慢地走。我一声不响，仔细地看，仔细地听。我从前就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周围是多么丰富，多么美丽呀！

7月23日 雨

今天下雨。姐姐一早就和王瑞芬一块到学校去了。奶奶和陈姨在上屋包饺子；我和小秋在旁边玩她的娃娃。

这个小日本娃娃，穿着红花长袖子的衣服，系着宽宽的腰带，穿着夹脚指头的厚底鞋；大襟里还插着一把金红色的小折扇；黑黑的头发，小小的嘴，圆圆大大的眼睛，真是好看极了。

我们轮流地抱着她，摸她的脸，给她理理头发。我说，“日本人倒是和我们一样，头发都是黑的。”小秋说：“那可不一定。从前我们住的那座山上，有一所养育院，里面就都是黄头发的日本孩子，还有黑皮肤鬍头发的……”陈姨说：“那是‘混血儿’，是日本女人和美国占领军的白种或是黑种的军人们生的孩子，所以他们的头发有黄的，皮肤也有黑的。”回头又对奶奶说：“这些孩子才可怜呢，走到街上，街上的孩子们都拍手笑他们，羞他们。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和黑皮肤

髻头发的孩子，看见自己的头发眼睛和别的日本孩子不一样，就想把头发弄黑了，皮肤弄白了；但是他们把眼睛揉红了，也黑不起来，把皮肤都擦破了，也白不起来，他们就气得大哭……”我问：“他们的爸爸妈妈呢？”陈姨说：“他们的爸爸不要他们，妈妈又养不起他们，他们就只好都住在养育院里……”我刚要说话，奶奶赶紧就问：“听说日本人民生活很苦，是吗？”陈姨说：“可不是，失业的人多着呢，享受的就是美国的军官们，战争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就把日本‘军事占领’了，到处占用房子，占用田地做军事基地，满街上横冲直撞，您要看见他们那种凶横的样子，真会把您气死。苦的还是日本的老百姓。”奶奶叹口气说：“我们中国人总算熬过去了！从前我们街上还不尽是那些可恨的日本兵、美国兵……感谢毛主席领导得好，把那些人都赶走了。如今我们这里也有外国人，他们客客气气地，都是我们的朋友。”

今天下午睡午觉的时候，我心里尽在想日本的“混血儿”的事情，我真是替他们难过又生气。我若是一个“混血儿”，我长大了，一定要打倒美帝国主义!!!

小秋真是不自私，今天她把她的玩意儿都拿出来大家玩了。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把我的玻璃小鸡藏起来了。在晚饭以前，我也把小玻璃鸡和别的玩意儿，都拿了出来，我们玩得很高兴。

7月24日 晴

今天下午我带小秋去看曾雪姣，恰巧林宜和范祖谋都来了，他们乱纷纷地正在议论呢。一看见我进来，林宜就说：

“我们本来要去找你，你来了就更好了。后天夜里不是月食吗？我们这一小队，暑假里只剩了我们五个人了。如今又不过队日。后天晚上我们在一块看月食，听月食讲话好不好？”我们都说：“好！”孙家英说：“听月食讲话，就得有收音机……”我说：“我家就有收音机，你们到时候就到我们家来吧。”这时李春生抱着小弟弟也走了过来。我说：“李春生，你也来玩吧。”李春生摇头说：“我不去，你们女孩子在一块就是跳猴皮筋，穿珠子，玩小布人，没意思极了。”范祖谋抢着说：“谁说是穿珠子，玩小布人呀！我们说的是一块看月食，我和林宜也去。这本来是我们小队的事，你不去也没什么！”李春生瞪起眼来，正要说话，林宜赶紧拦住说：“去，去，大家都去，我们后天晚上见吧。”回头又对范祖谋说：“走，我们到什刹海游泳去吧。”范祖谋皱起眉头说：“我今天没有空，还得到‘少年之家’去学画呢。”林宜说：“你不是答应教给我游泳的吗？我这一暑假就想把游泳学好……”李春生向前说：“我教给你，那有什么？我游得也不赖！”范祖谋说：“好，你教给他吧，本来我游得也不怎么样。”说完，就推自行车走了。

孙家英看他出了门，就说：“范祖谋这人就是自私！”曾雪姣扶着门框站着，说：“人家学习得可好，你看他哪一样不是第一呀！”李春生扭过头去，说：“他就是自私，太自私了！‘第一’有什么用处？人家若有什么难题问他，他就说不会；等到张老师在课堂上一问，他就都会了！人若问他为什么不帮助别人，他会瞪眼骂你，什么‘依赖性太重’啦！‘自己不努力’啦。我呀，宁肯得个大鸡蛋，也不去请教这位自私鬼！”林宜笑说：“他也是太自私，你也是不努力，我们都得团结互

助才好。好，你就教给我游泳去吧。”李春生高兴得就把小弟弟往台阶上一放，大声说：“妈，我跟林宜游泳去啦。”李大娘还没有答应，他已经和林宜走出去了。

我们都进到曾雪姣屋里去。我就问那天李春生打破玻璃的事，是怎样了结的。曾雪姣笑说：“李春生还不是挨了李大娘一顿打，可是那块玻璃孙大娘不让赔，也就完了。”孙家英说：“底下还有呢。那天下午张老师来了，李大娘把李春生告下来了。张老师提议李大娘三个星期不给李春生租小人书的钱，把这钱给我妈作为赔偿费。后来张老师进屋去又和李大娘谈了半天，李大娘答应以后不打李春生了。张老师还说李春生喜欢看书，她可以带他到儿童图书馆去借。从那天起，李春生已经去了两次图书馆了。”

我们又一起玩了一会儿，小秋和她们一会儿就熟了。孙家英给小秋讲黄继光的连环画，小秋听得眼睛都睁圆了。她问说：“黄继光为什么不怕死呀？我在日本的时候，看见那些美国兵上船开到朝鲜去的，都怕极了。他们哭，送的人也哭。听说有的美国兵还吓得自杀了呢！”我们三个人都抢着回答说：“那自然啦，美国人打到人家家里去啦，他们打的是侵略别人的仗呀。他们人民谁愿意到几千里外的朝鲜，去替他们的头子们当炮灰呢？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就不同了。我们打的是保家卫国的战争，我们在家门口挡住敌人的进攻，那怎么会怕死呢？”小秋点头说：“对了！”

我们玩得很晚才回来。

7月25日 晴

今天早上，爷爷提议今夜去逛北海公园，划船，看月亮，吃野餐。我们个个拍手赞成，爷爷真会玩呀！

这一天过得真慢！奶奶和陈姨忙着做吃的。姐姐忙着包装吃的。我就教给小秋唱歌。

下午刚过六点，陈姨、妹妹、小秋和我，就先到了北海。我们好不容易等到了两只船，我跟着陈姨，姐姐带着小秋，就划开了。水上好热呵，太阳直晒着！陈姨撑着伞，小秋戴着草帽，姐姐也带了一把大蒲扇。她看见我晒得直流汗，就把扇子递过来给我。我不要。我晒一会儿不要紧，她晒多了会头痛的。

我们不敢走远，只在漪澜堂旁边盘旋。果然过不一会，爷爷和奶奶带着野餐篮子也来了。爷爷上了我们的船。奶奶上了姐姐的船，小秋看见爷爷来了，便也要上我们这边来，陈姨就和她换了。

小秋和我并排坐在船中间。爷爷坐在船尾，笑着问小秋：“你说北海美不美？”小秋笑说：“美！”姐姐在那边船上伸手一指说：“你看那岛上高高的白塔，是三百多年前就盖起的‘西藏式’的塔……”我们两个人就抢着问：“什么是‘西藏式’的呀？”姐姐说：“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么？我们有汉族、回族、蒙族、满族……和许许多多的兄弟民族。每个民族盖起房子来都有自己特别的形式，藏族同胞盖的塔就是这样的……”我说：“我们的兄弟民族，还有他们自己的服装呢。在五一节游行的时候，他们的队伍最好看了，花花绿绿的。女人们还带着一串一串的丁丁当当的首饰呢。”姐姐说：“他们的唱歌才好听呢，舞蹈才好看呢！”我就对小秋说：“今

天早上我教给你唱的那支《西藏舞曲》，就是藏族同胞跳舞时候唱的歌。还有那支《歌唱二郎山》，就是解放军叔叔在修筑到西藏去的公路的时候唱的。”小秋说：“二姐，等那条公路修好了，我们一块到西藏去，好不好？”我问：“去做什么？去玩呀？”小秋想了一想，说：“不，去为西藏同胞服务！”她进步得真是快呀！

太阳落下去了，水面上一片红光。妈妈还没有来，我就站起来东张西望。果然不久从那边长廊上，许多人中间，看见妈妈很快地走来了。我高兴得大声喊“妈妈”，小秋也跟着我喊，一面赶紧把船划了过去。妈妈上了船，就笑向我说：“你大声嚷什么？人人都像你这样嚷，那北海有多乱呀！”

奶奶忙着给我们分盘子，分吃的。我们用湿手巾擦过手，就吃起来。小秋忽然站起来，向东指着说：“二姐，快看！”我回头一望，原来月亮上来了，亮晶晶的像一面大金镜似的，在树梢头挂着。大家都说：“好月亮！”水面上起了凉风。人影船影都模糊了，模糊的影里听见许多船上有人唱歌。

妈妈默默地坐在船头上，手里托着茶杯，仿佛在想什么。我过去轻轻地问她：“妈妈，你累了吧？”妈妈惊醒过来，笑说：“我一点不累。我想起上次你爸爸来信提到鞍山厂区，夜里到处是电灯，再加上炼钢厂的火光，半个天都照红了。像今天晚上，他们那边一定更亮了，又有月亮，又有火光，灯光……”这时小秋也挨过来了，说：“二姐，你猜现在北海像什么？就像我从前在日本看的电影里，公主和王子们住的宫殿一样，又亮，又美。”妈妈笑说：“北海本来就是宫殿，七八百年一直是公主王子游玩的地方，如今才属于我们人民

的。”

四围水边的灯光，越来越密了。月亮快要升到天空的当中。那座“西藏式”的白塔，在月光下就像是雪堆成的，好看极了。

奶奶说时间不早，该准备回去了。大家忙着把手巾杯盘什么的都装了起来。小秋端起一盘子果皮，就要往水里倒。我连忙拦住她，把果皮用纸包起来，放在篮里。我告诉小秋，若是人人都往水里扔果皮什么的，北海不久就要成了脏水池了。

我们到家已经九点半钟。今天我们玩得真快乐！

7月26日 晴

今天早晨，我们还没起来，就听见有人敲门，又喊：“陶奇，小淘气！”是李春生的声音。姐姐赶紧爬起出去开门，一会儿，我听见李春生在院子里说：“我妈病了，昨天半夜里，直吐直泻。孙大娘说请陶大娘去给瞧一瞧。”姐姐还没来得及说话，妈妈就在上屋说：“你先回去吧，我立刻就来。”等到我起来的时候，妈妈已经提着小药箱，走到门外了。

早饭后，王瑞芬带着王瑞萱来了，说是来看小秋。王瑞萱说：“你有了小表妹，就不找我玩去了。”我说：“没有的事！”我们就一块玩小秋的日本娃娃。

妈妈回来了，姐姐忙着给妈妈端早饭。奶奶就问：“李大嫂‘怎么’啦？”妈妈说：“没有什么，就是累着了，又受了热；打了一针，现在好多了。”奶奶说：“李大嫂就是孩子多。你们的托儿站若是搞成了，她把小孩子往站里一送，自己就能上被服厂去了，又少受累，工资也多。”妈妈说：“托儿站

就是房子太困难了。我们连保育员都训练好了，光找房子就找了半年。”我听到这里就问瑞萱：“你家一进门西边那个小院子，不是空着吗？租给托儿站就很合适。”瑞萱说：“孙大娘她们和我妈妈说过了。妈妈还没有答应……”王瑞芬说：“我妈妈还好，她是怕吵，又怕孩子们毁房子，她只说‘我不等那两个钱用。’我爸爸却冷笑说：‘据说这托儿站是街道互助性的组织，帮助劳动妇女的。我也不是劳动人民，我也没有和他们互助的义务。’他说着还把祖宗牌位都搬到那屋去，供了起来。他对我母亲说：‘下次她们再来要，你就说我们这屋子供了祖宗了。反正人民政府也不能禁止人供祖宗的。’您看我爸爸……”王瑞芬说到这里，脸上显着十分难过的样子。妈妈说：“你们要慢慢地好好地说服他……”王瑞芬说：“我平常总是耐心地对爸爸讲，我们都是工人阶级养活的，爸爸还是听不进去。这都怪我们说服力不够，我们还得继续努力。”

她们玩到吃午饭的时候就走了。王瑞芬和姐姐晚上有她们团小组的聚会，我就约王瑞萱来和我们一块儿看月食。

下午六点钟以后，林宜和范祖谋就来了。接着孙家英和李春生也搀着曾雪姣来了。我们都在院子里坐着。王瑞萱来的最晚。奶奶端出自己熬的酸梅汤来，请大家喝。

李春生坐不住，他又不爱理范祖谋和王瑞萱，就在这几间屋子里进进出出，摸摸这个，碰碰那个，又抢着搬收音机。结果是林宜和我搬出来的，放在窗台上。李春生不时去捻开收音机的钮子，说：“听听月食讲话开始了没有？”林宜跑过去拦住他，说：“还早呢，你尽拧开关，把机器弄坏了！”范祖谋站起来拍拍手说：“大家安静！我就会讲月食的道理

……”这时收音机里忽然放出沉稳而又清朗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开城消息……朝鲜停战协定，已经由谈判双方完全达成协议……”大家先是一下子愣住了，听到这里猛然醒悟了过来，不约而同地大声拍手欢呼起来，“朝鲜停战啦！”爷爷、奶奶和陈姨，都兴奋地从屋里跑了出来，奶奶笑说：“好了！好了！朝鲜人民可以不再流血牺牲了。”陈姨说：“朝鲜的妈妈，夜里可以睡好觉了！”

我们七嘴八舌地笑嚷成一片。在忙乱里，李春生又拿起爷爷的手杖，扛在肩上，开步走着，一面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小秋也赶紧去扛起她的小伞，跟在李春生后面跑。正乱着，姐姐和王瑞芬兴冲冲地从外面进来了，我们立刻围了上去，嚷“朝鲜停战啦”，“志愿军叔叔要回来啦”，姐姐也笑着说：“这真是可喜的消息呀！不过我们还得警惕，美国鬼子虽然打得大败亏输，迫得非停战不可，他们可决不肯就此罢手的，我们可是一时一刻也不能松懈呀！”王瑞芬也说：“我想志愿军叔叔也不会立刻就回来的，朝鲜被侵略战争毁得那么惨，志愿军叔叔们一定要帮着朝鲜人民，把他们的祖国重新建设起来的。”

我们正听姐姐们讲得入神，回头一看，原来太阳已经下去了。天上从深红变成深蓝。满天的星星都出来了，特别的多，特别的大，特别的亮！一会儿，月亮从东边屋脊上，像一面蒙着薄薄的黑纱的通红的圆镜，慢慢地升了上来。月已经全食了！

慢慢地，慢慢地，在月亮的一边，出现了弯弯的一牙光影，光影越来越大，一个小时之后，黑影完全消灭了。月光

照遍大地，星星都看不见了！

同学们走的时候，已经十点钟了。

7月27日 晴

今天小秋很不乖，因为陈姨晚上要和爷爷奶奶去听戏，她就哼哼唧唧了一天，一定要跟去。我怎么劝她，她都不听！

小秋有时候很使我生气，她不听话，又很皮。她常常冷不防地推我，打我，胳肢我。她又爱撒娇，穿衣服叫别人扣扣子，穿鞋叫别人系带子，吃果子叫别人削皮。姐姐总不让我替她做。姐姐说：“她从小惯的一点事情都不肯做，你不要再惯她了！”其实我并不要惯她，我就是喜欢有一个妹妹，我好照应她，带着她玩。慢慢地小秋就和我皮起来了。可是她从来也不敢逗姐姐，姐姐总对她说理，所以姐姐常说：“她为什么不欺负我呀？你就是平时太随着她了。”我也真是不中用，我这个脸就是绷不起来嘛！

晚上妈妈回来的时候，小秋还在跟陈姨麻烦，她说：“我在日本的时候，多晚我都出去！日本电影院和戏院里都有小孩子，抱在手里背在背上的还有呢，她们都是半夜才睡！”陈姨就说：“别闹了，带你去吧，你去了可不许吵。”妈妈就过来把小秋拉到一边，笑对她说：“小秋，乖孩子，我们不是不让你听戏，是因为时间太晚了。‘早起早睡身体好’，你看二姐比你还大，她都不去。你知道比你矮小的三尺以下的孩子，连白天都不能进戏院、电影院呢。”

小秋低着头撅着嘴说：“我们中国的大人为什么不让小孩子看戏看电影呀？”妈妈笑了说：“我们中国的大人，到处总

要照顾到小孩子的身体的。因为孩子们长大了，就要接替我们大人，做许许多多很大很好的事情，让大家过更好更幸福的日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保护你们，好叫你们长得结结实实的，将来你们才能做比我们更多更重要的工作。你不是常说，你长大了要替我们大家做许多工作吗？那么今天晚上，你就在家里乖乖地睡觉，等哪一天我们有工夫，一定带你去看一次小演员演的京戏，可好看啦！”小秋低头想了一想，就笑着过来拉着我的手，说：“二姐，我们洗澡去吧。”她还高高兴兴地回头向爷爷、奶奶和陈姨招手说：“再见！”

最高兴的是姐姐了，她本来很紧张！在小秋吵着要去的时候，她就跟奶奶说：“你们走了就得了，等我们慢慢地劝她。”在看见陈姨动摇的时候，她就想劝陈姨不要答应。等到妈妈回来，一篇道理把小秋说服了，她才松了一口气，用一种佩服的眼光，看着妈妈，又回头看着我微笑。我懂得她的意思，她是在说：“我们都得向妈妈学习呀！”

7月28日 晴—雨

今天早晨，去给曾雪姣补了课。

睡过午觉起来，天有一点阴。我们都在上屋玩。姐姐自己在屋里看书；奶奶叫她，她只答应着，可总不出来。

奶奶对陈姨说：“大宝从小就是个安静的孩子……”小秋立刻问：“谁是大宝呀？”奶奶说：“大宝就是你大姐。”回头又对陈姨说：“她从小就跟着我，那时候他爹妈都在念书呢。学名也是我起的，叫‘陶珍’，珍宝的‘珍’。后来她爷爷嫌‘珍’呀‘宝’的太俗气，就改成真假的‘真’了。”小秋问：

“二姐的名字是谁起的呀？”奶奶说：“也是我。她生下来以后，她爸妈又跑到解放区去了。你二姐从小就淘气，三个月就会咯咯儿地笑，冲着人挤眼睛。我说就叫她‘淘气’吧！她爷爷就给她起了名字叫‘陶奇’，奇怪的‘奇’……”小秋就笑着过来拧我的脸，叫：“淘气，淘气！”我把她推开，就问陈姨：“小秋的名字是谁起的？”陈姨说：“是她爸爸起的，因为她是立秋那天生的。”我问：“小秋的爸爸在哪儿呢？”陈姨还没有回答，小秋就说：“我刚生下几天，爸爸就死了，我没有看见过爸爸。”陈姨很难过地低下了头，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奶奶说：“我听到小奇的妈妈说过一点你们的事，小秋的爸爸真是死得太惨了！年纪轻轻的……”陈姨叹了一口气说：“那是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时候，我们还都是学生呢。小秋的爸爸就是因为和许多中国的爱国学生在一起，发起反对侵略战争的运动，被日本的宪兵队捉了去，严刑拷打，以后就……”说到这里，陈姨的眼圈红了，拿出手绢来擤鼻子。小秋连忙过去挨着陈姨站着，轻轻地推着她。

奶奶的眼圈也红了，说：“日本人怎么都是这样狠心呀……”

陈姨说：“那倒不，一般日本老百姓也是反对战争的。我们房东老太太的儿子，是个小学教员。也是因为反对战争，被宪兵队抓了去就没有下落了。这老太太帮助我收殓小秋爸爸的时候，她哭得比我还痛，她说：‘我比你还苦，我连我儿子的尸首都找不到……’”陈姨说着就哭了。怪不得陈姨刚到的那一天晚上，我听见她在哭，原来她有这么一段惨痛的经历！如今这可恨的日本帝国主义刚被打倒，美帝国主义又要帮它

复活起来，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

这一天过的很沉闷，幸亏下午下了一阵雨。

7月29日 晴

今天中午，姐姐去买来了四张电影票。奶奶请我们看《龙须沟》。小秋乐得拍手直跳！

午饭以后，我们只躺了半个钟头，奶奶、陈姨、我和小秋就出发了。

奶奶是第二次看《龙须沟》了，第一次就哭得什么似的，可是她又哭又爱看！这次她还同陈姨说：“多带块手绢去吧，这故事可惨啦！”我真希望她老人家别在电影院里哭出声来！奶奶就是爱掉眼泪，“惨”的事她也掉泪，“乐”的事她也掉泪，一来二去眼圈就红了，多不好意思呀！

这个电影院很小，人也不太多。我们到得早——奶奶出门永远是“提早”。（姐姐常说如果赴会的人，个个都像奶奶，不知要节省多少时间。）

《龙须沟》这故事上半段真惨！在下大雨的时候，又穷又病的赵大爷，屋里哗啦哗啦地直流水。老老实实的程疯子，让恶霸的狗腿子打得满嘴流血。在那个可爱的，会帮妈妈做活的，满院子人都喜欢的二妞子掉在水沟里淹死的时候，电影里她的妈妈和街坊们都大哭起来，看电影的人也忍不住都掉眼泪了，有的老太太抽搭的声音比奶奶的还大！我偷眼看陈姨也在用手绢擦眼泪。小秋是用手背擦的。我一直忍住没有动，让眼泪流在我脸上。忽然幕换了，一幅大五星红旗哗啦啦地飘了起来。大家高兴极了，都使劲地拍手。趁大家在拍

手，我赶紧拿出手绢来把脸擦干了。

看完电影出来，门外太阳好大，天气好热呵！我看见小秋的眼睛还红着，就过去搂着她，劝她说：“你知道吧？这都是解放以前的事了。后来不是龙须沟都修好了，人民日子也好过了？我们永远不会再过那种苦日子了。”

小秋点了点头，说：“可是二妞子已经死了，她什么好事情都没有看见！”我心里也难受得很。

我们走到胡同口，碰见王瑞萱，她一定要拉我们到她家去玩。我答应她明天和小秋一块去。

7月30日 晴

今天一早作过暑期作业，就带小秋到王家去玩。陈姨还替小秋加意修饰了一番。

到了她家，瑞萱把我们带到她的屋里。小秋看见她书架上层，摆着大大小小七八个很好看的洋娃娃，高兴得伸手就要去拿。瑞萱赶紧说：“你别动！你要哪一个，我拿下来你看。”小秋说：“我要那一个顶大的。”瑞萱说：“我拿着你看。你要把她抱得太紧了，她的衣服会弄折了的……”

这时瑞芬也进来了，听见就说：“一件东西大伙玩才有意思，一个娃娃要你也抱她也抱的，才算是大家的宝贝。”她一面说就把那个大娃娃抱下来递给小秋。小秋欢喜得轻轻地把娃娃托在臂上，细细地看她的脸。

瑞芬又问我：“你姐姐在家吗？”我说：“在家，你去找她玩吧。”瑞萱就说：“姐姐，那你就跟陶家说一声，我请陶奇和小秋在我们家吃饭了。”我正要推辞，看见小秋仿佛愿意似

的，就对瑞芬说：“那么你就在我们家吃我们那一份吧。”

瑞萱又把她的故事书和连环画什么的都拿了出来。我们正在看，瑞萱的母亲就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保姆，端着一盘切好了的西瓜。瑞萱的母亲画着眉，雪白的脸，嘴唇搽得鲜红。（夏天看着怪热的！）她一面让我们吃西瓜，又拉着小秋，上下地看她，说：“多漂亮的衣服，是在日本买的吧？日本女孩子的衣服样子就是好！”小秋说：“不是，是我妈妈自己做的。”瑞萱的母亲又对我说：“你妈妈什么时候有空，再请她过来给我看看吧，我的胃还是不大好。你妈妈上次没给我药吃，只叫我多运动……”瑞萱就说：“姐姐不是叫您早点起来，跟我们一块做广播体操吗？”她母亲把头一扭，说：“你姐姐就是瞎闹！我又不是学生，做什么广播体操！”我说：“我妈妈忙极了，有时候晚上都不回来。您要是难受得厉害，先到医院去看一看也好。”她母亲说：“医院我懒得去。人多，气味不好，等的工夫又大，不病也等病了。告诉你妈妈星期日来也不晚……还有上次我叫人给你妈妈送去那块衣料，她为什么又退回来了？大概是嫌礼轻……”我因为不知道这件事，就没有说话。她母亲一边说着就出去了。

吃饭的时候，我们看见瑞萱的父亲了。他是个大胖子，穿一身白绸子裤褂，手上还戴着戒指。饭桌上摆着满满的菜，大家都低着头吃饭，没有一个说话，只听见头上大电风扇呼呼地响。我吃完本来想添饭，一个保姆过来，要拿我的碗，替我添饭。我觉得不习惯，又不好意思，就说我吃饱了，不吃了。

吃完了饭，我就拉着小秋告辞。路上我说：“我不大喜欢

到瑞萱家去。瑞萱倒没有什么，就是她家里的‘空气’使人觉得很别扭。她母亲娇贵得很，自己总以为有病，总要拉妈妈去替她看病！你知道我妈妈多忙呀。还有她父亲那样子我也看不惯……”小秋说：“瑞萱也不好！她就很自私，娃娃不让人抱，吃西瓜也是自己尽挑大块的，一点也不让客人！”

我想这是她母亲惯的。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她不也是尽挑着好鱼好肉，往瑞萱碗里送！

回到家里，姐姐和瑞芬正在厨房里洗碗。上屋有一位年轻的客人正和人家说着话。陈姨说他是小秋的叔叔，在西郊一个大学里教书，他是来接她们在八月里去西郊住几天。小秋的叔叔看见小秋很高兴，他拉着小秋问长问短。又说西郊好玩极了，有万寿山，西郊公园什么的。她们到了城外，他就带小秋天天玩去。他和陈姨定好了八月九号早晨来接她们。

7月31日 晴

今天早晨爷爷对陈姨说：“西郊的名胜有小秋的叔叔带你们去玩了，但是在北京你们还必须去参观天坛，因为天坛是北京最伟大最美丽的一所建筑。”

下午四点钟，爷爷和陈姨就带着我和小秋到天坛去。

天坛里面真大呀！大路旁边和广场上排立着数不清的苍翠的柏树，树干粗极了。爷爷说天坛和这些古柏都有五百多岁了，它们比我大四十多倍呢。

我们走进西门，上了高大的白石大道，往北一直走到祈年殿的层阶底下。抬头一看，这祈年殿真是雄伟美丽呀！它是圆形的，上面有三层深蓝色的琉璃瓦顶，中间有五色的彩

画。我们上了台阶，进到殿里，抬头看见屋顶上每一个方框里都画着云彩的图案。爷爷说：“这祈年殿是从前的封建帝王来祈祷五谷丰登的地方。这方框叫做‘藻井’，里面画的是四季气候不同的云彩，所以没有一个是相同的。”

我们出了祈年殿，就向南走。到了一个圆形的围墙前面，爷爷说：“这是‘回音壁’，你们去站在两边，轻轻地问答，彼此就都能听见。”我和小秋就赶紧分头跑去，把耳朵贴在墙上。我听见小秋轻轻地说：“二姐，你在哪儿呢？”我笑说：“我在这儿呢……”我们正说着，看见后面来了一大群人。男的穿着西装。女的身上披着极其美丽的轻纱，手臂上戴着许多耀眼的镯子，额上点着红点，耳朵上戴着大耳环。我们就站开，让他们也来听。陈姨低声说：“这是印度朋友，到北京来玩的。”

我们又走上“圜丘”，爷爷说这是从前帝王祭天的地方。这是一个三层汉白玉砌成的圆的平坛，每层也都有白石的栏杆。顶上一层台面，当中是一块整的圆石板。爷爷叫我们站在正中间，又叫我们喊一句话。我们两个人就并排朝南站着，齐声喊：“毛主席万岁！”就听见四面八方有隆隆的回声：“毛主席万岁！”这时印度朋友们正走到台下，就抬头来看。有两个年轻的女人便走上來，摸摸我们的头问：“你好？”我们笑着说：“好，你好？”那两位印度女人便也笑着喊：“和平万岁！”我们拉着她们的手也跟着她们喊。我又喊：“印度人民万岁！”底下一大群印度朋友都笑着向我们拍手，他们又拥上前来，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一同喊：“和平万岁！”“印度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在我们笑着喊着的时候，有一位印度朋友给我们照了像。照完了像，他们就走了。我们彼此笑着挥手说

了“再见”。

陈姨望着她们的后影说：“印度女人的衣服多好看多凉快呀，走起路来飘飘扬扬的。”小秋问：“印度国在哪里呀？离我们远不远？”爷爷说：“印度在我们的西南边，和我们隔着一座大山呢，可是我们两国在两千年以前就有交往了。《西游记》上唐僧取经的‘西天’，就是现在的印度。”小秋想了一想，说：“那么在有天坛的一千五百年前，我们和印度人就是朋友了。”爷爷笑着说：“对！”

圆丘上太阳很大，我们就到下面茶桌上去坐了一会儿，喝了橘子水。爷爷要了一壶茶，他说凉水喝了不解渴。

我们坐到黄昏才回来。今天我们真快乐。我们看了天坛，又和印度的朋友们一块照了像，我想他们会把我们的像片带回印度去的！

8月1日 晴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一早起来，姐姐就对我和小秋讲建军节的故事，还把她给她们黑板报写的稿子给我看，上面说：“在一九二七年的春天，在祖国革命势力发展得十分强大的时候，伪装革命的蒋介石，转过头来向革命者进攻。那年的四月十二日，蒋匪帮在上海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革命的工农和学生，使革命战争受了挫折。为了挽救革命，同年的八月一日，朱德、周恩来、贺龙和其他的同志在江西南昌，率领革命军三万多人，武装起义。不久这支军队就在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那时起，中国人民就有了自己的武装。就是这支越来

越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二十六年来，艰苦的斗争，终于把蒋匪和帝国主义势力赶走，解放了我们，使我们今天能过这样和平快乐的日子。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热爱他们，向他们学习‘爱祖国’、‘爱人民’和克服困难的勇敢顽强的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我正在抄这段稿子——因为我觉得姐姐写得很好——，有姐姐的几个同学来了，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说学校里分了入场券，晚上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的跳舞，还看些文艺节目，赴会的有解放军叔叔、工人和学生，可热闹啦！

陈姨问：“你们都打扮了去呀？”姐姐说：“不一定，就穿平常的短衫长裤也可以。”陈姨不赞成，说：“过节高兴嘛，为什么穿得灰耗子似的！”说着就进屋去打开箱子，拿出几条裙子和花衬衣来，说：“这都是我自己从前穿的，颜色都不太花，你们不嫌旧，就挑去穿吧。”姐姐的同学就围上来，一面拿起看，一面夸奖。陈姨很高兴说：“这都是我自己裁做的。来，我替你们分配吧。脸色好的人，就可以穿蓝色绿色的；脸色白的人，就穿红一点的。发结最好和衣裙一样的颜色，脚上穿白鞋白袜就很好看。”于是大家纷纷试穿起来，姐姐的脸色最白，陈姨就给她穿上红底小白花的衣裙，两条辫子上打个大红结。奶奶过来看了称赞说：“你看大宝穿上颜色衣服多么好看。平常我劝她穿得花梢一点，她总不听！”我说：“到了将来，大家都穿得花花绿绿的时候，你就肯穿了吧？”姐姐一面换衣服一面笑说：“到了大家都穿的时候，就不显得别扭了。”

下午，爷爷从外面回来，满面笑容地叫小秋和我到屋里去，我们知道一定有什么好事，就争着给他倒茶打扇。爷爷说：“你妈妈不是答应过请小秋听戏吗？明天戏曲学校的戏可好啦，我已经买好了票了，连你妈妈都去。”这时大家都进来了。爷爷对陈姨说：“戏曲学校的戏最好看。明天的戏码上有《小放牛》和《闹天宫》，小秋和小奇一定爱看的。”回头又对我说：“这些小演员里面，还有多少少先队员呢！”

还没有听戏呢，我们已经高兴得跳起来了！我们正围着爷爷听讲《小放牛》和《闹天宫》的故事，看见王瑞芬来了，脸上很难过的样子。姐姐赶紧出去，拉她到西屋里去。过了半天，姐姐打扮好，和王瑞芬一块说笑着出来，王瑞芬好像又高兴了。

夜里姐姐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躺在床上。

8月2日 晴

吃早饭的时候，姐姐告诉我们昨天晚上的联欢会热闹极了，她们跳了集体舞，文艺表演的节目也不错。我就问：“王瑞芬为什么不高兴了？”姐姐说：“就是因为她父亲又和她别扭了！从前她给志愿军写信，她父亲就不高兴。昨晚大家都去联欢，她父亲也不让她去，说什么‘我不能让我的女儿去跟大兵跳舞’。王瑞芬就急了，说：‘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救星，和从前国民党的匪军，怎么能比？’后来她母亲也帮她说，说同学们都去，也不是她一个人。她父亲才没说什么。”妈妈

就说：“她母亲比她父亲好一些；上次孙大娘为托儿站房子的事情，又去找她帮忙，她口气很活，说是等她父亲到天津去以后再说。”我说：“那就是王瑞芬对她母亲动员过了！对了，还有一件事，她母亲还说要请您去给她看病，可是王瑞萱说她母亲没有病。”妈妈说：“我今天没事，去和她谈谈也好。”妈妈吃过早饭就到王家去了。

下午，爷爷、妈妈、陈姨、我和小秋去看戏。因为爷爷只买到五张票，奶奶说她怕热，姐姐要在家陪奶奶，结果我们五个人去了。

我们到的时候，剧场里面人差不多坐满了。屋顶上的四个大风扇，转得呼呼地响。台后响起了锣鼓，深绿色的台幕慢慢地向两边拉开，音乐又响了一会，从浅绿色的幕后，就走出来一个牧童，年纪和我差不多大，头上戴着斗笠，右手拿着牛鞭，左手拿着笛子，他出来就一边舞一边唱。过了一会，幕后有人唱歌，又出来一个比我还小的小姑娘。我从来没有看过打扮得这么好看的人！她头上也戴着斗笠，上面钉着许多红红绿绿的发亮的玩意儿，身上穿的是大红绣花的衣服，腰上系着两幅裙子似的绸片，绸片的一头系在两手上，走起路来，好像蝴蝶的翅膀一般。她和牧童两个一问一答地唱着，又在台上穿来穿去地舞着，真是好看极了！她唱了一段就停住问牧童说：“牧童哥，你说我唱得好不好呀？”（这几句我和小秋都听得懂，我们都非常高兴。）后来他们定好明天还在一块玩，就分别了。那姑娘先走了，牧童送了她好远，又赶紧跑回来找牛。大家都笑了。幕闭上的时候，全场的人都

使劲地拍手。

底下一出是什么《二进宫》。妈妈说这出戏我们听不懂，就带我们出来凉快。我们在场外台阶上站着，吃着冰棒，一边还谈着《小放牛》的事。

休息的时间，爷爷和陈姨也出来了。一会儿铃声响了，我们赶紧都回到位上去，《闹天宫》就开始了。先出来些非常可笑的虾兵蟹将和海龙王，以后一个穿着黄袍的猴子就出来了。他真是活泼呀！一会儿纵到椅背上去，一个斤斗又折了下来；他偷桃子吃的时候，两只眼睛滴溜溜地东张西望，他跳上跳下，挠耳抓腮，就像一只真的猴子一般。后来就上来了几十个天兵天将，男女老少都有，拿着各种各样的兵器，密密层层地围攻他一个。他使一根金箍棒，使得呼呼地响，把这些天兵天将，打得落花流水，四散奔逃！他打得越起劲，锣鼓的声音也越响。小秋兴奋得又笑又跳，又拍着椅背，那时大家都注意台上，也没有人管她了。最后美猴王胜利了，就闭幕了。

我们大家都站起来，又使劲地拍手，妈妈拉着我们就往外走，忽然台前电灯又亮了，幕又打开了，一大群天兵天将站成一行，美猴王站在当中，向我们笑着鞠躬。小秋又高兴得直跳！直到他们谢了三次，幕闭上不再开了，我们才恋恋不舍地走了出来。

回来我们抢着向奶奶和姐姐报告我们看的好戏。小秋说她大了就去考戏曲学校，因为她最喜欢唱歌和跳舞。姐姐说学演戏可得下苦功啦。这些小演员们天天练武学唱，此外还得和我们一样地学习，星期六和星期日下午还得公演。真是

不容易呀！

今天我们真是兴奋，但是小秋和我都准备早睡，因为我们要躺在床上，把我们看过的那两出戏，细细地回想一番。

8月3日 晴

今天一早，我们就赶忙起来。这些日子我们总是起得很早，在路上还没有行人的时候，我们就赶着泼街。

我和小秋把水桶装满了清水，抬到大门外。她用喷壶，我用水勺，就泼起街来了。我们两个人也学《小放牛》上的牧童和村姑，在门前穿来穿去地快地走，地上都洒出“8”字形的湿痕。小秋嘴里还唱着歌，唱完一段就站住问我说：“牧童哥，你说我唱的好不好呀？”胡同里走路和骑车的人都回头向着她笑，她就不好意思地大声笑了起来。

下午，陈姨替我和姐姐裁衣服。她送给我和姐姐每人一件白府绸短袖衬衫，和红花绸的裙子，说准备我们今年国庆节穿的。奶奶叫姐姐好好地在旁边看着学。陈姨用布尺给我们量了身材，姐姐把尺寸记了下来。陈姨在一张大纸上画了样子，姐姐就照着裁了下来。桌上堆着许多碎布。我和小秋两个人就赶紧去把小秋的日本娃娃抱出来，把她的日本衣服脱下，也用布尺给量了尺寸，画了纸样，我们就用那些碎布给娃娃裁了衣裙，裁好就缝了起来。我们因为省得常常穿针，就都使很长很长的线，结果拉来拉去地，就挽起结来了，怎么解也解不开！奶奶就走来说：“你们真是懒！我们老人眼花怕穿针，还不使长线呢。使长线不但糟蹋线，还浪费时间。”

我们听奶奶的话，把线剪短了，果然不打结了，做起来也快。一会儿工夫，我就做好了一件小衬衫，小秋也做好了一条小裙子。奶奶又给娃娃剪了小鞋样子，连最小块的碎布，我们也利用上了！大点的红绸作了鞋面，小点的白绸作了鞋底。我们越做越觉得有意思。时间过得真快，一会儿天就黑了。我们站起来的时候，脖子都有点酸！

我们今天真觉得快乐，小娃娃也穿上新的衣服，我们也学了本事！

8月4日 晴—雨

今天早上去给曾雪姣补课的时候，听说林宜和孙家英已经在昨天到西郊的少先队夏令营去了，要六号下午才回来。

我们补完了课，李春生走来。我对李春生讲我们看的《闹天宫》的戏，那个扮美猴王的小演员演得好极了。李春生笑说：“真的孙猴子也比不过我，他水里不行，还不如猪八戒呢！我现在能在水底下捡东西了。”曾雪姣说：“可是范祖谋比你游得好得多！”李春生说：“他游得倒不错，林宜说他姿势也好。不过他游泳也是‘留一手’，不肯教给别人。林宜还求他呢，我就不向他请教！他在班里口口声声说‘互助’、‘团结’，我就看不上这种‘心口不如一’的少先队员！”曾雪姣就说：“你批评范祖谋，不要把少先队员说在里面！”李春生说：“谁把所有的少先队员都说在里面啦？”曾雪姣没有理他，只自己一瘸一瘸的走到院子里去。李春生也不开口，却走过来替曾雪姣搬出了她的小凳子。

我们都坐在大槐树底下。李大娘正坐在她门口挑枕头花

呢，李春生的小弟弟秋生，爬在她身边地上玩。这孩子可有趣啦，乌黑的眼睛，红红的脸，小小的嘴，长得和李大娘一个样子。曾雪姣说：“秋生话说得不少啦，他什么都知道。”说着就叫李春生到她屋里拿出一本画报来，指着封面问：“秋生，你说这是谁？”他一下子摇摇晃晃地就站了起来，张着两只小胳膊，抬着头笑说：“……席……”李大娘高兴地说：“毛主席的像，墙上贴的，书里的，月份牌上的，他都认得。”曾雪姣又笑说：“秋生，你给陶姐姐唱一个《东方红》吧！”他就看着我们，把嘴张得大大地，唱：“东——光——红”，唱到这里，忽然害起臊来，把手指头放在嘴里，一回头就扑到李大娘的怀里去。李大娘赶紧把活计放在一边，说：“快起来，给姐姐唱呀……”这时李春生的三个大的弟弟妹妹，忽然从门外笑着嚷着地追着进来，小的就往屋里跑，大的就追，一下子把李大娘挂在门边的、雪白的枕头套碰到地下，还踩了几个大脚印。李春生就嚷：“你们又欠打啦，都给我出来！”李大娘脸都气红了，恨恨地过去把枕头套拾起，拍了几下，说：“这个月返了几次工了，这些小东西们，多会把我磨死才算！”

我就把秋生抱起，和曾雪姣一同进到屋里。曾雪姣说：“多会儿街道托儿站办起来就好了，李大娘整天让这些孩子都快闹糊涂啦。”

孩子多了，妈妈真苦真累呀！

8月5日 晴

今天下午王瑞萱请我和小秋去看“八一运动会”的电影。这电影是五彩的，颜色美极了！解放军叔叔阿姨们的体

育队伍，非常雄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检阅台上，都笑嘻嘻地向他们拍手。他们的表演也都非常的精彩；像全副武装的赛马啦，骑马从火圈里跳过去啦，摩托车从火上开过去啦，空军叔叔阿姨们的跳伞表演啦，海军叔叔阿姨的游泳比赛啦……最好的还是在赛马表演里面，有两个蒙族的少年，他们骑马飞跑，比大人骑得还好，真是草原上的小英雄呀！

看完电影，我们正要往外走，忽然发现前排一张椅背上，搭着一件黄色的雨衣。我们记得是一个梳着小辫、穿着蓝花格衬衣的大姐姐的。我们赶紧把雨衣拿起，挤出人群，在大门口左张右望。这时看电影的人们正往大街两边纷纷散步，就看不见有穿蓝花格衬衣的姑娘。小秋说：“她一定走远了。”瑞萱说：“要不然我们把这雨衣交给电影院的人，我们先回去吧。她自己发现丢了雨衣，一定会回来找的。”我想了一想，就说：“昨天这时候，不就下了雨？这种天气雨衣就是需要的。我看这样好不好？小秋拿着雨衣在门口等着，我和你一个往东，一个往西，沿街走着找她，要真找不到再说。”瑞萱和小秋同意了。我和瑞萱急急忙忙地分头跑去。我在人群里一面跑一面喊：“同志们！有丢雨衣的没有？”这时前面人堆里出来一位穿蓝花格衬衫的大姐姐，向着我走来，问：“我的雨衣忘了带出来了，你捡的是黄色的不是？”我说：“是黄色的，你掉在你的位子上，我妹妹拿着在电影院门口等你呢！”她十分高兴地拉我的手说：“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红领巾！”我们就一同往回走，这时瑞萱也从那一头回来了。这个大姐从小秋手里接过那件雨衣，又再三谢了我们。我们看着她走远了，才转身回家。

回来的路上，我们说说笑笑，心里很痛快。快进胡同口的时候，天上又起了乌云，就是现在忽然下起雨来，那位大姐姐也不会淋着了！

8月6日 晴

今天没有什么事，天气很热，我们就在家里玩。
姐姐又接到志愿军周少元叔叔的一封信，抄在下面：

亲爱的陶真同志：

我日夜盼望着能早日接到祖国的来信，这个盼望终于实现了。你们的信是多么的珍贵，意义是多么的深长，使我们心底感到兴奋和温暖。没有什么更恰当的话，能够形容出来我们对祖国的热爱，我只能把千万句话并作一句：“伟大可爱的祖国，时刻在关心我们。”

祖国对我们的热爱和关怀，鼓励我们又打了大胜仗。大约在十天以前，我军在朝鲜中线，北汉江以西，金化以东的地方，向李承晚伪军展开强大的反击战。仅仅三十多分钟的战斗，就把敌军阵线全部突破。我军又冒雨乘胜追赶，敌人逃跑得狼狈万分，坦克、枪枝丢得满地，连他们可耻的太极旗也扔在烂泥里了！这次战役我军阵地又向南推进了十公里，歼灭敌军两万六千多名。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可惜我们不在那边，不能描写得更详细。

我没有什么更宝贵的东西可写的，我把中朝军民关系的事情写一下吧。我们守护在极险要的海岸线上，随时都可能受到敌机和敌炮的袭击，随时都有激烈的战斗发生的可能。这里叫长发里，有一位贫穷的姓郑的阿妈妮，她对待我们比她的亲生儿女还关心，每天我们还没有起床就给烧热了洗脸水，经常给我们的参谋

同志洗衣服和被单，逢过节日就给我们做一些好吃的东西。她经常嘱咐我们说：“你们好好的保护身体，才能杀敌立功，才能保护我阿妈妮。美国强盗要叫我们死，我们还是要活下去！”我们全体同志同样亲切地关心她，得空就上山给她拉柴火，又给她挖了七八公尺长的一个洞子，把她全家的日常生活用品搬进洞内。遇到敌机袭击的时候，也保护她进洞内去。我们也送给她一些我们祖国的水果糖，阿妈妮喜欢极了。我们要调走的时候，我们又赠送她全家一些香烟、手巾、日记本、钢笔和衣服，并且相互交换了相片。我们早不敢告诉她，只在行动的时候才对她说：“亲爱的阿妈妮，我们要分别了。”一句还没有说完，她的热泪就滚下来了。她停顿了一时，说：“同志们你们走吧！去吧，狠狠地打那些万恶的敌人，为中朝人民报仇吧！”她说的很多，我们听得又不很清楚，但是我们的脑海里一股一股的一直冒火！

你们的来信我们全体同志都看得懂，我们爱听祖国的建设情况，政治运动，文化进军，还有人民生活和学习的近况，恰巧你们就是写的这些东西。朋友，前进吧！

最后，希望你们常来信。

此致

敬礼！

你的朋友周少元 7月24日

8月7日 阴

今天早晨，我在奶奶屋里扫地的时候，听见奶奶问爷爷说：“你看看历书，明天是什么时候立秋呀？”爷爷说：“是早晨四点十五分。”奶奶说：“好！‘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早立秋就早凉快了！”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就说：“小秋不是立秋生日吗？”奶奶高兴地说：“这是她在国内的第

一个生日，我们给她吃面吧。”我说：“我想给小秋买点礼物，最好不让她预先知道。”

这时陈姨和小秋走了进来。陈姨说她们要走了，想抓紧时间，去逛逛故宫，问爷爷趁今早阴天不热，能不能带她们去一趟。爷爷说：“好，故宫是一定要看的。”陈姨说：“还是我们四个人去吧？”我赶紧说：“我今天……有点要紧事，不去了，姐姐陪你们一块去吧。”小秋拉着我问：“你有什么要紧事呀？”我笑着说：“不能告诉你，反正你明天就知道了。”小秋还一定要问，我坚持没有说。

等她们出发了以后，奶奶就带我到了市场。市场里东西真多呀，五光十色的，什么都好。挑来挑去，最后奶奶决定给小秋买一双红花布面的“北京鞋”，好让她带到南方去穿。我给她买了一本红皮的学习日记，让她上学的时候，可以写字。我们到家，把这两件东西都用红纸包起，由奶奶收好。她们还没有回来！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她们回来了。小秋一进门就嚷：“二姐，故宫可大可好看啦，里面的好东西多极啦！”爷爷笑说：“小秋还说呢，‘从前的皇帝多自私呀，一家就住那么大的一所房子！’”陈姨笑说：“从前尽听说北京的宫殿多大多好，今天总算看见了。我们还只看了一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地我的腿都走酸了，就是小秋一点不累……”小秋又拉着我说：“你还没有看见那些大大小小的钟呢，都是金的，上面镶着珠宝，还有小人小鸟什么的。皇帝一个人要这么多架钟作什么呀？”姐姐说：“就因为他一个人的东西太多了，人民就什么都没有

了。现在人民当了家，皇帝住的用的就都归人民了，要不然你怎能进去看呢！”

晚上睡觉以前，小秋还问我那件“要紧事”办了没有？我一直没有说！

8月8日 晴—雨

今天我心里有事，一早就醒了，轻轻地走进里屋，小秋还睡得香着呢。我就在她耳朵旁边，轻轻地说：“过生日的孩子，醒来吧！”我说了两遍，小秋一下子就爬起来了，叫：“妈妈，今天是我生日吗？”陈姨也醒了，就说：“是吧？我倒忘了。”我笑说：“是的，今天不是立秋吗。我昨天说的那件要紧事，就是给你买礼物去了。奶奶和我都有礼物送你！”小秋高兴极了，说：“礼物在哪里？拿来我看看。”陈姨笑说：“你还不谢谢大家呀，真是太费心了。”

我把两个红纸包拿来摆在小秋面前。她打开了包，高兴得立刻把红鞋穿上，把那个本子抱在怀里。我说：“本子上还有我写的祝词呢。”陈姨把本子打开念：“送给小秋妹妹——希望你好好学习，多多劳动，争取做一个光荣的少先队员！”陈姨说：“小秋听见了没有？二姐希望你做一个少先队员呢！”小秋笑说：“听见了！”

中饭我们吃了汤面。小秋的碗里有两个煮熟了剥了壳的鸡蛋，上面还印着两个红色的“寿”字。这都是奶奶做的。就是把红纸剪个“寿”字，往鸡蛋上一贴，过一会再揭下来，上面就有红印了。

下午睡醒了午觉，小秋说陈姨给了她些钱，允许我们两

个人自己出去玩玩。我们两个很高兴地就出来了。

我们先说去吃冰淇淋和点心，直到吃饱了为止。等到我们吃到半饱，小秋又想吃西瓜。我提议买一个小小的，割开了把冰淇淋装在里面吃。我们吃起来果然很好，可是小秋只吃到一半就说吃不下去了。我觉得非常可惜，于是我吃完了我的一份，又把她剩下的全吃了下去！

吃完冰淇淋，我们又想去看电影，走了两处电影院，都是“客满”。我们就到市场，逛了一会，外面下起雨来了。我拉着小秋赶紧就往回跑。离家还有好远，就下起大雨来了。路上水多极了，因为小秋穿着新鞋，我就抱起她走。我们跑到家的时候，浑身都淋透了！

奶奶抱怨我为什么不早点带小秋回家。姐姐就赶紧给我们洗热水澡。小秋先洗的。我在等着洗澡的时候，冷得直打战！姐姐就把一条大毛巾，紧紧地给我裹在身上。

今天晚上妈妈回来得早，晚饭我又吃了许多，吃完却有点想吐。

8月9日 晴

昨天晚上，我起来泻了三次。

今早陈姨和小秋到西郊去了，小秋的叔叔来接的。

今天一上午，我又泻了四次。妈妈给我试了温度，是三十九度。妈妈给我吃了四片磺胺胍，四片苏打。

我搬到妈妈大床上来睡，没有吃午饭。

下午我的热度是三十九度六分，又吃了药，这次每种只吃两片。

妈妈坐在我床边，陪我，一面给爸爸写信。幸亏今天是星期，不然妈妈就不能在家了。

下午到晚上，我只泻了两次，不过头觉得很昏。

今天晚上跟妈妈睡，我真是快乐。

8月10日 大雨

今早妈妈又上班了，叫姐姐看着我。我今早的热度是三十八度，又吃了药。

姐姐坐在床边陪我，先给我讲几个故事，后来慢慢地就说我不该乱吃，知道要下雨就该早点回来。我惭愧得脸朝里躺着，没有说话。姐姐就比我好，她的身体不如我，可是她就很少生病。她从来是有节制的！

中午下了一场极大的雨，哗啦哗啦地，屋里说话都听不见。我想小秋她们今天也不能到西郊公园去了。

下午我的热度是三十八度二分，继续吃药。

8月11日 雨—阴

今早妈妈替我试了热度，是三十七度八分。继续吃药。

我请妈妈上班的时候，路过孙家去说一声，今天我不能去给曾雪姣补课了。

中午姐姐回来了，原来她们是到车站去接彭德怀司令员的，多么光荣的任务呀！我赶紧叫姐姐到屋里来，问她彭德怀司令员什么样子？脸上显不显得辛苦？胸前挂多少勋章？和他一块回来的有多少志愿军叔叔？姐姐说彭德怀司令员气色很好，讲话的声音很洪亮，穿的是灰绿色军服，一个勋章也

没有戴，她没看见有志愿军叔叔跟他回来。

姐姐也许没有看清楚。彭司令员得了那么多的勋章，哪能一个都不戴呢？

下午我的热度是三十七度六分，继续吃药。我今天只泻了两次。

8月12日 阴

今早我的热度完全退了。妈妈说下午可能还有热度，叫我仍旧继续吃药。

奶奶问我这两天尽吃米汤和干馒头片，吃腻了没有？想不想换个样子？我说不要，妈妈没有说我可以吃别的东西，我就不吃吧。

我病了，大家都受累。姐姐给我吃药，说故事。奶奶给我熬米汤，烤馒头片。连爷爷都跟着忙，我心里很难过。

下午我的热度是三十七度二分，继续吃药。我今天没有泻。

8月13日 阴—晴—阴

今早没有热度，继续吃药。

上午孙家英来看我，她说曾雪蛟托她看看我，曾雪蛟也不大舒服了，一阴天下雨她就犯关节炎。

孙家英坐在我床边，跟我讲了许多夏令营的事情。她们是六号下午回来的。夏令营可好玩啦，她们早起有早操，听演讲，或者自由活动。午饭后也睡午觉，以后是参观西郊的大学，或是游园。晚上有晚会，或是看电影，或是和解放军

叔叔联欢，或是自己表演。我问她夏令营每一期去多少人？她说大概有四五百人，都是北京市、郊各区学校的少先队员。每区都有一大间屋子，女生住楼上，男生住楼下。她们都睡在地上，铺着厚厚的席子。刚到的那一夜，太兴奋了，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天不亮就醒了，看见满地都睡的是人，可有趣啦。以后就习惯了，一倒下就睡着，可是刚一习惯了，又该忙着回来了，时间真是太短啦！

她坐一会就走了。我精神很好，很闷。

在妈妈床边的书堆里，找到了一本《白求恩大夫》，就看了起来。

下午没有热度，也没有泻，继续吃药。

8月14日 阴—晴

今天一天没有热度，也不吃药。

妈妈叫我再躺一天，我也不想起来。

今天看了一天《白求恩大夫》——真是一本好书！！

8月15日 晴

我已经完全好了。我起床走走，只觉得腿有点软。

今天我开始吃平常的饭了，但还没有吃水果和生菜。

早晨补做了这几天的暑期作业。下午接着看《白求恩大夫》。

晚上瑞萱来看我，说张老师已经从北戴河回来了，她在路上碰见的。张老师胖多了也晒黑了，又说她父亲再过一个多星期就到天津去了，他们的工厂大概已经整理好，又要复

业了。我问：“那么你们又要搬回天津去了？”她摇头说：“不一定，至少我姐姐和我都不想去，我们还是喜欢北京。”

今晚妈妈回来得早。她说我好了，从明天起就该回到我自己屋里睡去了。她还笑着问我：“这次的病给了你什么教训？”我知道妈妈早晚会问这一句话，我上去抱着她，笑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乱吃了！”

妈妈就是好，在我发烧生病的时候，她就没有说我，因为她知道我已经够难过够后悔的了！

8月16日 晴

昨天晚上，我正看到最紧张的地方，就是白求恩大夫病重了，他动情地拿起那把曾经帮助他救活了许多伤员的刀子来，难过地说：

“哎哟……哎哟……我的小刀子……我的小刀子哟……”

妈妈进来了，我赶紧把书藏在枕头底下，假装睡着了。

今早天刚亮我就醒了，赶紧拿出那本书来，接着往下看。我轻轻地翻着书页——看到“在安静的黎明中，加拿大人民优秀的儿子，中国人民的战友，在中国的小村里，吐出了他最后的一口气……”我忍不住哭了。

可爱的白求恩大夫死了！

我轻轻地把书放下，使劲地咬住枕头的一角，忍住我的哭声。妈妈一翻身就醒了，吃惊地问：“你怎么啦？”我索性伏在妈妈的臂腕里，哭了起来。

妈妈拿起我枕边的书，看了封面，就放下了。她没有说什么，只紧紧地搂住我，拿手绢轻轻地替我擦着眼泪。

过了一会儿，我安静下来了，我问：“妈妈，你在解放区看见过白求恩大夫没有？”妈妈说：“没有，我们去的时候，白求恩大夫已经死了。”我又问：“白求恩大夫的妈妈还在吗？”妈妈说：“不知道，大概还在吧——你醒得太早了，再好好地睡一会儿吧。”

但是我再也睡不着了。我坐了起来，俯在妈妈脸上说：“妈妈，我大了一定当一个医生，和白求恩大夫一样，作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妈妈微笑着，注视着我，轻轻地摸着我的脸，说：“好，我想你可以做一个好医生的。”

我又躺了下去，高兴得抱着妈妈的胳膊，说：“妈妈，我很喜欢作我的‘卫生干事’的工作。我会给同学们上红药水，绑绷带，我也会给人试温度。张老师还夸过我，说我做事又干净又细心……”

妈妈说：“这都是很好的准备，不过最要紧的还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毛主席要我们都学习白求恩大夫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毛主席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静静地听着，望着妈妈微笑的脸。我觉得妈妈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的神气真是美极了！

我说：“妈妈，你说一点你去年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的事情，给我听听吧？”

这时太阳已经照到窗户上了。奶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她站在床前说：“小奇，你又吵妈妈了，你一睡到这屋

里来，你妈妈就不能好好地休息！”

妈妈笑说：“她没有吵我，我早起惯了，早上不大睡得着。”说着就坐了起来。

奶奶来的真不是时候，她把我们最亲密的谈话打断了。

晚上我们都坐在院里乘凉。爷爷说今夜是旧历七月七夕，是每年牛郎星和织女星相会的日子，说着就给我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奶奶指着天上那条光雾蒙蒙的星河说：“河西边那一颗很亮的星星，就是织女。河东边那一颗大星就是牛郎，两边的两颗小星，就是他们的两个孩子。”

我问：“那两个孩子怎么不跟着他妈妈呢？”奶奶说：“王母娘娘把织女叫走了，牛郎带着两个孩子来追，没有追上，一下子就被拦在天河的东边了，所以这两个孩子就永远跟着他爸爸了。”

我说：“王母娘娘真可恶，她把这么快乐的家庭拆散了！我若是一辈子只跟着爸爸，一年只能看见一次妈妈，我永远不会快乐的。”

姐姐说：“这只是一个神话故事吧！从前的人，看见一年之中，这两颗星星只在这一天走得最近，就给编出这个故事来，你又把它当真了。”

妈妈笑了，说：“你若是一辈子跟着妈妈，一年只看见一次爸爸，你也不会十分快乐吧？”

今夜我回到自己屋里睡了。我好久也睡不着！

8月17日 阴—晴

今天是返校日，我吃过早饭，带着暑期作业，到学校去

了。

同学们都来了，乱哄哄地三五成群的在院子里说话，看见我都笑说：“淘气瘦了，暑假里玩得太过了吧？”我说：“没有的事，我刚生了几天病。”

可是别人也仿佛都有一点改变，女同学们的小辫儿，似乎都长了些，有的人还长高了，排队的时候，最看得出。

张老师真是胖了些，也黑了些。同学们把她围得风雨不透！她笑嘻嘻地回答了许多问题，什么北戴河好玩不好玩啦？她学会了游泳没有啦？“教师之家”人多吗？她也问了我们许多问题。

张老师看了我们的暑期作业，又报告了开学日期和别的事情，我们就散会了。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课堂的，我向张老师报告了曾雪娇补课的情况。我又说我每天都写日记，就是生病的那几天，也没有间断，不过写得短一点。张老师很高兴，说：“我知道你会有恒心的。暑假只剩两个星期了，要好好地坚持下去呀！”

我到家的時候，陈姨和小秋从西郊回来了。原来她们要乘今天的晚车南下了，我忽然心里十分难过……

小秋拉着我说着说不完的话，告诉我西郊公园的大象、小熊、猴子怎么好玩啦，又告诉我颐和园里山多么高啦，湖多么大啦……我只再三地嘱咐她说：“你到了广州，进了学校，别忘了给我写信呀！”

下午姐姐陪陈姨出去买东西。我在家帮助小秋收拾，把她在北京买的那些玩意儿，都收在一只小箱子里。

今天妈妈回来得早。吃过晚饭，奶奶就忙着吩咐姐姐把陈姨她们的提箱什么的，都放在一边。又说雨伞草帽什么的，也别拉下。奶奶又拿出一个手提袋，里面装了满满的点心糖果什么的，说是给小秋路上吃。

刚过八点，奶奶就催说：“你们该慢慢地走了，早点到车站，不心慌。”姐姐就出去叫车。陈姨站了起来，眼圈有点红了，却勉强笑着推小秋说：“你快给爷爷奶奶鞠躬说再见呀！”奶奶眼圈也红了。爷爷笑着摸着小秋的头说：“你回到广州也有爷爷奶奶呀，他们看见你才喜欢呢。”

妈妈和姐姐送她们上车站。小秋一点也没有舍不得，她的心大概早飞到广州去了！

奶奶帮我搬回原屋子去。我收拾好睡下，妈妈她们还没有回来。

8月18日 阴

今天去给曾雪皎补课。她的腿还在痛，在床上躺着呢，我们就在床边一张小桌上做功课。我看曾雪皎坐起来实在太累，做了一个钟头，我就劝她休息，她一定不肯，一直支持到十点钟。

我就是佩服曾雪皎，就像张老师常常夸她的话，她的意志真是坚强呀！她从新加坡回来就不容易。她的父母只有她和她哥哥这么两个孩子，而且曾雪皎一生下来，腿就有毛病。她哥哥回国的時候，她一定要跟着回来。新加坡的英国政府是不发给回国华侨护照的，离开新加坡就不许再回去了。她妈妈哭得什么似的，但是曾雪皎终于回到她所热爱的祖国来

了！她刚回来的时候，功课赶不上。虽然北京的天气比新加坡干爽多了，她还有时会犯关节炎。但这些困难她都咬着牙克服了。她入校不到一年，就参加了少先队，学习更有惊人的成绩。我们全班同学都佩服她，都爱她。侨委会的干部们常常来看她的，也都夸她。她每天坐三轮车上学。我们都在门口等她，搀她下车。放学的时候，她的车若是来晚了，我们就在门口陪她等着。过队日的时候，若在户外，我们都抢着替她拿小凳子。

孙家英待她最好了。孙家英的外号，本来就叫“姥姥”。她对谁都是又温柔，又慈爱，她对曾雪姣更像待她自己的小外孙女似的。她和曾雪姣住一屋，曾雪姣生病的时候，她就夜里起来给曾雪姣灌热水袋，揉腿。她常常背地里对我们说：“曾雪姣真坚强呀，她有时半夜里腿痛得流泪，可是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想家想妈妈的话……”说着说着地自己的眼圈就红了。

孙大爷经常在铁路上跑车，很少回家，孙大娘又常常忙街道上的工作，孙家英会把家事做得停停当当地，一点不让孙大娘操心。张老师就常常夸她。

曾雪姣有坚强的意志，她热爱祖国。孙家英爱劳动，又有温柔的性格，她能使曾雪姣深深地觉得祖国是个温暖的大家庭。这些高尚的品质，都是我应当向她们学习的！

明天姐姐要到西郊去赴夏令营了，她还是“营委”呢，管黑板报的——她是“黑板报专家”，她办了好几年黑板报了。

一下午她就忙着整理书，写笔记本子。晚上我帮她收拾

东西，毯子啦，蚊帐啦，脸盆啦……都是我抢着替她去拿的，铺盖卷也是我帮她捆起来的。她高兴得直向我道谢。我忍不住要笑！我也不是整天淘气，我也会做点事呀。

8月19日 晴

今天姐姐一早就走了。王瑞芬也去，她也是“营委”，管文体活动的。王瑞萱本来说今天来找我玩，我等了一上午，她也没有来。

中午吃饭，只有爷爷、奶奶和我三个人。奶奶说小秋走了，显得冷静多了。又说她们该到广州了吧。爷爷说还没有呢，她们在汉口要换车的。我说过两年长江大桥造成了，从北京到广州就近多了。爷爷笑着叹一口气说：“你们这一代就是幸福，我们几十年不敢梦想的事，你们都遇见了！”

睡醒午觉起来，觉得屋子里空得很！我又不想看书，走到上屋，爷爷正在给爸爸写信。我跟爷爷要了一张信纸，就坐在爷爷旁边写：

亲爱的爸爸：

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这些日子我实在忙得很，您要原谅我呀！

您走后不久，我们家里就来了客人（陈姨和她的女儿小秋），小秋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她新从日本回来，觉得祖国什么都新鲜，什么都好。她看见我们戴着红领巾，真是羡慕的不得了。我相信她上学以后，学习好，努力争取，她一定可以入队的。我曾陪她

逛了北京的古迹，也看了一次戏和两次电影。她们真喜欢北京。陈姨说我们是有福气的孩子，因为我们能够在毛主席身边学习。昨天她们已经回到广州老家去了，姐姐今天也到夏令营去了。我一个人在家，就抽出工夫来写信。

爸爸，您真是幸福，在“人民的钢都”呆了这么久！您搜集了多少写作的材料？您到过那些工人叔叔家里去过没有？鞍山有几所小学校呢？

家里都好，爷爷和奶奶身体很好，妈妈和姐姐还是那样忙。有工夫请您多来信吧。祝您

健康！

您的小女儿奇 8月19日

晚上大家都睡的很早。我本来想等妈妈，但是过了九点妈妈还没有来！

8月20日 晴

今天天气好，早晨我帮助奶奶晒了两箱子的衣服。下午六点钟的时候，王瑞萱家的保姆来了，说王瑞萱的母亲叫我立刻就去。

到了王家，他们把我一直带到瑞萱的卧房里，她正在床上坐着呢，她母亲坐在床边，她父亲也在一旁站着。我一进去，他们就告诉我，原来昨天下午王瑞萱跟她父母到北海去玩，掉在水里了，是李春生把她救起来的。李春生把瑞萱交给她母亲之后，自己就跑了。瑞萱的母亲想去看看李春生，谢谢他。

这件事太意外了，我一点都摸不着头脑！我问瑞萱到底

是怎么回事，瑞萱说：“昨天我本来是去找你玩的，后来我父亲说要去北海，我们三个人就去了。在五龙亭旁边，我碰见了林宜、范祖谋和李春生，他们都站在水边台阶上。我跟我爸爸妈妈要坐大船到漪澜堂去，他们坐在船里，我抱着船柱子站在船边上……”说到这里，她看了她母亲一眼，说：“你知道我妈妈总是罗罗嗦嗦地，当着船上许多人，她大声叫：‘宝贝，进来坐下吧，掉下去不是玩的！’她越叫我越不好意思进来，她急了，站起来拉我，我使劲地往后一蹬，一下子就滑下去了……你知道我又不会游泳！当时我又吓昏了，就在水里乱扑腾一气，越扑腾越往下沉。只听见船上岸上嚷成一片。后来我嘴里鼻子里都进了水了，我都糊涂了，只觉得忽然有人把我的衣服领子揪住了，他拉着我往岸上游，几下子就到台阶边上了。我母亲又哭又笑地把我抱过来，我睁开眼睛，就看见林宜和李春生水淋淋地站在我面前，后面还有范祖谋和许多别的人。李春生一下子就钻出圈子走了。林宜说他自己也跳下去了，但是他游得太慢，是李春生把我救出来的……”

我都听傻了！我问：“范祖谋不是游得最好吗？他怎么没有下去呀？”瑞萱摇摇头说：“我不知道，大概他也吓糊涂了。”

瑞萱的母亲说：“昨天真是把我们吓坏了，昨天半夜里，我还吓醒了呢。瑞萱这孩子，总是不听话，这次吃了大亏，下次就得听妈妈的话了！”瑞萱把头一扭，说：“您昨天若是不那样使劲地喊我拉我，我好好地外面站着，决不会掉下去的！您总是把人当作三岁的孩子，下次我决不再跟您一块出去玩……”瑞萱的父亲就说：“好了，好了，不说了！”回头

就对我说：“听说李春生是你们的同学，这孩子真是‘见义勇为’！昨天我见他提着一只鞋，水淋淋地光着脚就跑了，我听说他家里很穷，我想送他一点钱，作为谢礼……”瑞萱看着她爸爸，把眉头一皱，说：“您总是说钱，多么难为情！不信您问陶奇，李春生会不会要钱？他一直就看不起我……”她母亲说：“不给钱就送点别的。他不是为救你丢了一只鞋吗？我们就送他一双皮鞋，再加上别的东西。”瑞萱说：“人家李春生从来就不穿皮鞋……依我看算了吧……”她母亲说：“那怎么可以！‘有恩不报’还成个人吗？你不用管了，我们去商量商量吧。”说着她母亲和她父亲就走了出去。

瑞萱拉我坐在她旁边，说：“你看我爸爸妈妈可笑不可笑！昨天一回来，一死儿问我李春生住在哪里，要叫保姆给他送钱去。我说我从来没到他家去过，也劝他们别给他送钱去，他们也不听，今天到底又把你找来了！你想，李春生本来就看不起我们，我们再给他送钱送东西去，不是讨没意思吗？”我说：“你的想法就不对，李春生从来也没有看不起你。我们一块去看看他们，好不好？”瑞萱想了想，说：“那么你带我一块去吧。”

瑞萱的母亲同意了我们的决定，还说明天她也同我们一块去。

我回到家来，奶奶就问我王家叫我去有什么要紧事？我把李春生救王瑞萱的事，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爷爷和奶奶都称赞李春生真是个勇敢的孩子，又问我李春生是少先队员不是？他们也觉得王家不应当给李春生送钱，因为友谊不是

金钱买得到的。

我倒想起了一件事。上学期李春生申请入队，一直没有被批准，因为他不遵守纪律。这次他的表现很好，今年上学以后，我们一定要鼓励他好好地争取入队。

我对范祖谋很不满意，和李春生比起来，他就不配作一个少先队员！！

8月21日 晴

今天早晨，我带着王瑞萱和她的母亲到李家去。

李春生不在家，连曾雪姣和孙家英都不在，李大娘说刚才林宜和范祖谋来了，他们几个人谈了一会，都到学校去看张老师去了。

李大娘看见王瑞萱的母亲来了，似乎很惊讶，连忙让我们到屋里去。她一边抱着秋生，一边给我们张罗茶水。孙大娘便走过来帮忙。王瑞萱的母亲把来意说了。她谢了又谢，又递过一个纸匣，说：“这是送你们春生的一双皮鞋。他为着救我们孩子，丢了一只鞋子，我们真是过意不去！”李大娘听了半天，才明白过来，笑说：“我们那孩子回家来，一个字也没有提。我还当他是又到窑坑里游泳去了呢，身上又是水又是泥的，鞋也丢了一只。我要早知道他是救了你们家的姑娘，我也不会说他了……”说着她又把那纸匣推过来，笑说：“都是街坊、同学嘛，春生这样做是应该的。这双鞋我们一定不能收，就是我收下了，他也不会答应的。”王瑞萱的母亲还一个劲地推过去，王瑞萱却按住他母亲的手，把鞋匣子抱了过来。

这时李春生的弟弟妹妹们围了上来。王瑞萱的母亲说：

“您真是好福气，有这么多的学生姑娘的！”李大娘笑说：“还福气呢，一天到晚乱死了，什么事也做不了。”孙大娘说：“李大嫂真是能干的，又管孩子，又做女工，又做家务，弄得整整齐齐的，不过累也是真累。”王瑞萱的母亲满屋子看了一眼，仿佛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坐了一会儿，瑞萱就说要走，她母亲向李大娘又再三地道谢，我们就一齐出来。

在李家门口，我就和她们分手，一直跑到学校去。

果然他们都在张老师那里，围着张老师七嘴八舌地说着呢！看见我进来，都说：“陶奇，你知道……”我说：“我知道了。我刚同着王瑞萱和她母亲到李春生家里去了。”李春生就问：“她们到我家去做什么？”我说：“她们去给你道谢去了。你不在家，就和李大娘谈了一会儿……”李春生把头一扭说：“真没意思，这有什么可谢的！这件事我就没告诉我妈……”张老师笑说：“李春生，你这件事做得很好，为什么不告诉你妈妈呢？王瑞萱去谢谢你也是应该的，这不能说是‘没意思’。”林宜说：“昨天我同李春生从什刹海游过水，走进北海公园。正好范祖谋从‘少年之家’出来，我们站在水边正说着话，看见王瑞萱她们上了船。船刚离岸不久，也不知道怎么一下子，王瑞萱就掉到水里去了！那时候真把我们吓坏了，范祖谋拚命地喊‘救人’，李春生没有喊，一下子就钻到水里去了，这才提醒了我，我赶紧也跳下去……”我向范祖谋说：“你不是最会游泳吗，你为什么不跳下去呀？”这时大家都看着他，范祖谋的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上话来。我说：“王瑞萱还说大概你是吓糊涂了。”范祖谋说：“我没有糊涂……”曾雪姣说：“那你就是害怕！你只是会游水，你没有从水里救过

人，你怕把你也拉了下去！范祖谋，我总想告诉你一句话，总没有机会说。我是最佩服你的，我觉得同班里就是你功课好，又会办事，又会说话。同学们批评你自私，我总不大相信，现在我看出来了。我希望你从今起要争取作一个爱护红领巾的好队员，你不要使我们对你失望……”曾雪姣说得沉重极了，眼里还闪着泪光，屋子里静默得一点声音都没有。李春生很不安，就轻轻地想走出去。

张老师轻轻地把李春生拉住了。范祖谋这时才抬起头来，颤声地说：“你们以为我就不难过吗？昨天我同林宜一起从北海往回走的时候，看见他身上水淋淋的，我心里难受极了，昨天晚上就没有睡好。今天早晨是我提议约大家来报告张老师的。我本来就想在大家面前承认我的错误，可是我没有勇气，我怕你们说我‘心口不一’，我怕你们不相信……”说着他就取下眼镜来，用手背擦着眼泪。

我们都觉得替他难过。张老师说：“我们相信你的，经过这一次考验，你以后就有勇气了。你知道同学们对你有多大的希望呀！”我们也齐声说：“我们相信你的。”

张老师还拉着李春生的手。我就笑问李春生说：“你不是看不起王瑞萱吗？那你为什么要救她呀？”李春生就瞪着眼说：“谁说我看不起王瑞萱呀！”他看见连张老师都看着他笑，他就不好意思地转过脸去，说：“就是我看不起王瑞萱，也不能看着她淹死呀！”我笑说：“李春生，我总想告诉你一句话，总没有机会说。我是最佩服你的，我觉得同班里就是你最勇敢，最诚实，可是你不用功，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我希望你努力改正这些缺点，争取作一个光荣的少先队员！”我说完，大

家都笑着拍手。张老师笑说：“陶奇说得对，他们都希望你能参加他们的中队呢！”这时李春生更不好意思了，脸也红了起来，低着头笑说：“好吧，我努力试试看。”说完就赶紧跑了出去。

我们也笑着向张老师告辞，跟了出来。李春生已经跑得没有影子了。

今天我们都十分兴奋，十分快乐，我们从来没有觉得像今天这样地接近过！

我们的同学们多么可爱呀！

8月22日 晴

今天早起，我作完了暑期作业，就到王瑞萱家里去。

我到王家，刚走到瑞萱窗户底下，就听见王瑞萱在屋里大声地说：“人家李春生的妈妈，就和她的孩子一条心，你们就是永远不了解我……”我正要往回走，她妈妈从里面看见我了，就叫：“陶奇，快进来吧！”我进去了，瑞萱拉我坐在她身边，一面仍朝着她父亲说：“陶奇是我最好的朋友，让她听听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您从前说把天津的房子给姐姐，北京的房子给我，姐姐说她不要，现在我要把我的房子的一部分，借给托儿站，您又不让；若是我前天在水里淹死了，看您把房子给谁？”她气忿忿地说着，她父亲一点没有生气，倒笑起来了。王瑞萱又说：“从前姐姐对您说过多少次，说我们都是工人阶级养活的，您总不听，还说劳动人民没有‘助’过您，可是这次我就是让劳动人民的儿子给救起来的，您到底要怎样‘助’人家呢？”她父亲笑着站起来说：“罢了，罢了，

就算我白给你们当了一辈子的牛马啦。反正这房子将来也是你的，你不怕毁，我还怕什么。”王瑞萱高兴起来，说：“那您就算答应了，呵？您放心，这房子决毁不了，而且我将来也不会住在这里，我们住公共宿舍去，多热闹呀……”她说说着就看着我笑。她父亲对她母亲说：“那你一会儿叫他们把祖宗牌位请到上屋里来吧。”一面说着就出去了。

王瑞萱的母亲对我笑着说：“这一下子她高兴了。昨天从李家回来，她就和我吵了一路，怪我不该把那双皮鞋带了去。她又说人家李大娘都知道看重街坊同学的情谊，偏我们连把空房子借给街道上办托儿站都不肯。办了托儿站，李大娘就少受累了，这不比送李春生一双皮鞋强？回来她又跟她父亲吵了一天，你刚才不都听见啦？”王瑞萱笑着说：“好了，这一段算了结啦！”

等她母亲出去了，我就把昨天在张老师那里聚会的事情，对王瑞萱说了。王瑞萱半天没有言语。过了一会，她就拉着我的手说：“你看我能够参加少先队不能？”我说：“怎么不能呀，只要你好好地努力争取。”王瑞萱说：“你告诉我应当怎样努力吧？”我说：“你的学习很好，这一部分你不难。你 just 是不爱劳动，还有就是‘脱离群众’。你看在我们班里，除了我以外，你还同谁接近啦？你不知道我们一班的同学多么可爱，就像曾雪姣，孙家英，还有李春生……”王瑞萱：“我不是要‘脱离群众’，我总觉得人家不爱理我，像我从前坐车上学，李春生他们就挖苦我！这些人里头，我还最怕李春生，没想到前天倒是他把我救起来的。”我说：“这就是李春生最可爱的地方！他从来没有看不起你，问题也不是在坐车。就因

为你可以走路上学，可偏偏要坐车，他就看着不顺眼。后来你不坐车了，他不是就不说什么了？你看曾雪姣也是坐车上学，李春生就常常扶她上车下车的，因为曾雪姣实在不能多走路，你明白了吧？”

王瑞萱想了一想，说：“那么下午你再带我到李家，去告诉孙大娘这托儿站房子的事，再去找曾雪姣她们玩玩。”我高兴地答应了。

晚半天我们一块去看孙大娘，说借给托儿站房子的事。孙大娘高兴得很，还再三地叫王瑞萱谢谢她妈妈。

王瑞萱和孙大娘说话的时候，我看见李春生从他屋里悄悄地走了出来，一下子就溜出门去。

孙家英拉着王瑞萱的手，到她们屋里去。曾雪姣正在写信，看见王瑞萱进来，也很高兴。我们四个人就谈起来，谈的热闹极啦。

回家的路上，王瑞萱高兴地说：“怪不得你常爱到她们那里去，原来她们那里真是好玩呀！”

8月23日 晴

今天早晨，我正和妈妈谈着李春生救王瑞萱的事情，孙大娘就来了，约妈妈一块到王家，去商量布置托儿站的事情。

姐姐是中午从西郊回来的，晒得黑极啦！奶奶问她都玩了什么地方啦？她说没玩什么地方，只去了一次颐和园。奶奶说：“你们去了这么几天，只玩了一个地方呀？”姐姐说别人都去参观了几个大学，还玩了几处名胜。她忙着编黑板报，守营，还帮忙给营里包包子什么的，就出不去了。奶奶说：

“包包子还得你们帮忙呀？”她笑说：“可不是！我们男女同学在一起，有四五百人吃饭呢！”

姐姐忙着温水洗澡洗头发，我就帮着奶奶把她的铺盖卷打开了。姐姐从屋里大声说：“小奇！你替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小心别把我的笔记弄乱了！”姐姐的笔记本真整齐，笔记是用蓝笔写的，“总结”是用红笔写的，清楚极了。我真应当向姐姐学习！

晚半天王瑞芬和王瑞萱来了，我们一起谈着托儿站房子的事情，姐姐和王瑞芬都很高兴。

王瑞芬又说她们在夏令营里和男生们合作得好极了，她们包包子的时候，男生还拉手风琴给她们听呢。姐姐笑说：“我们熟是熟了，可是那一次我们女生们在颐和园坐船的时候，我们坐在船边，刚要把脚放在水里，看见男生们来了，又赶紧收了回去……”我说：“那你们太不大方了！”姐姐笑说：“我们总比你们强些。听说你们小学的男女同学们，还常常闹不团结呢！”我说：“我们这一班就好，不相信你问问张老师！”

姐姐回来了，夜里睡觉也有伴了，我很高兴。

8月24日 雨

今天下了一天的雨，很闷！

下午爷爷在给姐姐讲古诗，我也坐在一边听。

爷爷讲的是《木兰辞》，他讲得好极了，生动极了！

听了这首诗，我真觉得生在“毛泽东的时代”是幸福的。从前的女孩子连“保家卫国”的权利都没有，要去到前线，还

得改扮男装！可是现在，我们在抗美援朝前线上做卫生员接线员的大姐姐们，不还都是梳着两个小辫吗？

还有我听到：

……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惶。

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我想花木兰一定是很淘气的！她出征了十二年，刚从前线回来，话也顾不得说，饭也顾不得吃，匆匆忙忙地换了衣服，就去看她的老战友了。她一定对他们笑说：“你们看我是谁？我是一个女孩子呀！”她的战友们一定都吓了一大跳，吐着舌头说：“原来这位勇敢的战士，是个女孩子呀！这个女孩子比我们还行呢。打了十年的、无数次的、艰苦的仗，她回来还不休息，还有工夫来找我们开玩笑呢！”

爷爷说这首诗虽然长一点，可是故事很简单，声韵也好，很容易背。我也想把它背下来，好念给同学们听。可是我分段背了半天，总是连不起来。晚上躺在床上背的时候，背来背去地不觉就睡着了，还是姐姐把我叫醒的。我又起来写了日记才睡觉。

8月25日 雨

今天早晨我去给曾雪姣补了课，这是末一次了。我们把该温习的语文都温习完了，此外她还做了几篇作文。她语文考得并不坏，是她自己一定要在暑假里加工补习一遍，她这人真是苦干呀！

我们温完了功课，孙家英和李春生都进来加入谈话，我就问李春生：“上次我同王瑞萱来了，你为什么躲开啦？”李春生笑着说：“我怕她又提起那件事，又谢我嘛！”孙家英说：“王瑞萱很想进步，我们都应当帮助她。”我说：“她上次在这里玩了半天，回去高兴得了不得。我们也应该去找她玩，省得她总觉得大家看不起她。”李春生说：“你们去吧，我就怕进那两扇红漆大门！”曾雪姣说：“你又来了！等天晴了，在上学前，我们几个人到外面去玩一次好不好？我在屋里也呆腻了！”我们大家都高兴地拍手说好，孙家英提议明天让李春生去找林宜他们来商量商量。

回到家来，爷爷正念陈姨的信给奶奶听呢。另外有一小张纸，上面是铅笔写的整整齐齐的大字，是小秋写给我的。我赶紧拿起来看：

最亲爱的二姐：

你好呀！爷爷、奶奶、阿姨和大姐都好吗？

我们是昨天到广州的。我们老家里有我的爷爷，奶奶，还有一位姑姑。她是小学教师。她正在安排叫我进她们的那个学校去。

广州很热，也常下雨，可是水果很多。

我很想你，你快来信呀！

我信写的不好，请你不要见笑！

祝你

进步！

最爱你的妹妹小秋 8月21日

我赶紧回屋去，给她写了一封回信。

8月26日 雨—晴

今天上午十点的时候，正下着雨呢，外面有人敲门。

我出去开门一看，是一位解放军叔叔，背着一个挂包。他问我：“你们这里住着一位陶真同志没有？”我说：“有，就是我的姐姐，您找她有什么事呀？”他说：“我姓周，从朝鲜回来的……”我忽然知道了，他就是志愿军周少元叔叔呀！我赶紧拉着他的手往里走，一面喊：“姐姐！周少元叔叔从朝鲜回来看我们啦！”这时姐姐和爷爷、奶奶，都跑出来了。姐姐高兴得跟周少元叔叔使劲地拉手。爷爷和奶奶就把他往上屋里让。

周少元叔叔坐下了，我站在一边细细地看他。他不像我所想的那样高大，瘦长的脸，红红黑黑的，一笑露出两排雪白的细牙，军衣胸前戴着三颗勋章，还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标志，刚才我就没有看清！

爷爷一定请他脱帽宽衣，他本来不肯，爷爷笑说：“这里就和你自己的家一样，不要拘束啦。”他才勉强地摘下帽子，脱了上衣。奶奶给他递过一把大扇子，姐姐就给他倒茶，大家高兴得乱成一片。

周少元叔叔说他是出差到北京来的。姐姐问：“您在北京能住几天呀？”他说：“昨天晚上到的，后天就走……”说到这里，他笑了，笑得非常好看。他说：“在前线总是梦想看天安门，毛主席在上面站着……我想这次回来，一定要看看天安门，因为我从来没有到过北京啊……”他说着就从挂包里取出一个小包来，递给姐姐，说：“陶真同志，这里面是我送给你的一个小本子，和些别的东西。我们单位上真是感谢你

们那个团小组，常常给我们写鼓励的信。我还要特别感谢你给我寄的书报，希望我们以后还保持联系。这个小包，本来是准备托人带给你的，后来我要回来，就自己带来了。里面大概还有一封信。现在我要走了，还有几个同志在中山公园等我呢。”他说着就站起来去拿衣服，我赶紧上前拉住他，恳求说：“您好容易回来了，再坐两分钟好不好？再告诉我们一点朝鲜的事情吧。”爷爷、奶奶和姐姐也再三地留他。他就笑着又坐下了。我问：“你们在朝鲜好吗？”他笑说：“好，吃得好，穿得好，什么都有。”奶奶问：“你们打仗的时候辛苦吧？”他笑说：“不辛苦！有祖国人民支援我们，朝鲜人民帮助我们，一切都很顺利！”我问：“您还回到朝鲜去担任什么工作呀？”他把眉毛一扬，双手按在膝上，微笑着说：“我们要做的工作多得很。你根本想象不到朝鲜让美国鬼子毁得多惨！两年来我们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把美国鬼子打了出去，现在我们也要和他们并肩把这个美丽的国家重新建设起来……”说到这里他低头看了看他左腕上的手表，原来短短的两分钟已经过去了。周少元叔叔又站了起来，我只好把帽子递了过去。

我们四个人站在门口，看着他在雨中走去的矫健的背影，看他转过街角，才恋恋不舍地进来。

一回到屋里，姐姐就把那小包打开了，里面是一个蓝皮金字的小纪念册，上面印着：“庆祝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二周年”，下面是“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敬赠”。纪念册里还夹着一块白绸子大手帕，手帕的角上印着红星和毛主席的侧面像，还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字样，也是慰问团赠送的。此外还有一封短短的信，我们都站在姐姐旁边看，上面写着：

亲爱的陶真同志：

很早以前就把这点有留念意义的物品包好了，可是几次没有寄走。今天机会到了，本单位有人回国去，让他们给你捎去吧。

这个小本子祖国人民的血汗结晶，是高尚的纪念品，祖国人民把它赠给我，我非常的喜爱，我又把它奉赠给你，使你在学习的道路上，把得来的大小成绩登上去，作为不忘的纪念。

这个手帕也是祖国人民的血汗结晶，我也把它奉赠给你。使你在学习时，擦掉罩眼的热汗。学习再学习，前进再前进！

此致

敬礼！

你的朋友周少元于朝鲜前线

1953年8月10日

我真是羡慕姐姐呀，她得了那么多的宝贵的纪念品，而且是“最可爱的人”送给她的！

我拿起那块手帕看了又看，真是又大又美！姐姐平常就很少出汗，若是送给了我，倒是很合适的！

晚上天就晴了，希望明天可以出去玩。

8月27日 晴

今天早上，果然曾雪姣、孙家英、李春生、林宜和范祖谋都来了，我们要在一块商量到哪里玩去的事情。

范祖谋提议到颐和园去。我们都说好，走得远一点，也新鲜一点。孙家英就说颐和园里面要走许多的路，而且上上下下地，恐怕曾雪姣累不了。她提议到什刹海去，在那里划

船，然后在湖里小岛上野餐。她又提议我们明天去。她说昨天刚下的雨，地上太潮湿了，今天去对曾雪姣不合适。我们都高兴地同意了。曾雪姣一再地说，不要因为她一个人不方便，就扫了大家的兴。大家都说没什么，若没有她一块玩，我们更扫兴了。

我们又到王家去。曾雪姣坐着车，我们都跟着走。还没有到王家大门，就看见她家街上通小院的旁门开着，有几个工人在进进出出。我们进去一看，原来他们正在小厢房里修灶呢。王瑞芬和王瑞萱都在院子里，和街道上几个代表们指点点地说话。王瑞萱看见我们来了，高兴得脸都红了。她赶紧出来，把曾雪姣扶下车，就拉我们到她家去。林宜他们都不很自然地笑着说：“我们不去啦。我们就是来问你，明天下午到什刹海划船野餐，你去不去？”王瑞萱高兴地说：“我去！你们先进来玩一会儿吧！”他们三个人一定不肯，赶紧出门就跑了。

王瑞萱搀着曾雪姣，我们一同慢慢地走到王瑞萱屋里去。这时王瑞芬也进来了。她很高兴的样子，对我们说：“你们以后要常常来玩，瑞萱也要常常去找你们，你们要多多帮助她才好。”

玩了一会儿，孙家英和曾雪姣就走了。王瑞萱留我吃饭再走，她说她父亲和母亲都到天津去了，她父亲就长住在天津，她母亲过几天才会回来，家里没有人。

吃过饭，我们就到托儿站那边去。那个灶已经砌好了，是给孩子们做饭用的。过两天，桌子板凳什么的，也可以搬来了。九月一日就可以开始收孩子了。王瑞萱说将来这扇通她

们家的门，就堵上了，要进去就从前边走。

我在王家玩到下午才回来。

8月28日 晴

今天天气真好，几场雨以后，风吹在脸上，都有点凉丝丝的。我们本来说好下午四点在什刹海船码头聚齐。

下午三点钟，我和王瑞萱带着野餐就去了。到了那里，看见林宜和范祖谋已经先到了。他们把两只船也租好了。一会儿，曾雪姣、孙家英和李春生也来了。林宜就问大家愿意怎样坐法，结果我们还是愿意男生和女生分开两只船。孙家英还解释说：“反正一会儿到岛上去，我们还是在一块吃野餐的。”

男生们并不反对，高兴地坐上一只船，三划两划，钻过往后海去的桥洞，就不见了。我们就在什刹海里慢慢地划着。曾雪姣和王瑞萱在船中间，我和孙家英两个划船。曾雪姣望着天空，深深地呼吸着，说秋天的空气，真是新鲜！王瑞萱不时地爬下去拿手拨水玩，曾雪姣很小心地拉着她的另一只手。

这时湖上的游船渐渐多了。晚霞照在天边的树梢上，十分好看。我们都唱起歌来，远远地听见有人和我们唱，原来林宜他们的船又划回来了。范祖谋伸手拉住我们的船，林宜和李春生两个使劲地划，把我们都带到岛边去。到了岛上，孙家英把带来的一块大油布，铺在地下，旁边又放一个小草垫子，让曾雪姣先坐下去，然后我们都坐在油布上，把自己带来的野餐，放在一起，大家一块吃。

范祖谋吃完先站起来，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只口琴，吹起《红领巾之歌》，我们都随着琴声唱了起来。范祖谋会吹许多曲子，我们就一个跟一个地唱。后来我们又请曾雪姣独唱一支马来亚的民歌。她的声音清脆得很，唱得好听极了，我们都使劲地拍手。我忽然想起要请李春生表演美猴王，大家都笑着拍手赞成。李春生先是不肯，后来孙家英在地上拾起一根树枝，递给他：“这是你的金箍棒，这岛上什么也没有，不会出乱子的，你就由性跳吧！”李春生笑着接过“金箍棒”，作个鬼脸，就转过身去站了一会，再转过脸来的时候，他的眉毛，眼睛，鼻子，嘴，都皱在一起，活猴子就上场了！

今晚李春生表演得特别出色，他把那根棒子变得像风车一样，我们都不住地欢呼拍手，引得湖上许多划船的人，都往岛上看，有的人还把船划了过来。李春生不好意思了，把树枝一丢，就坐下了。

我们玩到七点半钟，才走上岸来，公园里已经灯火通明了。

曾雪姣坐三轮车回去，范祖谋和林宜骑车送她到家。我们都是坐电车回来的。

今天我们都觉得十分快乐。曾雪姣和王瑞萱尤其高兴，因为曾雪姣不常出来，王瑞萱也没有跟这么多的同学一块玩过，她们都表示非常满意！

8月29日 晴

昨天晚上，我写日记的时候，发现这个厚厚的本子，已经写到末一页了！还有三天的工夫呢，我不但“完成”了

“任务”，还可以“超额完成任务”呢。我多么高兴呀！！

今早我拿出这本日记，正在一页一页地往下翻，姐姐进来看见了，她问：“你看的这一个厚本子是什么呀？”我笑了说：“是我的日记。”姐姐惊讶地伸出手来说：“真的？让我看看好不好？”我把日记递给她，就自己跑出去了。

可是我很不放心，我过一会就悄悄地从窗户外面往里望，看见姐姐两臂支在桌上，两只手托着脸，含笑地、聚精凝神地看呢，我又悄悄地走开。

她一直看到中午时候，才从屋里连声地叫我：“小奇，小奇，你快进来！”我走进去，她张开两臂，一下子就把我抱在怀里，说：“小奇！好长的日记呀，你都是什么时候写的？”我说：“就是每天晚上写的嘛，有时候早上起来又补上一段。其实有时我就坐在你旁边写，你看起书来，什么都不知道了！”姐姐笑说：“真是对不起呀！从前张老师说你能写，也会有恒心，我还不信呢！现在证明张老师对你的了解，比我深多了！”我忍不住高兴地笑了说：“谢谢你的夸奖！”

姐姐仿佛很高兴，她也没听见我说什么，她笑着拉着我的手说：“小奇，你写得不错，我送给你一件纪念品吧。”我想了一想，忽然高兴地笑起来，我看着她：“我只想要你的一件现成的纪念品，你把那个给我吧。”姐姐问：“什么东西呀？”我说：“就是志愿军叔叔送你的那块手帕……他不是让你拿那块手帕擦汗么？你是很少出汗的。我写这本日记的时候，就出过许多汗。这么热的天，我每天坚持写一两千字，多不容易呀！”姐姐笑了说：“你又敲诈了，哪有坐着写字会出汗的？”她嘴里这样说，却一面打开抽屉，拿出那块手帕来，

笑着递给我。我真是喜欢极了，忍不住过去抱住姐姐的脖子，使劲地亲了她一口。

我的姐姐是真喜欢我的，真是一个好姐姐呀！

8月30日 晴

今天早起，是万里无云的天。院子里充满了初秋和暖的阳光。成群的鸽子，在蔚蓝的天空中，自在地飞翔。

爷爷蹲在花台旁边，整理着花叶子。奶奶坐在台阶上，剥着毛豆。妈妈刚洗好头，披散着头发坐在树底下。我在旁边拿一把大蒲扇，替她扇着。姐姐在屋里替我改那日记上的错字呢。（她答应替我守秘密，不到全部写完，是不给爷爷和妈妈看的！）奶奶不时地叫她：“大宝，星期天也该歇歇啦，你在屋里做什么呢？”姐姐就笑着大声说：“我正在看一部好书呢。”我不觉脸红了，幸亏大家没有问下去！

姐姐从屋里叫我进去，拉我坐在她的旁边，说：“你的日记我又重看了一遍，从你的日记里，我对于你的同学们了解更多得多了。原来李春生还没有被批准入队，为什么呢？我觉得这孩子正直、勇敢，有社会主义新人的品质。说起来，比你和你那些队员同学还强呢！”我说：“是呀，我们也都喜欢李春生。他就是性子急，爱打架，又不守纪律；可是他讲理，把理说通了，他就服输。上学期，他写入队申请书的时候，是林宜和我帮他写的。我说：‘李春生，你做了队员，戴了红领巾，就不能总和人打架了！’他笑说：‘那可不一定！谁要把我惹急了，我还是要打，我把红领巾摘下来，打完架再戴上！’因此，在开会讨论的时候，中队委都不支持他……”

姐姐注视着我说：“他说得对，难道入了队，戴上红领巾，就变成了驯良、规矩的小大人，人家没有理由地招你惹你，你也不反抗了么？你说李春生讲理，我觉得如果大家都不无缘无故地招惹他，在他不守纪律的时候，大家都好好地劝说他，他入了队，一定不会摘下红领巾打架的。”我很惭愧地说：“那时我们想，我们这一班的队员，都是遵守纪律的好学生，把李春生加进去，恐怕就不能保持我们的名誉了……”姐姐笑了，说：“看你们这些好学生！比如范祖谋……就说你，李春生太值得你学习了！你就是太温情，太驯良了，你连任性的小秋都不敢反抗！陈姨在我们家里作客，她又是从很苦的环境中回到祖国来，我们自然应该好好地招待她，安慰她；可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就应该迁就她们。像小秋生日的那一天，你就听她的话，带小秋去乱吃一顿，结果把自己也吃病了……”我听了姐姐这些话，难过得低下头去。姐姐笑着站起来，拍着我的肩头说：“你知道了自己的缺点，努力地去改就是了……再说李春生，你看他这一学期一定能被批准入队了吧？”我抬头笑说：“那还用说？我看不但李春生，我们班里还有几个像李春生那样的同学，都可以入队呢。”

下午我得到了爸爸的回信，他写着：

亲爱的小奇：

接到你的信，我非常高兴。这一暑假里，你姐姐给我写了三四封信了，只有你没有给我寄过一个字，我以为我的小女儿把我忘了呢！

小奇，你说我能在人民的钢都呆着是幸福的。真的，我常常感到幸福！在这里，我似乎能听到祖国的心脏在有力地跳动。在烟囱的树林里，沙堆、碎石、钢筋和木材堆成的小山之间，有成千成万的工人，日夜不停地紧张地劳动着。他们说：“从鞍山的建设中，我看见了祖国光辉灿烂的明天。”小奇，就是这些工人们，以忘我的劳动热情和惊人的智慧，把一个荒芜混乱的废墟，改造成祖国重工业的基地！看着他们紧张劳动的情形，使我永远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向他们学习，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比方说，我就要在作品里努力表现出工人光辉灿烂的新品格，作为我们的模范和仿效的对象。你就要努力学习，准备作他们的优秀的接班人，你说是不是？

你问我鞍山有几个小学？鞍山有好几个小学，惭愧得很，可是我没有去访问过。工人叔叔家里我倒是去过了，还在他们家里住过呢。过些日子，我也许会回北京一趟，那时再和你细谈吧。

问你爷爷，奶奶，妈妈，姐姐好！

爱你的爸爸 8月26日

爸爸快回来了，他可以详细地给我讲鞍钢的事情了，我真高兴！

8月31日 晴

今天我把我的日记整理了一下，后面又添订上最后的八页。我把姐姐替我勾出来的错字改正了（她还替我改了好几个句子）。我真是感谢我的姐姐！她不但替我改句子改错字，她还从日记里了解到我的思想情况，对我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一定要克服我的“太温情、太驯良”的缺点，努力做一个正

直、勇敢的社会主义新人！

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想起刚放暑假的那一天，抱着一个空本子，往家里跑，如今这个厚厚的本子上，已经密密麻麻地填上字了！

我感谢张老师，因为她送给我这个宝贵的厚本子！

我还感谢张老师，因为她鼓励我做事要有恒心，要有坚强的意志。现在我认识到，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做什么事都不困难。

我还感谢张老师，因为她告诉我：日常生活是不单调的。我写完这一本日记以后，从头看了一遍，就觉得这一暑假的生活，实在是丰富。

我希望张老师给我批评，给我提意见。我写得不好的地方，明年再改正，因为我已经下了决心，明年暑假再写一本暑期日记。

（《陶奇的暑期日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6 年 5 月初版，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一个母亲的建议

上一个星期天，一清早我从窗户里看见好几个年轻的母亲，拉着又跳又笑的孩子们，高兴而又匆忙地往院外走。我站在窗前，忍不住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在一个小孩子自己的盛大节日，哪一个母亲不想把孩子打扮得更新鲜，更美丽？我早就听说她们要进城去给孩子买衣服鞋袜了，我衷心的祝福她们“采购”的成功。

那天晚上，一个母亲来看我，夹着一个包袱，进门就问：“您有缝纫机没有？借我赶一赶活吧。”一面疲乏而又兴奋地便在我旁边坐下。

我说：“你不是到城里去了一天，难道……”

她用手绢扇着微微出汗的脸，皱眉笑说：“别提了！我在公司里，市场里走进走出，绕了一天，就没有买到我所要买的东西；最后，小孩子也急了，我也累了，只好挑一两种花布，请裁缝去做。哪知道成衣店里不但没有小女孩的衣服样子，而且也都不收活了，什么‘三星期以后取件’吧，‘一个月以后取件’吧，我只好又拿了回来。您想，我白天上班，晚上又要备课，又要学习，哪能匀出那么多的工夫来做活？早

知如此，我也就老早准备自己慢慢的做了，这样真赶得人心焦！”

我笑说：“你的口味也太高了，我就不信那几百种童装之中，就没有你合意的？”

她站起来笑说：“我的口味您还不知道？从我的孩子到我，多会儿穿过什么稀奇出色的衣服？我只要素净大方，不论什么式样，什么材料，什么颜色，只要适合于穿衣服的人的年龄，身份，性别就可以了。您不信自己去看，店里摊上，花花绿绿地挂了一大排，摆了一大堆，细细看去，竟没有多少特别顺眼的！就说小衬衫吧，我是比较喜欢白的，或是素色没有杂花的，因为这样的衬衫比较容易配裙子和毛衣。可是市上那些小衬衫多半是格子布的，而且是枣红，金黄，墨绿，翠蓝……深色杂色的大格子，看了就使人觉得又乱又热！我只好放弃了买衬衫配裙子的计划，去挑那连裙的小衣服。而衣服呢，有的颜色合式了，样子却不好看，肩膀太窄，腰身太小，裙子太长。有的样子合式了，颜色又配得不好；比方说，大红的衣服吧，却沿上一道蓝边；浅红的衣服吧，却沿上蕉绿色的边，挑来挑去，就很少有颜色调和的。我掉转来又去看小袜子，不料这小小的东西，却更伤脑筋！白色或纯色的短袜子，根本就很少，多半是长及膝的长统袜子，红、黄、蓝、绿……甚至于枣红、棕黄……一箍一箍的套将起来，像一条花蛇！这种费棉线，费染料，费工夫的出品，初穿就难看，洗后还不知道怎样呢！……”

说到这里，她忽然笑了起来说：“您能不能想象一个小姑娘，不管她长得多好，一穿上这种深色杂色的大花格子衬衫，

不管配上什么颜色的裙子和毛衣，腿上再绕上这十几道深色杂色的箍，头上的两根小小辫儿，再系上两种‘犯色’的丝带……”

我也笑说：“脸上再搽上脂粉，嘴唇上再抹上口红……”

她也笑了，又皱眉说：“谈到小女孩子搽胭脂抹粉，真是使人看了会引起生理上的不舒服！在快乐健康的环境里，哪一个孩子不像出水的莲花一般，发出自然朗润的光辉？我认为除了演剧，小孩子就是在夜晚上台唱歌、朗诵，也是以不加脂粉，比较的更好看，更自然；白天更不用说了。本来嘛，好好的一副可爱的小脸，偏要给她带上一个俗不可耐的泥面具，这真是‘莲花镀金’！”

我笑说：“你又发挥高论了，话说回来吧。谈到系头发的丝带，在调和衣服袜子的颜色上，倒是有‘画龙点睛’之妙，买丝带该没有问题吧？”

她点点头说：“丝带问题比较简单，有时候给他们做衣服剩下的布条，薄些软些的，就可以做发结。”她坐了下来，打开包袱，抖开了两块薄薄的花布：一块是浅蓝色带白色小花的，一块是红底带小白点的，一面说：“这两块花布还不难看吧？我想就用最简单的式样，都是短袖子的短衣裙，仄仄的白领子，白袖口。红色的就配上红袜子和红丝带，浅蓝的就配线蓝的袜子和丝带，要不然就用做衣服剩下的布条做发结，也过得去了。”

我仿佛已经看见他们的小敏和小樱，穿上这两套大方可爱的衣服，笑嘻嘻地站在我面前了。这幻象就使我心里眼里都觉着明亮，舒服！

我就问：“小敏和小樱都有了，小端呢？男孩子难道就不要打扮？”

她笑说：“小端好办！有他二姐穿小了的浅黄色长袖的衬衫；他爸爸一条咖啡色灯心绒的裤子，膝盖上破了，两个裤腿剪下来，正够做小端一条短裤。有什么办法呢？为男孩子设计的童装更少得可怜，还不如穿穿旧衣服。”

我说：“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可惜我没有缝纫机，不能帮你的忙。你的那几位街坊不是都有缝纫机吗？”

她说：“她们还不是和我一样，都没买到什么，也都在自己赶做呢。”

我笑说：“你们年轻人总没有满足的时候，比起从前来，真不知好多少了。我们从前的小孩衣服，还不都是自己做，哪有几百种童装让我们挑？”

她笑说：“不满足才会有进步呀！再说，现在我们做母亲的人，绝大多数都有自己岗位上的工作。可是现在人民生活一天一天地改善，社会主义社会的远景，一天一天的明朗，在精神欢畅，经济充裕之下，哪一个母亲，不想忙里偷闲，好好地打扮打扮自己的孩子？国家就为了对妇女和儿童的深切关怀，才鼓励纺织工厂啦，童装公司啦，印出各种各色的花布，做出多种多样的童装，一面打扮我们宝贵的下一代，一面节省母亲的精力时间。我们在感激之余，也还有些建议……”

我问：“你建议什么？”

她说：“我建议纺织工厂再多出些素净而不黯淡，鲜明而不俗气的，适宜于做童装的花布，或者至少要多出些各种色

调不同，比如从深红到浅红，从深绿到浅绿……纯色的，不退色的细布，就像北京从前有过的所谓‘高丽布’，‘高丽纱’那样。这样就可以适应各种爱好的人的需要。

“我建议织袜厂为着配合春夏季童装，多织些白色短袜，袜统上加上灰灰的，一种颜色的几道细边。要不就是纯色的；这样，又省料，又省工夫。

“我建议童装公司，无论设计一件儿童的布衣，绸衣，毛衣，都不要以为颜色越多，就越好看。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很高的审美标准，从不喜欢把许多不调和的颜色，参杂在一起。”

说到这里，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我又‘发挥高论’了，明天一早还有课呢，有空再来聊吧。”

我也站起来，笑问：“你的建议都提完了没有？”

她一面收拾起包袱，一面笑说：“暂时还想不起来，等明年六一节，如果这几个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或者又有什么新的问题，那时再建议吧。总而言之，我们这些新社会的母亲们，只希望我们新社会里的各有关部门，多方努力，彼此帮忙，把我们的孩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接班人，打扮的更美一些！”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6年6月2日。）

“一位专家，几万儿童”

“我的理想么？我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个教育专家，我们那所学校发展到可以容纳几万个儿童！”

当我笑着问她的理想的时候，灯影之下，这位坐在我对面的，蓝衣双辫，胸前挂着闪闪耀眼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纪念章的年轻姑娘，颊上泛起健康的红晕，微笑地略带羞涩地回答着。

那嘎格斯尔，这位年轻先进的内蒙呼盟音德尔小学的教师，出生在内蒙古的农民家庭。因为家住在学校的隔壁、父母勉强地允许她读了四年的书。

内蒙古解放了，青年们个个兴高采烈，纷纷要求到呼和浩特进入“军大”，准备在自己解放了的土地上，参加各种建设的工作。她的同学来约她一块去，她的父母坚决不肯答应，同学们走了以后，她哭了好几次。

说到这里，她笑了：“一九四七年我们的农会主任来了，他约我到扎赉特旗，胡尔勃努吐克巴彦陶海嘎查、白牙屯民办小学去当教员。我心里一亮，这不也是一桩重要的工作么？何况我还热爱小孩子！”

从这个冬天起，这位十七岁的农村姑娘，就在艰难困苦

的环境中，怀着兴奋愉快的心情，走上了教师的岗位！

所谓白牙屯小学，当时只有二十名学生，分成一、二两个年级。不但没有房子，没有桌凳，没有黑板，有时连粉笔都没有！去找校董吧，校董漠不关心，去找村干部经过很大努力，好容易给了一间屋子。

“有了立足之地，就好办了，”她在回忆中快乐的笑了，露出两行雪白的牙齿。“我用破木板垒成土台当作桌凳，在土台前面开了学。但是学生们没有课本怎么学习呢？我只好到离我们十五里远的一个小学里，借了一本蒙文课本，利用清晨、黑夜和星期天，一页一页地抄写，随抄随教，解决了没有课本的困难。同时新的问题又发生了，我们那边冬天多冷呵，好大的北风，好深的雪！刚刚解放，老乡们生活还困难得很，不但孩子的学费付不出，有的孩子们的衣服也破烂到出不了门。我就自己跑到他们家里去给他们补课，一天跑三个屯。有个学生叫包福生，她母亲孩子多，自己又多病，包福生因为没鞋子穿，不能上学，我就给他补鞋穿。”

她大概看出了我的钦佩的目光，很谦虚的微笑着说：“我的能力是很微小的，只是由于共产党和政府对我的培养，同志们和学生家长们的帮助，我才能在教学工作上取得一些微小的成绩。我永远忘不了，在呼尔乐完小有两位共产党员教师，和那里的区妇联主任，他们是那样的关心我，给我讲大道理，给我看了共产党党纲党章，还有史瑞芬同志艰苦办学的事迹。这一切给我很大的鼓励。

“因为我常往老乡家里跑，有些落后的人，说长道短了。他们说：十七八的姑娘，起早摸黑，自个儿乱跑，太不像样，

当时家里人也反对我了……

“人们的闲话，家庭的反对，都没有使我害怕，我依然很愉快的教我的学生。我怕的是我自己文化太低，只有小学四年程度，教学中间遇到许多困难问题，解决不了，学校里又只有我一个人，我只好利用星期天，跑到十五里外的中心小学去请教别的教师，来回要经过三四座山，有时去了遇到人家不在，或者事忙，就白跑了一趟。但这些困难和挫折，都没有吓倒我，因为我一想到如饥如渴的要求知识的小孩子，我的勇气就来了……

“一九四九年，学校迁到西毛林屯，这时已经有三年级学生了，学生岁数有的比我还大。为了教好他们，我又经常跑到离校八里远的北白牙屯去，和同志们研究教材。当我调到音德尔小学的时候，学校班级多了，为了改进蒙文班的教学，我到汉生班去听课，参考有经验的教师的教学笔记，仔细地钻研，使我懂得了应该怎样去掌握教材的重点，确定教养和教学的目的。我的教学有了些改进，这时我已能教高年级的课了。

“这是我最愉快的一个时期，我当着班主任，每星期上二十一节课，要批改六十三名学生的作业。我每天还要挤出一小时学习时事，挤出两小时学习文化。几年来，我的文化程度，已由小学四年级提高到初中二年级了。”

我记得她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在发言中引用过一位教育家的话：“未必真有那样污秽的镜子，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映像；未必真有那样粗糙的黑板，无论如何在上面也不能书写。那种污秽的镜子应当首先擦洗它，粗糙的黑板应当首先刨平

它……”这几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就问她这是谁说的。她深思地说：“是一位苏联的教育家说的。这不是很有道理的话么？我也认为世界上就没有不受教的儿童。比如说，我刚教四年级的时候，班里就有几个很顽皮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叫钦博彦，他是降班生，学习很坏，不守纪律，在课堂上怪声哭闹，放小枪，课外总和孩子们打架，往老乡屋里扔石头，大家认为他是个‘难教的儿童’。我想起这位教育家的话，对这学生开始并没有批评，也不找他谈话，先去了解他为什么不好好学习，不守纪律……我发现他母亲对他的教育方法不好，经常打骂；同学们对他的批评也很苛刻，使他失去了自尊心，感觉不到学校和家庭的温暖。他便不接近老师和同学，也不愿回家，整天在街上游荡。但是我发现他是个聪明灵巧的孩子，很喜欢做一些零活。我就利用他的优点，给他一些爱做的工作。例如有一次炉子坏了，我在他面前说：“炉子坏了，怎么办呢？我来抹吧。”他就很起劲地说：“老师，我能抹！”我答应了。第二天，在同学面前，我没有直接表扬他，却问大家：“这炉子是谁抹好的？”看见他抹炉子的同学就说：“是钦博彦抹的。”我问：“这种行为好不好？”大家说：“很好。”这使他十分高兴。这样，同学们对他的看法，慢慢地扭转了。

“放学的时候，我和他一块走，给他讲‘怎样能成为一个好孩子’的故事，他默默地走着听着，渐渐地和我接近了。这时我才开始和他作简短的谈话，鼓励他。他渐渐地听我的话了，表示要做一个好学生，还提出入队的要求。

“我又和他的家长取得联系，把他进步的情况告诉他们。并且说服家长不要打骂，要耐心地教育儿童。在家庭和学校

双方合作之下，这个孩子用功了，也守纪律了，学习上有了飞跃的进步，同学们对他也尊敬了。他不但是一个很好的少先队员，还做了班的学习干事。

“就这样，我们班内一个偷东西的孩子，和两个最顽皮的孩子，都成了好学生，现在我们班是全校最优秀的班级！”

从这位自己也像孩子的小学教师脸上洋溢的喜悦里，显示了一种辛勤而又快乐的园丁的自豪。

她接着恳切的说：“儿童的道德品质教育是必须注意的，只教好学生的文化科学知识还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培养的儿童，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他们必须得到全面发展。教育学上说，教师必须具有可以作为学生模范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因此我平时无论说话、行动，对人的态度和遵守公共秩序都很注意。雨雪阴天我也从不迟到或缺席，生病也坚持上课，所以我的孩子们迟到的现象也很少。

“教师们一方面的努力总还是不够的，要正确地教育儿童，必须做到家长和学校对学生采取一致的要求。我几乎每星期日都到学生家里去。去以前，我定下计划，访问哪一个家长？谈什么？告诉家长些什么？提出什么要求？”说到这里，她发出了会心的微笑：“我也注意到家长的特点，并请他们提意见。这样，我和家长的关系就密切起来了，他们把孩子在家的一切情况都告诉我，他们信任我，接受我对他们提出来的要求和意见。”

我越听越感到佩服和惊奇，谁会相信这么年轻的一个姑娘，会这样前后左右想的这么周到，我们的下一代是多么幸福呵！

她明天一早有会，要走了，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送她下楼。汽车的灯光，指向前方，转眼之间已经走远了。我站在门前，仿佛看见她一直走向草原边上的一个城市，那里有无数的蒙族和汉族的儿童，向着她欢呼招手。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56年6月7日。）

还乡杂记

亲爱的小朋友：

去年冬天，我回到我的故乡——福建——去了一个多月。这个丘陵地带，背山临海的美丽雄伟的省份，面对着金门台湾，屹立在国防的最前线上。居住在这一片最激昂、最警觉的土地上的一千三百万人民，却在沉着地，静默地，流着血汗，低头苦干。他们劈山，他们填海，他们正在为解放台湾，巩固国防，建设着史无前例的伟大艰巨的工程。他们在深山密林之中修着铁路，修着水库，修着工厂，修着发电站……他们在湖边山上，盖着工人疗养所，盖着博物馆，盖着少年宫……不断的警报的笛声，和敌人的炮火，并没有打乱他们的日程和计划，他们和祖国各个角落的亿万人民，在同一脉搏之中，并肩齐步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

我在故乡所见所闻的一切，都使我惊奇，使我骄傲，使我兴奋，使我快乐，使我想大声歌唱，使我想抓住每一个人，激动而又轻悄地对他说：“朋友，你们知道不？虽然报纸上很少宣传，人们口中也不轻易述说，但是，我的故乡，福建的那些聪明勇敢的人民，正在为解放台湾，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着许许多多你们所想象不到的伟大的工作！你们等

着吧，总有一天，这些奇迹，会显现在大家的面前，引起亿万人的欢呼和颂赞！”

亲爱的小朋友，我若不能抓住每一个人，至少我愿意把现在可以对你们说的，和你们会感到兴趣的事情，向你们报告一些。让我先从我们的旅程说起吧。

从北京到福州

那是一九五五年的十一月中旬，北京已经是树叶黄落，朔风飕飕的了。我们坐着火车从北到南，穿过六个省份，就是：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一路上越走越暖。到了江西省的上饶，我们换坐汽车，在黎明的微雨中，上了紫鸡岭，直到分水关；这个山头，是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地方，从这时起，我就踏上故乡的土地了！

我的父母都是福建人，但是我的一生中，只到福建去了一次，那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而且走的是水路。那时我从山东的渤海，走进福建的闽江，觉得江水实在比海水安静温柔得多！我曾在一首短诗中，提到那时的情景：

清晓的江头
白雾蒙蒙；
是江南天气，
雨儿来了——
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
却原来还有碧绿的江。

这是我父母之乡！

这次我走的是山路。我心里满怀着童年温暖的回忆，在万山丛沓之中，仔细地欣赏我的“父母之乡”。多么高秀的山岭，多么青葱的树林，多么平坦的公路！人家都说这是全国最好最美丽的一条公路，它是细细的红土铺成的，光滑如拭，纤尘不生。这条路长达一千华里，在崇山峻岭，深树密林之中，蜿蜒起伏，像一条鲜红的血管，把福建同祖国的心脏，紧紧地联系了起来。车轮沙沙地轻响，从我们眼前掠过一座一座的高峰。浓郁的森林，深绿的帐幕一般，把我们围盖起来。山涧里流下潺潺的泉水。山谷里还有弯弯的一层一层很仄的梯田，我们的勤劳勇敢的人民，是不肯荒芜祖国的一寸可耕的土地的。

路上不断地看见养路的男女民工，有的用锤子敲着石块，有的用大竹帚扫着细沙，还有些小孩子坐立在母亲的身旁，笑嘻嘻地拣着石子，采着野花。对面还不断地驶来一趟一趟的大卡车，车前横挂着“安全行车××万公里”的红布标语。这条公路，这条鲜红的血管，就是靠着我们可爱可敬的民工们和司机们，把它保持连贯起来的。他们坚持着使它无阻的畅流，日日夜夜，输送着新鲜的血液，到国防的最前线上去！

在祖国北方住久了的人，尤其是从冬天苍黄无际的平原，登上青翠插云的高山，总有说不尽的新鲜愉快的感觉。我们翻过了胜长岭、大夫岭、筹岭三座险峻的山，其中尤以筹岭为最高，有一千二百四十六公尺。一路上山回路转，使我想起了古人的名句：“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因为山陡，所

以在山路转折的时候，仿佛眼前的山壁迎面压来；因为山高，所以云雾都在马前车前拥来拥去。没有在高山上旅行过的人，是很难体会出这两句诗的妙处的。

这森林里大棵合抱的树，除了松柏以外，我都说不上名字来。但是内中总该有枫树吧，这时在南国也是冬天，所以在万绿丛中，也不时露出一两棵鲜艳的红叶树，掩映得分外鲜明。润湿的山壁上，杂乱地开放着各色的野花，嫩黄深紫，点缀如画！

过了古田，又翻过三座较低的山岭，一路与江水同行。福建的农村，都是白墙黑瓦，溪流边停着水车。村边路边，都是一丛丛的荔枝树、龙眼树、橄榄树和橘子树。这正是橘子黄熟的时候，树上好像挂着一颗颗的金球，橙黄一片，十分耀眼。

走过白沙，江面宽阔，远山淡绿，白蒙蒙的江上，渔帆点点，是旅途中最美丽的一段。过此已将近福州城市，路上走着络绎不绝的挑着菜担的赤脚的农村妇女，她们扁担上系着彩色的绒衣，一路上彼此说笑，健步如飞。看见她们，我心头又涌起亲切的自豪的感觉！福建妇女，在农业生产上从前就是全国闻名的，特别是闽南、闽西和福州市郊等地区，许多妇女，一贯地参加农业主要劳动。解放后，封建的枷锁被打开了，妇女的生产热情更加高涨，现在，在农业合作社里，妇女的劳动，成为保证生产的决定力量。

进到福州市，正是微雨初晴，从前的灰色的城墙不见了，贯穿城内的河道也不见了，灰灰的石板路也不见了。眼前涌现的却是宽阔的马路，高大的楼房，整齐的商店。这一天正

是星期日，路上潮水似地，涌着来来往往、携儿带女的欢笑的人群。公共汽车上，也是载着满满的人。

福州本是个有山有水有温泉的城市，而且是四季绿叶不落，繁花不断。外宾来到，都惊奇地夸赞福州是一座花园。

少 年 造 船 厂

我和福州小朋友的第一次接触，就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我参加了福州航管局职工子弟小学的少年造船厂的开工典礼。

小朋友知道我素来对于水上的一切，都感到莫大的兴趣，尤其是听到小朋友们自己要成立一个造船厂的时候，我就急欲参观一下。那天我从闽江南岸赶了回来，到了航管局子弟小学门前，已看见门口悬旗结彩，小朋友们穿着雪白的衬衣，系着鲜红的领巾，穿梭般进进出出。门口广场上还有许多小同学，在拉着圈儿跳舞唱歌。在喜气盈盈之中，我们走进会场坐下。会场后座，已挤满了客人，壁上贴着许多标语：如“努力学习父兄的造船先进经验”；“学好本领承继父兄的伟大事业”，等等。

仪式开始了，鼓号响起，四十五个“小工人”整队入场，坐在会场的前边位上，个个精神焕发，小脸上闪着兴奋的光辉。航管局长和他们的总工程师林世华同志发言以后，有福州市少年之家的红领巾向他们献礼，本校的小同学向他们献花。以下就是最紧张的阶段：少年造船厂的小厂长，宣布造船厂的成立。笑容满面的校长，走上前来，宣读了学校向造

船厂定货的订单。我听着吃了一惊！计有：大轮船一艘，脱胎轮船一艘，小渡船三艘，拖驳船二十艘（第一批四艘，第二批十六艘），要求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交货。这时小厂长又起来宣读了工作规则，小工人们个个摩拳擦掌，相视而笑。台后，工厂车间的大门徐徐推开，小工人们纷纷站起，一拥而入，我们也赶紧跟着进去。这里是木工、竹工和纸工的车间，材料和工具都已齐齐整整地放在一旁。小工人们极其熟练地拿起斧子、锤子、刀子、剪子，在长桌旁和长椅上，紧张地操作起来。我匆匆地环视一周，就拉着他们的总辅导员和总工程师，到楼上机工车间隔壁的教室里去谈话。

隔壁车间的突突的汽机声中，辅导员对我大声地谈到：这个小学里同学的父兄，多半是闽江上的水上人民，解放以前，一直受着反动统治阶级的歧视。他们不但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连上岸居住也不被许可，只能以打鱼操舟为业。解放后，他们翻身了，在陆地上安了家，土改中分到田地，子女们也入了学校。他们自己有的种着园地，有的仍旧做着水上船上的工作。职工小学的同学，对于自己父兄的业务，是十分熟悉而且热爱的；在少先队活动的时候，他们参观了航管局的船舶修造厂；听到了全省工业劳动模范，航管局设计员林世华叔叔的报告——讲到他自己二十五年水上的驾驶经验——之后，他们的热情更加高涨了，先是在每星期一次的工艺创作时间内，组织了造船小组。这规模远不能使他们满足，终于在少先队、学校和父兄们的热烈帮助之下，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少年造船厂，在今天正式成立了！

这小工厂的组织：有正副厂长、木工、机工、竹工、纸

工四个车间，另外还有材料股和事务股，总工程师就聘请了林世华同志担任。这位文静和蔼，口衔烟斗，看去就像大学教授的设计员，自己就是水上人民。二十余年来的辛苦经历，和解放后感激奋发的心情，使得他更热爱自己的事业，他要把自己的发明，自己的全副本领，传授给生龙活虎般的水上人民的下一代！

谈话未了，一小时已经过去，工厂放工了。我们又赶紧下楼看时，工厂门前的大桌子上，摆满了这一小时的成绩，四围站满了鼓掌的来宾。原来在开工的第一天，各车间已经超额完成任务，几只船身已经刳好，其他的纸坯、竹篷等也已陈列了出来。我立刻放了心，照这样工作下去，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的第一批交货，是不成问题的了！

三个星期以后，我还没有离开福建，就听说这少年造船厂又扩充了。工人数目加到一百以上，还添了一个帆工车间，这车间里完全是小女工。

我常常忆念着这一个工厂。前些日子我看到了苏联影片《茹尔宾一家》，我就极其亲切地想起了这少年造船厂的小工人和他们的家长们。小工人！好好地学习，好好地工作吧，将来闽江上，东海上，太平洋上……乘风破浪，巍然来去的庄严美丽的船舶，将是你们熟练灵活的双手修造出来的！

小朋友们体操、朗诵和木偶剧的表演

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又参加了福州小朋友们的几种活动。早晨，我们参加了福建省辖市运动大会。开幕式行过之

后，就是少年广播体操及组字表演。灿烂的阳光下，四围山色之中，广场上彩旗飘飘，万头攒动，一千二百个少先队员，从检阅台对面走了出来。队伍摆开了，在清晰而嘹亮的口号下，整齐而柔捷地动作着。一会儿整齐的队伍散开了，形成几个圆圈，忽然又纷纷错杂地抱膝坐下，整齐地低下头去，广场便分明地出现了无数小棉花团连接起来似的“和平万岁”四个大字，上面还有几只闪着红眼睛的和平鸽。仔细看去，和平鸽的红眼睛，原来是小朋友穿的红绒衣，那几个做鸽子眼睛的小朋友，不知在什么时候，以闪电般迅疾的动作，把白衬衣脱下，红绒衣露出。一片雪白，点上这几个红点，显得格外鲜明。这体操和组字都获得了雷动的掌声。中学生们的劳卫操和组字，也得到观众的赞美。他们的组字，是比较复杂的，代表着全省、全国人民坚强的决心的“把红旗插遍台湾”。

晚上我参加了福州市少年之家的诗歌朗诵晚会。

福州市的少年之家，在少年宫盖起以前，暂时租用着民房。晚会是在楼下大厅开的。布幕上有纸剪的“我们爱诗”四个大字，厅堂里挂满五色纸带，小板凳上坐着密密层层的小朋友，挤得风雨不透。辅导员致词以后，朗诵的节目开始了，有几个人合诵的，也有一个人单独朗诵的。我静静地听下去，越听越觉得惊奇！我发现他们不但态度自如，表情丰富，而且北京话的发音，除了几个难“咬”的字以外，都十分准确。记得在四十几年前，第一次回到福州的时候，说不惯乡音的我，十分羡慕我故乡的小朋友们，会说那么好的福州话，如今听惯了北京话的我，又佩服故乡的小朋友们，会说那么好

的北京话了。

解放后，人民生活生活的改变，国内交通来往的频繁，为着交际，为着社会的斗争和发展，学习一种规范化的语言，是绝对需要的。但是汉语方音差别很大，尤其是福州话和北京话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福州小朋友们学习北京语音的优良成绩，我深深地知道，是和他们教师的循循善诱，以及他们自己的不断努力，分不开的。

最后，小朋友们给我表演了木偶剧——黄鹤的故事。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有一对老农民夫妇，家里藏着一幅很好的黄鹤的画，这幅好画让一个县官看见了，便强迫这老大爷交了出来，等到县官把这画抢回衙门里，那只黄鹤却从画上飞走了。

我极其兴奋地坐在最前面，仔细观看。小小的戏台，不过有三四尺长，两三尺宽。台下垂着的布幕里，鼓鼓囊囊地在蠕动，还听得见有人轻轻地在说话。不一会儿，台上的幕拉开了，后面是很精巧的小小的布景，几个古装的木偶人，老头子，老太婆，县官，衙役……翩翩翻翻地点头挥手，出来进去，动作很灵活，台词也很清楚，引起了满场的欢笑。

福建泉州的木偶戏，本是全国闻名的，演员们提线的技术很高，线下的木偶人，神气活现，不但是四肢，连口目须眉，也无处不动。木偶剧还有一种长处，舞台虽小，但是能表演出话剧所表现不出的一些场面。前几天我曾看过泉州木偶实验剧团表演的讽刺国民党的短剧，场面真是伟大，有空战，有海战，还有解放一江山岛！在《解放军进行曲》声中，喷气式飞机，军舰，登陆艇和水陆两用坦克，一齐向一江山

岛进发；五颜六色的降落伞，像花瓣一般地往下洒；一时海波汹涌，炮声隆隆，英勇的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在空军的掩护下，一举登陆，鲜明的红旗，在一江山岛的最高峰上，哗啦啦地飘起！

福州小朋友的木偶剧兴趣小组，就常有机会向成人的木偶剧观摩学习，小朋友们也非常珍爱这个机会。我认为木偶剧这一艺术形式，对培养和发展小朋友的语言能力、想象力和思考力，都是极有作用而且是极其适宜的。小朋友们所最喜爱的童话，编成剧本，在木偶剧的舞台上表演，比在话剧舞台上就容易得多。比如花草鸟兽都可以说话；大灰狼摇身一变，可以立刻变成外婆等等，小朋友们丰富活泼的想象力，都可以在剧本创作上，舞台设计上，表演上，自由地无穷尽地发挥了出来；我热烈地希望那天晚上为我们表演的小朋友们，和一切对木偶剧有兴趣的小朋友们，更加努力！

少 年 农 场

福州鼓山区后屿乡第二中心小学，成立少年农场的消息，我在北京报纸上看到的时候，就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十二月二日的下午，我正式访问了这个小农场。

在美丽的鼓山脚下，后屿乡郑依姆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公处的大门前，我和这小农场的小场长，少先队的大队长和他们的总辅导员，在石凳上围坐谈话。

他们告诉我：后屿乡小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农民子弟，因此，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建队以后，少先队员们在校的活动

里，对于种植活动，感到最大的兴趣，活动得也最积极。但是小朋友们对于片段的种植，还觉得不满足，他们迫切地要求取得整套的农业生产知识。辅导员们也认为根据不同季节，进行生产上农业知识的研究，对于“自然”教学，联系实际，有很大的帮助。于是在参观了福建农场以后，这个小朋友们自己的农场，便组织起来了。

小农场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应有尽有，如：场长，副场长，秘书，会计，出纳，生产队长，技术员……总而言之，这是个“具体而微”的组织完全的农场，比起大农场来，只是从工人到土地都小了好几号！

生产范围分：禾本，蔬菜，育苗，块根和动物饲养五个区，每个区都有一位教员担任指导员。农场的土地，共有三亩四分，其中有乡里的机动田，也有学校内的空地，还有小朋友们自己开垦的垃圾地。小工人有二百二十人，是由报名参加的队员中，选拔出来的。星期一，二，三下午是农场活动（课外活动），全体工人参加，内容是生产，观察，或是参观访问。此外，一星期内每天都有值日员处理每天应作的工作……

小场长和大队长不住地撩开吹拂在额前的短发，满面红光地用着很好的普通话，对我述说着他们活动的情况：什么开工人大会啦，开生产队碰头会啦，多少同学坚决要求加入啦，滔滔地说个不完！我已经急不及待了，我说：“让我们到农场去吧，我们一边走一边说好不好？”他们立刻站起，笑嘻嘻地拉着我的手，一同向农场走去。

多么美丽的田野呵！四围是青翠的高山，中间是整齐的

绿油油的田地。溪水潺潺地流着，三两个穿着红绒衣的妇女，倚伏在水车上，一边车水，一边说笑。

穿过公路，我们先到少年农场的禾本区。走上高高仄仄的田坎，两旁都是泥水。小场长赤着脚在前面跑得飞快。大队长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斜着身子，慢慢地走，嘴里说：“拉住了手，没关系，走不惯这田坎的人，是有点紧张的。”我笑着说：“你一步一步地把我带到社会主义社会去吧！”他回过头来笑了一笑。

这一亩五分地上，种着小麦。田里有七八个带着红领巾的小工人，裤子卷到大腿上，七手八脚地在整理田坎，放进溪水，水声和笑声合成一片。场长指点着告诉我：“这地里的小麦，是用‘条播法’种的，假如种得成功，收成得好，大合作社里就也采用‘条播’，不用‘点播’了。”

我们走进村里，路上参观了由垃圾地垦成的蔬菜区，也有四五个小工人们挑着水桶，在浇水，施肥。最后，我们到了小学的校园里面，参观了育苗区。苗畦里种着小叶桉，还有喜树和苦楝，这两种都是风景树。小朋友们告诉我，这些树苗，是准备将来造少年林的。此外还有香蕉树和木瓜树，明年就可以结果了；他们请我明年来吃新果，我笑着先道了谢。我们进入一个小院，是动物饲养区，木栅里圈养几只鹅，在伸着长颈哦哦地叫。猪栏里还空着，一只英国种的越克夏小猪，不久就要搬来居住了。猪栏地下是很平的洋灰地，四周是洋灰的沟道，是准备把猪的小便引到缸里，留作肥料用的。小场长还捧出一只盒子，里面有几条很大的，翠绿透明的印度种蓖麻蚕。据说这蚕只吃蓖麻叶，长的很快，一万条蚕，可

以出五斤丝。

农具储藏室里，放着几副扁担和木桶，他们很抱歉似的笑说，因为经费有限，那些较贵的农具，如锄耙之类，暂时只好由每个工人向自己家里借用。我问起经费来源，他们说先是队部卖了自己种的蔬菜，得到了十几块钱。在秋收活动的时候，队员们拾了一千五百多斤的谷穗，除了留下二百斤，作为动物饲料之外，其余的谷穗又卖了九十多元。这些钱，他们用来买了树苗，种子，动物和农具，剩下三四十元留作农场的基金。在少年农场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小会计，他打开了锁着的抽屉，让我看农场的帐本。收入支出，整整齐齐，一切规格，和大农场以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新式帐本，完全一样！

天晚了，我依依不舍地向农场人员告别。操场地上坐成一个个小圆圈的小朋友们，手里拿着《中国少年报》，还在热烈地讨论自己的小五年计划。我们不敢打扰他们，从旁边轻轻地走过。校门口却已经聚集着许许多多的小朋友，争着和我们握手说“再见”。

回去的车上，我频频回顾，村舍，田地和纷纷挥手的小朋友们，越来越小，以至于看不见了。但是，在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兴奋地回想的时候，这些形象却越来越大！零星的村舍，变成整齐的楼房。一畦一畦的田地，已连成绿油油的一片。那些小工人也都变成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精明强干的集体农庄的干部。这不是我的幻想，这是十年后当然的事实！

少 年 园 艺 场

十二月三日，我们访问了鳝樟乡。

鳝樟是一个美丽的山乡。鼓岭像一道长长的，高高的，苍绿的围墙，矗立在北面。溪瀑从山涧冲激下流，把这里人家分成前溪后溪两个村子。

后溪这座小学，据辅导员说：是从解放前只有六十个生徒的私塾，发展成拥有三百多个学生的一所完小。一九五五年的六一节，他们建立了少先队，有队员一百二十人。暑假里，队员帮助烈军属做除害虫的工作，做得很积极，他们打了一千九百多头老鼠，捉了几万只的螟虫。秋收活动里，他们拾了八百六十多斤的谷穗，卖得六十多元，正在准备成立一个少年园艺场，一切还没有安排就绪，但是地里的小麦和蔬菜已经种上了，要去看看是可以的……

我们欣然地携手走出村外，抬头看见半山上的白马王庙。据说这白马王是从前越王郢的第三个儿子——白马三郎。他曾在这地方，射中了一条藏在山上深潭里的巨鳝。因此这乡本来的名子叫鳝溪。鳝樟完小就设立在这座名胜古迹的庙宇里。

我们曲折地登上几百层的石磴，在离校门不远，山路两旁的斜坡上，看到两片青翠整齐的田地，插着许多标志，那便是少年园艺场的工人们，种下的芜菁、白菜和小麦。

校门口有两棵很大的樟树，据说也是很古的。校内十分整洁。正殿改成的礼堂，明亮宽敞。礼堂左侧的屋子里，墙

上还有木雕的鳝鱼头，旁边还有碑文，因为天晚了，没有读记下来。

暮色苍茫之中，我们出了学校，到山上去看鳝潭。冬天水枯，山涧里堆着无数大大小小的石头。想到夏天水大的时候，坐在这大石上看水乘凉，一定是很有趣的。

沿溪还有几个很大的水磨车轮，在丛树隙中，徐徐转动，那是村里人家舂米的地方。我们过了板桥，上到有几十层大石板的旷地，在削立的岩壁之下，看见了“下潭”，是很阔很深的一个水潭，四围都是高岩密树，风景十分幽美。

下山的时候，十二岁的队员代表陈敏秀，忽然拉着我的手，抬头笑问：“您从北京来，毛主席可健康？他老人家住的地方离我们这里有多远？”这时太阳已落到鼓岭后面，天红似火！我回头指着这座霞光灿烂的高山，笑说：“毛主席就住在这大山后面几千里远的北京城里。他老人家身体好得很，他时刻地在关心你们的成长。”她快乐地笑了，说：“我们知道毛主席是关心我们的，要不然，他怎会派您来看我们呢？”

回到北京以后，我时常惦念这个少年园艺场，也时常惦念着这些天真无邪的小园艺家们。前些日子，我收到他们的一封信，上面说：

……迟迟写信的原因，是因为了您关心我们种植的蔬菜和小麦……大家都希望它长得快，长得好，要把好的成绩告诉您。现在白菜快要收成了，我们要供应给在登云水库做工的工人叔叔们吃。芜菁也长得不错。条播的小麦，长得很快，已有一尺多高。有机会就把它们拍两张小照寄给您，使得您看到我们劳动的成果，

而感到高兴……

我没有得到他们寄来的照片，因为我还没有回复他们的信。但是前天我在报纸上，看到“福建省大麦小麦等作物普遍丰收”的可靠的消息，我就联想到我的小朋友们的小农场和小园艺场上，收获工作也一定已经圆满结束，他们又该忙看别的种植活动了。我的心头涌起了暖烘烘的情感！这些跳跃奔走热爱劳动的孩子们，他们是永远不懂得休息的。

福建军区授衔典礼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这是福建军区授衔典礼的一天，能够参加的人，都感到万分的兴奋。

这天天气就好，夜里下过一阵微雨，早晨阳光灿烂，更显得大地上一片花红叶绿。礼堂内外彩旗飘扬，庄严隆重，我们满怀着快乐而严肃的心情，走进礼堂。

从台上望下去，忽然觉得心头一紧，喉头仿佛也梗塞了，眼前是多么使人激动的景象呵！楼上楼下站满了穿着簇新的军服的最可爱的人，他们笔直地站着，那样的整齐，那样的雄壮，当军区长官宣读军衔命令，念到每一个校官尉官名字的时候，整个礼堂静肃得一点声音都没有。

望着这几百张严肃威武的脸，听着耳边流过的一个个响亮的不熟悉的名字，我似乎觉得这队伍在不断地扩大，延伸

到礼堂以外，充满着祖国的四边！我眼前也似乎掠过一幅一幅的壮美的图画：三十年来，是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进行着无比惨酷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谁在荆棘遍地，虎狼遍野的大地上，替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把我们带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大道上来？是谁“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在朝鲜战场上，从“一把炒面一口雪”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把最凶恶的美国侵略者，打回到三八线？是谁在解放了的祖国土地上，修桥，造路，开山，填海，垦辟着农场，挖掘着水渠？是谁在高原上，海岸上，森林里，河流边，严密地防守着祖国的边疆？就是我们所在地的福建，是谁使得在国防最前线上的一千三百万的人民，能够安静不惊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啊！是谁使得我们工厂里的大小轮机，仍能不停地隆隆转动；我们美丽的田野上，仍能四季常青的丰收；我们的街道商店，仍是一片的繁荣热闹；我们青年学生仍在兴高采烈地工作研究；我们的小孩子仍在快乐健康地学习嬉游？……

一想起这些，一想起这一切，我们不能不满含着感谢的热泪，向着我们的子弟兵，我们自己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献上最崇高的敬意！

亲爱的小朋友，我从台上望下去，似乎这一排排的严肃威武的，不熟悉的脸，又换成一个个笑嘻嘻红扑扑的，我所熟悉的小脸。在这几年里，不知道有多少小朋友，向我一再地，郑重地表示：长大了要当人民解放军！他们有的双臂摇着我的肩膀，面对面地问我：“您知道我长大了要做什么？和

董存瑞、黄继光叔叔一样，我要当人民解放军！”有的手里托着自造的纸飞机，嘴里吹出呜呜的声音：“看，十年以后，我做一个人空军，我驾着这么一架飞机，在祖国的天空上巡逻！”有的大大地叉开双腿，两手叉在腰上，昂着头说：“多大的海风，也不能把我吹倒，我是一个人民海军，巡驶在祖国的海岸上！”

是的，小朋友，这些都是做得到的，只要你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十年以后，这些台下的军官，就是你们的首长，他们会教育你，训练你，使你成为一个像他们一样的勇敢坚强的近代化的战士。他们中间也许有人会复员了吧，但是我知道他们在自己复员后的岗位上，看到有像你们这样的接班人，一定会发出满意的、放心的微笑！

授衔典礼连着庆祝了三天，在酒会和晚会上，我们都有和军官们按触的机会，看着他们耀眼的肩章，紧束的佩带，听着他们爽朗的笑声，和素朴热诚的谈话，我们那几天的心情，一直是快乐兴奋的！

从 福 州 到 厦 门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们从福州又去到厦门。

我们五时半出发，六时到了乌龙江口。天刚刚亮，对岸的山，好像是浓墨画成的，带点紫又有点黑。浅绿的江水，滚滚地在翻腾。过了江，天色渐明，公路两旁的田野上，农民们已经在做各种的工作。这里的妇女们，和闽北不同的地方，

就是人人头上，系着一条鲜红的遮阳的头帕，在绿色的平野上，像点点红星一般，闪闪夺目。

多少年来“一年辛苦，只盼冬闲”的农民们，在土地归了自己，而且建立了农业合作社之后，生产热情空前高涨了。沿途我们尽看见修建水库水渠的人们，男男女女，往来如织。他们在新掘的水道中间，抬石运土，谈笑歌唱，他们要用一冬的辛苦忙碌，来换以后年年的丰收。

树林里还不时露出红色的小楼，那是归国的华侨们自己盖的农舍，他们从海外归来，把海外的房屋样式，也带来了。福建省是许多海外华侨的故乡，在反动统治时代，福建算是贫瘠的省份，山多地少，又没有水利，加上反动政府的剥削压迫，沿海一带的人民，就纷纷出国谋生。他们只凭着自己一副聪明的头脑，一双勤劳的手，在海外起家立业，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家乡，永远有着深厚的怀念，他们将自己劳动得来的金钱，寄来赡养家中的老少，就是他们自己老死在异国，遗嘱上也总是吩咐“运骨还乡”。解放前，在国外的华侨，就像孤儿一样，受尽帝国主义者们的欺凌，反动政府在国外的使领馆，不但对他们没有尽保护的责任，还向他们百般地讹诈勒索，我们的华侨们就在这双重枷锁之下，受了几百年的冤苦。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华侨，才几十年如一日地为着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贡献出他们一切的力量。中国解放了，人民站了起来，华侨也翻了身，他们不再是孤儿了，祖国母亲般的慈爱，像阳光一样，照遍了天涯海角。在国内，华侨家里的一切，都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祖国安定繁荣的环境，也使他们高兴地将国外劳动所得，投资于国内的建设事

业；在国外，居住在我国有邦交的国家里的华侨，都得到了合法的保护，使他们能够安心地和当地人民合作，一同为所在地的繁荣和平而努力。

在马来亚那些地方，华侨还受着压迫，他们就纷纷地投到祖国的怀抱里来。在福建省，闽南一带是华侨的故乡，这里有华侨的农村、工厂、学校、剧场……他们在自己的乡土上，过着高兴热烈的建设生活。

在福建省内旅行，你会感觉到不但木头多，而且石头也多！因此桥梁，建筑，就有许多是石头做的，真是又结实又美观。在惠安和晋江的交界之间，横跨着一座长长的美丽的石桥，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海内第一桥”的洛阳桥。桥下的浅水里立着三五一堆的小石柱，据说是养牡蛎的设备，春夏水涨的时候，牡蛎附着在石柱上生长，冬天就可以撬下来吃。

在晋江的开元寺里还有建国和仁寿两座石塔，也都是宋代的建筑。建国塔高四十八公尺以上，仁寿塔高四十四公尺以上，非常的雄伟美丽。用偌大石块修桥盖塔，要有很艰苦的劳动和精密的设计，我们祖先的智慧和毅力是惊人的！

路旁山上，繁密的相思树的幼苗，都在欣欣地生长，几年以后，这里又是很大的森林。南方雨多天暖，在自然条件上，“绿化”工作，比华北要容易一些。

到了厦门了，斜阳下，海风在吟啸，海波闪耀出万点的银星。我写到这里，心中十分激动，十分快乐。小朋友！我只能告诉你，厦门的建设是伟大的，厦门的人民是勇敢的，这

个福建省最边沿的美丽的城市，有着全国人民最深切的关怀和支援，他们在这里不断地创造着奇迹……

国 防 最 前 线 上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们到了厦门最南端海边的一个小村庄，去访问驻在那里的部队。

我们在公路旁边下了车，走过极其平坦干净的场地。田地上有农民们在忙着冬耕；带着红领巾的小朋友们，在学校门前奔走游戏；银灰色的鸽子，在人家屋脊上悠闲地啄刷着翎毛；圈在栅里的肥猪，摇摆着大耳朵，用慵懒的目光，看着过往的行人；这里是一片沉静安宁的空气！

走近一处民居，一个解放军排长笑嘻嘻地迎面走来，向着引导我们的军官，笔直地立正，嘴里说：“××团××排值日员××报告，请指示！”他脸上充满着喜悦。这位军官，还了礼，也是笑嘻嘻地用慈父般的眼光看着他，眼旁聚起了慈祥的笑纹。他们中间的温暖的感情，感染得我们心里也是热烘烘的。

排长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班的卧室：整齐排列的仄仄的板床上，铺着白白的床单；洗过的军衣，叠得平平地放在床头；长方形的蚊帐，也都拉得平平地搭在横系着的绳上。墙上挂着战备训练的流动奖旗，和战士们自己写的问答小纸。在放武器的小屋里，还有战士们自己做的枪架；旁边放着很平正的背包。排长告诉我们，这背包里包着四十斤重的石块，每天背着它练习行军，这重量和全副武装是一样的。

在这里，老百姓和解放军杂居在一个院内，当我们穿堂入室的时候，在院里站着的老大娘和抱着孩子的小媳妇们，都向我们点头微笑。

在有些屋子里，战士们正在为他们庆祝新年的晚会，糊着精巧带穗的红纸灯笼。有的在用彩色的水笔，洒出庆祝元旦的标语，在这些创作上，艺术的意味都很浓厚。

还有使我们很感兴趣的，是缝纫间和厨房。在缝纫间里有几位解放军在踩着缝纫机，修补着破损的军衣。我们可以看出战士们战备训练的紧张，衣服破处都在肩背、臂肘和膝盖的地方。厨房清洁光亮。烧火的木柴，整齐地砌起，像短墙一般，围在门外。灶门开在后墙上，添火扫灰，都在外面动手。厨房内是光洁的大灶，和带有铁纱门的大柜，大锅里正炒着菜。炊事员们穿着白衣，戴着白帽，也是笑盈盈地回答我们的问话。

我们在参观和休息的时候，都和战士们交谈。他们来自祖国的各个地方，操着略带着本地口音的普通话，在亲切热情之中，还有些拘谨，但是一提起国民党军炮轰沿海村落的时候，他们的眼光就严肃了起来，紧紧地握着放在膝上的拳头，沉着地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时时刻刻地在等候着进军的命令！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神圣的任务！”这些话像铁铸的字一样，坚硬，有力，字字打上我们的心坎！我们知道这是前沿战士们心里充溢着的愿望与情感，锤炼出来的钢铁一般的誓词！

我们又由军官带领着，走到野地上，远远地看见一队战士们正在练习围攻一千公尺外小山上的敌人山寨。零零星星

的几个小黄点，在铁丝网下面静伏着，忽然浓烟起处，铁丝网突破了，那几个小黄点像飞一般，跳上了两丈多高的陡壁，占领了山寨，战士们行动的迅速，赢得了大家的惊叹。军官又带我们到一处小丛林下面，那里进攻碉堡的演习，正在开始。这回离得近些，看得清楚：另一个小山头上，立着圆圆的白色的碉堡，山脚四周有一丈多宽的濠沟，濠沟四周还有铁丝网。全副武装的战士们，三三两两沉着地爬伏在树后和斜坡上，一声令下，战士们像猛虎逐鹿一般地跃起，跑在前面的用长竿头的炸药把铁丝网爆破了，掬着长梯的把梯子往沟底一倚，自己伏在梯上，撑竿跳似地，连人带梯子都扑了过去，后面的战士们紧跟着也都攀梯而上，他们一面扔着手榴弹，一面往上跑，纵身爬上很高的陡壁，准确地向着敌人的地堡眼射击……从进攻到占领，一共才有两分钟的工夫！

下午，我们又到一处高地，先是迂回曲折地绕上很大的山坡，又爬上很仄很陡的山径，进到一间点着电灯的洞室。在这里休息了一会，我们就登上高踞岩顶的瞭望台，大海已经横在我们面前了！一个守望的战士，从高椅子上下来，让我们从望远镜里来观看金门岛。在平静的海面上，许多零星的岛屿，就像飘在我们面前的田螺一般，伸手就可捞到。大小金门岛，是长长的两行，更看得清楚。岛边排立着的一根根架着铁丝网的白柱，都数得出来。岛上有零落的村舍，有曲折的道路；田地上有人，有牛，在蠕蠕移动。听说金门岛上，还有几万居民呢，这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是如何的渴望解放呵！

下了高地，我们沿着海边，到了沙滩上的一处广播站，有几个很年轻的人员，在这里工作。广播员是两个双辫姑娘，都是江南人，没有到过北京，普通话说得极好。广播开始了，我们轻轻地从屋里走出，站在沙滩上听着。在前沿铁丝网的后面，很大的喇叭口，正向着南方。广播了嘹亮的《解放军进行曲》之后，就读了一封住在杭州的一位小朋友，给她的在国民党军做海军军官的哥哥的一封信。信里提到解放前分别时候的痛苦，和现在家庭中快乐的环境，只是大家都日夜挂念着陷落在蒋军中的哥哥，切盼他赶紧回来等等……信里充满了情感。背后耸立的石壁，发出了清亮的回响，北风掠过平静的海面，向着金门岛吹去。晚霞里，金门岛上南望祖国的国民党军官兵们，一定会一字不漏地听到这正义清朗的声音。

从这里，我们就走上归途，一天的访问告了结束。我们恋恋地举目四望，低头摘了几朵沙滩石缝长的，很大的紫花黄花，夹在笔记本里。这些美丽的野花，曾在海边上，日日夜夜，和英雄战士们在一起。将来再打开笔记本，看见这些花，就像看见他们一样！

最 可 爱 的 人

第二天，我会见了两个最可爱的人。

第一个是战斗英雄全能炮手王文进，就是他这一个排，在九月四日到十二日，九昼夜之间，击落击伤了十二架敌机，创

造了辉煌的战绩！

在前线部队里，谁都知道王文进，也都喜爱王文进，大家喜欢他还不仅因为他是全能炮手，战斗英雄，还因为他是大家最知心的朋友，他是政治学习的辅导员，文化教学的小先生；他热情，直爽，诚恳，平时在战友群众中，是个爱说爱笑的小伙子；一坐到高射炮前，面对着敌机的时候，就表现出他的高贵品质的另一方面，英勇，顽强，沉着，果敢，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革命战士！

我们谈了一上午，这个爱说爱笑的小伙子，告诉我他自己一生的事情：他是个贫农出身的孩子，因为家里弟兄多，五岁就被领出去做了养女婿……他说：“那一家人就是不爱劳动，光叫我一人下地干活，我受不了啦，十二岁就逃了回来。”

回家后他就跟着哥哥，做着党的地下工作。一九四九年五月，他参了军。一九五一年，他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九五五年六月，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他笑说：“我早就想参军了，可是说什么他们也不让我去，要把我留在地方上。那一次我是送六个青年去参军的，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我要回去的时候，他们都舍不得，说：‘你把我们送来就走，不成了兵贩子了么？’我就抓住这一句话，我向地方上说：‘我不能回去，我不能当兵贩子，我一定要和他们一起参军。’这样我就待下了！”

我问：“你怎么就当了高射炮兵呢？”

他的含笑的目光，突然跳动了一下，低头拿起小桌上的一个火柴盒子，“心不在焉”地看着，再抬起头来的时候，脸上充满着愤怒和痛苦，他沉重地说：“那一年，在我的家乡，

国民党的飞机来了，有一列火车刚刚到站，炸弹就向这列车猛扔了下来！我看见一个老大娘，抱着一个孩子，被炸着了，两个人烧死在一起。还有一个小孩子，大约只有五六岁吧，刚从冒着浓烟的火车上爬下来，就被炸死在车旁了。看到车旁地上这些孩子们的模糊的血肉，我浑身发抖！我立誓要当一个高射炮手，狠狠地打国民党的飞机，给孩子们报仇！”

我们都沉默了下来，过了一会，还是我先开口，我问：“人家称你为全能炮手，怎么样才是‘全能炮手’呢？”他微微地笑着：“是这么回事：炮手分做六级，第一炮手管操纵，第二炮手向天发射，第三是信管测核手，第四是高低瞄准手，第五是弹药手，第六也是弹药手，不过他还管摘下炮帽，这六个炮手是各有所司的，我立志把这几种操作全都学会，全部学好。”

我说：“这太不容易了！”

他笑说：“不容易也不困难，怕困难就报不了仇了！”

我说：“把你给孩子们报仇的战绩，说给我听听。”

他搓了搓手，笑说：“不是我，是我们整个排，也是我们整个军队。九月初，国民党的炮舰，就不住地开炮打我们的高射炮阵地，我们白天坚持着修理工事，夜里也不肯休息，连长就把铁铲什么的都收起来了，我半夜还是摸黑出去，发现我的战友们已经把铁铲偷出来，蹲在那里等我了！我的战友真好真多呵！”

我发现他每一次提到“战友”，脸上就洋溢着快乐的自豪的神情。他的战友们是幸福的，他自己也是幸福的！

“我们这一排在二连里展开了挑战，摩拳擦掌等候着敌机

的到来。九月四号那一夜，我们半夜就睡不着了，大家悄悄地起来围守着炮身。好不容易天亮了，又好不容易望见天边几架‘老母猪’——这是我们给 B29 型轰炸机起的外号——摇摇摆摆地向着我们来了！我们兴奋得彼此吩咐着：‘沉着点！沉着点！’可是仿佛谁也沉不下气去，等到它们进到了火力网，我们仿佛用尽全身气力，发出炮去，只听见观察员报告说：‘一个猪头没有安好，掉下去了！’‘又一个老母猪老老实实在地往下跑，跑到海里去了！’从那时起，九昼夜里，我们打落打伤了十二架敌机……这不过是开始！他们敢再来，还有好的瞧！”

听着他谈话是一种快乐！他的眼里充满了幽默感，在他心中眼中没有什么艰苦和困难，最吃力的事他仿佛都能毫不费力地做了，他真是一个最可爱的人呵！

下午我会见的是一个刚满二十岁，入伍刚刚两年的青年战士曾文质。他是一个冲锋射击手，以十三秒时速创造了十弹九中的最高纪录。

这时他侧斜着身子，坐在我的对面，剑眉大眼，红红的脸，小小的嘴，仿佛浑身充满了弹力！谁会相信他参军的时候，“身重才七十五磅，身量还没有步枪高，穿着三号军服还像小大衣一样”呢？

他是福建平和县一个贫农的孩子，解放前，在地主保长压迫剥削之下，过了痛苦的童年。解放后，一九五三年为了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这个十八岁的山沟里的孩子便参了军。

他从田地上挪到军队里来，从熟识的锄头镰刀，换成一支黑黝黝的步枪……而且他又只会说闽南方言，听不懂普通话，这更给他增加了学习上的困难。就在这关口，他突出地表现了他的不怕困难的高贵品质。

他的苦练成钢的事迹，说起来就太长了——在他学习射击的时候，他总也不能“闭起一只眼睛”，总也不能“在发射时停止呼吸”，总也不能“沉着不慌”……但是他都咬着牙克服了。原来他心里有个目标，他立志要向张桃芳学习！那张桃芳不是别人，正是一个在朝鲜前线，在三十一天里用四百三十七发子弹，打倒了二百一十一名敌人的青年狙击手。这英雄事迹深深地渗入他的心灵里，革命战士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激励他战胜了学习中的困难。

他终于掌握了射击的技术，而且创造了以十三秒时速十弹九中的最高纪录了。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在这一阶段，他没有感到满足，他还要在他的战友中间，消灭射击不及格的现象，他将自己苦练中得来的经验，以个人示范的动作，仔细地教给他们。他作副班长的时候，因为他很好地介绍了自己的射击经验，使得刚入伍的新兵，三天内就能得到射击上的“优秀”。

新兵们爱戴他，信任他，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对于战友们有着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日常生活中，轮到他值日的时候，他常用自己的肥皂，洗全排同志的衣服；他刷净全排同志的鞋子；他把上级发下来的他自己需要的物品，让给别人。有个新兵，因为肚子痛，想起家来，半夜里哭泣着叫着“妈妈”，他立刻起来给他抚摩着肚子。这个小新兵感激地说：

“副班长对我简直同我的妈妈一样！”从此就不想家，工作也积极起来了。

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在前沿站岗，那是一个风雨之夜，在呼啸的海波声中，他仿佛听见金门台湾受着苦难的同胞，在沉黑中向他伸出了求援的手，他的眼泪落下来了。回来后，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祖国——我的母亲，

你从苦难的旧社会里把我拯救出来，

又亲切地教导我怎样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人。

我向你宣誓：

一定熟练地掌握手中武器，

看守好祖国的大门，

敌人胆敢闯进来，

就一枪消灭它一个！

不管他是“国民党兵”还是“美国鬼”，

保险叫他来了就甭想回去。

当你发出对台湾进军的命令，

我将和战友们一道，

立即去拯救那些被蹂躏的同胞们。

向特级英雄黄继光学习！

向青年狙击手张桃芳学习！

学习他们那种高度的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小朋友，这不是很真实的情感么？

这个战士，也是全面发展的一个青年，两年来除了得过

几次二等三等功以外，还获得军事、政治、文化学习的奖励，以及队前嘉奖和通报表扬等等。他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入伍，同年的七月就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小朋友，这两位最可爱的人，都是在学习中不怕困难；都是珍爱革命同志的友谊；都是严格地要求自己，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这些高贵的品质，都是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的。

两个少年工厂

在我离开故乡的前夕，抽出一个下午来，访问了两个少年工厂。

我对于少先队和学校帮助小朋友们，利用课余时间，来成立小工厂小农场的办法，很感兴趣。我觉得这样不但在教学上可以收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效果，而且这些活动都是有组织，有计划，有训练的，对小朋友们将来在社会里的业务和技能，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一天，可惜时间太短了，来不及和两个工厂的小厂长，小工人以及辅导员们，作较长的谈话，但是我的印象却是很深的。

第一个访问的是福州市台江区私立万寿小学的少年工厂。台江区是手工业区，这所小学里有八百多个学生，多半是手工业工人的子弟。校长和辅导员向我简单地介绍了这个成立不久的小工厂：厂里有一百零八个工人，工厂的组织有正副厂长，办公室分四部分，有宣教科，工程处，庶务股和

保管股；车间也有四个，是电工、木工、竹工和缝纫；每个车间都有主任、工程师、技师和技工；工程师请的是教员或家长担任。

这是一所小学校，一切都小得可爱！小厂长，才有十二岁，十分正经而又兴高采烈地带我参观了各个车间。我们先进到小院右厢的一间小屋，这是缝纫车间，长桌边上挤坐着满满的小女工，有的在画纸样，有的在剪绒布，有的在缝……都在忙忙碌碌地操作。架上摆着许多做好的彩色绒布的玩具，小人，小兔，小鸡……都很精巧好看。小厂长告诉我，这都是给本校幼儿园做的“定货”。墙上贴着红绿纸的标语，还有许多小条的“决心书”，也是短小得可爱！字数不多，字迹却很整齐，都是决心要“完成任务”，或是“超额完成任务”。

我们又到电工、竹工、木工几个车间，巡视一周，这些车间里的工人们，工作都很紧张，也多半是做些“定货”，如小竹尺，小竹牌，小木盒等等。小工人们微笑着紧闭着小嘴唇，小手紧握着小工具，小脸上泛出小小的汗珠。他们锯的锯，劈的劈，钻的钻，磨的磨，这些工具的声音，奏出了劳动的交响乐。

小院子里有一小炉火，两个小工人戴着防护眼镜在打铁。打铁的声音很大，工人却是很小！

我向他们道别的时候，小工人们都围了上来，送给我许多本厂的出品：小布兔啦，小竹尺啦，小木盒啦……许多小巧可爱的东西，作为我们会面的纪念。

从这里我们又赶到本区里的福州第四中学。

第四中学是在临江的山坡上，学生有一千四百多人。这里的少年工厂，是福州市第一个少年工厂，工人有一百一十人。厂内有正副厂长，组织科内分人事股和保卫股；财务科内有会计员、出纳员和保管员；有电机、化工、土木、航模、绘图五个车间，车间里也有技师、工程师和技工。

这个学校是中学，这工厂又是本市的第一个少年工厂，工人年纪和工厂规模都比较大一些，各车间里都摆着满箱满架的出品，如化工车间出的粉笔、红蓝墨水……电机车间出的电铃……木工车间出的蒸汽机模型……航模车间出的飞机模型……等等，种类繁多，都是学习或是教学用具。学校向工厂购货，价格比市货低廉一些，而小工厂还能得到一点利润，再来扩大生产。这时正是新年将到，化工车间替教员们赶制批卷子的红墨水，绘图车间在给学校赶制宣传画，和庆祝新年的图画……楼上楼下几个车间，都忙成一片！

参观完毕，小厂长让我和全体工人见了面，讲了几句话。每个车间又送给我许多礼物，我的双臂都抱不过来了，小朋友们抢着替我拿了东西，一直把我簇拥着送到山坡下的大街上。

我这一次还乡，真是满载而归！我的心里填满了在故乡所见所闻的新鲜快乐的回忆；我的箱子里还装满了故乡的小朋友们赠我的许多礼物——在福州期间，有三个小学的三个少先中队，来访问过我。我们一同看了布袋戏，小朋友们除了给我表演歌唱，跳舞，朗诵，魔术之外，还送给我许多他们劳动的创作，如布袋人、木偶戏剧本、作文成绩、纸花等

等。

回到北京以后，我把我所喜爱的，这些贵重的礼物，分送给了北京的小学校、托儿所的小朋友们，让他们去观摩欣赏。我自己只留下了一个小小的指南针，放在我的书桌上。这针的指向南方的一端，是红色的，就和我的火热的心一样，永远指向着祖国南边的，我的“少年的故乡”和“故乡的少年”！

（《还乡杂记》部分篇章曾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6月号，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4月初版，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喀 布 尔 人》^{*}

〔印度〕泰戈尔著

我的五岁的女儿敏妮，没有一天不叽叽咕咕地说个不停。我真相信她这一生没有一分钟是在沉默中度过的。她母亲时常为此生气，总是打断她的话头，可是我就不这样做。看到敏妮沉默是很不自然的，她倘若半天不说话，我就不能忍受。因此我和她的谈话一直是很热闹的。

比方说，一天上午，我正在写我的新小说第十七章的时候，我的小敏妮溜进房间里来，把小手放在我的手心里，说：“爸爸！看门的拉蒙达雅，管乌鸦叫‘五鸦’。他什么都不懂，对不对？”

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她解释世界上的语言是不同的，她已经转到另一个话题的高潮。“您猜怎么着，爸爸？普拉说云里有一只象，从鼻子里喷出水来，天就下雨了！”

当我静坐在那儿思索着怎样来回答她最后的问题的时候，她忽然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爸爸！妈妈跟您是什么关系呢？”

我不知不觉地低声自语着：“她在法律上是我的亲爱的妹

^{*} 喀布尔是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人在印度做小贩的很多。——译者

妹！”但是我绷起脸来敷衍她道：“去跟普拉玩去吧，敏妮！我正忙着呢！”

我屋子的窗户是临街的。这孩子就在我书桌旁，靠近我脚边坐下来，用手轻轻地敲着自己的膝盖玩。我正在专心地写小说的第十七章。小说中的主人公普拉达·辛格，刚刚把女主人公康昌拉达抱住，正要带着她从城堡的三屋楼窗子里逃出去，忽然间敏妮不玩了，跑到窗前，喊道：“一个喀布尔人！一个喀布尔人！”下面街上果然有一个喀布尔人，正在慢慢地走过。他穿着宽大的污秽的喀布尔族服装，裹着高高的头巾；背着一个口袋，手里拿着几盒葡萄干。

我不知道我女儿看到这个人有什么感想，但是她开始大声地叫他。“哎！”我想，“他要进来了，我这第十七章永远写不完了！”就在这时候，那个喀布尔人回过身来，抬头看这孩子。她看到这光景，却吓住了，赶紧跑到妈妈那里去躲起来了。她糊里糊涂地认为这个大个子背着的口袋里也许有两三个和她一样的孩子。这时那小贩已经走进门里，微笑着和我招呼。

我书里的男女主人公的情况是那样地紧急，当时我想既然已经把他叫进来了，我就停下来买一点东西。我买了点东西，开始和他谈到阿卜都·拉曼、俄国人、英国人和边疆政策。

他要走的时候，问道：“先生，那个小姑娘在哪儿呢？”

我想到敏妮不应当有这种无谓的恐惧，就叫人把她带出

来。

她站在我的椅子旁边，望着这个喀布尔人和他的口袋。他递给她一些干果和葡萄干，但是她没有动心，只是更紧紧地靠近我，她的疑惧反而增加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会面。

可是，没过几天，有一个早晨，我正要出门，出乎意外地发现敏妮坐在门口长凳上，和那个坐在她脚边的大个儿喀布尔人，又说又笑。我这小女儿，一生中除了她父亲以外，似乎从来没遇见过这么一个耐心地听她说话的人。她的小纱丽的角上已经塞满了杏仁和葡萄干——她的客人送给她的礼物。“你为什么给她这些东西呢？”我说，一面拿出一个八安那的银角子来，递给了他。这人不在意地接了过去，丢进他的口袋里。

糟糕得很，一个钟头以后我回来时，发现那个不祥的银角子引起了比它的价值多一倍的麻烦！因为这喀布尔人把银角子给了敏妮，她母亲看到这亮晶晶的小圆东西，就不住地追问：“这个八安那的小角子，你从哪里弄来的？”

“喀布尔人给我的，”敏妮高兴地说。

“喀布尔人给你的！”她母亲吓得叫起来。“呵，敏妮！你怎么能拿他的钱呢？”

我正在这时候走进了门，把她从危急的灾难中救了出来，我自己就对她进行盘问。

我发现这两个人会面不止一两次了。喀布尔人用干果和

葡萄干这种有力的贿赂，把这孩子当初的恐怖克服了，现在这两人已成了很好的朋友。

他们常说些好玩的笑话，给他们增加许多乐趣。敏妮满脸含笑地坐在喀尔尔人的面前，小大人似地低头看着这大高个儿：“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你口袋里装的是什？”

他就用山民的鼻音回答说：“一只象！”也许这并不可笑，但是这两个人多么欣赏这句俏皮话！依我看来，这种小孩子和大人的对话里面，带有一些非常引人入胜的东西。

这喀布尔人也不放过开玩笑的机会，便反问道：“那么，小人儿，你什么时候到你公公家去呢？”

孟加拉的小姑娘，多半早就听说过公公家这一回事了。但是我们有点新派作风，没有让孩子知道这些事情，敏妮对于这个问题一定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她不肯显露出来，却机灵地回答道：“你到那里去么？”

可是在喀布尔人这一阶层中间，谁都知道，“公公家”这几个字有一个双关的意思。那就是“监狱”的雅称，一个不用自己花钱而照应得很周到的地方。这粗鲁的小贩以为我女儿是指这个说的。“呵，”他就向幻想中的警察挥舞着拳头说：“我要揍我的公公！”听到他这样说，想象到那个狼狈不堪的“公公”，敏妮就哈哈大笑起来，她那了不起的大个子朋友也跟她一起笑着。

那些日子是秋天的早晨，正是古代的帝王出去东征西讨的季节；我却在加尔各答我的小角落里，从来也不走动，却让心灵在世界上漫游。一听到别的国家的名字，我的心就飞往那边去，在街上一看到一个外国人，我的脑子里就要

织起梦想的网，——他那遥远的家乡的山岭啦、溪谷啦、森林啦，布景里还有他的茅舍和那些远方山野的人们自由独立的生活。也许因为我过的是植物一般固定的生活，叫我去旅行，就等于当头一个霹雳，所以在我眼前幻现的漫游景象，加倍生动地在我的想象中重复地掠过。看到这个喀布尔人，我立刻神游于光秃秃的山峰之下，在高耸的山岭间，有许多窄小的山径蜿蜒出入。我似乎看见那连绵不断的、驮着货物的骆驼，一队队裹着头巾的商人，有的带着古怪的武器，有的带着长矛，从山上向着平原走来。我似乎看见——但是正在这时，敏妮的母亲就要来打扰，她央求我“留心那个人”。

敏妮的母亲偏偏是个极胆小的女人。只要她一听见街上有什么声音，或是看见有人向我们的房子走来，她就立刻断定他们不外乎是盗贼、醉汉、毒蛇、老虎、虐疾菌、蟑螂、毛虫，或是英国的水手。甚至有了多年的经验，她还不能消除她的恐怖。因此她对于这个喀布尔人充满了疑虑，常常叫我注意他的行动。

我总是笑一笑，想把她的恐惧慢慢地去掉，但是她就会很严肃地向我提一些严重的问题。

小孩从来没有被拐走过么？

那么，在喀布尔不是真的有奴隶制度么？

那么，说这个大汉把一个小娃娃抱走，会是荒唐无稽的事情么？

我辩解说，这虽然不是不可能，但多半是不会发生的。可是这解释还不够，她的恐怖始终存在着。因为这样的事没有根据，那么不让这个人到我们家里来似乎是不对的，所以他

们的亲密友谊就不受约束地继续着。

每年一月中旬，拉曼，这个喀布尔人，总要回国去一趟，快动身的时候，他总是忙着挨家挨户去收欠款。今年，他却匀出工夫来看敏妮。旁人也许以为他们两人有什么密约，因为他若是早晨不能来，晚上总要来一趟。有时在黑暗的屋角，忽然发现这个高大的、穿着宽大的衣服背着大口袋的人，连我也不免吓了一跳，但是当敏妮笑着跑进来，叫着“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的时候，年纪相差得这么远的这两个朋友，就沉没在他们的往日的笑声和玩笑里，我也就觉得放心了。

在他决定动身的前几天，有一天早晨，我正在书房里看校样。天气很凉。阳光从窗外射到我的脚上，微微的温暖使人非常舒服。差不多八点钟了，早出的小贩都蒙着头回家了。忽然我听见街上有吵嚷的声音，往外一看，我看见拉曼被两个警察架住带走了，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喀布尔人的衣服上有些血迹，一个警察手里拿着一把刀。我赶紧跑出去，拦住他们，问这是怎么回事。众口纷纭之中，我打听到有一个街坊欠了这小贩一条软浦 围巾的钱，但是他不承认他买过这件东西，在争吵之中，拉曼把他刺伤了。这时在盛怒之下，这犯人正在乱骂他的仇人，忽然间，在我房子的凉台上，我的小敏妮出现了，照样地喊着：“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拉曼回头看她的时候，脸上露出了笑容。今天他胳膊底下没有夹着口袋，所以她不能和他谈到关于那只象的问题。她立刻就问到第二个问题：“你到公公家里去么？”拉曼

笑了说：“我正是要到那儿去，小人儿！”看到他的回答没有使孩子发笑，他举起被铐住了的一双手，“呵，”他说，“要不然我就揍那个老公公了，可惜我的手被铐住了！”

因为蓄意谋杀，拉曼被判了几年的徒刑。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他被人忘却了。我们仍在原来的地方做原来的事情，我们很少或是从来没有想到那个曾经是自由的山民正在监狱里消磨时光。说起来真不好意思，连我的快活的敏妮，也把她的老朋友忘了。她的生活里又有了新的伴侣。她长大了，她和女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她总是和她们在一起，甚至不像往常那样到她爸爸的房间里来了。我几乎很少和她攀谈。

一年一年过去。又是一个秋天，我们把敏妮的婚礼筹备好了。婚礼定在杜尔伽大祭节举行。在杜尔伽回到凯拉斯去的时候，我们家里的光明也要到她丈夫家里去，把她父亲的家丢到阴影里。

早晨是晴朗的。雨后的空气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阳光就像纯金一般灿烂，连加尔各答小巷里肮脏的砖墙，都被映照得发出美丽的光辉。打一清早，喜事的喇叭就吹奏起来，每一个节拍都使我心跳。拍拉卑 的悲调仿佛在加深着我别离在即的痛苦。我的敏妮今晚就要出嫁了。

从清早起，房子里就充满了嘈杂和忙乱。院子里，要用竹竿把布篷撑起来；每一间屋子和走廊里要挂上丁丁当当的吊灯。真是没完没了的忙乱和热闹。我正坐在书房里查看帐

目。有一个人进来了，恭敬地行过礼，站在我面前。原来是拉曼，那个喀布尔人。起先我不认识他。他没有带着口袋，没有了长头发，也失去了他从前的那种生气。但是他微笑着，我又认出他来。

“你什么时候来的，拉曼？”我问他。

“昨天晚上，”他说，“我从监狱里放出来了。”

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我从来没有跟伤害过自己的同伴的人说过话，我一想到这里，我的心瑟缩不安了，我觉得碰巧他今天来，这不是个好的预兆。

“这儿正在办喜事，”我说，“我正忙着。你能不能过几天再来呢？”

他立刻转身往外走，但是走到门口，他迟疑了一会：“我可不可以看看那小人儿呢，先生，只一会儿工夫？”他相信敏妮还是像从前那个样子。他以为她会像往常那样向他跑来，叫着：“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他又想象他们会和往日一样地在一起说笑。事实上，为着纪念过去的日子，他带来了一点杏仁、葡萄干和葡萄，好好地用纸包着，这些东西是他从一个老乡那里弄来的，因为他自己的一点点本钱已经用光了。

我又说：“家里正在办喜事，今天你什么人也见不到。”

这个人的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他不满意地看了我一会，说声“再见”，就走出去了。

我觉得有点抱歉，正想叫住他，发现他已自动转身回来了。他走近我跟前，递过他的礼物，说：“先生，我带了这点东西来，送给那小人儿。您可以替我交给她吧？”

我把它接过来，正要给他钱，但是他抓住我的手说：“您是很仁慈的，先生，永远记着我。但不要给我钱！——您有一个小姑娘；在我家里我也有一个像她那么大的小姑娘。我想到她，就带点果子给您的孩子——不是想赚钱的。”

说到这里，他伸手到他宽大的长袍里，掏出一张又小又脏的纸来。他很小心地打开这张纸，在我桌上用双手把它抹平了。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手印。不是一张相片。也不是一幅画像。这个墨迹模糊的手印平平地捺在纸上。当他每年到加尔各答街上卖货的时候，他自己的小女儿的这个印迹总在他的心上。

眼泪涌到我的眼眶里。我忘了他是一个穷苦的喀布尔小贩，而我是——，但是，不对，我又哪儿比他强呢？他也是一个父亲呵。

在那遥远的山舍里的他的小帕拔蒂的手印，使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小敏妮。

我立刻把敏妮从内室里叫出来。别人多方阻挠，我都不肯听。敏妮出来了，她穿着结婚的红绸衣服，额上点着檀香膏，打扮成一个小新娘的样子，含羞地站在我面前。

看着这景象，喀布尔人显出有点惊讶的样子。他不能重温他们过去的友谊了。最后他微笑着说：“小人儿，你要到你公公家里去么？”

但是敏妮现在懂得“公公”这个词的意思了，她不能像从前那样地回答他。听到他这样一问，她脸红了，站在他面前，把她新娘般的脸低了下去。

我想起这喀布人和我的敏妮第一次会面的那一天，我感

到难过。她走了以后，拉曼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就地上坐下来。他突然想到在这悠长的岁月里他的女儿一定也长大了，他必须重新和她做朋友。他再看见她的时候，她一定也和从前不一样了。而且，在这八年之中，她怎么可能不发生什么变故呢？

婚礼的喇叭吹起来了，温煦的秋天的阳光倾泻在我们周围。拉曼坐在这加尔各答的小巷里，却冥想着阿富汗的光秃秃的群山。

我拿出一张钞票来，给了他，说：“回到你的家乡，你自己的女儿那里去吧，拉曼，愿你们重逢的快乐给我的孩子带来幸运！”

因为送了这份礼，在婚礼的排场上我必须节省一些。我不能用我原来想用的电灯，也不能请军乐队，家里的女眷们感到很失望。但是我觉得这婚筵格外有光彩，因为我想到，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个久出不归的父亲和他的独生女儿重逢了。

（《喀布尔人》，最初刊于《译文》1956年第9期。）

《弃 绝》

〔印度〕泰戈尔著

1

这是帕尔贡 季初的一个月圆之夜，早春到处吹送着满含芒果花香的微风。一只杜鹃藏在水塔边一棵老荔枝树的密叶中，它不倦的柔婉的鸣声，传进了慕克吉家一间无眠的卧室里。在这里，赫门达不停地把他妻子的一绺头发在他手指上绕着，一会又摆弄她手腕上的一串金钏，使它发出了当的响声，一会儿又拉下她头上花串里的花朵，让它垂覆在她的脸上。他的心情就像一阵晚风，在心爱的花丛中嬉戏，轻轻地把她摇到这边，又摇到那边，想使她活泼起来。

但是库松坐着不动，从开着的窗户望出去，眼神沉没到月光笼罩的无边的太空里。她对于丈夫的爱抚，仿佛毫无感觉。

最后，赫门达握住他妻子的双手，轻轻地摇着，说：“库

印度一年分为六季，就是夏、雨、秋、冬前、冬和春。帕尔贡就是春季。——译者

松，你在哪儿呢？从一个大望远镜里耐心地寻找，也才看得见你是一个小黑点——你仿佛离我那么远。呵，靠近我一点，亲爱的，你看夜晚是多么美呵。”

库松的眼睛从无边的太空转向她的丈夫，慢慢地说：“我会念咒，在一瞬间把这春夜和明月打碎。”

“你要是真会念咒，”赫门达笑着说，“请不要念吧。要是你会念什么咒，能在一个星期内变出三四个星期六，还能把夜晚延长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钟，那你就念吧。”

一边说着，他想把他的妻子拉得更靠近一些。库松却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开来，说：“你知道吗？今天晚上我很想把我决定在临死时才说出来的一件事告诉你。今天晚上，我觉得不管你给我什么责罚，我都能忍受。”

赫门达正在想开一个玩笑，罚她背诵一段閼耶提婆的诗，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拖鞋声很快地走近了，这是他父亲哈利赫·慕克吉的熟悉的脚步声。赫门达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感到心慌意乱起来。

哈利赫站在门外，吼叫道：“赫门达，马上把你的妻子赶出去。”

赫门达看着他的妻子，看不出她脸上有惊讶的痕迹。她只是用一双手捂着脸，用她整个灵魂祈求让她立刻化为乌有。杜鹃的鸣声仍旧随着南风飘了进来，但是没有人听到。大地的美是无穷无尽的——但是，唉，一切事物的样子多么容易改变呵！

2

赫门达从外面回来，问他的妻子：“这是真的么？”

“是真的，”库松回答说。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好几次我想告诉你，可是总说不出口。我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呵。”

“那么现在你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库松用坚定平稳的声音，把她的事情严肃地说出来。她仿佛是赤着脚，迈着无畏的脚步，一步步地慢慢从火焰里走过去，却没有人知道她被灼伤得多么厉害。赫门达听她说完了，就站起来，走了出去。

库松料想她丈夫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她并不感到惊奇。她和对待日常生活中任何其他事变一样地泰然处之——在过去的几分钟里，她的心情已经变得那么枯燥、那么淡漠。世界和爱情，自始至终似乎对她都是空洞虚幻的。连她丈夫从前对她谈情说爱的回忆，也像一把残忍的尖刀刺透了她的心，只给她嘴唇上带来了枯燥、冷酷、忧郁的微笑。她想，也许是那仿佛填满人生的爱，它带来了多少爱慕和深情，它使得小别那么剧烈地痛苦，短晤那么深切地甜蜜，它似乎是无边无际的，永恒的，生生世世永远不会停息的——爱原来就是这样！它的支柱多么脆弱！一经祭司触摩，你的“永恒”的爱就化为一撮尘土了！赫门达刚才还对她低语说：“夜是多么美呵！”这一夜还没有消逝，那只杜鹃还在歌唱，南风还在吹

拂着房间里的帷帐，月光还躺在打开的窗子旁边的床上，像快乐得疲倦了的美丽女神一样。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爱情比她自己还要虚幻呵！

3

赫门达整夜失眠，疲乏很像个狂人一样，第二天早上，他到波阿利·山克尔·扣萨尔家去。波阿利·山克尔和他招呼：“有什么事吗，我的孩子？”

赫门达烈火一般暴跳起来，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亵渎了我们的种姓。你给我们带来了毁灭。你一定会受到惩罚的。”他不能再说下去了；他觉得哽住了。

“你却保全了我的种姓，使我没有从社区里被驱逐出去，还亲昵地拍拍我的脊背！”波阿利·山克尔带着讽刺的微笑说。

赫门达恨不得用他的婆罗门的怒火，立刻把波阿利·山克尔烧成灰烬，但是他的愤怒只灼焦了自己。波阿利·山克尔安然无恙地坐在他面前，而且非常健康。

“我伤害过你么？”赫门达结结巴巴地质问道。

“我且问你一个问题，”波阿利·山克尔说，“我的女儿——我唯一的孩子——她伤害过你父亲么？那时你还很小，也许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件事。那么你听着吧。你不要太激动。我要说的事情还很有趣呢。

“当你很小的时候，我的女婿那布格达偷了我女儿的珠宝，逃到英国去了。你也许还会记得，五年以后，他以律师

的身分回来的时候，在村子里引起的骚动。也许你没有注意到那回事，当时你正在加尔各答上学。你的父亲自命为社区的领袖，他说如果我把女儿送回她丈夫家里去，我就得永远丢弃她，永远不许她再跨进我家的门槛。我跪在你父亲的脚前，哀求他说：‘大哥，饶了我这一次吧。我一定让这小子吃牛屎，举行一次赎罪的仪式。请你让他恢复他的种姓吧。’但是你父亲始终坚持着。在我这一方面，我不能丢弃我唯一的女儿，我便辞别了我的村庄和族人迁到加尔各答去。在那里，我的麻烦仍旧跟随着我。我给我的侄子作好结婚的一切准备的时候，你的父亲又挑拨女方的家人，他们就毁了这个婚约。那时我就狠狠地起了一个誓，只要我的血管里还有一滴婆罗门的血，我一定要报仇。现在你对于这件事该多少了解一点了吧？但是再等一等。当我把全部事实告诉你的时候。你会爱听的；这件事很有意思。

“当你在大学里念书的时候，有一位比波拉达斯·查特吉住在你的隔壁。这个可怜的人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家里住着一个女子，名叫库松，她是一个迦尔斯帖家的穷苦的孤儿。这女孩子长得很美，这位老婆罗门想把她藏匿起来，免得大学生们老是盯着她瞧。但是一个少女要蒙蔽一个老监护人却是一点也不困难的。她常跑到屋顶上去晒衣服，我相信，你发现了你的屋顶是最宜于学习的地方。你们俩是否在屋顶上谈过话，我可说不上来，但是这女孩子的行动引起了老头子的疑虑。她常常做错了家务，而且像婆婆帝一样，在热恋中渐渐地不吃饭也不睡觉了。有几个晚上，她在老头子面前无缘无故地流下泪来。

“他终于发现了你们俩常在屋顶上会面，你甚至不去上课，在中午也拿着一本书坐在屋顶上，而且你忽然喜欢独自一个人念书了。比波拉达斯跑来向我请教，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大叔’，我对他说，‘你早就想到贝拿勒斯去进香。你还不如现在就去，把这女孩子交给我照管。我会照应她的。’

“这样他就走了，我把这女孩子安置在司帕提·查特吉的家里，让他冒充她的父亲。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今天我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告诉了你，真觉得如释重负。这件事听起来不是很像一篇小说么？我想写成一本书，把它印出来，但是我自己不是一个作家。人家说我的侄儿在这方面有些才能——我要叫他给我写出来。但最好是你跟他合作来写，因为故事的结局我还知道得不很清楚。”

赫门达不理睬波阿利·山克尔最后的几句话，他问：“库松没有反对过这件婚事么？”

“喂，”波阿利·山克尔说，“这就很难猜测了。你知道，我的孩子，女人的头脑是怎样构成的。她们嘴上说‘不’的时候，心里是说‘同意’。当她搬到新家的头几天，因为看不到你，几乎发了狂。你好像找到了她的新地址，在到学校去的时候，总像迷了路似的，在司帕提的门前徘徊。你的眼睛好像并没有真正在寻找省立学院，而是直瞪瞪望着一所私人住宅的关上的窗子，那是只有飞虫和害相思病的年轻人的心才进得去的。我很替你们难过。我看得出你的学习受着很大的阻碍，那女孩子的处境也很可怜。

“有一天，我把库松叫到我面前来，说：‘听我说，我的女儿。我是一个老头子，你在我面前不必害羞。我知道你心

里想念着谁。那个年轻人的情况也很糟。我希望能给你们成全好事。’这时库松忽然哭着跑开了。此后好几个晚上，我常到司帕提家去，把库松找来，和她谈与你有关的事情，这样我渐渐克服了她的羞怯。最后，我说我想成全这件婚事的时候，她问我：‘那怎么行呢？’‘没关系，’我说，‘我让你冒充一个婆罗门的姑娘。’经过很久的辩论，她恳求我来探听你是否赞成这件事。‘胡闹！’我回答说，‘那孩子好像快要发疯了——把这一切复杂情形告诉他又有什么好处呢？先顺利地举行过婚礼，然后——只要结局好就万事大吉了。尤其是，这件事永远也不会有泄漏的危险，何必节外生枝地让一个人终身苦恼呢？’

“我不知道这计划是否已得到库松的同意。她有时哭泣，有时沉默。如果我说，‘那我们就不再提了吧’，她就显得很不安。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我就叫司帕提去向你提亲，你毫不迟疑地同意了。一切就这样决定了。

“婚期定了以后不久，库松变得那么执拗，我好不容易才把她说服过来。‘算了吧，叔叔，’她常常这样对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你这傻孩子，’我责备她说，‘一切都安排好了，现在我们怎么能不干了呢？’

“‘放出谣言说我死了吧，’她哀求道，‘把我送到别的地方去。’

“‘那么，那个年轻人会遭遇到什么呢？’我说，‘他现在欢喜得上了七重天，盼望他日夜梦想着的事儿明天就可以实现；可是今天你却要我告诉他说你死了？结果是明天我就势必要把他死了的消息带给你，同一天晚上，又会有人把你的

死讯报告给我。孩子，你以为我这大一把年纪能做一个少女和一个婆罗门的谋杀者吗？”

“快乐的婚礼终于在一个吉日良辰举行了，我觉得我已经卸下了自己的沉重的负担。以后的事情，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你给我们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你还不肯罢手吗？”赫门达静默了一会吼叫道，“现在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呢？”

波阿利·山克尔极镇静地回答说：“当我看到你妹妹的婚礼一切都安排好了的时候，我心里想：‘好啦，我已经把一个婆罗门的种姓污损了，但那不过是责任感的问题。现在，另一个婆罗门的种姓又有被污损的危险，这一次我有责任来防止它。’于是我给他们写信，说我可以证明你娶了一个首陀罗的女儿。”

赫门达竭力控制住自己，说：“现在我打算休弃的这个女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你可以供给她食住么？”

“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波阿利·山克尔从容地回答说。“照管别人休弃的妻子可不是我的责任了。外面有人么？给赫门达先生端一杯加冰的椰子汁来，还拿点槟榔。”

赫门达站起来，没有接受这丰富的款待，就告辞了。

4

在月圆之后的第五夜——那一夜是黑暗的。没有鸟叫。水塔旁边的荔枝树，看去像颜色不那么深的背景上的一道墨痕。

南风像一个梦游者似的在黑暗中盲目地飘荡。天上的星星，想用不眨眼的警醒的眼光，穿透黑暗，来窥测深奥的秘密。

卧室里没有灯光。靠近打开的窗户有一张床，赫门达坐在床边，凝望着面前的黑暗。库松躺在地上，双臂抱着她丈夫的脚，把脸偎靠在上面。时间像宁静的海洋一般停住不动。在这永恒的夜的背景里，“命运”似乎画出了这唯一的一张永远有价值的画：周围是死气沉沉的，裁判者坐在中间，罪人伏在他的脚边。

拖鞋声又响了。哈利赫·慕克吉走近门边，说：“时间已经够长了，——我不能再等了。把这女孩子赶出去吧。”

库松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她用毕生的热情，抱住她丈夫的脚，不住地吻着，又恭敬地用她的前额触了一下他的脚，然后走出去了。

赫门达站起来，走到门边，说：“父亲，我不愿意休弃我的妻子。”

“什么？”哈利赫吼叫着，“你愿意放弃你的种姓么，先生？”

“我不在乎种姓，”这是赫门达的沉着的回答。

“那么我连你也赶出去。”

（《弃绝》，最初刊于《译文》1956年第9期。）

《素 芭》

〔印度〕泰戈尔著

当这个女孩子起名叫素芭细妮 的时候，谁会想到她竟是一个哑巴呢？她的两个姐姐名叫素可细妮 和素哈细妮 ，为了使名字相似，她的父亲把最小的女儿起名叫素芭细妮。大家为了方便，都叫她素芭。

她的两个姐姐都照例赔了钱好不容易嫁了出去，现在这最小的女儿就像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在她父母的心上。大家似乎都认为她既不会说话，当然也不会有感觉；他们就随便地当着她的面谈论她的前途和他们自己的苦闷。她从小就知道神把她像灾祸一样，送到她父亲的家里，所以她总是远远地躲开人群，想法子呆在一边。只要他们都能把她忘掉，她觉得她就能忍受一切。但是谁能忘掉痛苦呢？她父母的心日夜地为她伤痛。特别是她的母亲，简直把她当作自己身体上

意为“妙语”。
意为“美髻”。
意为“巧笑”。——译者

的残疾。对一个母亲来说，女儿比儿子更是她自身最亲密的一部分；女儿的毛病，是她自己羞耻的根源。素芭的父亲巴尼康达爱她胜过爱其他的女儿；她母亲却讨厌她，就像讨厌自己身上的污点一样。

素芭虽然缺少说话的能力，却不缺少一双垂着长睫毛的大黑眼睛。她心里有什么想法，她的嘴唇就像一片树叶一样地颤动着反应出来。

当我们用言语表达思想的时候，言词并不容易找到，必须经过一个翻译过程，这往往是不准确的，于是我们就会发生错误。但是这一双黑眼睛却不需要翻译；思想本身就反映在这眼睛里。在眼睛里，思想敞开或是关闭，发出光芒或是没入黑暗，静悬着如同落月，或者像急闪的电光照亮了广阔的天空。那些自有生以来除了嘴唇的颤动之外没有语言的人，学会了眼睛的语言，这在表情上是无穷无尽的，像海一般的深沉，天空一般的清澈，黎明和黄昏，光明与阴影，都在这里自由嬉戏。哑巴具有“大自然”的那种孤独的庄严。因此别的孩子们几乎害怕素芭，从来不和她一起玩。她像午夜一般地沉默、孤寂。

她住的村庄叫做昌地浦。这村的河流，在孟加拉算是小的，它只在窄小的地区里流着，像一个中产阶级的女儿。这一条忙碌的水从不泛滥，只安分守己地流着，仿佛是它沿岸的村子里每一户人家的一个成员。河的两边都是人家和树木成荫的河岸。这位河的女神从宝座上走下来，成了每家花园的花神；她用敏捷，愉快的脚步，忘我地做她无穷无尽的祝福工作。

巴尼康达的房子临近河边。过往的船夫都能看到这地方的茅舍和草堆。我不知道在这些代表人世间财富的东西中间，是否有人注意到这个小姑娘，当她工作完毕之后，偷偷地溜到水边，坐在那里。在这里，“大自然”满足了她想说话的愿望，并且替她说话。小溪的微语、村人的声音、船夫的歌唱、鸟鸣、叶响，都和她的心跳揉合在一起。它们变成了声音的巨浪，在她不宁静的心灵上拍打着。“大自然”的低语和动作就是这哑女的语言；那长睫毛遮盖下的黑眼睛的话语，也就是她周围世界的语言。从那蝉鸣的树上，直到静寂的星辰，只有手势、姿态、流泪和汉息。在炎热的正午，船夫和渔夫都去用饭，村人在午睡，鸟儿静悄无声，渡船闲着，辽阔的忙碌的世界从劳作中停息了下来，忽然变成一个孤寂、严肃的巨人，这时候在引人入胜的广阔天空之下，只有那无言的“大自然”和一个无言的女孩子，极其沉静地坐着——一个在光芒四射的阳光之下，一个在小树的树荫中。

但是素芭也不是一个朋友都没有。在牛棚里有两头母牛，沙巴西和邦古利。它们从来没有听到她叫过它们的名字，但是它们听得出她的脚步声。她虽然说不出话来，却爱怜地嘟哝着，它们了解她这轻柔的嘟哝比一切话语都深切得多。当她爱抚它们，斥责它们，或哄劝它们的时候，它们对她的了解比人们对她的了解还深。素芭常来到牛棚里，抱住沙巴西的脖子；她常用脸颊偎擦着她的朋友，邦古利就转过它慈祥的大眼睛望着她，舐她的脸。这女孩子每天照例来看它们三次，此外还有不定时的访问。什么时候她听到使她难过的话，她就随时来看她的哑巴朋友。它们仿佛能从她的沉郁的目光

中体会到她精神上的痛苦。它们就走近前来，用角轻轻地摩擦她的手臂，试图用无言的无可奈何的方法来安慰她。除了这两头牛以外，还有几只山羊和一只小猫；虽然它们也表示出同样的依恋，但是素芭对它们的友情是不同的。不论是白天黑夜，只要一有机会，那只小猫就跳到她的怀里，安稳地打瞌睡，在素芭用她柔软的手指，抚摸它的颈和背的时候，它对她的催眠非常欣赏。

在高级动物里，素芭也有一个伴侣，可是很难描述这女孩子和他的关系，因为他会说话，而他说话的才能并不能使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他是贡赛的最小的儿子，名叫普拉达，是一个懒汉。他的父母在费尽心思以后，认为他永远没有独立生活的希望了。但是浪子也有占便宜的地方：虽然他们家里人厌弃他们，但他们在别人面前总是受欢迎的。因为不受工作的牵制，他们变成了公共财产。就像每个市镇里都需要一块空旷的场地，让大家可以自由呼吸，一个村落也需要两三个有闲人士，能够陪人消磨时间。因此，如果我们懒得工作，又想要一个伴儿，这样的人是可以找得到的。

普拉达最喜爱钓鱼。他消磨了许多时间在这上面，几乎每天下午都看见他在钓鱼。因此他常遇见素芭。不管他干什么，他都喜欢有个伴。而在钓鱼的时候，一个沉默的伴侣是最好不过的了。普拉达为了素芭的沉默而尊敬她，因为大家都叫她素芭，他就叫她素，以表示他对她的好感。素芭总是坐在一棵合欢树下，普拉达坐得略远一些，抛下他的钓丝。普拉达带来了一点药酱，素芭就替他调弄。我想，她一直坐在那里看着，热切地希望能给普拉达帮个很大的忙，真正对他

有些用处，用一切方法来证明她在世界上不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但是在这里实在无事可做。她就转而祈求“造物者”给她一种非凡的权力，用一个惊人的奇迹使得普拉达惊叫起来：“哎哟！我真没想到，我们的素会有这么大的本领！”

想想看！如果素芭是一个水神，她也许会从河里慢慢地漂浮出来，把蛇王头顶上的宝石送到渡头上。那时候，普拉达也许会放弃这没出息的钓鱼生活，跳到水晶宫里去，看见在那银宫的金床上的不是别人，正是小哑巴素芭，巴尼康达的孩子！是的，我们的素，这个珠光闪闪的宝城的国王的独生女。但也许不是，这是不可能的。并不是任何事情都真正是不可能的，只是素芭并没有诞生在帕他普的宫廷中，而是生在巴尼康达的家里，她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贡赛家的孩子大吃一惊。

她渐渐地长大了，渐渐地开始认识她自己。一种新的无法形容的意识，像海心的潮水一样，当月圆的时候，从她心中卷过。她看见了自己，询问着自己，但是得到的答案没有一个是她所能了解的。

有一次，在一个月圆的深夜，她慢慢地打开了门，羞怯地向外窥看。月圆时节的“大自然”，像寂寞的素芭一样，正在俯视着酣睡的大地。她的强壮的、青春的生命在她身上跳动；欢乐和悲哀充溢她的全身；她达到了她自己的无穷寂寞的边缘，甚至越过了这个边缘。她的心情沉重，而她说不出来！在这个沉默、忧伤的“母亲”的身边，站着一个沉默、忧

伤的女儿。

她的婚姻问题使她的父母十分担心和着急。人们责怪他们，甚至谈到要把他们撵走。巴尼康达是富裕的；他们一天吃两顿加哩鱼；因此他的仇人也不少。后来妇女们也来干涉了，巴尼康达出去了几天。不久他回来了，他说：“我们一定要到加尔各答去。”

他们准备到那生疏的地方去。素芭的心情像浓雾笼罩着的清晨一般沉重，她哭起来了。这些日子里累积起来的无名的恐怖，使她像一头沉默的畜生似的紧跟在她父母的身后。她的眼睛张得大大的，在他们的脸上搜索着，仿佛想探察出一点事情。但是他们没有说出一句话。有一个下午，普拉达正在钓鱼的时候，他笑起来：“素，他们到底给你找到新郎了，你就要出嫁了！你可别把我忘得干干净净呀！”接着他又专心钓鱼去了。就像一只受伤的母鹿眼睁睁地望着猎人一样，素芭在无言的痛苦中望着普拉达，好像说：“我得罪你了吗？”那一天她不再在她的树下坐着了。巴尼康达睡过了午觉，正在他卧房里抽烟，素芭在他脚边坐下来，凝视着他，突然放声大哭。巴尼康达想尽办法安慰她，他的脸上也沾满了泪痕。

他们决定明天到加尔各答去。素芭到牛棚里去和她童年的同伴道别。她用手掬食来喂它们；她拥抱它们的脖颈；她望着它们的脸，滚落下来的眼泪替她说了话。这一夜是十日的晚上。素芭走出她的屋子，扑倒在她亲爱的河边的草地上，她仿佛要伸臂抱住大地——她的强壮、沉默的母亲，她想：“别让我离开你，母亲。抱住我吧，就像我拥抱你一样，把我紧紧地抱住。”

有一天，在加尔各答她的家里，素芭的母亲给她加意地打扮了一番。她把她的头发扎上，用纱带结了起来，给她戴上首饰，想尽办法来破坏她天然的美。素芭的眼里充满了眼泪。她的母亲怕她把眼睛哭肿了，就狠狠地骂她，但是她的眼泪还是不断地流下来。新郎带着一位朋友来相亲。看到神人降临，来挑选献祭的牺牲的时候，她的父母忧惧得要发晕了。她母亲在把她送给相亲的人看以前，在房间里大声地教训她，使得她加倍地哭泣。那位大人对她细看了好一会之后，评定说：“还不错。”

他特别注意到她的眼泪，认为她一定有一颗温柔的心。他把这算做她的长处，就是说，这颗心现在为了离开父母而难过，以后一定也是一件有用的东西。像蚌珠一样，这孩子的眼泪只是增加了她的价值，他没有别的意见。

他们查过历书，在一个吉日举行了婚礼。把他们的哑女交给别人以后，素芭的父母就回家去了。感谢上天！他们今生的种姓来世的安全都有了保障！新郎在西方工作，婚后不久，他就把他的妻子带走了。

不到十天，人人都知道新娘是个哑巴！至少，如果有人不知道，那也不是她的过错，因为她没有欺骗任何人。她的眼睛把一切都告诉人家了，虽然没有人了解她。她望着每一个人的手，说不出话来；她怀念着那些从小熟识的面孔，那些能够了解一个哑妇的语言的人的面孔。在她沉默的心中，不断地发出无声的哭泣，只有“心灵的探索者”才听得见。

她的主人耳目并用，又做了一次仔细的考察，这一次他不只用眼睛，而且用耳朵来仔细地考察，他又娶了一个会说

话的妻子。

（《素芭》最初刊于《译文》1956年第9期）

《许 愿 的 夜 晚》

〔印度〕安利塔·波利坦著

早晨是我的希望的早晨
夜晚是我的许愿的夜晚。
我是我的土地的声音
今晚是许愿的夜晚。

从每一片叶子的气息里
送来我呼吸的芬芳。
从每一个玉米的颗粒里
我的肢体向外张望。
今晚是许愿的夜晚。

岁岁年年的强迫的奴役，
世世代代的暴力的驱策。
千辛万苦都经过了，但是现在
我的人民的粮食不再被掠夺了。
今晚是许愿的夜晚。

我弹掉我眼里的泪珠
我赶走我唇上的恳求
现在我自己正在调理，自己在治疗。
我自己要成为一个医士。
今晚是许愿的夜晚。

如今我夏天和秋天的收成微笑，
我的年月无顾忌地欢笑。
如今喜笑的还有六月的炎风，冬月的霜。
喜笑的还有清凉的雨季。
今晚是许愿的夜晚。

用我自己的手，我犁了地
用我自己的指头，我播了种
今天麦子是我的
稻子也是我的。
今晚是许愿的夜晚。

现在土地属于人民
人民属于土地。
今天煮一满锅吧，年轻的姑娘
让面锅一直满到边缘。
今晚是许愿的夜晚。

《我 写 歌》

〔印度〕安利塔·波利坦著

我的爱披着许多幻梦的轻纱
在七重天上遍寻你的门槛。
受了重墙、叠壁和远道的阻拦
而且没有权利说出：
生命即是生存的理由。

我写歌

在终身的渴望中隐藏着忧伤的秘密。
也许有一天我能够形之于言词
但愿我的声音是为千万人说话。
让他们的秘密存在我的忧伤的秘密里。

我的爱没有满足。就让它这样吧。
就这样，它也许能传达我的信息。

呵，我的歌！为我的爱还债吧。

让你的每一行字替一切人说话。
呵，我的爱的火焰！照亮这墨黑的夜吧，
呵，我的血的诗歌！改变暴力的法律吧。
不让一个人的荣誉和爱情被买来卖去。
不让战争来困扰农民。
不让成长中的青春受到践踏。
不让烈火燃烧大地和天空。
不让一个人毒害乳白的谷粒。
不让一个人重述屠杀的故事。
不让“美”在市场上被拍卖。

忧伤向我的笔力挑战。
我写歌
为的是使后人不须再写
忧伤的诗歌。

《 一 封 信 》

〔印度〕安利塔·波利坦著

一夜无眠，想念着你，
幻想出许多乐园。

夜向我洒着祝福。
夜实践了你对我的应许。

梦像鸟群般飞过
我嘴唇吮饮着你呼吸的芬芳。

墙太高了，
看不到一点光明。

夜以梦为游戏
再也没有告诉我什么

我的每一首歌都是写给你的信，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连一行字你也没有收到。

译后记 安利塔·波利坦 (Amrita Pritam) 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生于印度的古吉郎瓦拉城——这地方现在划归巴基斯坦。她是一位很有名的学者的独女，从十几岁起就开始写诗，接着又给一个月刊当了两年的编辑。

她的作品，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样的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她替印度全国人民说出了他们心中的痛苦和希望。在她的诗里，特别强调“人民属于土地，土地属于人民”。她反对暴力，反对战争。她是一个继承印度的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的年轻诗人。

她的作品有十四本诗集、四本小说、三本短篇小说集。她是用旁遮普文写作的。她的作品曾被译成其他七种印度语言。

这里发表的三首诗是从作者本人寄来的英译文打字稿译出的。第一首的英译者是马祖维 (P . Machwe)，后两首是拉兹维 (R . Razvi)。

(以上三首译诗最初刊于《译文》1956年12月号。)

给国外华侨小朋友的一封信

亲爱的小朋友们：

每年这个时候，当祖国的首都大道两旁的长长的杨柳叶子，在晴秋的微风中摇曳；三三两两的穿着新衣服，带着红领巾的小朋友并肩携手、说说笑笑、蹦蹦跳跳地背着书包，走出家门，又开始学校生活的时候，我就会格外地，极其亲切地想到你们。

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好吗？身体健康吗？暑期生活过得怎样？你们的父母和教师们都好吗？

你们这些人中，有不少是我见过的。在日本，在印度，在缅甸……在欢迎和欢送我们的人群中，在你们自己的学校里，我常常首先看到你们，圆圆的充满着快乐微笑的小脸，闪射着兴奋的光辉的大黑眼睛，你们向着从祖国来的亲人们，围拥了过来，羞涩而热烈地把鲜花送到我们的手里；你们为我们唱着祖国流行的歌曲，表演着祖国和本地的舞蹈。当你们对我们叙说祖国的建设情况，和国内小朋友的日常生活的時候，你们是那么安静，又那么兴奋，眼睛睁得大大地，不时地互相点头耳语，又发出快乐的笑声。当你们听到高兴的时节，清脆的掌声，又会像爆竹似的爆发了出来！你们这些热

爱祖国的孩子，你们是多么以崭新的可爱的祖国而自豪！

小朋友们，我们是应该自豪的，你们的父母之邦，我们的祖国，真是可爱得不能以言语形容！在这个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纵横罗布着雄伟美丽的山川，居住着六万万聪明勇敢的人民。七年以来，我们在旧社会的废墟上进行着全国人民的大建设；从停滞和落后转到飞跃的前进。在这伟大的时代里，什么地方都在改变，什么东西都在新生。不必说全国各个角落，就是北京城郊，就像是一处一望无际的大工地，到处是矗立的搭架，到处堆积着一节一节的大水管，还有砖瓦木石……到处流荡着挑土掘地的工人弟兄们的笑声，和压地机的突突隆隆的响声。几天不见，街道、桥梁、建筑就完全变了样。

我的大部分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那时我们所看到的是尘土飞扬的街道，灰小污秽的胡同，荒芜满目的天安门，薨瓦上长满了蔓草的故宫，一年一年地把北京变成一座“旧都”！每一想起，都使我充满了悲哀和愤怒。像今天北京这种日新月异的建设速度，若不是人民当家作主是永远做不到的！

因此，我一看见北京街上的孩子，我就羡慕他们正在享受着童年时代所不敢梦想的幸福。他们有自己的少年宫、游泳池、图书馆、书店……还有自己的游船和发电厂！

他们是北京这座大花园里欣欣向荣的花朵。全国各地的花园里也到处都充满了欣欣向荣的花朵。

小朋友，这花园是我们大家的，我们欢迎你们回来，欢迎你们回来看看，就像你们的父母师长中间，有人曾回来参观一样。

从废墟到花园这一段清理建设，是经过一段极其艰苦的斗争过程的。有千千万万的爱国先烈，为这座花园流过许许多多血汗，我们一定要同心协力地来保卫它。

在祖国明亮的天空以外，世界上还有阴暗的角落。战争的阴影，也还在威胁着在和平环境里建设幸福生活的人们。世界上也还有一小撮幸灾乐祸的战争贩子，要以世界上亿万的爱好的和平的人民的生命和幸福，来换取他们自己的穷奢极欲的享受。

这些战争贩子，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已经觉悟了，站起来了，从世界各地涌起了“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呼声，在你们的居住地上，也正在响着这正义的声浪，这声浪和影响一天一天的扩大，终要达到世界的四边。人类是会给自己创造幸福、快乐、自由、平等的世界的，和平是要胜利的！

小朋友，在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工作中，我们是要尽自己一份责任的，我们要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小朋友们，紧紧地携起手来，为建立一个团结友爱，和平幸福的大花园，贡献出自己一切的力量。

这信到达你们手边的时候，已是祖国的国庆日了。在天安门前的礼炮声中，我将遥祝亲爱的小朋友们的健康和幸福。在万人如海、旗帜如林的热烈盛况中，我将忆念着你们，我的心将和小孩子们放起的彩色的气球和雪白的鸽子一样，飞到遥远的天边，和你们怀念祖国的心，合在一起！

再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你们的热情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六年国庆节前夕于北京

(本篇曾收入散文集《归来以后》。)

一个埃及的引水员

怀着火热的心，
伸出发汗的手，
扶着冰冷的栏杆，
大踏步地往“桥”上走。

正了正帽檐，
爽朗地笑，
朝阳下，苏伊士河水
银鳞般眼前照耀。

“十二万埃及人的尸骨在河底沉，
十二万埃及人的血汗在河里漂，
八十年来，这一条灰灰的河上
不知奴役了我们多少的同胞！

“如今，我们把命运
抓在自己的手里，
去你的吧，帝国主义的引水员

我们七十个人，还要把
船儿不停地航行到底！

“冲过秋冬的雾，
迎着五月的风，
我们还要把航程，
缩短它几点钟！

“帝国主义者不要做梦！
罪恶的掠夺必定告终。
埃及人民站起来了，
不让海盗们仍旧称雄。

“和我们一起站在‘桥’上的，
还有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民，
我们有磐石般坚固的信念，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6年11月11日。）

勇敢地向前吧，埃及的弟兄姐妹们

在我很小的时候，埃及，对于我是一个很陌生很模糊的名字。

我曾在一个雪茄烟盒上的一幅画上，看到了埃及：远近几座尖尖的金字塔，一座人面兽身的大像，稀稀的一行椰子树，一个裹着头巾穿着长袍的埃及人，牵着一串骆驼，在沙漠地上，缓缓行进。

以后，我又在一本“林译”的小说里，看到了埃及。那是“埃及金塔剖尸记”。内容记不清楚了，如今回忆起来，脑海里却涌现了阴森的古洞，扑鼻的霉气，朽腐的书页，惨淡飘忽的烛光，照着金叶裹着的三千年前的艳尸！

以后，我又看到了一尊大塑像；一个侧卧的巨人，象征着尼罗河，他斜倚在人面兽身像的背上，身上脚边，站着爬着许多赤裸欢笑的孩子，那是象征着埃及和她的邻国的人民，在尼罗河的灌溉养育之下，过着快乐丰收的日子。

我的心目中，模糊地觉着埃及是一个古老的、有高度文化的、得天独厚的国家，和中国一样。

直到后来——说起来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的一个学习航海的弟弟，跟着英国的商船到处飘游，每年回家一次。他

对我谈起大西洋、地中海、红海，也谈到苏伊士运河。那是用埃及人民生命和血汗换来的，给帝国殖民主义者使用的一条运河！每次船一靠岸，日红似火，码头上就来了许多埃及搬运工人，赤裸的背上，带着鞭痕和汗渍，低着头，弯着身，背着巨大的麻包或木箱，在跳板上疲缓地上下走着。船栏上倚站着观看的，有赤膊短裤的殖民主义者，露着胸前臂上茸茸的黄毛，傲慢地笑着，向水面扔着烟头……他说：“我是个监督卸货的人员，但是我对这些码头工人，竟不能有一点同情的表示，因为我也是一个黄皮肤的孩子，也是被欺凌受压迫的对象……”他突然停住了，咬住下唇，转过头去，他不愿对关怀他的姐姐，细诉他在海外身受的压迫和欺凌！

我心中雪亮了！埃及不但是和中国一样，是古老的、有高度文化的、得天独厚的国家，也和中国一样，是受帝国主义者欺凌压迫的国家。殖民主义者描画中国的时候，不也是画着一条曲折的高耸的长城，城边走着一串的骆驼么？描画中国的书里，不也是写着骄奢无能的慈禧太后，和胆敢抵抗他们的“拳匪”么？他们所虎视眈眈而且已经在染指的不就是我们长达几千里，养育着我们亿万人民的扬子江、黄河么？

受压迫的埃及人民，就是我们自己的兄弟，我们和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帝国殖民主义者！

当我在报纸上看到埃及纳赛尔总统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正在兴奋欢喜的时候，收到了我的那个海员弟弟的一封信，他说：“姐姐！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了，这是一件大事！我真是为站起来的埃及人民高兴。”

但是，我们也都料到，争取民族独立的路上，不会是平坦的，“利令智昏”的帝国主义者从来不肯放过一个自掘坟墓的机会，这已成了一个铁的规律！

果然英法帝国主义者，在全世界人民同情埃及，一百天来，百计俱穷之后，忍不住剑拔弩张，赤裸裸地伸出侵略的魔手了！

我们英勇的两千三百万的埃及兄弟姐妹，已经慷慨激昂地抬起头挺着胸，冒着敌人的炮火，走向正义的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最前线了！

英勇的埃及兄弟姐妹们，勇敢地向前吧！你们听见在你们后面的中国人民的怒吼么？亚非人民的怒吼么？世界人民的怒吼么？英法殖民主义者，虽然有优越的炮火，也不能攻倒世界上亿万人民为正义事业奋斗的保卫和平的意志和决心！

自从英法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以色列侵略你们的那一天起，中国的土地上到处卷起怒潮般的愤激的谴责侵略者的声音，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更超山越海地飞向埃及的人民，在机关、工厂、学校、家庭……每一群人，每一个人都在讨论、思索，看如何在自己的岗位上，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支援埃及兄弟姐妹们的神圣斗争。我们是英法帝国主义魔爪下的创巨痛深的过来人，我们为着自己，为着你们，为着保卫世界的永久和平，我们尤其坚决地要和你们并肩奋斗到底！

我整天守在收音机旁，听着你们英勇斗争的消息，如今在“保卫苏伊士，就是保卫和平”的歌声中，我结束了这篇短文。勇敢地前进吧，埃及的兄弟姐妹们，现在不是一百年

前帝国主义任意横行的时代了！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已经先后地站起来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努力挖深自己的坟墓，让我们围拥上前，给他们唱响彻云霄的挽歌吧！

一九五六，十一，五，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6年11月15日第21期。）

《先知》前记

在划时代的万隆会议召开以后，同受过殖民主义者剥削压迫的亚非国家的亿万人民，在民族独立的旗帜下，空前地团结了，亚非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也逐渐频繁起来，就在这时，我们中国人民也逐渐熟悉了一个中东的文明古国——叙利亚。

在英，法，以侵略埃及的战火中，和埃及人民血肉相连的叙利亚人民，奋不顾身地站上了支援埃及反抗侵略的最前线。我们尊敬他们，羡慕他们，我们更愿意多知道他们生活思想中的一切。

我忆起了二十七年前我译过叙利亚诗人凯罗·纪伯伦的一本散文诗——《先知》。这本诗在二十余年前就深深地吸引了我！它的文字的流利清新，说理的精深透彻，充满了东方哲人的气息。尤其在：“论爱”，“论婚姻”，“论孩子”，“论工作”，“论法律”诸节，都有极其精辟的警句，使人百读不厌。

读了叙利亚文学里这么精彩的一鳞一爪，使我感到我们对于叙利亚的文学，真是知道得太少了！（这本诗因为作者是用英文写的，我才看得懂。）我衷心地希望我们中国通晓阿拉伯文字的学者，能多给我们介绍些优美的叙利亚和中东各国

的文学，更希望多有青年人去学习阿拉伯文字，将来可以大量地有系统地把阿拉伯文学介绍过来。这工作对于人民间的团结和互相学习，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先知》原书在抗战期间丢失了，不能再好好地校阅一遍，这是我所引为深憾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出版这本诗，因写前记如上。

20，11，1956，北京

1957 年

小 桔 灯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

了，她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登、登、登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桔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叩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作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桔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

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桔皮里掏出一瓢一瓢的桔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桔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桔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桔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

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

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少年报》1957年1月31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作家出版社1980年4月初版。）

一个渔村女教师

——介绍日本小说《二十四颗眼珠》

《二十四颗眼珠》是日本进步女作家壶井荣写的一本反战的小说。她通过一个很普通很年轻的渔村女教师——大石久子二十年中的经历，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多大的灾害。这本小说的好处是作者抓住了人人熟悉的日常生活，极其动人地、细腻地描写出在一个小小的渔村里，小学一年级十二个男女学生，在日本统治阶级发动战争期间的悲惨遭遇。使我们触目惊心看到了在日本国土上，卷在侵略战争的浊流里，流离痛苦的广大人民；使我们对于战后还在过着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生活的日本人民，起了无限的同情与关怀。

我自己小的时候，曾看过几部日本的鼓吹侵略战争的小说，里面赞扬“武士道”，歌颂“大和魂”，里面的日本军人个个“忠君爱国”，个个“视死如归”。正在受着日本军国主义者欺凌压迫的中国青年，在忧愤填胸之中，受了这些小说的蒙蔽，很容易认为日本兵士，个个都是死心塌地地替他们的统治阶级当炮灰，甘心情愿地作帝国侵略的工具。我们不了解他们的心理实况，因此我们任何时候，看见了红帽箍的

日本兵士，永远起一种极强烈的反感。当我战后到了日本，接触了一般的日本人民，看到了他们痛苦的生活，和他们素朴善良的本质，看到了他们不但和我们一样受到了他们统治阶级的压迫，而且更痛苦地受到了他们的欺骗。我痛恨那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压迫欺骗人民的鼓吹战争的文学！而《二十四颗眼珠》，却是叫出日本人民内心的痛苦，揭露日本统治阶级的罪恶的一本小说。它把日本人民在战争前后所受的欺骗和痛苦，以及日本青年如何万般无奈地走上战场，日本少年“为着能尽量地吃赤豆糕，所以就去当航空兵”，嘴上唱着：“……穿上七颗扣的军装，落樱般视死如归……”等等事实，赤裸裸地告诉我们：“落樱般视死如归”原来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唱出来的！这里面有多少母亲和教师们的眼泪呵！

热爱生活，热爱儿童的大石久子，在她年轻的时候，穿着改制的西装，骑着如飞的自行车，每天来回走三十二里，到一个小小的岬角村去上课。她热爱她的一年级班上的十二个男女学生；她尊敬地称他们为“君”，她亲热地唤着他们的外号，她熟悉他们的家庭状况，天真朴素的渔村孩子，更是无微不至地敬爱着她。当她伤脚休息的时候，这十二个小孩子，瞒着家人，忍着饥饿与劳累，走到他们从未去过的十六里外的“一棵松”去探望她。他们在一起照了一张相片。这些孩子的同时出走，引起了父母们的担心，但当他们安全地回来，父母们不但没有责备他们，而且哈哈大笑，“对大石老师的敬爱更加提高了。”

但是，好景不常，这时日本统治阶级的侵略的魔爪，已从密云中伸了出来。“山雨欲来风满楼”，当大石老师在“本

校”又作她的学生们五年级时代的级任的时候，情形是每况愈下了！统治阶级在加紧地征兵，和迫害进步分子，人民生活也更加穷苦了。女生中的松江，迫着“梳着日本式的发髻，穿了和服”在一个饭馆里当了女侍，另一个女生琴江，去当了保姆，“不久得了肺病；骨瘦如柴地一个人躺在堆东西的小屋里”，以后就死去了。又一个女生“富士子被她父母卖给别人了，就像家具和衣服一样……”男孩子们都要被征去当兵了。大石久子痛苦地决定辞职，她告诉母亲说：“辞了开点心铺也比这好，每天每天地都是忠君爱国，真腻死人了。”同时，教务主任也警告她：“大家都在说大石老师是共产党呢，要是不小心……”大石老师离开了，没有人“特别的挽留”，“可能是由于学生们太喜欢她”！

她作为一个船员妻子的八年中，“中日战争爆发了，日德意三国缔结了防共协定，以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名义而实施的运动，使日本人民感到连在说梦话的时候，也不敢谈论国事了。”但是当她看见自己的五个男学生去参加征兵检查的时候，她想：“假使说在前面等待着这可爱的背影的，依然还是战争的话，那么人又为什么要生育和爱抚儿女呢？人们为什么不悲悯那些被炮火夺去的生命呢？为什么不去制止这种情形呢？”她终于在送别这些暗怀着悲哀的青年人的时候，低声说出：“可别光荣牺牲，千万要活着回来。”但是最后这五个人之中，只有两个回来，其中还有一个瞎子！

十八年以后，“虽然过着非人的生活，也要活下去”的大石老师，又回到岬角村来教学了。离职十三年中间的痛苦生活：累死了老病的母亲，牺牲了带病上船服役的丈夫，病死

了因着饥饿而吃青柿子，得了急性肠炎的女儿——八津。母亲死了，请不到念经的和尚；丈夫死了，只得到一块“战死”的木牌；女儿死了，却连棺材也得用旧木柜来改做，祭品只是家种的南瓜……这一切，使得大石老师“显得苍老，连白发也有了……要是腰再一弯，就完全是老太太了。”

“身体这样衰弱，而又这样劳累的她，这次得以再去教书”，还是全仗她的一个女学生早苗的暗中尽力帮忙，大石老师“困窘到连一件能穿来上课的衣服都没有”，也勉强地由她的大儿子大吉，划船送她每天去到岬角村去当一个“助教”。当她重见这荒凉的渔村，穿着破烂衣服的孩子，古老的校舍的时候，她的眼泪就流个不停了。她对她的一个女学生美佐子说：“没有来这里以前，觉得自己还和从前那样有精神，可是来了一看，总使我掉眼泪，掉眼泪，尽想着一些叫人掉眼泪的事……”从一个活泼快乐，西装骑车，风一般地掠过，被人称作“摩登女郎”的女教师，十八年后却颓唐衰老，泪不停挥，得了个“哭鬼老师”的绰号，这种改变，在日本恐怕不止大石久子一个人吧！

小说的末段，作者安排了两个悲惨动人的场面：大石老师同她的女学生美佐子，去上另一个女学生琴江的坟，她看到军人公墓，公墓依着甲午、日俄、中日战争的次序，前面立着许多石碑，有的已经朽烂了，有的已经倒了下来。在这中间，仁太，竹一，和正等几个学生的还是新近树立的。混乱的社会情况也表现在这里，这些被夺去的无辜的年轻生命的墓前，人们甚至连鲜花也忘了……立着木牌的是新的军人墓……现在人们在生活中，连做一块石碑送到这里来聊以自

慰的力量也没有了。这不过是日本国土的一小角，一个小小的岬角村，但已使人毛骨森然地看到几十年来为日本统治阶级充当炮灰的许许多多“无辜的年轻生命”的收场，而到了最后，这些新的“无辜的年轻生命”的父母，是被压榨得连给儿子墓上立石碑的力量都没有了。我们看到这里，能够不悲愤地对日本人民献上万分的同情么？

最后，死生流转之余，五个女生，两个男生在海边的水月楼，给大石老师开了个欢迎会。学生们虽然还是强作欢笑，说“都像从前当一年级生时那样”。但是大石老师在一阵笑声中，却总是含着泪。当这些学生传观着他们当年在“一棵松”照的相片的时候，传到瞎眼的矶吉手里，他笑着说：“眼珠没有了……可是这种照片我倒看得见……。”他用食指指着相片上一个个并排站着的同学，但是他指偏了，大石老师用清脆的声音说，“对，对！是这样，一点也不错。”而她的脸上却流着一行行的眼泪。大家都鸦雀无声。这时，带醉的两个女生，唱着唱着歌，忽然接着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了。

这是一本平谈，亲切，渗透人心的小说，得到了日本人民，尤其是母亲和教师的共鸣。它之所以能盛销一时而且被摄成电影，是有很好的理由的。如今在日本各地风起云涌的“母亲与教师协会”，在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上，作出了许多贡献，如赞助禁止原子弹氢弹，反对扩大美国军事基地等等，我认为这本书在促进这个运动上，是起了它的作用的。

1956 年《儿童文学选》序言

这是我们的第二本儿童文学选集。分类还是依照从前的，每种体裁内作品的排列，是以发表或出版的先后为序。

在今年的小说创作里，反映历史斗争的作品，比较地多了一些。显然地是作者们在选题的时候，他们自己过去所参加的惊天动地的革命斗争中，有些和大人人们在一起奋斗的孩子，为着解放祖国保卫祖国，贡献出细小的身躯里最大的力量，他们所表现的坚强勇敢的气概，给作者以极深刻、极生动、极鲜明的印象。故事的一切背景，对于作者也是熟悉亲切的。因此他能在回忆的激动里，很快很顺利地把它写了下来。这种描写“自己熟悉的人物”的作法，我认为是对的。这集里选进了杨朔的《雪花飘飘》和王路遥的《小星星》等八篇。还有长些的，如孙肖平的《我们一家人》和郭墟的《接关系》，因为篇幅关系，没能够编进去。

反映学校、学生、少先队的生活的作品，比去年少些了，但却有内容比较新颖的，如陈炎荣的《省城来的新同学》。这里描写一个城市的孩子，跑到乡村学校来上学，她和她的同学们，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长大的城市和乡村的孩子，以好奇的眼光互相窥探，从乡村同学的“恶作剧”开始，发展成

城市和乡村孩子的互相喜爱，生活知识上的互相补充，在新事物的认识和应用上的互相帮助。这种从学校生活的特殊方面来选题取材，比停留在“拾物不昧”、“由吵架到团结”、“由捣乱到守纪律”的那种概念化、公式化、孩子们看了开头就猜着结尾的东西强得多。

反映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作品，也不算多。这里选了王汶石的《少年突击手》和王福慧的《社里的孩子》，是比较活泼可喜的。反映工业建设的几乎没有，通过儿童生活来表现工厂、矿山等方面社会主义建设等情况，还有待于作者的努力。同时描写广泛的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却加多了，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现象！这里选进了杲向真的《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和王若望的《阿福寻宝记》等九篇。秦牧的《回国》反映了华侨儿童在海外的生活，和他们对于祖国的向往和热爱。梁学政的《在台湾一个五月的夜里》是描写在蒋集团统治下台湾小同胞的悲惨生活。这两篇是更会引起在祖国光明的环境中过着幸福生活的儿童对于华侨和台湾儿童的同情和关怀。季康的《蒙帕在幻想》是描写一个瑶族的少年，在幻想过当猎人、当解放军、当画家之后，选择了农业，要“改变我们家乡那种落后的生产方法”。这篇仍是汉族作家写的。我们的许多兄弟民族，都有和汉族同胞一样但更黑暗的过去，又有和汉族同胞一样有着光明幸福的现在与将来。他们有许多许多美丽而充满了人民性的生活斗争的传说和故事。我们希望多有兄弟民族作家，替全国的儿童们写出和他们的歌舞一样地丰富多彩的儿童文学。

总起来说，小说部分里反映历史斗争的作品多，反映现

实的作品少，虽然有它的原因，但不能不说是个缺点。我们希望作家们能够深入下去，使得自己对于目前现实的人物背景，也能和历史斗争的人物背景一样的亲切熟悉，那写起来也会很好的。

今年的散文，数量虽然不多，而内容却更清新活泼了！菡子的《五颗小小的心》，简洁精练，就像她所描写的五个小孩一样的天真、可爱。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朋友》娓娓地写来，不但生动地描写了几个可爱的小动物，背后还衬托着解放前劳动人民穷苦的生活，和作者童年从他们学来的对于压迫者的反抗。叶圣陶的《一个少年的笔记》，我们只能选到他已发表的一小部分。黄秋云的《高士其伯伯的故事》，写得很好。高士其同志是儿童们熟识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们对于他的童年和他一生的斗争事迹，是极感兴趣的。这类的传记，无疑地对于儿童高尚人格的形成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欢迎作家们多写点儿童所敬爱的历史上或是近代人物的传记。江山野的《贝斯特洛夫和他的父亲》，从家庭休假的背景中，写出中苏人民亲如家人的友谊，和一个永远活泼，不停劳动的老人的形象，是很别致而生动的。

在诗歌的园地里，产量是最高的。我们选了十一位作者的诗。这里面有袁鹰的表现国际主义同情友爱精神的《在美国，有一个孩子被人杀死了》，和柯岩的最被读者喜爱的《小兵的故事》等篇。百蒸的《妈妈！放开手罢》表现了孩子的独立自主的要求，是比较别致的一篇。《营地哨岗》是少年自己的作品，作者刘君长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还是一个中学生。

剧本的数量仍然不多，质量也有问题，最突出的是题材

的狭窄。除了童话剧以外，大部分是写少先队的活动，似乎少年儿童剧本，一定要儿童演给儿童看的！此外，剧本的“戏剧性”很差，人为的冲突比较明显，看去使人觉得很勉强，不自然。儿童剧作者还要格外地努力钻研这种文学体裁的特征，和特殊的艺术技巧，因为舞台上的效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里选了梁彦、熊塞声的《巧媳妇》，姚易非、陈友罕的《小公鸡》，李钦的《姐姐》，容曜的《妈妈在你身旁》，和柏叶的《金苹果》。

科学文艺的作者中，今年添了一位迟叔昌。他把科学知识极有风趣地融合在幻想的故事里，很引人入胜。我们选了他和于止合写的一篇《割掉鼻子的大象》。科学文艺作品是极受儿童欢迎而应该提倡的，我们希望这支队伍不断的扩大。

童话的题材，比去年宽阔了些。邓十蹀的《活矿工和死把头》，是流传在阜新矿区的传说。我们相信跟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队伍而深入到祖国各个角落的作者们，一定还会发掘出许多关于我国各族人民生活斗争的童话材料，来丰富这个领域的内容。这里选进的童话有葛翠琳的《雪梨树》，吴梦起的《小雁归队》等三篇。童话诗有李鲤的《神仙山》，张永枚的《神笔之歌》等六篇。

至于儿童们还迫切需要的好的惊险小说、寓言和游记，还选不出来。在这几种体裁上努力的作家，还是太少，是我们目前最大的缺憾！

从头再看一遍今年选集的目录，我们觉得今年的儿童文学作品，无论从题材的宽阔性和描写的深刻性来说，都比去

年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从儿童文学这个宽广的领域来看——它除了自己特有的“童话”以外，还几乎包括一切的文学体裁，作者尽可以自由应用——我们对于目前儿童文学的质和量，都还是不能满意的。

但是，从头看看作品下面的作者名字，我们高兴地发现这些名字中有近半数不是儿童文学文坛上所熟悉的人物，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新涌现出来的业余儿童文学作者，这个情况说明儿童文学前途是充满了蓬勃的气象，非常使人乐观的！同时，这种情况也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帮助和注意青年业余作者，在儿童文学领域内，比其他方面尤为重要。

去年十月，创作委员会曾发出一些信函，请求读者和作者提出在阅读或创作儿童文学中所遇到的问题。在我们所收到的几十封回信中，大多数都提到现在的儿童文学作品题材窄、概念化、公式化，以说教代替形象感染，人物没有性格等等。其次就是缺乏文字的技巧、语言太晦涩、不简练、不美等等。

我们觉得这些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儿童文学的作者有两种，一种是有创作经验和文学修养的老作家，或者经常能写些东西的作者，他们为着“赶任务”或者以为写儿童文学，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以不必从深入生活出发，可以不劳而获。他们抓住一个教育上的问题，预先画下了框子，然后去到儿童多的地方，比如和少先队过几次队日，到小学校或幼儿园去“生活”几天，观察了孩子们的警戒矜持的表面的现象，听取了教师们谈的几件突出的自己没有看过的事实，

就拼凑一段有“矛盾”有“转变”的故事，再引伸出一些教训。这种作品，不可避免地就会枯燥、生硬，“人物没有性格”，“以说教代替感染”！

写惯了以大人为阅读对象的作者，在客串地写儿童文学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忘了我们面对的不是低头凝注的成人，而是睁着灵活的大眼，带着紧张的笑容，唯恐从你嘴边漏掉一个字的孩子。我们不熟悉儿童的生活，不懂得儿童的心理，不照顾儿童的特征，不会向鲁迅先生学习：努力写出“比做古文还难”、“不用难字”、用“比较容易懂的话”的作品，结果作品中人物嘴里所说的都是那些“小大人”或“大小人”式的呆板晦涩的话！

儿童文学作者的另一种，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的，是生活在儿童当中，但是文学素养比较差的青年。这些作者熟悉儿童的生活，在选材上，当然是“近水楼台”，但是他们的文学素养差，看到了可写的现象，却抓不住突出的艺术的特点，抓住了突出的特点，又缺乏描写的技巧。他们因此很苦恼，他们常向老作家要求指示写作成功的秘诀。

我们认为任何一种劳动的成功，都不是不劳而获的！都得有一段很艰苦的学习锻炼的过程。我们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向老作家学习，向世界上的文学巨匠学习，广泛地读，细细地读！不断地写，好好地写；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急于发表，等到我们写到“得心应手”的时候，我们才算是开始走上创作的道路。

此外，我们认为一个儿童文学作者，除了和一般文学的作者一样，必须有很高的思想水平、艺术水平之外，他还必

须有一颗“童心”。

所谓“童心”，就是儿童的心理特征。“童心”不只是天真活泼而已，这里还包括有：强烈的正义感——因此儿童不能容忍原谅人们说谎作伪；深厚的同情心——因此儿童看到被压迫损害的人和物，都会发出不平的呼声，落下伤心的眼泪；以及他们对于比自己能力高、年纪大、经验多的人的羡慕和钦佩——因此他们崇拜名人英雄，模仿父母师长兄姐的言行。他们热爱生活；喜欢集体活动；喜爱一切美丽、新奇、活动的东西，也爱看灿烂的颜色，爱听谐美的声音。他们对于新事物充满着好奇心，勇于尝试，不怕危险……。

针对着这些心理特点，我们就要学会用他们所熟悉，能接受、能欣赏的语言，给他们写出能激发他们的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散文和小说；写出有生活趣味，能引起他们钦慕仿效的伟大人物的传记；以及美丽动人的童话，琅琅上口的诗歌，和使他们增加知识活泼心灵的游记，惊险故事，和科学文艺作品。我们求得的效果是：我们的小读者对我们的作品，感到兴趣，觉得新鲜，直到爱不忍释地把它读完，把书合上之后，书中的背景，在他脑中还是一幅幅的鲜明的图画，书中的人物，在他脑中是一个个站起来的活人。小读者们自己独在的时候，不断地思索着它，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热烈地谈论着它，整个故事使他们感激奋发，快乐也好，伤心也好，其影响是使他们成为一个更诚实，更勇敢，更活泼，更健壮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人。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的“少年儿童文学作品全国评奖大

会”为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开辟了一大片的土地；一九五五年九月人民日报《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好像在这片土地上进行了深耕；一九五六年六月，党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又好像在这片大地下了一番透雨。举目四望，我们看见了到处油然的新绿！从《中国少年报》和《少年文艺》去年联合征文的四万个应征者的人数看来，在儿童文学创作上作努力的尝试的人真是不少，虽然质量还差。我们希望青年作家们，继续努力去深入熟悉我们的对象——新中国的少年儿童；熟悉我们现实的生活——我们祖国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的蓬勃热烈的情况。好好学习，深深钻研，多多写作。积累的经验多了，就有进步。同时，只要写的人多了，我们就可以从量中求质，明年的选集，一定会比今年的更丰富一些。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1956《儿童文学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 6 月初版。）

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

看了《昨天人们手上的凤凰》这篇报道，使我难过了好几个日夜！这还不过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我们的周围还有许许多多儿童，在不健康的环境中生长着，这是应该引起我们大家广泛地彻底地注意和讨论的时候了。

前年夏天，我到瑞士参加世界母亲大会，看到高悬的巨幅的“我们孕育了生命，我们就要保卫生命”的标语的时候，受了极大的感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于儿童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得做父母的人充分地得到了各方面的督促和合作。我们的孩子从消极方面看不到黄色的电影和书画，积极方面有了宽广的活动场所，老师，辅导员也比以前更注意儿童的品德教育……我们可以骄傲地对全世界的母亲说：我们在保卫孩子，我们的孩子有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生长条件。但是，六亿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究竟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事业，许多困难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如哺乳母亲的工作时间问题，小学二部制问题，住宅问题等等，都与儿童心身的发育有关。这就向我们提出：我们不仅要保卫孩子在和平的环境中成长，还应该考虑在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如何教育好孩子。家庭、

学校、社会是教育儿童的三个重要方面。家庭，责无旁贷地有特殊的责任。

我们称孩子为父母的“爱情的结晶”，仿佛男女两方面由恋爱而结婚，自然而然地生了孩子，孩子是我们恋爱的“后果”而不是“前提”。但是，实际上，恋爱之所以必须有婚姻，除了男女两方因为“情投意合”、“志同道合”，希望长期共处之外，我们还要为我们“爱情的结晶”准备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让他在我们的协力爱护之下，欣欣向荣地生长起来，所以我们“保卫儿童”的工作，应该是在谈恋爱的时期就开始的。我们要考虑恋爱的对象，在身体健康上，在道德品质上，在生活习惯上……是否可以做我们孩子的父亲或母亲？在准备做父母的时候，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年龄身体、时间精神、经济能力，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孩子来临的条件？条件具备了，我们还要有计划地生育，比方说：我们要几个孩子？这个孩子之间，要相隔几年？孩子要来了，我们对于他的衣、食、住、行的照管上，有多少知识，有什么准备？而在这些复杂细致的问题上，我们常常不能掌握得很好，因此我们的孩子常常寒暖不调，饮食失时，睡眠不足……造成他们身体上的病痛，精神上的紧张。在我们自己工作的日子里，我们把他们“完全地”交给家里的老人，交给保姆，交给保育员；等到周末或是假期，我们就抱着拉着他们，去到街上的商店食堂，去赴各种的文娱晚会，我们勉强他们拖着疲乏的小腿，睁着困倦的眼睛，跟着我们在拥挤嘈杂的环境中，度过他们应当安静休息的下午或夜晚。我们不宝贵和他们同在的时间。我们不细心考虑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们不懂得和学校、社会团

体协商配合，防止他们参加成人的群众性的集会。我们把他们当作玩物，当作装饰品，指点评论，包围哄笑，使得他们兴奋疲倦，而喜怒无常，笑啼间作。我们不晓得“以身作则”，我们不爱劳动，不注意公共卫生，不爱护公共财物，我们吵架拌嘴，我们说谎骂人……小孩子的心眼，像明镜一般，一切都看在眼里，印在脑里，等到有一天，他们把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言行，在他们的言行中反映出来的时候，我们却大吃一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痛苦是我们应得的还报！

有人把孩子比做一架极其精密敏感的仪器，把父母比做技术工人，这说明培养儿童不但辛苦紧张，而且需要无限的细心和忍耐。但是任何一对热爱祖国热爱儿童的父母都承认：只要我们在孩子身上尽到了心，我们从孩子身上得来的快乐，是足以补偿我们的辛苦而有余的。当我们看到像鲜花一般的挺秀明净的孩子躺在怀里，站在面前，我们不感到快乐么？当老师和辅导员们夸奖孩子学习好，工作好的时候，我们不感到安慰么？当我们没有辜负祖国的付托，把一个健康、活泼、诚实、勇敢的青年，送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队伍的时候，我们不感到愉快轻松么？这真是“大事一肩，双手交卸”了呵！

然而，我们做父母的义务和权利都是交卸不了的！只要我们在孩子身上用尽了心，孩子们也要在我们身上用心的，他们还要回来向我们汇报工作的成绩，听取我们的意见，参加他们所熟悉的，我们的温暖快乐的家庭生活，而且，他们也要和我们讨论：“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

观 舞 记

——献给印度舞蹈家卡拉玛姐妹

我应当怎样地来形容印度卡拉玛姐妹的舞蹈？

假如我是个诗人，我就要写出一首长诗，来描绘她们的变幻多姿的旋舞。

假如我是个画家，我就要用各种的彩色，渲点出她们的清扬的眉宇，和绚丽的服装。

假如我是个作曲家，我就要用音符来传达出她们轻捷的舞步，和细响的铃声。

假如我是个雕刻家，我就要在玉石上模拟出她们的充满了活力的苗条灵动的身形。

然而我什么都不是！我只能用我自己贫乏的文字，来描写这惊人的舞蹈艺术。

如同一个婴儿，看到了朝阳下一朵耀眼的红莲，深林中一只旋舞的孔雀，他想叫出他心中的惊喜，但是除了咿哑之外，他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但是，朋友，难道我就能忍住满心的欢喜和激动，不向你吐出我心中的“咿哑”？

我不敢冒充研究印度舞蹈的学者，来阐述印度舞蹈的历史和派别，来说明她们所表演的婆罗多舞是印度舞蹈的正宗。我也不敢像舞蹈家一般，内行地赞美她们的一举手一投足，是怎样的“出色当行”。

我只是一个欣赏者，但是我愿意努力地说出我心中所感受的飞动的“美”！

朋友，在一个难忘的夜晚——

帘幕慢慢地拉开，台中间小桌上供养着一尊湿婆天的舞像，两旁是燃着的两盏高脚铜灯，舞台上的气氛是静穆庄严的。

卡拉玛·拉克希曼出来了。真是光艳的一闪！她向观众深深地低头合掌，抬起头来，她亮出了她的秀丽的面庞，和那能说出万千种话的一对长眉，一双眼睛。

她端凝地站立着。

笛子吹起，小鼓敲起，歌声唱起，卡拉玛开始舞蹈了。

她用她的长眉，妙目，手指，腰肢；用她髻上的花朵，腰间的褶裙；用她细碎的舞步，繁响的铃声，轻云般慢移，旋风般疾转，舞蹈出诗句里的离合悲欢。

我们虽然不晓得故事的内容，但是我们的情感，却能随着她的动作，起了共鸣！我们看她忽而双眉颦蹙，表现出无限的哀愁，忽而笑颊粲然，表现出无边的喜乐；忽而侧身垂睫表现出低回宛转的娇羞；忽而张目嗔视，表现出叱咤风云的盛怒；忽而轻柔地点额抚臂，画眼描眉，表演着细腻妥帖的梳妆；忽而挺身屹立，按箭引弓，使人几乎听得见铮铮的

弦响！像湿婆天一样，在舞蹈的狂欢中，她忘怀了观众，也忘怀了自己。她只顾使出浑身解数，用她灵活熟练的四肢五官，来讲说着印度古代的优美的诗歌故事！

一段一段的舞蹈表演过（小妹妹拉达，有时单独舞蹈，有时和姐姐配合，她是一只雏凤！形容尚小而工夫已深，将来的成就也是不可限量的），我们发现她们不但是表现神和人，就是草木禽兽：如莲花的花开瓣颤，小鹿的疾走惊跃，孔雀的高视阔步，都能形容尽致，尽态极妍！最精彩的是“蛇舞”，颈的轻摇，肩的微颤：一阵一阵的柔韧的蠕动，从右手的指尖，一直传到左手的指尖！我实在描写不出，只能借用白居易的两句诗：“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来包括了。

看了卡拉玛姐妹的舞蹈，使人深深地体会到印度的优美悠久的历史艺术：舞蹈、音乐、雕刻、图画……都如同一条条的大榕树上的树枝，枝枝下垂，入地生根。这许多树枝在大地里面，息息相通、吸收着大地母亲给予它的食粮的供养，而这大地就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印度的广大人民群众。

卡拉玛和拉达还只是这棵大榕树上的两条柔枝。虽然卡拉玛以她的二十二年华，已过了十七年的舞台生活；十二岁的拉达也已经有了四年的演出经验，但是我们知道印度的伟大的大地母亲，还会不断地给她们以滋润培养的。

最使人惆怅的是她们刚显示给中国人民以她们“游龙”般的舞姿，因着她们祖国广大人民的需求，她们又将在两三天

内“惊鸿”般地飞了回去！

北京的早春，找不到像她们的南印故乡那样的丰满芬芳的花朵，我们只能学她们的伟大诗人泰戈尔的充满诗意的说法：让我们将我们一颗颗的赞叹感谢的心，像一朵朵的红花似地穿成花串，献给她们挂在胸前，带回到印度人民那里去，感谢他们的友谊和热情，感谢他们把拉克希曼姐妹暂时送来的盛意！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7年4月6日，后收入散文集《归来以后》。）

别踩了这朵花

小朋友，你看，
你的脚边，
一朵小小的黄花。
我们大家
绕着它走，
别踩了这朵花！

去年有一天：
秋空明朗，
秋风凉爽，
它妈妈给它披上
一件绒毛的大氅，
降落伞似地，
把它带到马路边上。

冬天的雪，给它
盖上厚厚的棉衣，
它静静地躺卧着，

等待着春天的消息。
这一天，它觉得身上润湿了，
它闻见泥土的芬芳；
它快乐地站起身来，
伸出它金黄的翅膀。

你看，它多勇敢，
就在马路边上安家；
它不怕行人的脚步，
它不怕来往的大车。

春游的小朋友们
多么欢欣！
春风里飘扬着新衣
——新裙，
你们头抬得高，
脚下得重，
小心在你不知不觉中，
把小黄花的生机断送；
我的心思你们也懂，
在春天无边的快乐里，
这快乐也有它的一份！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少年报》1957年4月25日第342期。）

试谈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就它的命名来说，既然是“短篇”，当然就不长，既然称“小说”，就应该有故事。

我觉得短篇小说应该是在比较短小的篇幅中，用最经济的手法，极其精练地写出故事中最精彩最突出最生动的一个场面，如同彗星在长空中划过，我们所看到的最灿烂活跃的一段。

一篇好的短篇小说，最能显出作者对于生活的熟悉，对于事物的敏感，对于材料的剪裁。

短篇小说写起来不一定比长篇容易，因为主题的选择，情节的剪裁，文字的推敲，要用去许多工夫。

“五四”以后，短篇小说的创作，盛极一时，现在比较少了，短到万字以下的，就尤其少。《文艺根》编辑部就短篇小说问题召开了座谈会，也广泛地征求作家们的意见，我觉得是很及时也适合于读者的要求的。大家好好地谈一下，把这个文学体裁的定义，弄得明确起来，同时大家也都来写写看，百花齐放地把文艺园地装点得更活泼绚丽一些。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57年5月12日第6期。）

西 郊 短 简

克家同志：

你叫我谈诗，我真不知从哪里谈起。从前读过学过的一点点诗的理论，早忘得一干二净，同时我想诗的定义没有多大用处，有的诗是用诗的形式写的，而内容却没有“诗”的情味，这例子，古今中外都有，而且同一个诗人写的，也有好诗，坏诗，与非诗之分。

作为一个爱好诗的人，我只能说出我自己喜欢的是哪一种的诗。

我喜欢那充满着真挚浓厚的情感的诗。他心中鼓荡着万斛热泉，自己按捺不住，像“啼血”的杜鹃一般，一声紧似一声地高唱！他热爱人民，热爱生活。他对周围的一切，有着无穷无尽的感情，他热爱它们，留恋它们，歌颂它们；若是在他的人民头上忽然来了一股暴力，一阵阴影，使他们的生活窒息了，黑暗了，他就要呼号，就要诅咒……在真挚的爱和真挚的恨之间，他能写出“轻不着纸”的绕指柔的诗篇，也能写出“力透纸背”的百炼钢的豪句！

当然，一首好诗不但要有高尚强烈的感情，也要有美丽铿锵的音韵。我是喜欢背诗的人，深深地感到诗的音乐性的

重要。一首音乐性很强的好诗，对于群众有极大的鼓舞和激发。印度人民热爱诗歌，我想就与他们诗歌的铿锵的音韵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广场上簇拥围坐的数千男女老幼，会肃静无声地随着朗诵的顿挫抑扬而眉飞色舞，而头动身摇。我觉得广大人民对于诗歌的第一个要求，恐怕就是“念来好听顺口”，我读到的儿童写的和战士写的诗，几乎全是有韵的——这“韵”当然是现代口语上的“韵”，诗韵上的字，若按现代的读法，有许多是押不上韵的。

提到印度人民热爱诗歌，不能不想起被印度人民所热爱的印度诗翁泰戈尔。无论我听到印度的国歌，或是听台上有人朗诵，我的印度朋友总在旁边轻轻地告诉我：“这一首是泰戈尔写的！”他们提到泰戈尔名字的时候，脸上总是显着光辉，显着骄傲。我能够了解印度人民为什么喜欢泰戈尔，他的诗永远是那么美，那么清新，那么富有音乐性，但是直到我翻译泰戈尔的《集外集》，才接触到他的爱国的，富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诗篇。在我翻译着他的对殖民主义者严词指斥的诗的时候，我总是十分兴奋，十分紧张！我常常感到快乐——为着他替我说出了我所不能说出的雷霆般严厉的话语而快乐，我也常常感到痛苦——因为我从我自己贫乏的词汇中，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翻译他的尖刻有力的诗句。这种诗在《集外集》里多得很，我的原稿交到出版社去了，姑且摘出一首他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关于非洲的诗来，让你看看吧。

在混沌世纪的朦胧晨光中，
当上帝对他自己的作品发气

对他幼稚的创作猛烈地摇头，
一阵烦躁的波浪把你从东方的
怀抱中攫走，亚非列加，
把你关在大树围守的
昏暗的密栏里让你沉思。
在那里，在你的深密黑暗的地洞里
你慢慢地积累起荒野的不可理解的神秘，
精研那难读的地和水的符号；
自然的秘密的魔术在你心中
启发了知识界限以外的巫术的仪式。

你装成残废的样子来嘲弄那可怕的，
在仿效一个庄严凶猛的吼叫中
使你可怕来征服恐怖。
□哀，你是藏在一块黑纱下面，
使你的人类庄严变成
“耻辱”的黧黑的幻像。
那些猎人以捕人的陷阱掩袭了你，
他们的凶横比你的狼齿还要锐利，
他们的骄傲比你的不见天日的森林还要盲目。
文明人的野蛮的贪婪把无耻的不人道剥得赤裸，
你哭泣了，但是你的号叫被闷住，
你林中的小路被血泪浸得泥泞，
强盗们的钉靴在你受辱的
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
抹不掉的印迹。
但是隔着海洋却总有

礼拜堂的钟声在他们市镇村庄中敲起，
孩子们在母亲怀中酣睡，
诗人们在吟唱“美”的颂歌。
今天在西方的地平线上
风沙壅塞了落日的天空，
野兽爬出他们黑暗的洞穴，
用狂吼来宣告死日的来临。
来吧，你这宿命时间的诗人，
站在这被劫夺的女人的门前，
求她饶恕吧，
在这死去的大陆的昏迷之中
让它成为最后的伟大的话语。

只录这一首吧，你看如何？
匆匆，祝你健康愉快地写作！

谢冰心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诗刊》，1957年6月25日第6期。）

从“到此一游”说起

亲爱的××：

在我上火车以前的两个钟头，接到你的电话，这很出我意外，我以为你正在上课。你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小，却很激动，使得我相当难过！那一天我们在一起玩得多么痛快，虽然到晚来大家都有点疲倦。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又可以见面。

从江南回来早已半个多月了，北京是整天的大太阳，加上日夜的卷地的呜呜的风，在城外尤其觉得。回想我在江南的三个星期，除了有三个晴天之外——多么侥幸，我们在一起玩的那一天，最后仍是晴天——不是阴天，就是下雨，一切江南的景物，几乎全是在雨中看的，真是“烟雨江南”了。

那天人多，我没得机会向你描述我所玩过的江南各胜：如同扬州的瘦西湖（这是江北）；镇江的金山寺——传说上白娘娘和法海斗法的地方；无锡的太湖；宜兴的善卷洞，善卷寺是传说中祝英台读书处；苏州的虎丘、拙政园、留园等处；都是我在历史上，小说上，诗歌里读过而自己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这些地方本来就美，再经过最近各地人民政府的大力修缮，到处都焕然一新。游览之下，使我为着祖国从前和现

在的人民的智慧和努力，感到无尽的快乐和骄傲！在这封信里，我不想多描写风景，反正这些地方离你都不算远，你将来都有机会去玩的，我只要和你谈一桩使我难过的事情。

在我这次的游览中，我常常在新灰刷过的墙壁上，新油漆过的门扇上，石桌上，树上，发现有用粉笔写、铅笔写或是用小刀刻的“×××到此一游”，底下是年月日。这日子都不是很早的，大约是十天之内。人多的明显的地方还好一些，偏僻的处所，就更多了，而且是大字纵横，看了真使人难受！

这些人的心里，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在苏州留园门口的“留言簿”上，我看了许多游人留题的字句，大都是赞美这名胜的美丽，然后发出一种感慨，不知这次玩过何日再来？或是可惜我的朋友某某人，没有和我同游等等。这些情感，是文艺作品的来源之一。古今中外的诗文集中的许多写景或是赠友的作品，都是从这种情感出发引伸的。

但是这种情感，是否就必须写在当地的墙上呢？我觉得大可不必！若是你觉得必须当时当地把它倾吐出来，那就不妨像留园的留言簿上的游人那样，把它写在本子上，留给后来的人看。如果只写“×××到此一游”再注上年月日，那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倘若你是写给别人看的，表示你×××，到过此地了。不认识你的人，对你这两个字的姓名，不但不会留下印象，而且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认识你的人看到了，也许在写信或是见到你的时候会问：“你到某地去玩过了？你为什么在墙上胡写一通，毁损公共财物呢！”

倘若你是写给自己留个纪念，准备将来重游的时候，好

去寻找旧日的字迹，唤起当时自己思想感情中的一切，那就不如回去把自己的感想记在日记上，写在信上，投到墙报或校刊上，这样，自己感想也写出来了，别人也分享了你的快乐。许多有名的游览的文章，都是这样流传下来的。

最坏的现象是：自己走马看花，没有什么感想，只是看见别人这样地写了，自己也不甘落后，于是在洁白的墙上，又加上一行！

这些字迹，大概都不大熟练工整，但是从姓名和年月日上，我们不敢断定是小朋友们涂的，只有一次，我看见用红漆在石壁上写着“×××中队，到此一游”的字样，使我吃了一惊！这些名胜建筑，都是祖国千百年来人民智慧的结晶，人民政府从它们颓毁荒凉的景况下，惨淡经营地把它修复了起来，以供我们的游赏的，而新中国的少年，却跟在毁损公物人们的背后，去毁损糟蹋，这是和社会主义社会新人应有的品质背道而驰的。

天气越来越暖了，正是出门游览的好时光，我希望你们出去游玩的时候，不但自己不在墙上写“×××到此一游”，或其他的字样，同时也要劝止别人不要这样做。此外我还看见在公园或其他游览的地方，有人把里面的凉榻椅桌，任意地挪动践踏，瓜子花生的壳子，以及果皮糖纸，扔得满处都是，而且随地吐痰！这都是旧社会带来的最恶劣最不讲公德的作风，我们自己一定不要这样做，也要劝别人不要这样做！

“六一”节快到了，你们学校里有什么庆祝没有？有你表演的节目么？好好地玩吧，像一个新中国的新少年那样好好地玩！

你的朋友 冰 心

1957年5月30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57年6月1日，后收入散文集《归来以后》。)

我们拜访了火星

一只巨大的宇宙飞船
泊在岸旁，
“开船啦，开船啦！”
一位苏联海员叔叔
站在船边带着笑喊；
这船，有点像喷气式飞机，
张着一对光明的翅膀。

扶梯上许多来自各国
——中国、日本、埃及、印度
……的小朋友，边说边笑，
咕咕呱呱地排队往上走；
个个人脸上发着快乐的光，
个个人手里提着旅行箱。

我们刚走进船里，
整整齐齐地坐成几排，

这只船已经开动，
稳稳地渡过茫茫的云海。
只看见圆圆的船窗外
 飞掠过许多星星，
也不知道走了多少时辰——
“到了！到了！
下面就是火星！”
我们纷纷站起，
 按着一颗狂跳的心

呀！真是神话般地美妙！
下面是一簇一簇的红色的花，
 群一群的红色的鸟；
还站满了许多举着红旗
 穿着红衣的小朋友！

他们齐声地笑着喊：
“欢迎！欢迎！
你们都叫什么名字？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小客人？”
我们和他们紧紧地握手，
我们和他们热烈地拥抱，
我们说：“我们是从地球来的小客人；

我们的发音虽然不都一样，

我们的名字却都叫‘和平’！”

1957 年

（本诗曾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泰 戈 尔 诗 选》

〔印度〕泰戈尔著

序 诗

现在我把我的诗
紧密地装在这本子里
像一只挤满了鸟雀的笼子一般送去给你。
那碧空，那围抱星辰的无尽处，
我的诗句群飞穿过的空间，
都被留在外面。
繁星，从夜的心头摘下，
紧紧地结成链环
也许能在天堂近郊的
珠宝商人那里沽得高价，
但是神人们就会怀念
那不分明的超凡的空灵价值。
想象一首诗歌忽然像飞鱼般
从时间的静深中闪过！

你不想把它网住
和一群俘获品一起
陈列在你的玻璃缸里么？

在公子王孙的闲暇的悠长的年月，
诗人天天在他的仁慈君王面前
朗诵他的诗句，
那时候还没有出版社的鬼魂
在用黑色的沉默
来涂抹那共鸣的悠闲的背景，
在不协调的自然伴奏中活跃了起来；
那时候诗句还不是用
整齐的字排列起来，
叫人默默地吞咽下去。
呵，那为倾听而写的诗歌
在他们主人的批评的眼光之下，
今天就像一队连锁起来的奴隶
被放逐到无调的纸堆的灰黯里，
那些曾被永恒亲吻过的
在出版者的市场上却迷了路。
因为现在是无可救药的慌忙与拥挤的时代
那抒情诗的女神
去到苦吟者心里的时候
必须坐电车和公共汽车的。

我叹息我恨不生在
迦梨陀婆的黄金时代，
而你是，——但是这种胡乱的愿望有什么用处呢？
我是无望地生在这忙乱的出版社的时代，——
一个落后的迦梨陀婆，
而你，我的情人，是极端地摩登的。

懒洋洋地你躺靠在安乐椅上
翻着我的诗卷，
你从来没有机会半闭着眼睛
来听那音节的低吟
而最后给你的诗人戴上
玫瑰的花冕。
你给与的唯一的报酬
就是几个银角
支付给大学广场上
那个书摊的售书员。

1

来吧朋友，不要畏缩，走下到
坚硬的土地上。
不要在昏暗中收集梦想。
风暴在天空中酝酿，
闪电抽击我们的魂梦。
走下到平凡的生活里吧。
幻想的网儿撕破了，
在乱石墙中寻求隐蔽吧。

2

我的情人的消息
在春花中传布。
它把旧曲带到我的心上。
我的心忽然披上了

冀望的绿叶。
我的情人没有来，但是她的摩抚在我的发上，她
的声音在四月的低唱中从芬芳的田野上传来。
她的凝注是在天空中，
但是她的眼睛在哪里呢？
她的亲吻是在空气里，
但是她的嘴唇在哪里呢？

3

呼唤是毫无结果的，
愿望的热火是完全虚空的。
太阳落到他休息的处所。
林中朦胧空中璀璨。
低视慢步地晚星
跟着去日来了
黄昏的气息里深深地
充满了别离的意绪。

我把你的双手紧握在我的手里，
用我的渴望的眼睛紧紧地
捉住你的眼睛；
寻找呼唤，你在哪里，
哪里，呵，哪里！
哪里是在你里面深藏的

不灭的火焰！
如同黑暗的晚空中
孤寂的星星
那天上的光明，在它无尽的
神秘中，颤动着，
在你的眼里，在你眼睛的深处
闪射出颤抖着奔放的神秘的灵光。

我无言地凝注着它，
我全心全意地跃入
这无底的渴望的深处：
把自己淹没了。

4

如果在爱中只有痛苦
那为什么要爱呢？
那是多么痴傻，你要求她的心只为己把自己的心献给了她！
愿望在你血中燃烧
疯狂在你眼中闪烁
为什么有这样的功过的循环？

于世无求的人
他是个自安自足者；

春天的柔气是为他的，
还有繁花和鸟语；
但是爱情来了像一片吞噬的阴影
遮没了整个世界，
吞噬了生命与青春。
那为什么要寻求这使生存黑暗的阴雾呢？

5

我曾珍惜幻想
但现在我把它抛弃了。
遵循那错望的道途
我踩到荆棘
才晓得它们不是花朵。

我将永远不和恋爱胡闹，
也永不和我的心戏弄。
我将在你里面寻求隐蔽
在这苦海的岸边。

6

我曾在百种形象百回时间中爱过你，
从这代到那代，从今生到他生。

我的爱心织穿起来的诗歌的链子
你曾仁慈地拿起挂在颈上，
从这代到那代，从今生到他生。

当我听着原始的故事，
那远古时期的恋爱的苦痛，
那古老时代的欢会和别离，
我看见你的形象从永生的
昏暗中收集起光明
像永远嵌在“万有”记忆上的星辰呈现着。

我俩是从太初的心底涌出的
两股爱泉上浮来。
我俩曾在万千情人的生命中游戏
在忧伤的充满着眼泪的寂寞中，
在甜柔的聚合的羞颤中，
在古老的恋爱永远更新的生命里。

那奔涌的永恒的爱的洪流
至终找到了它的最后完全的方向。
一切的哀乐和心愿，
一切狂欢时刻的记忆，
一切各地各时的诗人的恋歌
从四面八方到来
聚成一个爱情伏在你的脚下。

7

在你激动情感的中流受了诅咒的打击，你的生命凝固
成一块顽石，洁白，冰冷而无情。

你在尘土中洗了圣洁的澡，跃入大地的原始宁静的深处。

你在无边沉默中躺下，在那里残日下坠，像带籽的落花，要在新的清晨萌芽。

你从草木的根苗像婴儿的手指一般握紧母亲的胸乳，
感到了太阳亲吻的激情。

在夜里，尘土的疲倦的孩子们回到尘土中来，他们有
节奏的呼吸，用伟大温柔的大地的母亲来摩抚你。

野草用亲昵的花链来缠绕你。

你被生命的海洋所围卷，它的浪花就是叶动，蜂飞，蚱
蜢的跳舞与蛾翅的颤翕。

世代代你俯地倾听，数着那看不见的来者的足音，在
他的接触之下，静默发出光辉成为音乐。

女人，罪恶把你剥得赤裸，诅咒把你洗净，你升华成
为完美的生命。

无底深沉的黑夜的露珠在你眼睫上颤动，常青年代的

这女人是印度神话中的阿赫里耶，是梵天所创造的第一个女人，她和雷
天私通，她的丈夫乔答摩仙使她变成一块顽石。后来受了英雄罗摩的抚触，又回
复了原形。——译者

青苔在你的头发上攀缘。

在你的觉醒中你有新生和古代的奇迹，
你和新花一样的年轻和山岳一样的古老。

8

来吧，那能把我从劳役的锁链下解放出来的朋友，
因为在香客们奔随他们梦想的时候我掉在后面了。

像一股忽然涌溢带着它的贡献奔流入海的洪流，
来把我从重压的担负下席卷了去。

来自人群里

你，我所完全归属的人，

那能叫出我的真实名字的人

并且永远对我微笑使我认识的人。

9

枷锁么？它们真是枷锁，我们心里的恋爱和希望。

它们像母亲的双臂把孩子抱紧在她温暖的胸前。

渴么？是的，就是这渴把生命带向它的快乐的每一源
泉在永恒母亲的胸乳里。

谁愿意把孩子生长的生命的渴拿走，把母亲围抱的手臂打开呢？

10

我相信我有一句话要对她说
当我们的眼光在路上相遇的时候。
但是她走过去了，而这句话
日夜地
像一只空船在时间的每一阵波浪上摇荡——
那句我要对她说的话。

它好像在无穷尽的追求中
在秋云里航行
又开放成晚间的花朵
在落日下寻找它失去的语言。

它像萤火般在我心头闪烁
在绝望的朦胧中
寻求它自己的意义——
那句我要对她说的话。

11

我的存在的主，在我身上你的愿望满足了么？
没有服务的白日过去了，没有爱的黑夜过去了。
花儿落在尘土里也没有采集起来求你接受。
你亲手调整的琴弦已经松弛，失去了音调。
我睡在你花园的浓阴中却忘了替你灌溉花木。
时间已经过去了么，我的情人？我们已到了这
 游戏的终结么？
那就让别离之钟敲起，让早晨来使爱恋重新清爽。
让新生之结在新的婚证中为我们打起吧。

12

在青春的加冕典礼中，迦梨陀娑，
你登上宝座，你的爱人坐在你旁边，
在“爱”的最初的乐园里。
大地在你脚下铺上翠绿的地衣，
天空在你头上张起绣金的伞盖；
季节捧着各种魅惑的酒杯
 围绕着你跳舞，
整个宇宙把自己交付给你的欢乐的寂寥，
在你新婚洞房的无边静寂中
 不留一丝人间愁苦的痕迹。

忽然间神的诅咒从天下降
在青春的自私的无边分离上
 投掷下隔绝的霹雳。
一瞬间季节的侍奉终止了
当面纱从爱的孤独里扯走的时候，
在泪眼模糊的天空中出现了
六月霖雨世界的行列
你死别的心的悲哀的音调，穿过它，
走到一个远远的梦里去。

13

今天早晨短短的诗歌和小小的事情来到我的心头。
我仿佛在溪流上泛舟，经过两岸上的世界。
每一段小景物都叹息着说，“我走了。”
世间的苦乐，兄妹似的，从远处向我抬起他们可怜的眼光。
家庭的爱从她的屋角外窥，送给我掠过的秋波。
我用渴望的眼光从我的心窗中向着世界的心凝望。
我感到把它一切的好处和坏处算在一起，它总是可爱的。

14

你这物件的海洋，他们说，在你的幽深之中有无穷尽的珠宝。

许多在海中熟练的潜水者在寻找它们。

但是我不愿和他们一起寻求。

在你水面闪烁的光明，在你胸怀起伏的神秘，那使你波浪疯狂的音乐，和在你浪花上跳跃的舞蹈，对我已够满足了。

万一我对这些感到厌倦，我就跳进你那无穷的深处：那或是死亡，或是珠宝的地方。

15

你将在我里面像满月在夏夜中沉默地居住。

你含愁的目光将在我的游荡中看视着我。

你面纱的影子将投放在我的心上。

你的呼吸像夏夜的满月将在我梦上翱翔，使它芬芳。

16

呵，神圣的人，用你神圣摩触的光

使我们的努力成圣。
住在我们的心里，
使你伟大的形象常在我们的面前。
饶恕我们的罪恶，
也教导我们去饶恕别人。

引导我们通过一切哀乐
到达宁靖坚强的境地，
用爱感动我们
克服自身的骄傲，
让我们因着对你的皈依
放逐了一切的憎恨。

17

不停的是使天空愁倦的淋漓的雨。
可怜的是无告的人！可怜的是无家的游子！
狂啸的风在呜咽与叹息中死去。
它在无路的田野中追逐着什么飞影呢？
黑夜像盲人眼睛一般地绝望。
可怜的是无告的人！可怜的是无家的游子！波浪在消
失在无涯的黑暗里的河中猖狂。
雷在咆哮，电光在闪动它的牙齿。
星光死去。
可怜的是无告的人！可怜的是无家的游子！

18

你独自看守了一夜，你的眼睛疲倦了，可爱的人！
灯光昏淡了，在晓风中闪摇。
拭去你的眼泪，我的朋友，把纱拉上你的胸前。
秋晨是静止的，树木的芬芳在空气里，草径是爱抚般
地温柔。
让可怜之夜的花环扭弯地放在床上吧。
出到这清晨的世界中，采下鲜花来兜在你裙子里，也
把新蕊插在你发上吧。

19

我把我的心弃掷在世界上；你把它拣了起来。
我寻求快乐却收集到忧愁，你给我忧愁我却发现了快乐。
我的心散成碎片，你把它们拣在手里把它们穿在爱的
绳上。
你让我挨户地游荡让我晓得最后你是离我多近。
你的爱使我投入深愁。
抬起头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已在你的门前。

20

我的心像在雨天里的一只孔雀，
张开它那染着狂喜色彩的思想的羽毛
在它的狂欢中从天空找些幻象，——
渴望着一个它所不认识的人。
我的心跳舞起来了。
云雷隆隆地走遍诸天——
骤雨卷过地平，
鸽子在巢里静默中颤抖，
青蛙在泛涨的田中噪鸣，——
云雷隆隆。

呵，那在王宫塔上的，
那打开她浓黑的发辮，
把蓝纱挂到胸前的她是谁？
在电光的急闪中她倏然惊走
让她的黑发飞舞在胸前。
呵，我的心像孔雀般舞蹈，
雨点在夏天的新叶上滴沥，
蟋蟀的颤鸣惊忧了树阴，
河水涨岸冲洗了乡村的草地。
我的心跳舞起来了。

21

沉默的大地看着我的脸张开她的手臂围抱着我。
在夜里星辰的手指摩抚我的梦魂。他们知道我从前的
名字。

他们的微语使我忆起那长长的无声的催眠歌的音调。
他们把初晓光明中我所看见的笑容带到我的心上。
爱在大地的每一砂粒中，快乐的绵延的天空里。
即使化为尘土我也甘心，因为尘土被他的脚所触踏。
即使变成花朵我也愿意，因为花朵被他拈在手里。
他是在海中，在岸上；他是和负载一切的船儿同在。
无论我是什么我都是有福的，这个可爱的尘土的大地
是有福的。

22

我的亲近的人们不知道你离我比他们还亲近。
同我说话的人们不知道我心中充满了你所未说出的话
语。
在我的路上拥挤的人们不知道我在和你一同行走。
爱我的人们不知道是他们的爱把你带到我的心中。

23

我远远地凝望你广大空阔的深处
我找不到忧愁，死亡和别离的痕迹。
只在我转面向着我黑暗的自身
不望着你的时候，
死亡才显出它恐怖的原形
而忧愁显出了它的痛苦。
万全的你，
万物永远居住在你的脚前。
消亡的恐怖只以他无尽的忧伤依傍着我，
但是我的贫乏的羞惭
和我生命的负担
当我感到你是在我
中心存在的时候
立刻就消失了。

24

我向你请求朝觐，我的王，在你寂静的内殿里。
从人群中召唤我吧，
当你的大门为一切的人开放的时候，我同扰攘的大众
一同进入你的院宇，在忙乱中我找不到你。

如今夜晚了，他们提起灯笼分头取路回家，让我在这里流连一会，站在你脚前，举起灯来瞻仰你的脸吧。

25

点起你的信号灯吧，父亲，为我们这些漂泊得离你远了的人。

我们的居所是在废墟中被恐怖的渐压下来的阴影所崇扰。

我们的心在绝望的重担下下沉，当每个荣辱嘲弄我们的人格，使我们匍伏在尘土里的时候，我们羞辱了你。

因为这样就亵渎了你所付予我们——你的儿女的庄严，因为这样我们就吹熄了我们的灯，在我们卑鄙的恐惧中，就仿佛这孤独的世界是盲目而且是没有神明的。

26

但是我永不能相信说你是找不到的，我的王，虽然我们的穷苦是很深的，我们的羞辱是很重的。

你的意旨在绝望的轻纱后运行，在你自己的时代中，打开不可能的门户。

你来了，就像走进自己的家门一般，在意料不到的一天，走进不曾整备的大厅。

黑暗的废墟在你的摩触之下，变成一个花蕊被它怀中
看不见的收获培养着。
因此我还有希望——不是破碎被修补，而是一个新的
世界要涌现。

27

不要羞愧，我的弟兄们，当你穿着素朴的白袍站在骄
傲的与有权力的人的面前。
让谦恭做你的冠冕，你的自由是灵魂的自由。
每天在你广大空虚的贫穷上建起上帝的宝座，并且知
道巨大不是伟大而骄傲也不能永存。

28

你将导引我从这颗星走到那颗星，使我在爱的新晨中
醒起。
是你的爱把我生命的流泉从新生海峡的迷途中引到你
无边的世界里去。
你将在每一转角处以新的圆满的幻景来使我惊奇，以
快乐的不朽的形象来模塑我的时光。
无限之生水不会枷锁在“不朽”的不变的桎梏上，而
是迅疾地在它的爱的无尽朝拜之中，从死亡穿过死亡
走到无数新的光明的龛座。

29

黑云把上面一切的光明都遮抹了；我们这些笼中的鸟
叫着问你：“我的朋友，这是创世中的死的时间么？
上帝把祝福从天上收回了么？”

有的时候四月的突起的风息会把希望的远香吹上我们
的心头，有的时候晨光会用它的金的符咒给我们牢
狱的铁槛镀上黄金，也会将明朗世界的欢欣带到我
们的笼里。

但是，看呵，那边的山峰完全是黑暗的，连那削开深
暗的镰月也劈不出细微的裂痕。

今天的锁链沉重地压在我们的脚上；天空里，连
一霎能以构成喜乐幻觉的光明也没有留下。

但是不要让我们的恐惧和忧愁折磨了你，我的朋友，不
要来坐在我们的笼前和我们一同叫唤。

你的翅膀没有被系住。

你远远地离开我们飞出云外吧。

从那里你在诗歌中给我们送来消息：

“光明永远在照耀。太阳的灯并没有熄灭。”

30

仗打过了。在争夺和挣扎之后财宝都聚敛起来也收藏
起来了。

现在来吧，女人，带着你的美的金瓶来吧，把尘秽洗净，裂缝补完，使这宝堆又美又好。
来吧，美丽的女人，把金瓶顶在头上来吧。

戏演完了。我已经来到村里安起炉灶了。
现在来吧，女人，带着你的圣水瓶来吧。以你的静笑和热诚使我的家门清净吧。
来吧，高贵的女人，带着你的圣水瓶来吧。

早晨过去了。日光炎灼。漂泊的行人寻求着荫处。
来吧，女人，带着你满盛甜柔的水瓶来吧。开启你的门，送他一串欢迎的花环请他进来。
来吧，有福的女人，带着你满瓶的甜柔来吧。

一天过去了。道别的时间到了。
来吧，呵，女人，带着你满盛眼泪的瓶儿来吧。让你含愁的眼睛，在别离的道路上流注着柔光，你手的微颤的抚触，使别离的时间圆满。
来吧，忧愁的女人，带着你的泪瓶来吧。

夜是黑暗的；屋寂床空，只有那最后道场的灯还在燃着。
来吧，女人，带着你的满盛记忆的瓶儿来吧。披着飘扬的散发，穿上纯净的白衣，开启密室之门，添满礼拜的灯盏吧。

来吧，痛苦的妇人，带着你的满盛记忆之瓶来吧。

31

爱，你以死亡的庄严使我的生命伟大，你用告别的灿烂的光彩染遍了我的思想和梦魂。

那晶莹的泪浣的明光在生命最后的日落之点呈现，乐园的暗示从爱的星空降下亲吻的火焰照亮了我们大地的忧愁，在一个全力消烬的炽热狂欢之中，使他们的终结灿烂辉煌。

爱，你使生和死对我是一个巨大的奇观。

32

像温柔的黄昏把昏暗白日的疲劳的损伤消耗的痕迹，笼盖在它暗纱细褶之中，仍让我为你的损失而生出的深愁，我的爱人，在我生命上展开一幅黄金染透的忧伤的沉默。

让它的一切残缺的碎片和弯曲，一切无意义的散掷的断屑残骸和杂乱的废墟，消失在因你的记忆而宁靖的有些夜晚的阔大中，充满着痛苦宁静合一的无边共鸣里。

33

通过死亡与忧伤
和平居住
在“永在”的心中。
生命的流水不断地奔注，
日色与星光
携带着生存的微笑
春日携带着它的诗歌。

波起复落
花开又残
我的心渴望复归原地
在那“无尽”的脚边。

34

夜临到我身上。
我的终日游荡的愿望又回到我的心中，像静夜气氛中
 的海的微语。
黑暗中我的屋里点着一盏孤灯。
沉静在我的血液里。
我合上眼睛在我心中我看见了万像之外的美。

35

我的生命中充满了什么曲调，只有我和我的心知道。
我为什么守候，我向谁求什么，只有我和我的心知道。
清晨像一位朋友在我门前微笑，夜晚像一朵花在树林
边降落。
琵琶的乐音早晚在空中浮动，它把我的心思从工作上
引走。
这是什么调子，到底是谁在弹，只有我和我的心知道。

36

当我来求乞的时候你把我回绝了，你做得好。
在你道别的眼光中我看到了一丝微笑；从那时起
我得了教训。我砸碎了我行乞的旧钵，
我等待机会把我所有的给人。

从早晨起群众就聚集在你门前。
让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吧。当黑夜来临
他们散了，呼声沉寂了；当星辰仿佛在倾听
他们生前时代的史诗，——
新生的光明和古代黑暗的斗争，——
我带着渴望的献礼来到你脚前：
“把我的笛子拿在你手里吹吧，主人。”

37

在我的血液里我感觉到你隐约的蒙住的足音；永动的
过去”呵，
在喧哗的白日中
我曾见过你沉寂的面容。

你曾来到用看不见的笔迹在我们命运的书页上写出我
们祖先未写完的故事。
你把被忘却的描塑新形象的图案
引回到生命之中。

那不宁的“现在”它本身不就是你自己的—群幻象
像一天星宿从无限的沉默的天空飞了起来么？

38^{*}

我能生在这一片土地上，因此我有运气去爱她，我是
有福的。

即使她不曾拥有王室的珍宝，但是她的爱的活财富对
我就够宝贵的了。

者 * 这一首和以下的六首歌曲是诗人在孟加拉自治运动的期间写的。——译者

对我心的最好的芳香礼物就是从她自己的花朵中来，
我也不知道还有何处的月光能用这样的美妙来泛滥
我的心身。

呈现在我眼中的第一道光辉是从她自己的天空来的，
让这光辉在我眼睛永闭之前再亲吻它们。

39

洪水，至终，涌上你枯干的河床。
呼唤船夫，
割断绳索，
放下船去吧。
拿起你的桨来，我的伙伴，
你的债负越来越重了。
因为你只在码头上游疑不决地做买卖，
把光阴都虚度了。
拉起锚来，
撑起帆来，
什么都不要管吧。

40

如果他们不响应你的号召自己走开了，
如果他们害怕，无言地畏缩着面对着墙，

呵，不幸的你，
敞开心怀独自发言吧。
如果他们在穿过旷野时自己走开，背弃了你，
呵，不幸的你
把荆棘踩在脚底，沿着血迹独自前进吧。

如果当风暴惊扰之夜
他们不举起灯来，
呵，不幸的你，
用痛苦的雷焰焚烧你自己的心
再让它自己燃烧吧。

41

他们说你疯了。沉默着等待到明天。

他们向你头上抛掷尘土。等待到明天。他们会向你献上花环。

他们远远地坐在高位上。等待到明天。他们会走下还低下头来。

42

也许你所爱的人们会抛弃你，但不要介意，我的心呵。

也许你希望的蔓藤会折断落在土里，它的果实都无用了，——但是不要介意，我的心呵。

也许在你到门以前黑夜会赶上你，你想点灯的尝试都落了空。

当你的琴儿弹出音调，山鸟野兽都成群地围绕住你。也许你的弟兄们还是不受感动，但是不要介意，我的心呵。

墙壁是石头砌的，门也门上了。也许你敲了又敲，可是它不开启，——但是不要介意，我的心呵！

43

让我祖国的地和水，空气和果实甜美起来，我的上帝。
让我祖国的家庭和市廛，森林和田野充盈起来，我的上帝。

让我祖国的应许和希望，行为和言语真实起来，我的上帝。

让我祖国儿女们的生活的心灵合一起来，我的上帝。

44

我们的航程开始了，船长，我们向你鞠躬！
风涛狂啸，浪头犷暴，但是我们行驶下去。

危险的恫吓在路上等待着奉献给你他的痛苦的礼物，
在风暴的中心有个声音呼叫：“来征服恐怖吧！”
让我们不要迟疑着去回顾那些落后的人，或以恐惧和
顾虑来使警醒的时间麻痹的人。
因为你的时光就是我们的时光，你的负担就是我们自己的负担，而生和死只是你游戏在生命的永存之海上的呼吸。
让我们不要在挑选微小的帮助和慢慢地挑数朋友上枉费心思吧。
让我们首先懂得你是和我们在一起而我们永远是你的。

45

仅为了一个“无物”使我充满了喜乐。只把我的手握在你手里。
在渐深的夜里请拾起我的心来随意戏弄。用“无物”把你我束紧。
我将把自身展布在你脚下静静地躺着。
在天空下我将以静默迎接静默。
我将与夜合一，把大地抱在胸前。
使我的生命为“无物”而喜乐。
雨从这天边洒到那天边。
在乱吹的湿风里茉莉在自己的芬芳中沉醉。
隐在云里的星辰在秘密中喜颤。

让我不用别的只用我自己的甚深的喜乐把我的心斟到满溢吧。

46

我在我的琴弦上反复寻求能和你和鸣的音调。
晨兴和水流是简单的，叶上的露珠，云霞的颜色，江岸的月光和中夜的阵雨都是简单的。
我为我的歌曲寻求了像它们这样简单而饱满，新鲜与生命齐流，与世界同寿而人人都晓得的音调。
但是我的琴弦是新调的，它们充满了像矛头一样的高亢尖锐。
因此我的歌曲从来没有风的神韵，从来不能与星月交辉。
我的努力真是个努力，我的烦躁的调子竭力想来淹没你的音乐。

47

让我在完全的喜乐里躺卧在你脚凳边的地下。
让我的衣袍被你脚踩踏过的平凡的泥土染得通红。
不要把我安置在他人之上；不要把我从众人中分开。
把我拉下到甜柔的卑贱里。
让我的衣袍被你脚踩踏过的平凡的泥土染得通红。

让我做你所有香客中最末的一个；我将努力达到那最低微而也是最宽阔的地位。
他们从四方来到，从你手中请求礼物。
让我等到他们都拿到自己分内的；最后剩余的东西也会使我满足。
让我的衣袍被你用脚踩踏过的平凡的泥土染得通红。

48

黑纱遮盖的六月又来到了
润湿的泥土芬芳了；
我的变成忧倦衰老的心响应了奔云的呼唤，
被生命的突起的扰乱压倒了。

阴影掠过广大寂寥的
牧场上的新绿；
我的血液同这呼唤一起涌起：
它来了，来到了我的眼里，来到了我的胸中，
来到我喜乐歌唱的声音里。

49

我们的主人是个工人，我们和他一同工作。
他的快乐是热闹的，我们和他一同欢笑。
他敲着他的鼓，我们行进。

他唱着歌，我们应节舞蹈。
他的游戏是生和死。我们以哀乐为孤注和他一块游戏。
他的召唤像雷响；我们就飞越海山去奔赴。

50

太阳照射，阵雨倾注，
密叶在竹林中闪光，
空气里充满了新犁过的泥土的香味。
在我们从早到晚辛劳耕地的时候，
我们的手有劲，我们的心欢悦。
诗意在牧场边摇曳的韵律中舞蹈，写出它的一行行的
绿的诗句，
在丰熟的稻田上遍洒颤跃的浪花。
大地的心在充满阳光的十月，
在无云的满月之夜是欢乐的，
当我们从早到晚辛劳耕地的时候。

51^{*}

你是一切人心的统治者，
你印度命运的付予者。
你的名字激起了

* 这首歌曲在印度独立后被选为国歌。——译者

旁遮普，辛德，古甲拉特和马拉塔，
达罗昆荼，奥利萨和孟加拉的人心。
它在文底耶和喜马拉雅山中起着回响，
掺杂在朱木拿河和恒河的乐音中，
被印度洋的波涛歌颂着。
他们祈求你的祝福，歌唱你的赞颂，
你印度命运的付予者，
胜利，胜利，胜利是属于你的。

你的声音日夜从这地走到那地，
召唤印度教徒，佛教徒，锡克教徒，普那教徒，
和祆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
来围绕在你的座前。
从东陲到西极向你龛前敬礼
来编成一串爱的花环。
你把一切人的心融合成一个和谐的生命。
你印度命运的付予者，
胜利，胜利，胜利是属于你的。

永在的驭者，你驱驾着人们的历史
在崎岖的邦国兴亡的路上行走。
在苦难与恐怖中间
你的号筒吹起，来激发那些低头绝望的人们，
在探险与朝贡的路上引导他们。
你印度命运的付予者，

胜利，胜利，胜利是属于你的。

当凄寂的长夜积压着幽暗
土地昏迷地僵卧着，
你的母爱的手臂围抱着她，
你的清醒的眼睛俯在她脸上，
直到她从压在她心神上的沉黑的恶梦中被救起，
你印度命运的付予者，
胜利，胜利，胜利是属于你的。

夜渐明了，太阳从东方升起，
群鸟歌唱，晨风带来了新生的兴奋。
承受了你爱的金光的摩抚
印度苏醒起来，低头伏在你的脚前。
你万王之王，
你印度命运的付予者，
胜利，胜利，胜利是属于你的。

52

你的财富是无限的，但是你自愿零碎地接受，通过我
从我的一双小手中接受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你以你的财富使我富有而且虽然我的门
是关着的，你还亲自来到我的门前。
你不肯骂你那比思想还迅疾的车辇，但是你自愿下到

尘土里同我一步一步地走着。

53

我知道有一天我的荆棘会戴上花朵。
我知道我的忧伤会伸展开它的红玫瑰叶子，把心开向
太阳。
那天空在郁闷的日日夜夜里所守望的南风会忽然地使
我的心震颤。
我的爱会在瞬息中开花；当这花结了果可以供献的时
候我将不再羞惭。
夜阑时候，在我朋友的摩触之下，它将落在他的足旁，
快乐地散掉它最后的花瓣。

54

我的心被你诗歌的火焰点着。
它无限度地蔓延。
它跳舞着在空中挥动着手臂，把死亡和腐朽烧掉。
静默的星辰从黑暗中看视着。
沉醉的风从四面向它涌来
呵，这把火，像一朵红莲，在夜的心中展舒着花瓣。

55

你又在突起的风暴中向我走来，
用阴云的颤抖塞满了我的天空。
太阳既起，星辰消失；
道路的红迹吞没在雨雾之中；
隔水传来了风的怒吼。
不时的阵雨，像幽灵的手指，弹着那看不见的琴弦，
唤醒了黑暗的音乐，
以音响的颤抖来袭击我的心。

56

他来了，右手执剑，左手拈花。
他闯进你的门来。
他来不是求乞而是战斗和征服。
他闯进你的门来。
他穿过死亡的道路进军到你生命之中。
他夺取了你的一切所有，永不以取得部分为满足。
他闯进你的门来。

57

饶恕我的软弱吧，呵，主人，

如果在生命的道途上我竟拖落在后面。

饶恕我的烦苦的心

那颗在工作上颤抖而又踌躇的。

饶恕我的溺爱那浪掷它的资财

在无利可获的“过去”上的。

饶恕我的这几朵奉献的残花

那在渴望时间的酷热中枯萎了的。

58

香客呵，忧倦的旧的年夜已经过尽了。

火灼的太阳在你的道路上带来了破坏者的召唤，

那为过去的污浊而降下的严酷的天灾。

淡淡的一线远野延展在路边

像乞丐的独弦琴上的微音

在寻找他迷失的道路。

让路上的灰尘
把你抱在她臂里，
把你从纠缠的反抗的掌握中带走！
家庭的音乐，
夜晚的灯光，
企待的情人的望眼都不是为你的。
你像是要求那在生命中
既非快乐又非宁静或慰安的赏赐，
因此你到了家家户户都拒绝你的时候。

那残酷者来了，——
你的门栓和栅栏都断毁了，
你的酒坛砸碎了；
握着你所不认识的人的手
又不敢动问。
不要怕吧，香客呵！
不要从真理的恐怖前面走开，
不要怕那“不真”的幻影，
从夺取你的一切所有的人那里
领取你的最后的礼物吧。
旧的夜晚过尽了么？
那就让它过尽了吧！

59

你的召唤飞越世上所有的国家
人们都聚集在你的座前。

这个日子来到了。

但是印度在哪里呢？

她还是藏起来，拖在后面么？

让她背起她的负担和大家一同前进吧。

传给她，万能的上帝，你的胜利的消息，
呵，永远觉醒的主！

那些向痛苦挑战的人已经穿过那
死亡的荒郊而且已经打毁
他们的幻想的牢狱。

这个日子来到了。

但是印度在哪里呢？

她的倦怠的手臂是空着的抱愧的

她的日日夜夜是无益的，没有生命的快乐。

用你的生气接触她吧，

呵，永远觉醒的主！

新时代的朝阳已经升起。

庙堂里挤满了香客。

这个日子来到了。

但是印度在哪里呢？
她在屈辱中躺卧在尘埃里，
她的座位被掠夺了。
把她的羞耻抹去，在你人民之宫里给她一个席次吧，
呵，永远觉醒的主！

世界的大路是拥挤的，
回响着你车辚的隆隆的轮声。
行路者的歌声震动着天空。

这个日子来到了。

但是印度在哪里呢？
她敝旧的家门关闭着，
她的希望是微小的，她的心沉没在静默中。
把你的声音传给她沉默的儿女吧，
呵，永远觉醒的主！

在那里的是在他们的血液和筋腱里感到了
你的力量而且已经
赢得了生命的满足，
征服了恐怖的人们。

这个日子来到了。

但是印度在哪里呢？
在她自疑与失望中予以打击吧！
把她从追逐自己的阴影的恐怖中拯救出来吧，
呵，永远觉醒的主！

60

从战胜到战胜他们驾着车辇辗过大地的撕裂的胸膛。
在他们周围时间的脚声被掩住，脚步也迟缓了，
鸟的歌声被围困在黑夜的胸怀里。
灌醉了红红的火焰他们的火炬散射出强光像一朵骄傲
的莲花飘浮在碧空，众星像着魔的群蜂俯在上面。
他们夸耀说，天空里不灭的光明哺养着他们高举的火
焰，直到它征服了黑夜，赢得了黑暗的郁怒沉默的
顺从。

钟声响起了。
他们惊起却发现他们睡着了，梦想着财富和肮脏的权
力妄想篡夺神的庙宇。

新的一天的太阳高照在夜的爱的弃让上。
火炬被它的灰烬像尸布般掩盖着，天空响着欢庆的声
音：
“胜利归于大地！胜利归于上天！
胜利归于征服一切的光明！”

61^{*}

你把生活的权利给了我们。
让我们全意全力地来保持这个光荣；
因为你的荣耀是寄托在我们的生活上。
因此在你的名义下我们反抗那想把它的旗帜插在我们
灵魂里的权力。
让我们知道你的明光在忍受侮辱束缚的人的心里会变成昏暗，
当生命变成懦弱的时候，它畏怯地把你的宝座让给
“不真”，
因为怯弱是出卖我们灵魂的叛徒。
让这个作为我们对你的祈求吧——
给我们力量去反抗逸乐，在它奴役我们的时候，
向你举起我们的忧伤如同夏天把握它的中午的太阳。
使我们坚强，使得我们的礼拜在爱中开花，在工作中
结果。
使我们坚强，使得我们不去嘲侮那软弱和跌倒的人。
使我们当周围一切都向尘土献媚的时候高举我们的
爱。
他们为自爱而争斗杀戮，却把名义归给你，
他们为争吃弟兄的肉而哄斗，

^{*} 这首诗的题目是《印度的祈祷》，是在 1917 年印度国大党加尔各答支部开会时间写的。——译者

他们和你的义怒争战到死。
但是让我们牢稳地站住坚强地忍受
为着真，为着善，为着人的永存性，
为着你的在人心合一中的天国，
为着那灵魂的自由。

62

我将不守在屋里等候你的来临，
但要走出到空旷的地方，
因为花瓣从残花上零落，时光飞向它的尽头。
风乍起，水吹皱了。
快快地割断绳索，
让船儿飘上中流吧，因为时光飞向它的尽头了。

夜是苍白的，寂寞的月亮划着它的梦舟横渡天空。
这段航程是陌生的，但是我不介意。
我的心有一对自由的羽翼
我知道我将穿过黑暗。
就让我启程吧，因为时光飞向它的尽头了。

63

呵，我的孩子，我的小湿婆天，
忘我的，

在你狂舞的每一步伐中万物动摇而崩陷，
你聚敛的东西都散掷了，
一阵破坏的旋风
把你踩碎的玩具的屑片扬到空中。
从荒凉到荒凉
你的世界得到它的解脱；
你的游戏的泉水永远流穿你的玩具的裂缝；
在缺憾中欢乐
你用零件建造出你的创作，
紧接着只为一个任性
又把它忘掉；
以天空为你的衣袍，
你从身上抛掉了一切的衣服。
在你身中隐藏着财富
你住在一个完全没有耻辱，卖弄和自私的世界里，
在永不会使你困穷的贫乏中，
尘埃也不会玷污了你的纯洁，
你自己舞蹈的飞掠
永远把自己拂拭得雪白。
呵，湿婆天，这婴孩，
你认我为你的情人，
你的舞蹈的生徒，
请教我以不羁的智慧，
和破坏玩具的游戏，
教我怎样引导我的步伐

来应赴你的脚拍，
怎样撕裂我们自己织成的网束来自由地活动。

64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
只在我游戏中间
有时似乎有一段歌调在我玩具上回旋，
是她在晃动我的摇篮时候所哼的那些歌调。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
但是当初秋的早晨
合欢花香在空气中浮动，
庙里晨祷的馨香向我吹来像母亲一样的气息。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
只当我从卧室的窗里外望悠远的蓝天，
我觉得我母亲凝注在我脸上的眼光
布满了整个天空。

65

你问我，母亲，我最喜欢到哪里去。我最喜欢的地方
是我的来处。但是我总记不起那个地方。
我的父亲对我的窘惑微笑地说：“那地方是远在云外，
在晚星之国里。”

但是我也听你说过，那是在地心的深处，从那里花朵
出来寻找太阳。

“那地方是看不见的，”我的阿姨说，“在海底下，在它的
金库里收藏着许多珠宝。”

我的哥哥揪着我的头发说，“你怎能找到呢，你这傻子，
因为它是和空气掺和在一起。”

我听你们大家的说法，似乎这地方到处都是。

只有我的老师摇着头说——“这地方哪里也不是。”

66

无情的火闪刺向天心引起一阵干渴的剧痛。
夜是无眠的，白日悠长疲倦，因着炎热而焦燥。
在枯萎的枝后我听见乏倦的鸽子低唱着可怜的调子，
我凝注天空等候那胜利的风雨
用它的爱抚来泛滥这渴望的大地。

来吧，解渴的水！
以流动的狂欢倾盆而下，把死硬的心胸撕裂！
以涌溢的泉流从神秘的黑暗中跳出，——
来吧，纯洁的你！
太阳等着来欢迎你，因为你是他的游伴。
他的光明的抒情诗唤醒你心中的金色的诗歌。
来吧，光辉的你！
那沙漠的恶魔对你施了什么符咒，

用他的石枷把你囚禁起来呢？
打破你的狱墙；和你的洪涛一同
自由地舞蹈着奔来吧。
来吧，坚强的你！

67

我的心为着我在这光明和生命世界
上的地位的奇妙而歌唱；
为着在我的脉搏里的，创造的节奏
因无穷时光的摇曳变成韵律的感觉而歌唱。

我在林中散步感到了芳草的温柔，
路旁的花朵使我喜跃：
就是无穷的赐予是散播在尘土里
在惊奇中唤醒了我的诗。

我看见过，听说过，生活过，
在知识的深处曾觉到
那高过一切的真理，
它以惊奇充满了我的心，我就歌唱。

68

你喝过我替你倒出的

诗歌的药汁，
接受过我的梦想织成的花环。
我的在荒野漂游的心
永远因你的亲手摩触而感着痛苦。
当我的日子终结了，我的别话
在最后的静寂中沉没了，
我的声音和我们已曾相逢的消息
将在秋光
和湿云里回旋。

69

我把写出我的秘密的情歌送给你无定的心灵
我感到羞怯，恐怕它的
意义和韵调被忽略了。

我要等到那个同情的夜晚
一段幸运的时间，
你的眼光沉浸在温柔的朦胧之中，
我的声音在真理的
深深宁静中达到了你。

我要从我的低语中把我的秘密
在你心的寂静的一角
转来转去，

就像蟋蟀在寂静的娑罗树丛中
夜的珠串里
旋转它的唧唧的单音的念珠。

70

饶恕我，未来的一世纪的姑娘，
如果在我的自傲中，
我幻画出你在读我的诗，
月亮同时也用沉默的细雨洒满我的诗句的空隙。
我似乎感觉到你心的跳动，也听到你的低吟，
“如果他今天还活着而且我们遇到了，他会爱我的。”
我知道你对你自己说，
“让我只在今夜在我的凉台上为他点上一些灯吧，
虽然我晓得他永远不会来。”

71

在海岸上半睡着，你恐惧那
飓暴的声音
当他在你耳边震响出他的“不”。
你们曾彼此相告
说海岸有它的财富，
房屋有它的舒适，
当时飓暴忽然咬着他的发光的牙齿

怒吼着说“不”。

但是我使飓暴成了我的伙伴
我离开了我的海岸，
我的船在海上颠簸。
我信任了那可怖者，
把他的呼吸吹涨了我的帆
把他的保证充满了我的心，
说海岸就在那边。
他向我叫，“你是流浪的
就像我还是我自己一样，
胜利属于你了。”

东西都破成碎片
随风四散，
怯弱者在绝望中悄悄地说
“末日到了。”
飓暴叫着说，“只有那完全交付的
才能保存。”
信任着他我向前行进，
当波涛卷走那积蓄的东西的时候
我也没有回顾。

我把旅行者的笛子
和着他狂笑的调儿吹起，

它唱：和欲望的魅惑，
和坚牢的枷锁，
和旧日的成就
和无谓的希望一齐走吧。
为你的鼓儿学习那
惊涛拍岸的舞蹈音节。
和贪婪与恐怖
和奴隶举着的暴君的旗帜
一同走吧。

来吧，神圣的破坏者，
把我们从家门，
从安全好走的路上赶走。
和你的死亡的振翼之声一同来吧，
把你怒吼的“不”散布在风中吧。
没有安息，没有疲倦，
没有压在头上的软弱。
敲破打开吝啬者的门扉。
散掷那灰暗发霉的囤积，
丢弃那寻穴藏的“不自信”，
让你的号筒在风中宣扬
你的怒吼“不”吧。

72

女人，你曾用美使我飘泊的日子甜柔，
也曾用纯朴的恩慈接受我到你近边
就像那不相识的星星用微笑欢迎了我
当我在凉台上独立凝望着南方夜晚的时候。

从上面来了一个声音：“我们认得你，
因为你像我们的从无限的黑暗里来的客人，光明的人
客。”

在这个伟大的声音中你还向我呼唤：“我认得你。”
即使我听不懂你的语言，女人，我却曾在你音乐中听
出，——

“在这世上你永远是我们的客人，诗人，爱的客人。”

73

一具动物的骸骨惨白地躺在草上。
它的枯干的白骨——“时间”的冷酷的笑——对我叫：
你的结局，骄傲的人，是和不再吃草的牛一样，
因为当你生命的酒已经倒到最后一滴
酒杯就在最后的无留恋中被抛弃了。
我叫着回答：
我的生命不只是那用破产的骨头

来付那膳宿费以至弄到贫穷。
我有生的一天永不会被
我所想到感到，获得和施与，
听取和说出的所填满。
我的心念常常越过“时间”的边缘，——
它会最后永远停止在碎骨的边界么？
血肉永不能衡量那就是我自身的真理；
日子和时刻不能以他们经过的蹴踏使它朽腐；
那路旁的强盗，尘土，不敢抢夺它所有的财产。
死亡，我拒绝从你接受
说我只不过是上帝的一个巨大的玩笑，
一个用“无限”的一切财富构成的
空白的灭绝。

74

她把微笑的花朵留下给我
拿走了我的痛苦的果实。
她拍手笑说
她赢了。

正午有一双疯人似的眼睛，
血红的干渴在天空发狂。
我打开篮子发现
花儿枯死了。

75

不要叫他到你家里去，
那在夜里
在你路边独行的梦想者。
他的话语是异乡的口音，
在他的单弦琴上弹出的调子
是陌生的。
你不必为他铺设坐位；
天明前他将别去。
因为他是被邀到
自由的宴会上去歌颂
那新生的光明的。

76

节日音乐的琴韵
飘浮在空气里。
这不是我静坐深思的时候。
合欢花枝为着
花时已近兴奋而颤摇，
露的抚摩覆盖着林野。
在林径的仙网上
光和影互相感受着。

长长的草在它花朵里把笑浪送上天空。
我凝望天涯，寻觅着我的诗句。

77

那在你里面忧伤着渴望光明的
囚徒是谁呢？
他的琴儿无声，
虽然生命的气息在空中流转；
他视而不见，
虽然晨光照亮了天空。

鸟儿对树林唱着新的醒觉之歌，
新生的喜乐在花光中迸发，
墙外的黑夜已经消沉，
但是冒烟的灯仍在狱中燃着。
呵，为什么在你家庭和天空中间
有这样的间隔呢？

78

不要惧怕，因为你将征服，
你的门将要开起，你的枷锁破裂。
你常在睡梦中忘了自己，
但是还必须一再地找回

你的天地。
从天上，地下，人间都传来号召，
号召你歌唱快乐和悲哀，
羞辱和恐怖。
叶子和花儿，
和下落流走的水，
请求你的音调和它们的音调和鸣，
黑暗与光明
在你诗歌的韵律中颤动吧。

79

晨光为离愁而悲痛。
诗人，拿起琴来吧！
就这样吧，若是你必须离开，就走吧，
把你的歌在滴露的秋天中留给花朵。
这样的早晨还要从
东方金灿的天边
髻上插着素馨花来到。
在花园的荫径上，因着鸽唱而倦慵，
因着绿意的爱抚陶醉而温柔，
这光明的幻象又将升起，
她的脚步铿锵着你自己的诗歌的足镯。
就这样吧，若是你必须走开。

80

以那在“美”的溪流中潺湲的彩色来
填满你的眼睛，
你想捉住它的企图是枉然的。
你用愿望去追逐的东西是幻影，
那激动你生命的琴弦的是音乐。
群仙聚会处所饮的酒是无质无量的。
它是在急流的溪中，
在开花的树上，
在黑眼角上跳动的微笑里。
在自由里享受它吧。

81

你是我生命海岸上一丝破晓的金色的微光，
第一朵洁白秋花上的一滴珠露。
你是俯在尘土上的
远天的一弯虹彩，
一个烘托着白云的
新月的梦，
你是偶然向世间呈露的
一个乐园的秘密。
你是我的诗人的幻象，

从我忘却的出生的日子里
显现出来，
你是永不为言说而有的言语，
是以枷锁的形象来到的自由，
因为你为我开启了门户
进到活生生的光明的美中。

82

我永远四出寻找我的自身；
但我怎能认出
那以变幻的形象和外表
在梦中飞掠的流浪者呢？
我常在我自己诗歌的心中，
倾听着它的声音，
但永不知道它住在哪里。
时间过去，光影暗却，
从一个行人的琴上
别离的调子荡漾在晚风中。

83

我有过什么功劳得此厚赐，
呵，美丽者，
我这曾在你颈上的花环里有过地位的小花？

那一天，新醒的大地的眼睛是喜悦的，
那笛子，有永新的摩触下，
发出初晓的音乐。

如果这小花在鸟声渐倦的
日暮的时光
萎落在地上，
就让晚风把它吹走，
跟着你走去的脚踪越过黑暗，
不要让它在不留意的时光
被残踏在尘埃里吧。

84

到大气中去感受你的解脱吧，
呵，鸟儿，
不要让你的羽翼变成怯弱。
不要屈服于窝巢的魅诱，
和黑夜的魔力。

难道在你睡觉的时候没有觉到
在你梦中低吟的密愿
和在黎明的企望的黑暗中，
像从花蕊脸上揭开面纱似的
呈露了沉默的应许么。

85

我曾在路上吹笛，
我曾在你门前歌唱。
我曾在你庙宇的装点着无尽形色的影壁前
献上我的歌颂。

今天处处向我传来了
谈到终局的话语。
他们叫我打开路途的关锁，
穿过重叠无尽的相会与别离
去到朝拜的更远的海岸。

86

让我镣铐的链环随着你的每一舞步作响，
呵，舞蹈的神，
让我的心在永生声音的自由中醒来。
让它感到那永远使诗神莲座采曳的脚步的接触，
以它的香气薰狂了世世代代的气氛。
在你舞拍之下叛逆的原子驯伏成了形象，
太阳与行星——光明的脚镯——在你移动脚边旋
转，
而且，世世代代地，万物挣扎着要从黑暗的酣睡中醒

来，
通过生命的痛苦，进入自觉，
你的极乐的海洋涌出苦痛与欢喜的喧哗。
在我离开以前，私下里以你的颜色染上我的心，
那青春微笑的颜色，眼泪里含着万古忧愁的颜色。
让它染着我的思想，我的行为，我的夜灯的火焰，
和我中夜觉醒的时间。
在我离开以前，将我的心和你旋舞的脚步一同举起，
这是把星辰从深夜唤醒，
从石窟中释放出流泉，
把声音在雷雨中交给云雾的旋舞，——
这是使生存中心的持平，在运动的无尽循环中摇曳的
旋舞。

87

早冬在中夜星辰上
展盖着她的轻纱，
召唤从深处传来，
“人呵，拿出你的灯来吧。”

树林里空无花朵，
鸟雀停止了歌唱，
河畔的草落了繁花。

来吧，底瓦里，从孤寂的黑暗中
唤醒隐藏的光焰，
向永远的光明献上交响乐的颂赞吧！

星光暗去
遥夜不欢，
召唤从深处传来，
“人呵，拿出你的灯来吧。”

88

世界今天为仇恨的昏愤而疯狂，
冲突是惨酷而苦痛死边的，
它的道路弯曲，它的贪心的束缚是纠缠的。
一切生物都呼吁着你的新生，
呵，无穷生命的你，

拯救他们，发出你希望的永在的声音，
让含着无限的蜜的财富的爱莲花
在你的光明中展开花瓣吧。

呵，庄严，呵，自由，
在你无量的慈悲与善良里
从这世界的心上拭去一切的黑点。

你，不朽礼物的赐与者
给我们以弃绝的权力
向我们取回我们的骄气。
在晓日初升的智慧的光辉里
让盲者复明
让生命投入那死去的灵魂吧。
呵，庄严，呵，自由，
在你无量的慈悲与善良里
从这世界的心上拭去一切的黑点。
人的心因着不安的烦热，
因着自私自利的鸩毒，
因着不知终止的饥渴而痛苦。
广大的国家都有他们额上
点上血红的仇恨的记号。
用你的右手摩抚他们吧，
使他们在精神上合一，
把和谐与美的韵律，

带进他们的生活里吧。

呵，庄严，呵，自由，
有你无量的慈悲与善良里
从这世界的心上拭去一切的黑点。

89

为什么剥夺了我的做女人的权利，
我的命运！
那用我自己强大的力量
勇敢地去征服最好的生命奖赏，
而不望空凝想，
等待那偶然向我漂来的机会
挟带着那忍耐的忧郁日子的
枯萎的果实？
无情地把我送到防范森严的
营寨后面的珍宝那里去吧，
把我的一切作孤注一掷的冒险。

我决不要钏镯轻响地
在幽暗的黄昏中
悄悄地进入洞房，
但要不顾一切地
奔向爱的决死的冒险，

在那汹涌的海边，
在那里它的风暴的狂热将揭走
我脸上的羞缩的处女的面纱，
在海鸟不祥的尖叫声中
我的呼唤能传到我的勇士那里——
你是我一个人的。

90

我俩深深地躺在睡梦的幽暗中；
觉醒的时间到了
等待你最后的一句话。
转过脸来朝着我吧
用你含泪的秋波
使离愁永远美好。

早晨将和它的晨星一同出现
在寂寞的遥空。
别离之夜的忧伤已被俘缚在我的琵琶琴弦上，
爱的失去的光辉将留织在我的幻象里。
用你自己的手打开那走向
最后的别离之门吧。

91

把那荣福的名字再带给这个国家
就是那使你降生之地对万方都是圣洁的名字！
让你在菩提树下的大觉功德圆满，
把不合理的面纱拉走
而且，在一个被忘却的残夜
让你的记忆在印度新鲜地开花！
把生命带给痴呆的心灵，
你生命的明光！
让空气因你的灵感而有了活力！
让关锁的门户开启，
嘹亮的法螺在婆罗多 门口宣布
你的降临。
通过亿万的声音
让不可限量的爱的福音
宣传你的号召。

92

我又在夜阑醒起，
世界又正在展开它所有的花瓣，

这是个无尽的惊奇。
巨岛还没有命名就沉入深渊，
星辰的最后一闪的微光也被掠夺，
数不尽的世代都失掉了它一切的载负。
世界的征服者也消失成
暗淡故事后面一个名字的影子，
伟大的国家建起了胜利之塔
就像向饥不可遏的尘土献祭。
在这一堆弃掷的东西里
我的额头接受了光明的净化，
这是个无尽的惊奇。
我和万千星斗又一天地和
喜马拉雅峰一同站立。
我在这里，就是那在波涛汹涌中
“恐怖”的狂舞与他的喧笑合拍的地方。
在这上面，世纪发出光来又消沉下去
皇冠像浪花一样只把他们的署名遗留在这老树皮上，
在这里，我又一天的被允许坐在它的古老的荫下，
这是一个无尽的惊奇。

从远处望你
在你神秘的恐怖的威严中你似乎很巨大。
怀着狂跳的心我站在你面前。

你的皱眉预示着恶意
忽然在咆哮中落下
轰隆的一击。
我的骨头碎裂了，
我低头等待
那最后狂暴的来临。

它来了。
我奇怪，难道这就是全部的威吓么？
你高举着武器
看去非常的魁梧。
你下到我匍伏的地上
来打击我。
你忽然变小了
我站立了起来。
从那时起我只有痛苦
却没有恐怖。
你像死亡那样伟大，
但是你的受害者比死亡还伟大。

我的心悠然地随着在远空下的莲花河 一同曲折流

莲花河是恒河穿过孟加拉这一段水流的名字。诗人在他的早年常常在莲花河上泛舟，看望他的家园。——译者

走。在她的对岸上伸展着沙滩，与世无关地，在它庄严的荒芜中目空一切。

在这边护杂着竹子，芒果树，老榕；倾颓的茅舍；巨干的莲叶桐；池坡上的芥园；沟径边的甘蔗田；依恋着静寂时光的蓝靛园的断垣，一行行的木麻黄日夜地在废园中低语。

宗室的人民们住近这分裂成“之”字形的崎岖的岸上，给他们的山羊开出一处小小的牧场；在旁边的高地上，市场仓库的波浪形的屋瓦，不住地向太阳瞪视。

整个村庄颤抖地站着，畏惧这无情的河水。

这条骄傲的河在古书上有她的名字；在她的血管里奔泛着恒河的圣流。

她总是冷冷淡淡地。她没有承认而只是容忍了她的两旁的房地；她的威仪中反映着山岳庄严的沉默与海洋广阔的寂寥。

有一次我找到她幽僻处的一个小岛的坡上系住了船，远离一切的俗务。

我在清晓晨星发亮以前就睁开眼睛，我睡在七仙星高照的屋顶上。

漠不相关的溪水从我寂寞的日子旁边流过，就像旅客走经路旁房舍中的哀乐，却不起什么感触。

如今我在青春将逝的日子里，我出走到这处平地上，灰黯没有树木，只剩有一个孤零的小点，那高起的绿阴之下的山达尔村。

我有小古巴伊河 作我的芳邻。她有世家的门第。她的质朴的名字是和无数年代的山达尔村妇的喧笑杂谈混在一起的。

在她和这村庄的亲近之中，土地和水并没有不睦的裂痕，她很容易地把此岸的言语传给彼岸。亚麻开花的田地和稻秧一样和她随便接触。

当道路到了她水边忽然转折的时候，她大方地让行人跨过她的清彻潺潺的水流。

她的谈吐是小家的谈吐，不是学者的语言。她的律调和土地和水是同宗的，她的流水对于大地上的黄绿的财富毫不怀妒。

她在光明和阴影中穿掠的体态是苗条翩婉的，她拍着手轻轻跳跃。

在雨天她的手脚就变野了，像村姑们喝醉了麻胡酒一样，但即使在她放纵的时候，她也从不冲破或是淹没了她的近岸；只在她嘻笑奔走的时候以她裙子戏弄的舞旋扫着岸边。

在中秋她的水变清了，她的水流变瘦了，显出水底沙粒的苍白的闪光。她的贫乏并没有使她羞愧，因为她的财富不是自大，她的贫困也不小气。

在不同的心情中，他们带着自己的美德，就像一个女孩子有时珠围翠绕的舞蹈着，有时静坐着眼藏倦意，唇含情笑。

古巴伊河在脉搏中找到了和我的诗句相同的节奏，就是与富有音乐的语言和日常工作时间嘈杂的琐事，结成伙伴的节奏。

它的韵律并不使拿着弓箭闲游的男孩失望；它和木柴市场上满载稻草的车声合拍；它和挑着陶器的，一条扁担两只筐，一只小黄狗亲热地追随着他的影子的那个工人的吁喘合拍；它随着那个每月领三卢比的薪金，举着破伞的乡村教师的疲蹶的步伐一同移动着。

95

一个内地的老人又瘦又高，
新刮显的皱瘪的脸像只干果，
拖蹶地走在到市镇去的路上
穿着一双补过的破靴
和一件印花棉布的短褂，
头上撑着一把破伞。
腋下夹着一根竹棍。

这是一个八月闷热的早晨，
从淡云里滤过昏暗的日光。
“昨夜”似乎在潮湿乌黑的
毛毡下闷死：

今天呆钝的风无定地
刺激着余甘树叶的
间歇的回响。
这个生人走过我心上模糊的天边，
只不过是一个人，
并不鲜明，没有挂虑，
不需要任何微小的东西。
我也是暂时在他生命的无人之境的边沿出现，
在那把个人从一切关系分开的云雾里。

我想象他的牛棚里有一头牛，
笼里有一只鹦鹉，
他的妻子臂上戴着钏镯，
在碾麦子，
他有洗衣工人作他的邻居，
里巷对门有一间杂货店，
他欠着一个白沙瓦人一笔烦心的债务，
而我的模糊的自己
也只像是某处一个过路的人。

虽然我知道，我的朋友，我们是不相同的
但是我的心拒绝承受这个说法。
因为我们在同一的无眠之夜的

鸟叫时醒来，
同样的春天的符咒
进入我们的内心。

虽然你的脸朝向光明
我的脸在阴影之下
我们的幽会却是甜柔而秘密，
因为青春的洪水在它泛涨的舞蹈中
把我们拉在一起。

你以你的光辉与温柔统治了世界，
我的脸是苍白的。
但是一阵生命高贵的气息
把我带到了你的身边
我们分野的那条黑线
被清晓的明光烧红了。

97

一片千年的薄纱垂落在你我之间
当你转过脸去消隐在“过去”里
就是那因着腴腆犹疑而
迷了爱的路途的人们
过着鬼魂似的生活的地方。
把我们隔离的空间是很仄的，——

一道小溪在它的低语中织出了
我们别时的回忆
和你走过的足音的悲愁。
我所能献上给你的
只是一段没有说出的爱的音乐，
让它跟着你消逝。

98

在初晓的朦胧中，罗摩难陀，那位伟大的婆罗门大师，
站在恒河的圣水里等候着清洗的流水泛涨过他的
心。

他奇怪为什么今天早晨这水没有流来。
太阳升起了，他祈求圣光祝福他的思想把他的生命向
真理展开。

但是他的心仍旧是黑暗而且烦乱。
太阳爬过了婆罗树林，渔舟也张开了风帆，乳姑顶着
奶罐到市集上去。

这位宗师走出水来在沙岸芦荻里行走，啁啾的黄鹂在
河岸坡上正忙着挖筑洞巢。

他走到那引向皮匠们居住的有臭味的村庄，瘦狗在路
边啃着骨头，鸢鸟扑向那偶然抛出的肉片。

帕金坐在他门口的老罗望子树下在做着骆驼鞍子。
他看到这位宗师新浴罢出来走进这不洁的近村时，他

敬畏地缩起身来，这颁白的老应匠远远地俯伏在地。罗摩难陀把他拉到胸前，帕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痛苦地叫，“夫子，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样的不洁！”

夫子说：“我去洗浴的时候，我轻看了你的村庄，因此我的心得不到恒河的为一切众生的母爱的祝福。

“当你的身体接触了我的身体的时候，她的爱抚至终临到了我，我就被净化了。

“今早我向太阳呼唤，‘那在你里面的圣者也在我里面，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在我的心灵中会到你？’

“当他的明光降临在你我额上的此刻，我已经会到他了，今天我不需要再到庙里朝拜了。”

99

我忽略了对你的价值的颂赞

因为我盲目地肯定了我的财产。

白日黑夜不断地把你的贡献送到我的脚边。

我从眼角里望着它们被送到我的仓库里。

四月的忍冬花在你的献礼上添上芳馨，

秋夜的满月的清光也向它们映射。

你常把你波浪般的黑发，倒泻在我的膝上

你眼泪盈眸地说：

我对你的献礼，我的王，是可怜地微薄；

我无法再多给你，因为我没有可给的了。

日日夜夜的过去了
今天你却不再在这里。
至终我来打开了我的仓库，
拿起那串你亲手给我戴在颈上的
珍宝的链环。
我从前那漠不关心的骄傲
吻了尘土里你的遗留的足迹。
今天我真正赢得了你
因为我以我的忧伤偿抵了
你的爱情的价值。

100

这个山达尔女人在木棉树下的沙径上忙忙地走上走下；一块粗糙的灰色的纱丽紧紧地缠裹住她的黧黑而结实的苗条的身躯；纱丽的红边和妙焰花的火红魔咒一样在风中飘扬。

哪位心不在焉的设计之神，在用七月的云彩和电光模塑一只黑鸟的时候，一定在不知不觉之中忽然造成了这个女人的形象；她的激动的羽翼藏在身子里，她的轻健的脚步兼有了女人的行走和鸟的飞翔。

几只漆镯圈在她模塑得绝美的臂腕上，一筐的散沙顶在她头上，她在木棉树下飞掠过红沙的小径。

留恋的冬天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南方的偶然的气息已在撩弄这冬月的清严。金冬丛枝上的叶子已经染上灿烂的调萎的金光。余甘树林中点缀着丰熟的果实，喧闹的孩子们在那里围聚抢夺。成堆的落叶和沙土在随着无定的风跳着鬼一样的旋舞。

我的土屋的建筑动工了，工人们在忙着砌墙。远远的汽笛声在宣告铁路的交叉处正过着火车，隔壁学校里也传来了丁当的铃声。

我坐在凉台上看着这年轻的女人一小时一小时地不断地劳作。当我觉得这女人的服务是神圣地注定为她所爱的人们的，而它的庄严被市价污损了，竟被我借着几个铜钱的帮忙把它掠夺了，我的心感到深深的羞愧。

101

在被神话的云雾迷蒙着的人类世纪的第一个破晓，
那些寻求者带着惊异的眼光走在陌生的海岸上，
战斗者们在风暴之神的鼓声中
在无边的战场上

向无尽悠远的时间行进。

大地在无尽穷追的不停践踏下颤抖，
中夜的睡眠受了惊扰，
安乐的生活变成苦痛
死亡变成可贵的。

那些被道路驱逐着
奔涌出来的人
永远走在死亡的界限以外，
那些缠扭着家庭的人
命定要永远闭卧在无灵魂世界的僵硬的生活。
那个一定是被枯燥无味的宁静
和呆钝发臭的安全所魅惑，
愚蠢地挑选了鬼国盖造起他的隐蔽所的人是谁呢？

太初人在生存的歧路上
找到了自己。
他领到的路上的口粮是在他血里，
在他梦中，在他路上。
当他坐下计划的时候，把他的楼阁举到云中
它的基础倾塌了；
他筑堤只为让它被洪水冲走。
屡次地在他的困倦的宴会大厅里，在烟熏的微暗的灯
光中睡着了，

直到一个梦魇的袭击使他气噎，
把他的格格作响的骨骼聚在一起
他才在死亡的痛苦呻吟中醒来。

一个猛醒常能激动他向前
从老朽世纪的藩篱中
走向无边无涯的地平线上，
一个冲动催迫他从自负的成功的镣枷中逃出
提醒他说，那“时间”辇道上的凯旋表柱
已经把立柱者埋在它们的无名废墟之下。

他急忙地去参加那从各世纪来的
破坏式范的军队，
越过山岭，
砸碎石墙，
打进铁门
当天空和“永在”的鼓声一同搏跳的时候。

102

在那混沌时代朦胧的初期，
当上帝对他自己的手工艺发气
对他自己幼稚的努力使劲地摇头，
一阵烦躁的波涛把你
从东方的胸怀攫走，

阿非利加，
把你关在昏暗的大树围守的
紧密的栅栏内去默默沉思。
在你那深密的黑暗的地洞里
你慢慢地积攒起旷野的不可理解的神秘，
精研那难读的地和水的符号；
自然的神秘的魔术在你心灵中
激发了意识界限以外的魔术仪式。

你妆成残废的形骸来嘲笑那可怕的
在仿效一个威猛的吼叫中
使你可怖来征服恐怖。
呵，你是隐藏在一块黑纱下面
使你的人类的庄严模糊成
耻辱的黧黑的幻象。
那些用捉人的装捕机来掩袭你的猎人
他们的猛烈比你的狼齿还锐利，
他们的骄傲比你的不见天日的森林还昏黑。
文明人的野蛮的贪婪把恬不知耻的不人道剥得赤裸。
你哭泣了，而你的号叫被闷住，
你森林中的小径被血和泪浸成泥泞，
同时强盗们的钉靴
在你耻辱的历史上
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迹。
可是在海洋的那边总有

礼拜堂的钟声在他们城市和乡村中作响，
婴孩在母亲怀中酣睡，
诗人们在吟唱“美”的颂歌。

当今天西方的地平线上
落日的天空涨塞着尘沙的风暴，
当走兽爬出它们的洞穴
用狂吼来宣告一日的死亡。
来吧，你这死亡时间的诗人，
站在这被劫夺的女人的门前，
恳求她的饶恕，
在垂危的大陆的昏迷之中，
让它作为一句最后的伟大的话吧。

103

让我的荣誉是从你而来，
我要在深重痛苦的骄傲中
响应你紧急工作的号召。

不要使我陷入昏迷的睡梦；
把在尘土中蜷缩的我抖拂了出来，
从束缚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命运无价值的桎梏中解
放出来；
从使我们的庄严屈服于独裁者的无是非的脚下的昏乱

中解放出来；
把我们日久天长的屈辱敲碎，
把我们的头抬起
向着无尽的天空，
向着灿烂的光明，
向着自由的空气。

104

卷入于无数凝视的目光织成的网里，
他被拉进声响的旋涡中，
这有名望的人。
呵，他已经在那些人中丧失了他的级位
就是那些有不知道自己生日的特权，
那些世界对他很不赏识的人，
好像那在枝上轻颤的叶子，
无人理睬地落在尘土里。
他住在冷寂的牢狱的人群中
一条光荣的锁链永远在他手脚上丁当地发响。
可怜他吧，把他释放到
清洁光明的世界里，绿阴和甜柔的静寂，
在那无边的沙土里，——
那原始的永生孩童的游戏场上。
当那从黑暗中来的渡船
带他到新知海岸的渡头上，

他就没有遮挡光明的东西
这光明抚触他赤裸的身子
就如同它抚触空气中张开的船帆。
在这早晨的单钝自由里
无名的花在草中开放，
春光在无边的闲暇中
展开金翼

在这假日的寂静中
从一个甜柔的声音里
他的名字领受到无量的价值，
它的悠远的乐音使他在三月困人的下午默思沉想
它的约期今天写在闪烁颤摇的榕树叶上。
他受到了莲花河和从河岸竹林中
穿过的晨星之光的诗人的款待。
密集的阴云在他眼前舒展出
一片紫影在雨润的远林中；
他的眼睛随着嬉笑的女孩的脚步
从绿荫的村巷来到了河边
在落日的天空下
在芥菜和亚麻子开花的田地里
享受了色彩的二重奏。

他凝望着说，“我爱它”，
而且情愿把他这爱留下，

即或他的巨大的努力终归虚无，
而这携带着他的终生惊异的敬礼
将在他土地的尘土上
留下一个永存的接触的记忆。

105^{*}

你作画的人，
一个在人和物中间不停的旅行者，
把他们收集在你幻象的网里
又在线条上把他们烘托了出来
远在他们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格之上。
那边的游民的村落，
它的密集的朴素的屋顶，
和那后面被忿怒的四月的骄阳
烤焦了的一块空场
是我们匆匆走过而绝不会不看到的
直到你旅行的线条说了出来；
他们是在那里，
我们吃惊着说，他们真是在那里。

那些无名的脚步时刻消失成为阴影
从他们的“无”中被解救了出来

* 这首诗是赠给印度近代最伟大的画家难达婆薮的。——译者

强迫我们去承认
他们里面真实的更大的共鸣
比那王爷们的浪费金钱价值可疑的面象
只供那些傻子张口呆视的
大得多了。

你不理睬那乐园的神话的马
当你的眼睛被这山羊所吸引
当它在我们牧场上徘徊的时候
因着我们的劝告而注意到了的。
你把羊性的庄严在线条里表现了出来
我们的心灵在惊叹中醒起。
那可怜的贩羊者可不晓得这件事
就是这张画并不代表这平常牲畜的本身，
它乃是一个发现。

106

在黑暗的无限秘密后面
探照光明的世界被推出去了
破坏者走了进来，
在不祥的寂静的盖幕之下
在我存在的深处排演着修筑。
至终舞台出空了
为着生命戏剧的新的一幕，

当那一只火红的手指从天上触到了一穗黑暗
一缕闪电的激颤穿过无边的睡梦
把它击成碎片。

觉醒的泉水开始流穿那壅塞的血管——
如同六月霪雨的第一次洪流
在枯干河床中间
奔寻着它的支路。

巨块的阴影塞断了光明的路途
造出了纷乱——

直到他们被冲走了，
新生的精神
在和平的光亮的地平线上
释放了自己。

我的这个躯壳
这担负着过去的负担者——
对于我仿佛是从清晨的慵懒的
臂腕中溜走的疲倦的云彩。
我觉得从它掌握中获得了自由
在灵光的心中，
在虚幻事物的最远的彼岸。

107^{*}

当我的心从遗忘的
黑洞里被放出来
觉醒到不堪忍受的惊奇中
它发现自己是在
喷出一股窒息的对人类
 侮辱的气味的
地狱烈火的火山口边；
它目击了“时间幽灵”的
 长期的自杀的痛苦
经过一阵比死亡还惨痛的
 畸形残废的痉挛。
在它的这边是一个挑战的凶悍
和杀人的酩酊的咆哮，
在那边是束缚在他们小心看守的
积蓄上的畏怯的国家，
在失算的爆发的烦躁之后
柔顺地在勉强服从的沉默的安全中定居了下来。
在古老国家的会议厅里的
计划和抗议都在紧闭的慎重的
 嘴唇中间压平了。

^{*} 在这首诗和下一首诗中，诗人看到法西斯匪徒的罪恶活动，他唤起世界人民准备和法西斯匪徒作斗争。——译者

同时从天空中横飞过那
带着炽燃的诅咒的
没有灵魂的兀鹰的机群
携带着那垂涎人类脏腑的
饥饿的飞弹。

赐给我权力吧，
坐在永生宝座上的，可怖的裁判者！
赐给我雷霆般的声音，
使我能够投掷咒诅在那生番身上
他那使人毛骨森立的饥肠
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
使我斥责的言词能够永远震动
这自侮的历史的脉搏，
直到这个时代被扼死被锁住
在它的灰烬里找到它最后
安息的血榻。

108^{*}

战鼓敲起了。
人们勉强把自己面容扭成可怕的样子
咬起自己的牙齿；

* 这首诗讽刺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佛寺中祈祷侵华战争得到胜利。——译者

在人们跑去为“死亡”的肉库收集人肉以前，
他们整队到佛陀，那大慈大悲者的庙宇里，
祈求他的祝福，
战鼓正在隆隆地敲
大地颤抖着。

他们祈求成功；
因为他们在割断爱结，
把旗子插在荒凉的家园的灰烬上，
蹂躏了文化中心
和“美”的龛座，
把他们走过的绿野和闹市的
道路用鲜血染红了之后，
必定会引起哭泣与哀号，
因此他们整队到佛陀，那大慈大悲者的庙宇里，
祈求他的祝福，
战鼓正在隆隆地敲
大地颤抖着。

他们要以凯旋的号角来标点
每一千个被杀害的人数，
来引起魔鬼的笑乐，当他看到
妇孺的血肉淋漓的肢体；
他们祈求他们能以“不真”
来蒙蔽人们的心灵

来毒害神明的甜柔呼吸的气息，
因此他们整队到佛陀，那大慈大悲者的庙宇里，
祈求他的祝福，
战鼓正在隆隆地敲，
大地颤抖着。

109

我的生日！
手里拿着“死亡”的护照
它从潜跃中浮现在“无”的裂口
来到存在的边沿呼吸一会。
从腐朽的链条上散落下过去年月的链环。
又用这个最新的生日
开始数着新生生命的日子。
这款待把今天献上给我，
一个过路人，
他想默读那一颗不相识的星辰的早晨的记号
招呼他走向一段没有图表的旅程，
这是被他的生日和死期平分的，
和晨星与残月的光明相混的。
我将向他们唱出同样的赞诗，
向死亡也向生命。

应许我，大地母亲，

使我生命中从渴望生出的妄想
退却到最远的天边
我的肮脏的乞钵把它收集的秽物
倒弃在尘埃里；
在我向未曾显露的彼岸过渡的时候
让我永不向生命筵席的残肴
作留恋的回顾。
如今在这日终困睡的暗昏中
你鞭策我使我去拉动生命的车辇的
你开始一件一件地向我收回你的礼物。
你对我的需求渐渐减少
你也更少使用我了
你在我额上贴上弃置的标签。
这些我都感到了，但是我晓得，
你对我一切的侮辱
不能把我的价值贬至于无。

让我残废吧，若是你要这样做，
从我眼上遮起一切的明光，
把我覆盖在残废的阴影里，
但是在我存在的破庙里
那古老的神佛仍安坐在宝座上。
你尽量破坏还把碎片堆起，
但在这废墟中间
那内在的一点光明

将永远亮亮地燃烧着。
因为它受着天酒的哺养
那是神人们通过每一声色倾到地上来的。
我都爱过他们
而且歌颂了这爱。
这爱把我举到高过你的界线，
这永存的爱，即使它的语言渐渐微弱
为着经常使用而消损。

在我的爱上曾经影印过他们的签名
芒果花的花粉，
合欢花的露冷的芬馨。
唤春在初晓的呢喃
和爱人的欢乐的抚触。
当我向你告别的时候，呵，大地，
从我收回，细心清点，你给我的一切东西，
为生命寄旅的衣食。
你永不要想我小看了你的礼物。
我对这泥土的模型是永远感激的
通过它我得到了进入“无形象”的导引。

任何时候我带着一无所求的心
来到你的门前，
我都曾受到你心的欢迎。
我知道你的礼物是不送给贪婪的人的，

你把甘露留存在你的瓦罐里。
不给那淫秽地饥渴的饕餮的嘴唇。
你在等待，呵，大地，带着你的不朽的礼物，
来欢迎那走在超然的艰难路上的行人。
饕餮渴望着肉食，
商人却为腐肉烦恼，
今天在他们强暴的闹会中，
日夜纠缠在一起。
但是嘲弄引我微笑，像从前一样，
对那有学问的人的豪举的愚蠢，
对那乞丐的富豪的专横，
对那炫耀的可厌的浓妆，
对那讽刺人的神性的渎神者的咒骂。

够了。你的凉台上敲着时间终了的钟，
我的心响应着告别的叽嘎的开门的声音。
在这黄昏逐渐阴沉的幽暗里，
我将收聚起残留的微焰来点起我的将烬的意识，
来向你献上最后的顶礼，呵，大地，
在七仙星的凝注之下。
我的最后的无声歌曲的香烟
 将缥缈上升围绕着你。
我将留下一棵蛟花粉
 它就要开花，
此岸的痛苦的心无望地盼着过渡，

爱的自责在它疲倦的记忆里
消失到日常工作的帘后了。

110^{*}

在上空，科学的灯光照射着，
黑夜忘却了自己，
而在地底的黑暗中
瘦瘠的饥饿和膨胀的贪婪
互相冲击，直到大地震颤
凯旋的柱子可怕地断裂了，
在湾峡的岸边倾倚着。

不要在惊恐中哀呼
或者忿怒地批判上帝，
让发胀的邪恶在苦痛中迸裂
吐出它积藏的肮脏。
当吃人的狂怒的受害者
被饿齿争拽的时候，
让那血浸的褻渎的厌恶
激起神圣的愤怒，从一个可怖的最后审判
宣达出一个英雄的和平。
他们拥挤在教堂里

* 这首诗是诗人寄给捷克李司尼教授的，说出他对于慕尼黑条约的反感。——译者

在一个因着恐惧而沉迷的原始狂乱的信仰中
它希望把上帝谄媚得
心满意足
谄媚得柔弱地宽容。
他们半信半疑地觉得和平将
降临在这疯狂的地上
仅仅为着他们写在圣书上的哀恸。
他们信赖着他们宽忍的上帝
他会许给他们以及时的智慧，
来对较弱的人们索取所需要的
一切的礼拜的祭品，
留下他们自己污秽的积聚
不再瓜分。

但是让我们希望，
为着世界上道义公正的庄严，
上帝永远不受他的公平被骗的痛苦
被那少数操纵的外交的忠顺
小心地避免自己一切的损失，
一个可怕的忏悔也许必须走到
它的最后的结局，
在一个奸诈的治好的伤疤上面
不留下一点余毒。

111^{*}

通过人类的多难的历史
卷来一阵破坏的无知的狂怒
文明的高塔倾塌在尘埃里。
在道义的无政府的混乱里
历代的烈士们英勇地赢得的
人类最好的珍宝
被掠夺者践踏在脚下。

来吧，年轻的国家，
宣告保卫自由的战争，
举起不可战胜的信仰的旗帜。
用生命修起桥梁跨过被恨恶
炸裂的大地，
向前行进。

不要自己屈服把侮辱的负担
顶在头上，
被恐怖踢倒，
也不要虚伪和诡诈来挖掘沟壕
为你不名誉的人格

^{*} 这首诗是献给加拿大的，在 1939 年 5 月 29 日渥太华的广播电台上广播过。——译者

盖起一个隐蔽所；
不要为了拯救自己
把弱者当作祭品献给强人。

112

以他们统治者的名义
打过他一次的人，
又在这世纪出生了。

他们穿着敬神的服装聚集在
他们的祈祷堂里，
他们号召他们的兵士，
“杀、杀”，他们喊着；
在他们的怒吼声中夹杂着他们赞美诗的音乐，
同时人子正在他的痛苦中祷告说，“呵，上帝，
丢掉，远远地丢掉这只盛满最苦的毒汁的苦杯吧。”

113

你曾从你无尽储藏的光明中借一大片给我眼睛；如今
在一日之终你来把它收回，我的主人，我准知道我
必须好好地利用我的欠负。

但是为什么在我夜灯之前投下阴影？我在世上不过是
来到你明光中的一个短期的客人，如果在这丰满的
光中有些碎片留下的时候，让它们在车辇最后的
辙迹中不经意地撒下吧。

让我从尘埃中拾起散弃的光和影，一些有色的幻象的
微光用来建造起我自己微小的世界，
就是对你负债的残余，不值得好好地收集的。

114

在这个伟大的宇宙里
痛苦的巨轮旋转着；

星斗崩裂；
光尘的火花，远远地四溅
迅疾地飞散
把生存的烦恼包罗在
原始的网子里。
在痛苦的武库里
在通红的意识的架子上满挂着
响得叮当的拷打的刑具。
流血的创口张裂着。
人的躯体是细小的，
他的含辛茹苦的力量多么巨大。
在创造和混乱的合流里
他为什么在沉醉于自己神威的神人们的可怕的
 贺宴上，
举起他的火灼的酒杯呢，——
呵，为什么扫聚这红泪的乱潮
来灌满他的泥土的躯壳呢？
从他的不可征服的意志里
他把无尽的价值带给每一段时刻。
人的祭献
他的肉体上燃烧的苦痛——
有什么东西能和
日星的整个火热的奉献相比呢？
这般勇敢的不屈的财富，
这般无畏的坚持，

这般视死如归，——
像这样的凯旋的行进，千千万万，
踏着炭火
走向忧伤的极点——
在哪一条路上还有这样的追求的，无名的，光辉的
这样走在一起的香客？
这样的礼拜的净水，冲穿火成岩石，
这样无边的爱的宝藏？

115^{*}

夜深时节
在病榻的幻光中
呈现了清醒的你，
这对我仿佛是
数不尽的日月星辰
都在保证我微小的生命：
等到我知道你要离开我
恐怖就伸展到诸天，
那“万有”可怕的漠不关心的恐怖。

^{*} 这一首和 116、118 两首，都是描写诗人临危时节，日夜在他床侧守护的人们的。——译者

116

她是一个秋夜的仙灵，
披着消沉落日的微光，
带来星辰的无尽安宁的应许，
用她静默的服务引导着
勉强之夜的长久留连的时间的疲倦的脚步
进入到晨星的郊邻。
她的长发被清晓的柔风吹拂着，
透出早祷的烟香，
她的日终的含愁的甜柔的脸
蒙受晨光的祝福发出了光辉。

117

当我从睡中醒起
我发现一筐橘子在我脚边，
我正忖想谁能是这礼物的
赠予者；
我的猜测从这一名字飞到那一名字
但是美好的名字，
像春花一样的繁多，
一切不同的名字联合起来

使它成为一件完美的礼物。

118

在世界无尽的道路上，
无数的活动之中，
她的性格是分散在
一切她所未占有和不完全的之中。

在病榻旁边围绕着一个亲切的目标
她像一个新的幻象呈现着
她的存在完美了，
一切事物的善
都集中在她里面，
在她的摩触里，在她无眠的忧虑的眼神中。

119

在我痊愈的路上
当我领受自然最早的友谊问候的时光，
她在我眼前举起无边的最初惊奇的珍贵的礼物。
丛树和蓝天浴在晨光之中
虽是古老和已曾相识的
向我呈现了在他们里面的创造的永在最初的时

间

我觉得我的今生
是交织在许多变幻形象的降生之中
像阳光是不同的光线组成的
每一个形样在它的合一里
是和无数看不见的形样掺杂着。

120^{*}

今生我赢得了“美”的祝福。
在人类爱情的瓶中我尝过
他自己的圣酒。
忧伤，难以担负的，
把不可伤害，不可征服的灵魂
指示给我。
在我感到死亡的降临的阴影的一天，
我没有恐怖的挫败。
大地的伟大人物没有剥夺了
我和他们的接触，
他们的不朽的言语曾积累在我的心中。
我曾得到生命之神的恩赐：
让我把这记忆留在
感谢的语言中吧。

^{*} 从这一首起的诗(和第114首),都是由诗人晚年的私人秘书阿弥耶·查各拉瓦迪译成英文的。——译者

121

浮泛在“时光”悠暇的溪流上
我的心移动着，凝注着遥远的太空。
在这伟大虚空的道路上
影画在我眼前形成
世代以来一行列的人以征服的骄傲的速度穿过悠长的
“过去”。
帝国欲的帕坦人过来了，
还有莫卧儿人：
胜利的车轮
扬起形形色色的尘土；
得胜的旗帜翻飞。
我望着空虚的路上，
今天看不见了他们的遗迹。
那碧空，从早到晚，从世界到世纪，
被日出日落的光彩渲染着。
在这空虚里，成群结队地
沿着铁轨，在喷火的车上，
又来了强悍的英国人，
散布着他们的活力。
通过他们的道路也将涌过“时光”的洪流
卷走这遍地的帝国的密网。
他们的军队，带着商品，

在星空的空虚路口
将不留下一点印记。

当我在这大地上举目四顾，
我看见许多群众
纷乱的移动着，
在分歧的路上三五成群
从世纪到世纪，
被人类的生和死的日常所需驱策着。
他们，永远地
打着桨，掌着舵；
他们，在田地里，
播种，收割。
他们不停地劳动着。
王笏破裂了，战鼓也不再敲；
胜利的柱子崩裂，痴呆地忘掉了自己代表的意义；
血斑的武器，血红的眼睛和面庞
把他们的记录隐藏在儿童的故事书里。
他们不停地劳动着；
在安伽，在般伽，在羯陵伽的河海的石阶边，
在旁遮普，孟买，和古甲拉特。
亿万的雷霆般嘈杂的声音
日夜交织在一起，
形成这伟大世界生活的共鸣。
不断的忧伤和快乐夹杂在

高唱的生命伟大的颂歌中。
在千百个帝国的废墟上，
他们不停地劳动着。

122

我时常觉得
我离开的时间临近了。
以宁静的落日的霞光
来遮隔这别离的日子。
让这时间是安宁的，让它是沉默的。
不要让任何盛大的纪念会
来做出悲伤的情态。
让森林中的树木在别离的门边
在沉默的叶丛中
唱起大地的宁静的颂歌。
让黑夜降下无言的祝福，
和七仙星的仁慈的光辉。

123

在我生日的水瓶里
从许多香客那里
我收集了圣水，这个我都记得。
有一次我去到中国，

那些我从前没有会到的人
把友好的标志点上我的前额
称我为自己人。
不知不觉中外客的服装卸落了，
内里那个永远显示一种
意外的欢乐联系的
人出现了。
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
在我心中早就晓得
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
他带来了生命的奇妙。
在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朵，
它们的名字是陌生的，异乡的土壤是它们的祖国，
但是在灵魂的欢乐的王国里他们的亲属
却得到了无碍的欢迎。

124

节日又一次地来到了，
带着春天的丰富的祝贺
诗人廊畔的花枝
插满了一只新的生日的篮子。
在一间紧闭的屋里我躲得远远地——
今年，无用的是妙焰花的劝驾。
我想唱出“春山”的调子，

但是临近的别梦郁积在我的心头。
我的生日，我晓得，
不久就要融入不变的一天，
在“时间”的无记号的连续中消失。
这悲伤并不充满着花街阴影的温柔，
记忆的痛苦不在森林的萧萧瑟瑟中发声。
无情的欢乐将吹起这节日的笛子
在路上，挥走离愁。

125

日光炎灼，
这个孤寂的中午。
我望着这张空椅，
在那上面找不到一丝慰安的痕迹。
在它的心中
塞满了绝望的言词
仿佛要在哀恸中说出。
空虚的声音
充满了慈怜
那最深的意义是把握不到的。

就像一只狗用忧伤的目光
在寻找他的走失的主人，
他的心在迷惘的哀愁中哀唤着，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知为什么，
只用无益的目光到处找寻着：
这张椅子的声音似乎比
他的哀苦还要柔弱还要伤痛，
它的空洞的沉默的
亲人被夺去的痛苦
弥漫了这个房间。

126

在茹卜那伦 的河岸上
我起来，清醒着：
这个世界，我承认，
不是一个幻梦。
在用血写成的文字里
我清楚地看到了我的存在，
通过重复的毁伤和痛苦
我认识了我自己。
真理是严酷的，
我喜爱这个严酷，
它永不欺骗。
今生是永世炼修的受难，
为换得真理的可怕的价值，

在死亡中偿还一切的债负。

127

最初一天的太阳
问
存在的新知——
你是谁，
得不到回答。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这天的最后的太阳
在静默的夜晚
在西方的海岸上
问着最后的问题——
你是谁，
他得不到回答。

128

忧愁的黑夜，一次又一次地
来到了我的门前。
它的唯一的武器，我看出，
是痛苦的歪曲的假装；
恐怖的可憎的姿态
在黑暗中开始奏着它欺骗的序曲。

什么时候我相信了
 它的狰狞的面具，
无结果的挫败就跟着来了。
这胜负的游戏是生命的幻想；
从儿童时代，每走一步，
 这个暗鬼总是紧跟着，
充满着忧愁的嘲弄。
一幅形色惊恐的活动帘幕——
死亡的精巧的手艺
 在零碎的昏暗中织成的。

129^{*}

你用不同的诡骗之网把你
创造的道路盖起，
你这狡猾者。
你用灵巧的手
在简单的生活上
安上伪信的圈套。
你用这欺骗
在“伟大”上留下一个印记；
对于他，夜不是秘密的。
你的星辰向他指示的道路，

* 这是诗人口述的最后一首诗，没有来得及改正。——译者

就是他自己永远清醒的心的道路，
他的单纯的信仰
使它永远照明。
外面弯曲内里正直
他为此而自豪。
人们说他是无用的人。
他用自己的内心
赢得了真理
用他自己的明光洗净。
什么都不能骗走，
他带进他的仓库中的
最后的报酬。
他这从容地接受你的诡计的人
从你的手中得到了
达到安宁的永远的权利。

130^{*}

前面是平静的海洋。
放下船去吧，舵手。
你们将是永远的伙伴
把他抱在你的膝上吧。
在“无穷”的道路上

* 这首歌曲是诗人在 1939 年 12 月写的。遵从他的意愿，这首歌在 1941 年 8 月 7 日在寂乡礼堂诗人的追悼会上唱过。——译者

北极星将要放光。
自由的付与者，你的饶恕，你的仁慈
在这永远的旅程上
将要是无尽的财富。
让尘世的牵累消灭吧，
让广大的宇宙把他抱在臂间，
让他在他无畏的心中
认识到这伟大的无名作者吧。

译者附记

这本是印度大诗人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逝世以后，他的朋友们替他编选的诗集。集中共有 130 首的诗，歌曲，自由诗和散文诗；有些是曾散见于印度的各种报章刊物，有些是没有发表过的，其中除了第 114 和 120—130 这 12 首之外，都是诗人自己从孟加拉文译成英文的。

这诗集，按着诗创作的年代，分为四部分：

- 1 . 1—57 首（1886—1914 年）
- 2 . 58—87 首（1916—1927 年）
- 3 . 88—112 首（1928—1939 年）
- 4 . 113—130 首（1940—1941 年）

除了序诗是 1932 年写的，和末一首是 1939 年写的，因为这两首诗的内容，适合于放在卷首和卷末，所以就这样地排列了。

这本诗集最突出的一点，是编入了许多泰戈尔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诗，这些诗显示了泰戈尔的最伟大最受人民喜爱的一面。孟加拉本是印度民主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在广大人民渴求解放热望自由的火海狂潮之中，泰戈尔感激奋发，拿起他的“力透纸背”的神笔，写出了热情澎湃的歌颂祖国鼓舞人民的诗篇。集中的第38—44首，就是他1905年孟加拉自治运动期间写的；集中的第51首，在1946年印度独立后，被选为国歌。此外如第102首关于非洲的；第110首关于慕尼黑会议的；都是诗人对于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严厉尖锐的谴责。诗人的祖国曾长期地被践踏于英帝国殖民主义者的铁蹄之下，因此他对于被压迫剥削的亚非人民，有着最深厚的同情，对于西方帝国主义集团，有着最切齿的痛恨；在这类的诗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他的目光如炬，须眉戟张的义怒，真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是泰戈尔人格中严霜烈日之一面，与“吉檀迦利”集中所表现的霁月光风，是有其不同的情调的。

译文是根据印度加尔各答维斯瓦—巴拉蒂 (Visva-Bharati) 出版的《诗选》(Poems) 译出的。

1957年6月10日

《泰戈尔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5月出版。内收冰心译的诗选和石真译的故事诗。）

我的秘密

假如我今年不能升学，
我晓得我做什么最好；
这是一个绝对的秘密，
我不让任一个人知道！

那天我到百货大楼，
我本想买几个书签，
走上三楼，我发现了
 一间“美术工艺陈列室”，
结果我呆了整整的半天！

满屋的精美的物件，
看得我眼睛也发愣——
五彩的绒花，透空的剪纸，
还有玲珑带穗的纱灯。

粉红和碧绿的玉石，
雕成了仙女和寿星；

乳白色的像牙上面，刻着
密密的山，树，和小人。
六扇黑漆的屏风上，有
古装的人在花下喝酒，吹箫；
颗颗的红玉堆成樱桃，
片片的翡翠粘作芭蕉。

一幅灿烂的云锦从墙上垂下，
几条金龙在彩云里张牙舞爪；
天鹅绒，湖水一样地温柔，
闪闪的光浪在架上涌流。

我最爱的还是泥人和面人，
他们一个个都那么活泼，神气：
勇敢的武松，用力地按住“大虫”，
小阿福抱着麒麟，脸上笑嘻嘻地……

“老师父，您讲下去吧，
您为什么难受得说不出话？”
——这一句话使我回顾
一大群人正围着那老师父——
我想听听他们谈些什么，
我悄悄地走到旁边蹲下。

老头儿摸着胡子笑着，

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的故事已经说完，
那是我从前痛苦的经历。
新社会把我救了出来；
我还能不献上全部的精力？
“苦的是我眼酸，腰痛加上失眠，
虽然我还想再干几十年。
苦的是我没有一个识字的徒弟，
念书的孩子们说搞手艺没出息！

“你说我们的美术工艺在国际上声誉很高，
提到这点我更要发牢骚！
你说美术工艺是祖国优美的文化，
有几个青年人懂得这句话？

“我的师父从前教了我好些，
都是多少年积累的聪明智慧；
糟糕的是我自己也不会写字，
有谁来替我把经验作个总结？

“假如我有一个有文化的徒弟……
听到这里我就从地上跳起！
“老师父，您千万不要伤心，
我们都愿意做您的徒弟！”
这句话没有从我口中说出，

当着许多人我真有点害羞；
我只默默地站在一旁，
紧握着一双出汗的手。
我们班里还有许多人……
王明的木工就十分灵巧，
我的泥工，人家都说“不赖”，
陈善的纸工是再好也没有！
还有李小枫和董以文，
她们都喜欢挑花，刺绣。

假如我们都来加入这支美术工艺的大军，
老师父们还要发什么愁？
我们立志向你们好好学习，
同时自己再研究，追求。

我们学会了传统的精巧的手艺，
再加上我们眼前熟悉的东西：
在象牙上，我们会刻出亭台楼屋，
和屋里桌上摆的杯子和茶壶；
我们也要刻出挂着八盏大灯的
 高高的天安门，
八面红旗在玉石栏杆边临风飞舞。
一团泥土，我们学着把它
 捏成老头子手里捻着数珠；
我们也会捏出狼狈的王葆，

揣着他那个可恨的宝葫芦！

我要写信给在云南考察的哥哥，
让他给我寄来几张鸟兽的画图；
我要用丝绒把它们做得逼真，
让人人知道我们有多少异兽珍禽。
通草花的标本也少不了，
祖国的花朵像锦绣一般；
可是原料大宗是台湾出产，
为此，我们更要快快解放台湾！

我紧紧地握着出汗的双手，
快乐，泉水似地涌上心头！
无论是纸张，泥土，
 玉石，木头，
到了我熟练的手里，我就有
无限的创造的自由！

我眼前涌出朵朵的红云，
橱里的绒鸡也翩翩起舞，
架上的泥人对我拍手欢迎，
欢迎我加入他们的队伍。
我一定要去学美术手艺！
我想我爹妈不会不同意——
可是我觉得现在还是不说的好的，

别让人以为考试会把我难倒！
我兴奋地怀抱着这个秘密，
回家去先准备好好地考！

（本诗最初发表于 1951 年 7 月 24 日《收获》创刊号。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萨·奈都诗选》

〔印度〕萨洛季妮·奈都著

生 命

孩子们，你们还没有生活过，对于你们
生命仿佛是一块美妙的幻梦的钟乳石，
又像一个尽情狂欢的节日
以琥珀和紫晶色彩的火焰
深海的波涛似地在你心中跳舞。

孩子们，你们还没有生活过，你们不过存在着
直到一个不可抵抗的时间起来震醒了
你们的心，使它追求着爱
也以热烈的企望渴求那能以
血红的痛苦燃烧你眉毛的东西。

直到你同巨大的悲哀和恐怖打过了仗，
忍受过幻梦破裂的岁月中的冲突，

被强烈的愿望毁伤，被战斗折磨，
孩子们，你们还没有生活过：因为这才是生命。

诗 人 赠 死 亡

停留一会吧，死亡，我不能死去
当我甜柔的生命正在它春天中萌茁；
我的青春是美好的，回响着
云雀清啾的树枝是浓密的。

停留一会吧，死亡，我不能死去
我的一切开花的希望还没有结实，
我的喜乐还没有贮藏起，我的所有的歌还没有唱出，
我的所有的眼泪还没有流掉。

停留一会吧，等到我尝够了
爱和痛苦，看够了大地和变幻的天空；
等到我一切人性的渴望得到满足，
呵，死亡，我不能死去！

叫 卖 声

当黎明的第一声铙钹在天空中敲起，
把这世界唤醒来做种种劳动的吆喝，

去赶羊群，去捆束芳香的谷穗，
从热烈的劳动里去寻求薄利，
空肚的人们用急忙的脚步往前走着，
“买馒头吧，买馒头吧，”唱过这渴望的街头。

当正午的炎酷的骄阳，
炙得大地摇颤，河水昏晕，
在幽荫下唤春鸟掩息了歌声，
那无力的，干渴的血在困倦的喉间
在酷热里渴望着润湿的救援，
“买水果吧，买水果吧，”溜过这喘息的街头。

当微明在热闹的市廛上闪烁，
忽然展开一幅繁星的帐幕，
当琴弦调好，香炬点起
情人们坐在灿白的凉台上
共饮着生命深邃的香甜，
“买花吧，买花吧，”飘过这歌唱的街头。

献 给 印 度

呵，从远古的时代起你就一直年轻！
起来吧，母亲，起来，从你的幽暗中再生，
而且，像一个新娘似地上配诸天
从你永远年青的腹中产生新的光荣。

在枷锁的黑暗中各民族正在哭泣
恳求你引领他们走向伟大的晨光……
母亲，呵，母亲，你为什么沉睡？
为你儿女的缘故起来答应他们吧！

你的“未来”用各种的声音召唤你
奔向新月般的荣耀，光辉和巨大的胜利；
醒来吧，昏沉的母亲，戴上王冠，
你在“过去”的王朝里曾经是一位女皇。

时 间 的 鸟

呵，时间的鸟停在你结实累累的枝上
你唱的都是什么歌曲呢？……
唱的是生命的光荣和喜悦，
深沉的忧苦和热烈的斗争，
和春天的引吭高歌的快乐；
那为未来岁月播种的希望，
为梦想迟迟出现的晨光的信仰，
那黄昏气息里芬芳的宁静，
和人们叫做死亡的神秘的沉默。

呵，时间的鸟，告诉我你从那里学来
这些变幻的调子呢？……

在呼啸的森林和冲击的波浪，
在新娘的喜笑声中，
在新春的鸟巢里，
在因一个母亲的祈祷而震颤的黎明，
在遮蔽一颗绝望的心的黑夜，
在怜悯的叹息中，憎恨的呜咽里，
和一个征服了命运的灵魂的骄傲里。

我的城市之歌

在一个花格楼厅上

我该怎样供养你，我的爱人？
“以金红的蜂蜜和果实。”
我该怎样使你欢喜，我的爱人？
“用铙钹和琴瑟的声音。”

我该怎样妆扮你的发髻？
“从茉莉花里选取珠英。”
我该怎样薰香你的手指？
“用孤沙 和玫瑰的魂灵。”
我该怎样装饰你，最亲爱的人？

“以孔雀和鸽子的色调。”
我该怎样追求你，最亲爱的人？
“用爱的微妙的沉默。”

在海德拉巴的市集上

（为市场之曲作歌）

你们卖什么，呵，商人们？
陈列的货色那么繁多。
“艳红和银色的头巾，
青莲紫织锦的外褂，
嵌镶琥珀的明镜，
玉石柄子的短刀。”

你们称什么，呵，小贩们？
“番红花、扁豆和大米。”
你们磨什么，呵，姑娘们？
“檀香木、指甲花和香料。”
你们叫卖什么，呵，小贩们？
“棋子和象牙的骰子。”

你们打造什么，呵，银匠们？
“手钏、脚镯和戒指，
还有青鸽腿上的铃铛，

轻巧得像蜻蜓的翅膀，
舞者的描金的腰带，
君王的镂金的剑鞘。”
你们叫卖什么，呵，卖果子的？
“香橼、李子和石榴。”
你们弹的什么，呵，奏乐者？
“锡达尔 萨朗基 和小鼓。”
你们祝念什么，呵，魔法师？
“是拘鬼召神的符咒。”

你们弹什么，呵，卖花姑娘，
用着天蓝和红色的缨穗？
“是新郎眉头戴的冠帽，
和装饰他新床的花环，
新采的白花作成寿被，
让死者的长眠馨香。”

死 与 生

死亡拍抚我的头发，温柔地低语：
“可怜的孩子，我可不可以把你从痛苦中救赎出来，
使你的喜乐苏生，还给你
加上一些复活的狂欢……”

印度七弦琴的一种。
用弓子拉的乐器，被称为印度的小提琴。——译者

高歌的鸟和爱莲的蜜蜂，
或是雨点莹澈的银光，
和合欢花醉人的清香，
狂风的声音和白浪的音乐？”

我说“你的慈怜使我的耳朵惭愧，
呵，死亡，难道我是这么一个无用的东西，
在我完成命定的诗歌事业
和国家需要的服务以前，
我的灵魂会颤抖，我的躯体会畏惧
它那深哀极痛的残酷的时辰，或是倒下吗？”

无 常

不，不要烦恼，虽然生命里充满着忧愁，
光艳的黎明不会因你的痛苦而蒙上面纱，
春天也不会取走莲花和无忧树叶
天赋的光彩和美丽。

不，不要悲伤，虽然生命因困苦而黑暗，
时光不会在他的路途上耽搁迟延；
今天仿佛是那么悠长，那么不惯，那么苦，
不久就会变成被忘却的昨天。

不，不要哭泣；新希望，新梦想，新面庞，

和一切未来年月的未享尽的喜乐，
会证明你的心是它的忧伤的背叛者，
也使你的眼睛对它们的眼泪不再忠诚。

夜 中

睡吧，我的小人儿，睡吧，
平平安安地直到天明……
我们要守这漫漫的长夜，
你们睡着时我们播种，
你们醒来时天光明朗，
你们的镰刀好去收割那成熟的庄稼。

睡吧，我的小人儿，睡吧，
你们的是金色的“明天”，
你们的是一双收割的手
收割我们在你们睡时种植的梦想，
我们的希望和忧愁喂养了你们，
我们哭泣的眼泪使你们富足。

黎 明

孩子们，我的孩子们，天亮了，
清晨的铙钹打响你们觉醒的时间，
长夜过尽了，我们的劳动终止了，

和风吹拂着我们耕过锄过的田地，
很快地庄稼成熟让你们来收割，
这是你们睡时我们种下的庄稼。

我们的双手无力，但是我们的工作细心，
在黑暗里我们梦想着你们灿烂的黎明，
我们在静默中努力争取快乐的明天，
用我们忧伤的井水灌溉你们的秧田，
我们劳作来丰富你们醒时快乐的破晓，
我们的夜更守过了，看呵，天亮了。

孩子们，我的孩子们，你们是醒来
承受我们辛苦精神的最终希望的人，
说吧，当你们年轻的心珍视
我们种下给你们收割的种种梦想，
你们给予我们的报酬是颂扬还是痛苦？
是用你们的爱来涂油献祭，还是用你们的饶恕来控诉。

威武不能屈

呵，命运，夹在“痛苦”的磨盘中间，
你虽然把我的生命碾压得像碎米，
看，我要用我的眼泪使它发酵
还把它做成“希望”的饼去安慰、哺养
那些除了悲痛的苦药以外

得不到食粮的无数的心。
虽然你曾把我开花的灵魂
投入“忧愁”的火焰，还把它踩在土里，
看，它却像丛树一般重新开放
在“爱”的新生枝叶之下荫蔽着
那些除了苦命的蓓蕾之外
没有园花的无数的灵魂。

编后记 萨洛季妮·奈都夫人(Mrs·Sarojini Naido, 1879—1949) 是印度著名的民族诗人，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作为一个诗人，奈都夫人在印度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她年轻时在英国上大学，她的诗都是用英文写的。早在一九一五年，她二十六岁时出版的第一部诗集《金门槛》(Golden Threshold)，就显露出了她写诗才能。一九一四年，她被选为英国皇家文学协会会员，此后她又写了《时间的鸟》(The Bird of Time)、《折断了的翅膀》(The Broken Wing) 等诗集。她充分掌握了诗的韵律形式。她写诗的题材也是多方面的：对于祖国的歌颂，对于生命的热爱，对于未来的希望，劳动人民的生活，爱情等等。她的手法是抒情的，然而诗里充满了炽烈的爱国主义，散发出了活泼、新鲜的气息。

作为一个政治家，奈都夫人在印度的政治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她和甘地一起，积极从事于民族运动的工作，她曾多次被捕入狱，然而这并没有使她的勇气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受到挫折，相反的，她更勇敢地领导着斗

争，推动运动前进。奈都夫人的诗和政治斗争也紧紧地结合起来了，她在一首诗里说：

……作为一个诗人，
我唱出了雄伟的歌声，
响起召唤斗争的号角，
我将怎样燃烧起——

那使你们从奴役中觉醒的火焰啊！

她也是一位演说家，能用几种语言作极其流利的讲演。她的演说犹如烈火，使听众深深受到激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她曾到北美洲旅行讲演。

奈都夫人是印度妇女中第一个被选做国大党领袖的人，她是妇女会议的主席，她积极从事于打破印度上流社会妇女的“深闺闲居制度”的工作。

奈都夫人的一生也是充满着反抗的，她出身于一个婆罗门家庭，她父亲是个教育家，大学校长。但她却爱上了出身于首陀罗家庭的奈都。她不顾阶级的限制，不顾人言的毁谤，跟奈都结了婚。

这里所发表的诗选自她的诗集《神笛》（The Sceptered Flute）。

（译诗最初刊于《译文》1957年8月号。）

国庆寄语海外的母亲们

又到了一年一度使人欢欣鼓舞的国庆节了！作了一个新中国的公民，对于自己亲爱的祖国的生日，本来已有着无限的欢乐，而作为一个新中国的母亲，看着自己的儿女们，为着过这个盛大的节日而忙碌地准备着，兴奋地谈论着，那种热烈的情况，会使得作母亲的心，加倍地高兴、温暖。我知道每一个新中国内和国外的母亲，都会有同样的感觉的！

我深深地感到，我们这一代的人是幸福的，因为我们赶上了这个新中国的时代，我们的儿女们是尤其幸福的，因为他们这样小小的年纪，就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这个簇新的国家的六亿人民正以勇健、坚定、乐观、豪迈的步伐，向着无限快乐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迈进。只要我们的儿女们，在党和政府的教育和培养之下，在做父母的扶持和关怀之下，能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健康、诚实、勇敢、活泼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永不掉队的接班人，这个簇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光明快乐的前途，便永远是属于他们的！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欢腾的日子里，作为一个身在国内的新中国的母亲，我应当对你们报告些什么呢？我感到我对你们所要说的话，就是双管齐下，也说不完的！一九五七年是

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胜利地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年。我们六亿人民的生活显著地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比一九五二年提高了 37%，此外如住宅、衣、食、子女教育、劳动保险等等待遇，也受到党和政府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农民的购买力，随着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也比一九五二年上升了 136%，在五万万多的农民中，生产和消费的增长，是中国数千年来所没有过的。以上只简说我们绝大多数人民生活的情况，其余也可以类推了。至于我们重工业建设的成就，更是使人兴奋不尽的，我们大量生产了载重汽车、喷气式飞机……以及许许多多以前都得从外国输入的机器，如火车头、纺织机等等，如今我们自己都能自制了。我们天天看报纸，每天都有使人惊喜的消息，如新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出品，新的基本建设，每天的报纸消息，都是应接不暇的祖国飞跃前进的纪程碑！开山填海的厦门海堤，和鹰厦铁路的通车，现在已不是新闻了，横跨长江一公里多长的大桥，在你们看到我这封信的时候，就已经彩旗招展地直驶过“不尽滚滚”的长江了。这一切，都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国六亿人民，为着自己和子孙的幸福，而同心协力地奋斗着，做了前人几百年几千年没有做成的工作，党的领导真是正确，人民的力量真是伟大啊！

今年春天，我出去走了一趟，走的还不过是江苏省一隅。我游览了些名胜古迹，如南京的中山陵、玄武湖，镇江的金山寺，扬州的西湖，无锡的太湖，宜兴的善卷洞，苏州的拙政园，留园……和城外的虎丘等处，这些地方，在解放前，真是“断井颓垣”“荒烟蔓草”，如今到处焕然一新，金碧辉煌，

周视之下，使我快乐而又惊讶！我们的政府在千头万绪的大建设之中，还念念不忘于祖国的艺术、文化，和广大人民的文化生活。但看如蚁的游人，都自由自在地在享受工余憩息的快乐，小孩子们尤其活跃，草地上，山巅，水涯，处处听到他们天真活泼的笑声，当我看到这种情景，感激的热泪，常常不自觉地涌上我的眼眶。我感谢领导我们的伟大正确的党，我热爱我们的辽阔美丽的祖国，我羡慕我们的快乐幸福的儿童。

我的话又说远了，其实只就我身边的生活里，北京的城郊之间，每天不断地有新的建筑在破土，在施工，在完成，有新的道路在开辟，在铺设；有新的车轮在行驶……在祖国的各个角落，我所没有看到的地方，也不会例外。总之，北京和祖国的面貌，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我不知道看到这封信的母亲们，离开祖国已有了多少年？你们的亲人在祖国一定还有，在祖国也许还有你们的儿女，你们一定也从他们那里得到我所没有听到的兴奋的消息，让我们大家为此而庆幸吧。我要满怀欢乐的重复一遍说：“新中国的母亲们是幸福的，我们的孩子们也是幸福的！”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北京天安门前的几十万群众，挥动着荡漾如海的彩旗和花朵，高唱着响彻云霄的生产胜利的凯歌，而在你们海外的各个会场上，也会有绚烂的彩旗，芬芳的花朵，和欢声洋溢的人群。让我们隔着万水千山的心，在这欢乐的气氛中，紧密地连在一起，让我们在这欢乐庄严的节日，彼此许下诺言，永远为“教育扶持我们自己的孩子，使他们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接班人”而奋斗

到底！

祝你们节日快乐！

冰 心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

莫斯科的上空

带着朦胧的旅倦，
我从西方归来；
隆隆的机翼声里——
世界母亲的焦虑和希望
鼓荡在我的胸怀。

广岛的母亲，
华沙的母亲，
黄金海岸的母亲，
塞浦路斯的母亲……
千万只手臂挥舞着，
叫出了她们的痛苦和抗议：
我们不要氢弹，原子弹，
我们不要毁灭世界的祸灾！
我们要和平，幸福的生活，
我们要保卫千千万万的婴孩！

西方是滚滚的乌云充塞，

战争的嚷叫淹没了
正义的声音——
半夜的天空是一片沉黑，
看不见一丝一线的光明！

霎时间——
我们飞临莫斯科的上空！
低头看见了遍地的光明，
这光明布满了我的眼界，
点点滴滴繁星似地晶莹！

这是第一座伟大的不夜城市，
这是第一座保卫和平的堡垒！
霎时间，我心里充满了信念和慰安，
朵朵的愁云被这万点光明冲散！

如今，在两年后的今天，
第一颗和平的星辰又
从那里射向天空，
怀抱着睡婴的母亲微笑着
仰望它的云中的道路！
它围绕大地急急地飞行，
飞临大地的每一个城市。
它带着苏联人民的力量和意志，
把和平的消息传播给世界的人民！

让黑云里的战魔们发抖罢！
让为毁灭而创造的核子武器
从他们发软的手中落下！
这颗和平的星星，
给了坚强的保证！
母亲们实现了她们的愿望，
看有谁再敢挑起战争？！

一九五五年七月初稿，
一九五七年十月补写。

（本诗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1日。）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亿万个受苦人的心
转朝着同一的方向。

佝偻的矿工，从黑暗的
洞穴里爬出，伸直了腰。

流汗的佃农，把为地主
收割的镰刀，往地下丢。

做炮灰的小伙子，从“长官”
手里，抢过了自己的枪……

希望钻进了他们痛苦的心，
觉醒给他们劈出一片光明！

亿万个受苦人的心，合成
一股拔山倒海的洪流，

在世界上，冲洗出
一片片的干净青葱的大地！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四十年来，在这大地上
引起了多少快乐的声音！
一座一座水库里的水
哗哗地响，
一片一片金黄的庄稼
簌簌地响，
一串一串穿洞过桥的火车
突突地响，
一座一座雄伟的机器
隆隆地响，
还有个新生的小月亮，
绕着地球，飞得咄咄地响！

这些声音是人间的交响乐，
声音里的自由人们，
正在创造自己的天堂；
它们是十月革命炮声的回响，
它们永远为十月革命而高唱。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北京。

（本诗最初发表于《北京文艺》1957年11月20日11月号。）

第二颗人造卫星

又一颗红色信号飞上天空，
千万个科学家们欢声雷动！
我们排齐了精壮整齐的队伍，
向着最伟大崇高的目的进军。

帝国主义者不必心惊胆战，
我们才不要低头来看
眼底的一小撮灰尘！

除非你们胆敢在地球上的
任一个角落发动战争，
那我们就要随手回击毫不留情！

我们不像你们驱使一班
传教士，买卖人，
紧跟在雇佣的探险家背后，
来麻痹剥削别洲别国的人民；
我们也不要军舰，飞机，

我们七十个人，还要把
船儿不停地航行到底！
“冲过秋冬的雾，
迎着五月的风，
我们还要把航程，
缩短它几点钟！

“帝国主义者不要做梦！
罪恶的掠夺必定告终，
埃及人民站起来了，
不让海盗们仍旧称雄。

“和我们一起站在‘桥’上的，
还有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民，
我们有磐石般坚固的信念，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北京。

“面人郎”访问记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到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去访问郎绍安同志，我的心情是兴奋的。

这几年来，我常常从报刊和画报上看到关于“面人郎”的报道，和他以及他的作品的照片。今年春天，我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见到了他的老师赵阔明同志，我们谈话中提到这位名驰国外的“面人郎”，我总想能有机会见见才好，今天果然如愿以偿了。

我进到了他的阳光明朗的工作室，屋里暖烘烘地，已经生了炉子了。郎绍安同志迎上来亲切地和我握手——两道浓眉，一双深沉的眼睛，一脸的胡子茬儿，笑起来显得直爽，诚恳。

他殷勤地给我倒了一杯茶，我们在他桌边坐了下来。桌上有几件他的作品，是《西游记》中的一段吧，有个手搭凉篷，腋下挟着金箍棒，拳着一条腿站在棉花做的云端里的孙悟空，还有其他的戏出；但是我们的谈话一开了头，他就一见如故地对我谈起他的童年，他谈的那样生动，那样亲切，把我的全部精神吸引住了，把我想问他的一切，都忘却了！

“我是前清宣统元年生的，属鸡，照推算该是一九〇九年

吧。我的祖先是吉林省琿春石山子的人，入关已有三百多年了。我们是满族镶红旗人，可是到了我的父亲的时候，家道就很困难了。我父亲做小买卖——卖豆腐浆，供不起我们弟兄四个读书，因此我虽从六岁起读书，到了十一岁那年就停了学，到天津去学石印的手艺去了……”

他点了一支烟，微微地笑了一笑，笑里含着阴郁，“您知道那时候当学徒，可不比现在，受的打骂可多了，我的第一个师傅还好，第二个师傅就厉害极啦！我们那时候学套色石印，印新疆图，一共有七色，套印错了，师傅一嘴巴就打过来。我们三个当徒弟的，都只有十二三岁吧，实在受不住了，商量好了，夜里跳墙走。先从院里扔出被窝去，然后人再一个一个地爬出来。三个孩子在天津举目无亲，怎么办呢，就把衣服什么的卖给打鼓的，凑了点钱买车票回北京。我们都是小孩，只打了半票，哪晓得火车到东便门，车底下钻上来一个人，也许是铁路上的人吧，可是旧社会的铁路上的坏人也不少呵！他看了我们的车票，说：‘不行，你们怎么打的半票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车站上去了，车站屋里坐着一个人对我们拍起桌子，做好做歹的叫我每人再拿出十吊钱来——现在也就合四角钱吧，可怜我的同伴一个姓荣的连脸盆被窝都让他们扣下了，结果我们还是从东便门就被撵下车了！

“我从东便门走到宫门口——就是鲁迅故居的那地方——回到了家。我们家里生活仍是很困难，我一时也不知道做什么好……

“有一次我在白塔寺庙会上，看见有捏面人的，这位就是我的师傅赵阔明同志了，我站在旁边看他手里揉着一团一团

的带颜色的面，手指头灵活极啦，捏什么像什么，什么小公鸡啦，老寿星啦，都像活的一样！我看得入了迷，一天也舍不得离开，我总挨在他身边，替他做这做那，替他买水喝，买东西吃，他挪地方我就替他搬东西什么的，我们就攀谈起来了。他问我姓甚名谁，住在哪里。我都说了。他说：‘我也住在宫门口，怎么不认得你呢？’我回家去天已经晚了，父亲正要责怪我，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了，我还恳求地说：‘我喜爱这个！我想学捏面人。’父亲答应了，同赵阔明老师一说，说成功了。

“我跟师傅学了一个多月，自己就能捏些东西，出去哄小孩儿了。反正是粗活，什么小鸟啦，小兔啦，胖娃娃啦，不能说好，可是小孩说像说好就行了。一件卖一‘小子儿’或者一‘大子儿’的，一分钟能捏上一个，就够我生活的了。

“就这样一边卖一边学，一年多的功夫，我就会捏戏文，什么‘二进宫’啦，‘三娘教子’啦……那时候师傅就上天津去了。我只好自己买些香烟里有戏文的洋画，照着来捏。可是洋画上一出戏只有一场，不够生动，我想捏戏中人物的每一个动作，我就开始去听戏，又没有钱，买不到前排的座位，只好在后边远远地看吧，看完回来，回忆，揣摩戏中人的种种神情动作，常常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

“从此我就过起游艺的生涯了，我和我的爱人，背着箱子，拉着大孩子，抱着小孩子，一家人走遍了天涯海角。我们到过天津、青岛、烟台、威海卫……也到了上海，在静安寺路交通银行的石头窗台上摆过小摊。那时我捏的小面人，就有人来收买，转卖给外国人，什么佛爷啦、寿星啦、胖娃娃啦，

凑成一打，送到外国去。虽然常有一二百打的定货，可是经过中间的剥削，到了我手里，也就所余无几了！”

他又燃了一支烟：“您可别怪我，我一提到从前的事情，就激动，就难过！旧社会真是个陷人坑，像我们这样靠手艺吃饭的劳动人民，到哪里也没有活路！我们拖儿带女，到处飘流，有时候连饭也吃不上，连店也住不到……”

愤怒和痛苦涌上了他的眉头，他的声音也就颤动急促了：“我们在哪一个地方都呆不长，不流浪是不行的，我们又走了京汉线，东北、西北，到处都受着欺凌。不说别种坏人吧，就是旧军人，国民党的士兵……那年在张家口的康庄，我在一个兵营门口，正捏着一个胖娃娃吹号，一个号兵过来看见了，就瞪眼问：‘你捏的这是什么？你不是在形容我？’我也气了，我说‘我捏的是胖娃娃，我想捏你还捏不好呢！’他狠狠地飞起一脚，把我的箱子踢翻，玻璃都粉碎了！”

“有时候呢，一个大兵把我的面人拿走了，我跟到营门口，另一个大兵出来就给我一个大嘴巴……还有日本人时代，更不用提了，日本人当然可恨，狗腿子的翻译就更其可恶，……咳，从前的苦日子，说它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呵！”

他完全激动了，头也低了下去。我觉得很惶恐，也很窘，我是来欣赏他的作品，和他谈谈他目前的工作的，怎么会引起他谈到他伤心的旧事呢？正在我局促不安的时候，他抬起头来勉强地笑了一笑，说：“对不起，你可别介意……”

我赶紧笑说：“可不是，那都是从前的事了，譬如做了一场恶梦，您还是谈谈现在的工作吧。”

他的脸上开朗了，微笑从嘴角展到眼边：“解放后一切都

变好了，人民政府十分地重视民间艺人，当人民政府发现了我的手艺，就把我从穷苦中救拔了出来，让我专心地研究我的艺术。如今我们再不流浪了，我每月有固定的工资，生活平稳安定了，我也能精心地做些细活，不怕加工，不怕费料，只要我做的好——现在的条件真是好极了！”

我问说：“您去年还去过英国，我从报纸上看见了……”

他很谦虚地微笑了：“我们经过乌兰巴托……巴黎……一路都很好。我一辈子坐过多少次海船，在无风三尺浪的海上都过去了，因此我坐飞机也不觉得怎样。”

他一句也不提他在伦敦表演捏面人的技术的时候，那种受人欢迎的光景，多么谦逊的艺术家呵！

时间已经不早了，他激动之余，似乎有点疲倦，我也就不再多问了。在我站起的时候，看见桌上一个带格的木盘，里面放着些骨片，锥子，小木梳之类的东西，就问这是否工具，他说是的，而且工具也很简单。他掀起木盘上一块遮着的白布，底下有一小条一小条像颜色粉笔似的熟面，这便是他的材料了。他说这熟面是四分之三的面粉和四分之一的江米面，和起，烫熟，再上锅蒸，然后调上颜色和蜂蜜，揉搓起来，做成的面人就可一二十年不裂不坏的。

当我赞叹说这手艺不容易学的时候，他又微笑了，说：“也容易也不容易，百分之十靠师傅指点，百分之九十靠自己研究揣摩！”

我问：“您现在带徒么？”

他指着桌边站着的一个小姑娘说：“她是我的学徒，也是我的女儿。”

已经到了他下班的时候，我不敢再耽误他的工夫，就向他道谢告辞，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又让他女儿郎志丽带我到资料室去参观他的作品。

架子上摆的真是琳琅满目，他的比较新的作品，如“鸡毛信”，“采茶扑蝶”等逼真细腻，不必说了；而我所最爱的，还是一小组一小组的旧北京街头小景，什么卖糖葫芦的——一个戴灰呢帽子穿黑色长袍的人，左臂挎着一个小篮子，上面插满了各种各样的冰糖葫芦；剃头的——一个披着白布的人低头坐在红板凳上，旁边放着架子和铜盆；卖茶汤的；卖沙锅的；吹糖人的；无不维妙维肖！其中最使我动心的，是一件“打糖锣的”，是我童年最喜欢最熟悉的东西，我想也是“面人郎”自己最深刻的童年回忆吧，因为这一件做得特别精巧细致：一副带篷儿的挑子，上面挂着几只大拇指头大小的风筝；旁边挂着几只黄豆大小的花脸面具，几只绿豆大小的空钟；里面格子上摆着一行一行的半个米粒大小的小白鸭子，框盒里放着小米大小的糖球……凡是小孩子所渴望的玩的吃的，真是应有尽有了！我真不知他是怎么捏的，会捏得这么小，这么可爱！

这都是“面人郎”小时候最熟悉的北京街头巷尾的一切，也是我自己童年所熟悉的一切，当我重新看见这些形象的时候，心头涌起的却是甜柔与辛酸杂揉的味道，童年的回忆是甜柔的，而那时的人民生活，却是多么辛酸呵！尤其是像“面人郎”所说的“靠手艺吃饭的劳动人民”，什么吹糖人的，卖糖葫芦的，打糖锣的……都是我们极其熟识的朋友——他们除了从我们手里接过“一大子儿”或“一小子儿”的时候，

偶然会微微地一笑，而眉宇之间却是何等地悲凉忧抑呵！

走出大门，头上照耀着正午灿烂的太阳。转几个弯，就走上光滑平坦的柏油路，这柏油路还是在一条胡同里。这条胡同的小学校正放午学，三三两两带着红领巾的小孩子们，边说边笑地迎面走来，一辆簇新的载满了乘客的公共汽车平稳而飞速地从我身旁驶过……我从微茫的回忆中猛然惊醒！这是北京街头巷尾的景象，也正是“面人郎”所说，“解放后，一切都变好了！”我心头辛酸的感觉焕然消失了，余剩的一丝甜柔，渐渐扩大成为满怀的欢乐。我向着明朗的高天长长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举起轻快的脚步，向前走去。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族团结》1957年12月第3期。后收入散文集《归来以后》。）

向埃及人民致敬

尼罗河，用她坚强的手指
在沙漠地上，写出
一行行整齐碧绿的诗篇；
一根根矗立的枣椰树，
惊叹号似地，上指青天；
聪明的埃及人民，在
茶色的玫瑰丛中长大；
金色硕圆的柑桔
发出一缕缕诱人的香甜。

勤劳的埃及人民，
千百年来，在皮鞭下
为奴役他们的人们劳动，
百公里长的苏伊士运河，
把十二万人的青春断送；
地中海和红海的交流中
洋溢着多少母亲的悲痛！

勇敢的埃及人民站起来了！
从心底，他们感到了
全世界和平力量的支持！
在连天的炮火下，
他们咬紧牙关，
 前仆后继，
终于推倒了，打烂了
 帝国主义这具僵尸！
那天，几千双含泪的笑眼，
 骄傲地仰望着塞得港市，
 高高地升起了胜利的红旗！

今夜，我独自倚在栏边，
遥望着“七月二十三”桥上：
 桥上
 桥边
 一对对
 一弯弯
满月飞虹般的银灯
照得通明——雪亮，
几十面亚非国家的国旗，
 庄严美丽地迎风飘扬；
浩荡透明的尼罗河水，
 在桥下快乐地吟唱。

临风我弹去了激感的热泪，
埃及人民，我向你们致敬！
你们和我们是多么相近！
我们用砖石筑成的长城和
金字塔是那样地坚牢古老
我们的人民血肉筑成的
 长城和金字塔，
都是怎样地坚固，年青！

让我们永远携起手来吧，
和亚非亿万人民在一起，
从地球上消灭帝国主义，
为下一代争取持久和平

1957年除夕、开罗。

（本诗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年1月29日。）